

第十七章

尉迟旭道：“这就是你宣称不感兴趣的理由？”

秦三错道：“正是。”

他诡橘地笑一下，又道：“如果你们想看穿我渴想谈条件的心理，你们一定会临时想出更多的附带条件，对也不对？”

黄红道：“这话倒是有理。”

尉迟旭疑惑道：“然则你何故又全盘供出？难道现在就不必使用手段了？”

秦三错目光扫过林秋波那边，其间略不停滞，是以对方无法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他已有所发现。

他徐徐道：“老实说，在两位面前，我这等手段，一定不生效用，所以我索性说出来。

也许你们会考虑到，区区并非愚笨之人，于是在开出条件时，不致干使区区感到为难。”

黄红面色一沉，冷道：“但问题还是在于你愿不愿死这一点上。”

尉迟旭道：“不错，你如果认为不值得死，别的事也就无所谓了。”

秦三错道：“那么你们请把条件开出来吧！”

尉迟旭转眼望去，但见林秋波正瞧着黄红，面上神色，甚为宁恬。

他皱皱眉，似乎发现了难题。

黄红道：“好，我告诉你，你与林秋波，都加入本门，可是这是三个月后之事。在这开始的三个月内，我将与你在一起，而林秋波属于尉迟旭道。”

秦三错心被刺痛了一下，那是听到林秋波属于尉迟旭道之时发生的。

但他仍然能够以男性本能的眼光，上上下下打量眼前的女人。

他心中于才道：“这个女人还不俗，想当惹火，年纪也轻，可是要我拿林秋波去交换，我可就舍不得了。”

黄红见他没有什么反应，当下又道：“你须将阴阳谷的秘方心法，传与阿旭。此外三个月后，你与林秋波真正成为本门弟子之时，你们可以结为夫妇，假如你们愿意的话……”

尉迟旭加上两句，道：“如不答允，那就马上处死！”

他以冷酷的声音宣布，使人一听而知他。已决心这样做，没有还价的余地。

秦三错不想马上答复，于是想出了回避的问话，道：“你们到底如何能达成这种稀奇的协议？当然啦！

以你们离去的时间，和目下的神情看起来，你们刚才不仅是口头商议而已。但难道这也与你们能够和好，能够达成协议有关么？”

黄红等对秦三错敏锐的观察力，甚表佩服，而由于他们很多观念，都与世俗不同，是以亦不介意秦三错指出他们曾有某种行为之事。

尉迟旭道：“你何需多问，给我们一个答复，也就是了。”

黄红却道：“不告诉他也不对。反正他们如是变成本门弟子，则知道一些秘密，并无妨碍。如果他们不变为本门弟子，则在坟墓中亦不会泄秘。”

她瞧瞧丈夫，见他不反对，便又接下去道：“这是一个闷葫芦，如果我

们不说，你八辈子也猜不到。”

秦三错忙催她道：“决说吧！”

黄红道：“最令你迷惑的，一定是阿旭对我的态度。他起初似是不许我有失贞之事，可是现在又许可我与你在一起，前后矛盾至此，当然不易解释了。”

秦三错道：“是啊！是啊！若是容易解释，我也不要问了。”

黄红一点也不急，缓缓道：“这一点是与本门门规有关，本门规矩是：凡属本门中正式弟子，便可恢复一切自由，除了本门的长幼之序外，任何名份，皆可取消。”

秦三错一怔，道：“然则你现在才是正式的门人么？”

道：“正是。”

秦三错道：“为何你忽然变为正式门人？在什么情况之下，你才知道？”

黄红道：“本门规定，任何人投入本门，必须受到考验，以证明他的‘忠心’，才许变为正式弟子。”

秦三错道，“这条门规，倒是很有意思。”

黄红道：“本门之人，可以为所欲为，不遵世俗礼法拘束。但有一宗，定须矢志忠师门才行，是以人人都得经过一次严厉的试验。”

她游目瞧了其他之人一眼，又道：“每个新进弟子，由引进之人暗中拟好考验之法，呈报备案，历来各人所用之法，多不相同，例如我的情形，阿旭是引进之人，他拟的考验的方法是：从我的贞节，观察我的忠心，是以他早先让老五挑逗我，而他其后更是故意找来林秋波，以便让我有失足的机会，还在心理上做成我可以放纵的情势。”

她做然住口，望住这个英俊的年轻男子。

秦三错道：“听起来真不简单，而你居然能过得此关，实在不合情理。”

黄红道：“你要知道，我曾被告诫过，若是犯了淫行，就等如是背叛了师门，因此，我早先若是与老五有了越轨行为，我就是不忠之人了。我必须时时刻刻记牢这一点，方能不犯杀身禁条。”

秦三错道：“啊！原来如此，怪不得这一切，都是如此奇异地进行了。”

他停歇一下，又道：“现在你既属正式的门下，则你对尉迟旭的夫妇关系，将从此告終了，是也不是？”

黄红道：“不错。”

尉迟旭道：“阿红，你为了讨好他不惜说出本门秘密，万一泄露的话，我瞧你有得受的了。”

黄红道：“怕什么？反正他们如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唯有被迫取他们的性命了。”

秦三错道：“好啦！好啦！你们暂时离开一下，让我好好想一想如何？”

尉迟旭道：“你想与林秋波商量一下，是也不是？”

秦三错道：“这对你们有害处么？”

尉迟旭沉吟一下，认为不但没有害处，反而有益。因为秦三错为了性命定必极力劝服林秋波无疑。

总之，他们深知阴阳谷之人，正与他们幽冥洞府的人一样，都属邪派，除了一些不得不守的禁忌之外，便是以“生命”为重，只要能得不死，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可以的。

因此，他们认定秦三错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而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

他与黄红点点头，便一同走出去。

只听秦三错提高声音道：“你们别在外面偷听啊这说话了也是白说，尉迟旭与黄红，莫说不会答应，即使答应了，亦未必遵守。

秦三错向林秋波望去，但见她那对清亮的眸子中，表示出嘉许之意。

他心知对头们一定在外面偷听，是以说道：“秋波，他们的话，你一定已听见啦！”

林秋波没有回答，但秦三错这边却听到一阵如细蚊叫，但又十分清晰的声音，道：“我仍需要一点时间。”

秦三错点点头，道：“哎！我忘了你不能开口说话，但不要紧，眨一下眼睛，就表示是或同意，如果相反的意思，就眨两下。”

林秋波眨一。下眼睛，秦三错又听见她细细的声音，传到耳中，道：“你仔细听着，可用运意逆行之法，在相应的穴道力冲，便不难攻破禁制。”

秦三错忖道：“原来她听了我的独门点穴之法，便悟出另一套破解穴道的法门，可见得我阴阳谷的心法，与幽冥洞府的差不了多少，相信这是由于同属邪派之故了……”

原来林秋波早先在完全没有办法之下，终于想出了一个法子，那就是借助阴阳谷的独门点穴秘法，来推究幽冥洞府的点穴手法。

这是由于这两派，俱属奇门异派，邪气甚盛，在基本上有共同之处。

要知在浩瀚渊深的武学中，若是修习其中某一门功夫，有了成就之时。这种武功，定然影响一个人的性情，气质为之变异。

因此，阴阳谷与幽冥洞府的高手，除了先天有“邪”的倾向之外，亦同样受到武功之影响。

这一点正是这两派共同之点，也可以证明这两派的武功，在基本上有很多地方相似相通。

林秋波发现秦三错的点穴手法，与她所学的竟是恰好倒过来，并不是说穴道部位不同，而是真气经行的脉穴，运力的缓急轻重，几乎完全相反。

因此，她便试用“运意逆行”之法，试着能不能收集真气，结果居然成功了，所以她潜心冲破禁制，幸得秦三错机警，拼命拖延时间，到后来她果然完全打通了穴道。

但他早已晓得不会成功，因为他刚才已不止一次，试行冲破穴道禁制，都没有效果。

要知他“阴阳谷”的武功，已经就属于“运意逆行”的一类，是以他但须照常运功，不须另起炉灶。

故此，他只略为尝试一下，就停止下来。

他向林秋波道：“我已经没有办法不接受他提的条件啦！”

这话便是暗示说，他对穴道禁制，已无能为力。

秦三错停歇一下，又道：“但我又不想让你受辱，因此，我希望你肯听我的话。”

林秋波冰雪聪明，自是一点就透，登时明白他话中之意，乃是叫她独自逃走，不要管他。

她觉得很感动，因为这种牺牲精神，在一般人来说，已经很了不起，何况是出身于阴阳谷的秦三错？

要知正邪之基本不同，正在于此，正派之人，每每被教导以别人为重，

自身利益次之。

如果公众的利益，与私人利益有冲突时，必须毫不犹豫的放弃了个人的利益，甚至陪上性命，亦在所不惜。

但那派之人，则是信奉“绝对自私”的信条，凡事只问自己有没有利益，决计不管别人死活。

所以目下秦三错居然肯违背自己的教条，虽说是男人在美女面前，总是会情不自禁的变得慷慨，亦是经不起考验的。

林秋波以传声之法，道：“你用点心试一下，瞧瞧能不能打通穴道，好不好？”

秦三错道：“他们马上就要进来啦！你究竟有什么意思？”

林秋波传声道：“你的意思，我明白，同时亦很感激，不过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我于情于理，势难独善其身。”

她停歇一下，又道：“我们若能充分利用我们的秘密，步步算准，着着占先，也许还可以挽回危机，逃出生天……”

她随即说出一个计划，秦三错当然不必反对，因为在他的立场而言，此一计划纵然失败，他也没有什么可以损失的，最多也不过仍然作阶下之囚，只是等如他没有尝试过逃生而已。

他马上提高声音，叫道：“尉迟旭……”

他连叫了数声，才听到回答。

尉迟旭在门外问道：“怎么啦？已商量好了么？”

说时，人已走入房来。

秦三错道：“这倒不是，林秋波她拒绝任何表示，我不晓得她的意思。”

尉迟旭阴阴笑道：“是么？你们可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啦！”

他回头望望林秋波，然后又问道：“秦兄既知她心意，那么她到底肯是不肯？”

秦三错道：“别着急，你们有的是时间……”

尉迟旭道：“笑话，谁像你那样游手好闲，整天逛荡。我们都有要紧的事要做，所以不能多等了。”

秦三错讶道：“你们幽冥洞府之人，还有什么要事等着办？这倒是稀奇之事。啊！我明白了，你们的要事，与那几艘神秘巨船有关是也不是？”

尉迟旭道：“你回答我的问题，不要多问。”

秦三错道：“好，好，林秋波她已打定主意，如果她不能开口说话，她就不能作任何表示。”

尉迟旭道：“她不屈服，我们也有办法。”

秦三错道：“当然啦！你们可以用强迫手段。但是这并非最佳方法，你自家也知道。因此，你何不让她能够开口，等我与她认真商谈一下？”

尉迟旭道：“这又有何不可？”

他走到床边，锐利的目光，落在床上的女人身上。

她的衣衫不整，是以仍有某些部份的白皙肌肉，暴露出来。

尉迟旭看了一下，眼中马上就现出情欲之光。

他平生所见的女性，不能说是以林秋波最美丽，而且年纪也不轻了，虽说青春光彩，依然盛放。但她到底不似十六八岁的少女，那等青春迫人的味道。

但她别有一种极为动人的风韵，而且她身为南海门高手，武林知名，

这一点已非一般的少女可比了。何况她一向修道，冰清玉洁，本来是任何人也休想向她染指的。

她这些条件，已足以使男人在心理上，构成了强烈的吸引力，令人觉得如能占有她，实在难能可贵。

尉迟旭晓得林秋波的肌肤，等闲不会被人看见，何况是有些重要部份。如胸部、肩膀和大腿等，更是深藏固封，相信这一辈子，尚是第一次暴露在男人眼前，而且暴露这么多。

总而言之，林秋波因为不是平凡的女性，所以能造成特别强大的刺激。

尉迟旭喃喃道：“假如我必须取你性命，那是多么可惜之事情啊！”

林秋波瞧着他，眼波平静宁恬，似乎对于生与死，并不放在心上。此外，对于这个邪派高手的欲情，也一似无动于衷。

秦三错道：“喂！你别婆婆妈妈好不好？快点让我们商量一下。”

尉迟旭点点头，道：“我这就动手，但你记着，最好能劝得服她，不然的话……”

他伸手向林秋波腋下拍去，手掌刚刚碰到她的衣服，突然大惊抽手急退。

然而他的动作还是慢了一线，但见林秋波的一双纤手已扣住了他的脉门，此外她同时已一脚踢中他的小腹。

这一脚乃是防备万一没有扣住他脉门时，好歹也能重重伤了他，使他失去战斗力量。

因是之故，这一脚踢得相当重，而尉迟旭手腕脉门被扣，全身功力受制，无法运气抵御。是以内脏受伤甚重，口中马上喷出鲜血。

林秋波业已从床上一滚，从侧面跃起来，所以不曾被他口中鲜血喷着。

可是门外已传来黄红的叱声，林秋波心念电转，打算改向窗户冲出，是以改变背起秦三错主意，只简单地把她挟起来。

她另一只手，已伸到桌子上，拿起她惯用的兵刃“金剪”。

可是她这么一来，衣服便跌下，裸露出上身。

但此际紧急关头，林秋波其势不能先放下兵刃或秦三错，去结纽扣。

要知她乃是当代名家，为人极有决断，在这等利害得失的重要关头中，她权衡过轻重缓急，晓得自己不可稍有耽误，是以全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

她的身子刚刚转向窗户那边，只听黄红尖声叫道：“老五，小心看守窗户。”

窗外的屋顶上，传来黎平的声音，道：“我知道了，你放心。”

林秋波登时刹住去势，取消了从窗户逃出之意。

要知黎平擅箭术，功力绝强，林秋波已见过著是她独自一人，也许尚能逃走成功。

但现下多了一个秦三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她猛可退到床边，低声道：“秦兄，我必须与他们一拼才行。”

秦三错没有反应，使她大觉奇怪，低头看时，但见秦三错的面部，恰好贴在她裸露的前胸上。

秦三错鼻中嗅到她的体香，面部碰触到暖滑而又富于弹性的肌肤，已经使他心迷神醉，人事不知了。

林秋波一看之下，已经了解这是怎么回事。

她突然间发现了自己女性的魅力，这使她猛可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

感觉，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不过，她仍然以当前危机为重，马上收摄心神，将这个男人丢在床上。

秦三错突然清醒过来，转眼向她面上望去。

林秋波没有生气的神情，她道：“我需得一拼，但你的安全可虑……”

她说话间已拾起衣服，迅速地扣起，但她只能稍为扣住，不让上身完全裸露出来而已。

秦三错道：“你快走吧！”

林秋波道：“你可利用尉迟旭，阻挡暗箭……”

话声未歇，“呼”地响了一声，一支劲箭，穿窗而入。

林秋波玉手一挥，金剪幻化出一道虹光，迅如电光石火般击中这支劲箭。

她感到箭上端含有内劲，不似一般的暗器，随手可以击落。

那支劲箭直射床上的秦三错，此时遭受林秋波一击，准头一歪，在他身边掠过“独”的一声，深深插入床板中，只差一点，就将一边的尉迟旭射中了。黄红手提长剑，像一阵烟般卷入房内。

林秋波向她冲去，手中五尺长的金剪，迎面剪戳，招式清奇美妙。

黄红长剑疾起，急卷迅劈，“呛”的一声，已挑中对方金剪。

可是马上发现林秋波功力深湛，手法神奇。这一剑虽是中了金剪，使她的攻势为之略滞，但基本上她仍然未曾拆破了林秋波的招式。

换言之，黄红感到林秋波还有厉害杀手，跟着要使出来。

她心中一震，迅即跃退，出了房外。

要知高手过招，纵然双方功力相当，但若然有一方，感到对方的后着变化，无法捉摸猜测的话，便不能继续缠战，否则便有当场溅血之危。

因此黄红不敢硬撑，赶紧退出房外，她只须守住房门，倒也不怕林秋波冲出来。

这是因为老五黎平，居高临下，挽着强弓，一方面可以守住，另一方面又可以发箭助战。

林秋波一招迫退了黄红，却也暗感不妙，因为寅红的剑术精奥诡毒，威力之强，竟出乎意料之外。

她马上将灯火熄灭，同时把打开的窗户，迅快地关起来。

此举仍然不能阻挡劲箭破窗射入，但有两个好处，一是使房内更加黑暗，使对方不论在门外或窗外，都不能看清房内的情形。二是减少秦三错被袭的危机，秦三错已失去功夫，所以若是成为箭靶，一定无法逃过杀身之劫！

她回头望去，但见秦三错已移到床内角，并且把尉迟旭拉过去，挡在前面，作为一面盾牌。

林秋波略感放心，两人目光相触，她温柔地笑一下，道：“我们试试看。”

秦三错道：“你的勇气智慧，使我钦羡不已。”

林秋波道：“我们的处境，似乎很不利，除了自力更生之外，休想有外援赶到……”

她并非害怕，也不是向秦三错讨取主意，而是分析情势，希望在分析之际，能够找出办法来。

秦三错应道：“是的，但我仍然坚持刚才的意思，如果大势不妙，你尽管逃走，我应付得了。”

林秋波道：“看来唯有杀死黄红和黎平，方能脱身了。”

秦三错道：“这两人一远一近的联手之势，只怕不易破得。”

林秋波何尝不知，而且更有甚者，那就是幽冥洞府这一派，武功诡秘奥妙，即使黄红和黎平不是具有远近相辅之势，单凭这两人的武功，联手出斗，她林秋波也未必能赢取胜利。

林秋波叹了一口气，道：“莫说你我曾共患难，即使是萍水相逢之人，我亦不能丢下不管，只顾自己，行侠仗义，舍己为人，乃是我辈的信条……”

秦三错怔了一下，道：“你对这等信条，竟是如此认真的么？”

林秋波道：“当然是认真的啦！”

秦三错道：“唉！以前我一直认为是这些门规教条，只不过是漂亮话而已，我深信当一旦危难临头之时，你们谁也不会再谈什么仁义道德，谁知我竟然猜错了，正大门派之人，果然真有能力行信念之人。”

林秋波道：“我很欣幸能够使你改正对我们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事。”

秦三错道：“我一个人信了，也没有什么用处。”

林秋波道：“不，以你这等人物，岂是轻易接受人家意见的，既然你已信了，你就可能使许多怀有偏见之人，改变观念了。”

秦三错道：“我们等以后再谈吧！现在咱们须得用点智慧，对付外面的敌人。”

门外传来黄红的声音，道：“你们已是瓮中之鳖，用什么智慧都不灵啦！”

秦三错道：“黄姑娘此言差矣！”

黄红道：“我这话哪里错了？”

秦三错道：“自古以来，勇力之士，终不敌智谋之人，以楚霸王拔山扛鼎之勇，到后来还是败于汉高祖之手，便是莫大的例证。”

黄红道：“我们的事扯不上那么远。”

秦三错道：“你再想想看，假如你杀死了我，但却被林秋波逃走了，则此后莫说她将为我报仇，还有我阴阳谷之人，岂肯放过了你……”

黄红冷笑一声，道：“依你的说法，我竟是应该释放你，还恭送你离开了？”

秦三错道：“恭送不敢当得，如果你不想种下杀身之祸，同时又打算保存尉迟旭的性命的话，最好是放了我们。”

黄红道：“他现在怎样了？”

秦三错道：“他好得很，就是不能言动。”

黄红道：“我瞧八成已遭惨死了。”

秦三错道：“他的生死，完全操于你手。”

黄红道：“你先证明他未惨死，我们再谈不迟。”

秦三错道：“这还用得着证明么？假如他已经死了，你不放我们就是了。”

黄红道：“这话说得也是。”

秦三错道：“老实说，你们不论想生擒或杀死我们，都须得付出重大的代价。但如果目前讲和，不但尉迟旭可以不致于死，你亦可以得到好处。”

黄红道：“我得到什么好处？”

秦三错道：“第一点，你可以得到我和林秋波，做你的朋友，将来有什么事情，说不定就须要我们援助。第二点，我将奉赠一件对你万分宝贵的礼物。”

黄红道：“免了吧，我要什么有什么，任何珍饰财富，我都不放在眼里。”

秦三错道：“谁说要送这些东西？”

黄红一时真想不出有什么东西，竟是对她万分宝贵的，是大感兴趣。

秦三错道：“是一服驻颜之药，能使你挽留青春，不会凋谢。”

黄红半晌没有作声，秦三错却忙碌起来。

过了一会，黄红才道：“胡说，你那得有这等奇妙灵药？”

秦三错道：“我当然没有，但是……”

他故意拖长声音，这一来连林秋波也有点急了，很想马上知道下文。

秦三错停了一下，才道：“我知道在什么地方求取得到这等灵药，只要咱们两释干戈，我自会带你前去求取，当然，我保证必定可以求取到手。”

黄红道：“你和我一块儿去求取？”

秦三错道：“当然啦！你可是害怕与我同行？我又不是著名的色狼，你怕什么？”

黄红声音和缓得多，道：“到哪儿去取？”

秦三错道：“在终南山。”

黄红道：“哎哟！这路程不短呢！”

秦三错道：“是的，但你怕什么？”

黄红当然不怕，而且她对这个英俊的男人，还大有好感，孤男寡女，同行共宿，当然很富于浪漫情调。因此，她目下已颇涉遐想了。

秦三错又道：“我知道你心中有点信我不过，被我逃了事小，得不到灵药事大。因此，我将提出有力的保证，使你安心。”

黄红道：“这倒是不妨听听，你有什么样的保证呢？”

秦三错道：“我将设法保证既可为你求得驻颜灵药，同时又确保你的安全，你意下如何？”

黄红道：“只怕你不易做到。”

秦三错道：“我先问你肯不肯，如果你根本不予接受，我何必多费工夫。”

黄红道：“若是提得出来，便可商量。”

秦三错道：“可是前往终南山的一路上，只是你我两人前往，不许带别的人同行。”

黄红联想到同行同宿的情况，顿时恍悟起来。

她还未回答，突然间金光电掣，突袭面门。

此时黄红乃是站在院中，这道奔雷掣电般攻到的金剪，乃是从房中射出。

黄红长剑起处，一面封架，一面侧跃。

她跃去的方向，乃是敌人金剪攻势中，唯一可逃开的缺口，是以她想都没想，就跃了开去。

这个袭击她之人，当然是林秋波了。

她手中的金剪，施出南海门绝艺，继续攻去。

黄红再一退，就堪堪退到墙边了。

这时她才猛然醒悟，敢情这位置，对她最是不利。

原来她独自把守一条通路，并非自信武力可以抵挡得住林秋波，主要的是老五黎平练就了惊人箭术，此刻黎平居高临下，不但可以封闭窗户逃路，尚可替黄红助阵。

换言之，黄红想拦住林秋波，定须有黎平之助，才有把握。

现下黄红因为情思恍惚，一下子退到墙下，黎平可就失去了威胁之力，全然无法发箭攻击林秋波了。

要知如果黄红不是情思恍惚，则林秋波冲出来之时，她一定能及时发现，便不致失去了先机，变成全力阻挡敌人锋锐之势。

也就是说，设若黄红很正常的话，她一定能够阻挡林秋波十招八招。

在这十招八招之际，黎平才有机会发箭，助她击退林秋波，甚至可以进一步，把她打败。

林秋波冲出之时，乃是受到秦三错的力促，当然她也知道黄红已经为了“驻颜灵药”的鬼话而分心。在她的为人而言，她实是不想利用这等机会的。然而秦三错却不管这么多，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

深知自己必须善于把握这个机会，现在虽然已经出手了，就得在最短时间之内，将黄红杀死才行。

这是因为老五黎平的箭术，高强之极，甚是可怕，她纵然可以抵挡，然而黎平可以乘机全力收拾秦三错。

由于她已在院中，如果缠斗得久，黎平大可以闯入房中，将秦三错杀死。

这等局面，已经是存亡立分之际，双方所争取的，只不过是瞬息的时机而已。

屋顶上的黎平，一看没有法子帮助黄红，当即打算举步，移换位置。

谁知此时那间房屋窗门突然动了一下，黎平瞧得真切，心想那一定是秦三错打算趁自己去帮助黄红之时，乘机逃走。

他面上泛起残酷的冷笑，双目如电，注定那道窗户上。

只见那道窗户，又微微开了一点。

在晨光之下，窗户间隙内，甚是黑暗，故此骤然问不易看出里面有没有人。

黎平大可以一箭从间隙射入，如果秦三错是站在那儿，向外面偷窥的话，他就马上中箭而死。

然而黎平却不肯莽撞，因为他晓得秦三错，在阴阳谷中，乃是了不起的人物，目下似乎以他的声名，最是响亮。

当然这并非是说，阴阳谷以秦三错武功第一，乃是他已是该派公认的最有前途的高手之意。

以秦三错这等武功高经，机智过人之士，即使是在窗隙偷窥，亦不会站在正当中这等不利的位置。

黎平同时又想到，如果自己发箭，则秦三错晓得他尚在此处监视；当然更不会现身了。

所以他压箭不发，耐心地等候，宛如残酷而狡猾的饿狼，等候猎物出现。

在院中中，黄红本以为黎平马上就会赶下来，是以并不惊惧。

可是她拼斗了十余招之后，黎平尚不见踪影，这么一来，她马上就慌了。

她本已处于下风，手下长剑，只有封架敌人金剪的份儿，全无还手之力，如今心中一慌，剑上压力，登时又减弱不少。

林秋波施展绝学，这时使出一招“风震两鬓”但见那把金剪，几乎是

在同时之间，表现出“剪”“划”“戳”三种不同的手法。

黄红顿时感到压力大增，不但觉着这一招很难应付得住，而且后着变化，更是无法猜测出来。

在这等情况之下，她已无法用剑护身，只有突围图逃之路。

她一剑劈出，“呛”的响了一声，竟然劈中了敌人的金剪。

就在两件兵刃相触之际，黄辽斗然发现一道空隙。

当下更不迟疑，人随剑走，刷地穿出了战圈。

那边厢的黎平，亦忽然发觉不对。因为那道窗户又敞开了一点，鹰隼锐眼，突然发现窗后并没有人。

是以他马上就悟出此是敌人缓兵之计，乃是利用他渴想一箭洞穿秦三错心脏的欲望使他留在此处。

他身随念动，迅却向那边房间扑去。

当黎平有如大鹰般撞破窗户，冲入房内之时，外面院中，恰是黄红从林秋波的金剪圈中跃出之时。

林秋波耳中听到窗门碎裂之声，已晓得是怎么回事。

她更知道秦三错武功失去，是以全无抵抗之力。黎平这一入房，手起刀落，秦三错非死不可。

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晓得黎平决计不会放过秦三错的，如果换了是黄红，秦三错也许还可以幸免。

总而言之，她耳中一听到声响，便确知秦三错已死定了。

因此，她头也不回，施展出独步天下的轻功，人影闪处，竟然已追到黄红背后，快得教人难以相信。

原来她刚才只是故露空隙，好教黄红突围而逃。而她便可以仗着绝世轻功，在眨眼间追上；一举败敌。

当然如果秦三错不发生意外，林秋波决计不会下此毒手的。

现下情况大变，林秋波对幽冥洞府之人，全无怜悯之心，手中金剪，迅快攻击。

黄红身子尚在空中，不料敌人已经追到。此时已无法变换方向，亦没有法子抵挡，空自感到金刃劈风之声，迫到背后，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她惨叫一声，背上血光崩现，人也急坠地上，发出砰的一声。

林秋波身在空中，好像飞絮飘浮：又生像鸟儿一般，竟不落地，一下子转回身子，向房间飞去。她的动作虽快，但心中却已在预期着听到秦三错的惨叫声、可是很意外的，秦三错居然不曾发出惨叫之声。

就在这转念之间，林秋波已经飞入房间。

她的目光到处，但见那壮幢凶悍的黎平，站在床边，正在拔起那把长弓。

原来他手中的长弓，末端有一把半尺的刀刃，他已经用弓端的这把凶器，刺入床上人的身上。

林秋波扑入之时，正好他往后拔弓。因此，林秋波已经是慢了一步。

床上不止一个人，而是一共两个，但都裹在被子里。

其中一个，露出面孔和手脚，乃是幽冥洞府的高手尉迟旭。

林秋波一望而知必定是黎平将被子掀起一角，看见了尉迟旭，那么另一个自然就是秦三错，便立下毒手。

这黎平是武林高手，机警过人，情知林秋波以轻功见长，必定很快就

能赶到，是以他争取时间，猛下毒手，使林秋波全然没有抢救的机会。

他的战略果然成功，林秋波恰恰在这致命一戳之后，方始飞冲入房。

黎平厉声大笑，长弓横扫，劲道十足，发出凌厉的风声。

林秋波本是急于要查看一下秦三错的情况，也许他仅受重伤，如果及时敷药，可能尚可活命。

但黎平的武功非同小可，这一弓之威，纵是当今第一流的高手，亦不能不用心化解，何况林秋波的造诣，还达不到第一流高手之地步。

因此她须得全力拆解，施展出绝世轻功，身形离地飘浮，手中金剪，一架住敌人长弓，马上使出黏字诀，借敌人之力，飘身飞开数尺。

黎平全力攻击的一招，完全落空，心中怪别扭的，生出了“有力无处使”之感。

他厉喝一声，弓势斜劈，一招“江边招魂”，迅急再攻。

这一招奇奥诡秘，极尽变幻莫测之能事。

此是幽冥洞府真传绝招之一，黎平如果不是深知林秋波武功精妙，等闲不敢施展这等手法。

要知“幽冥洞府”与“阴阳谷”，乃是天下两大邪派，这两派的武功，都极是诡秘恶毒，难以窥测。

但天下武功，不论是正是邪，总有源流根本可以推测。因此，这两大邪派，百数十年，都深自隐秘，绝艺决不许轻易施展，只有如此，才能保持诡秘，亦不致于被别人寻根溯源，摸出了底细。

黎平绝招方使，林秋波连人带剪，居然比他快了一点，向他劲急倒卷。

双方的兵刃如电光石火般一触，林秋波但觉对方长弓的后着变化，难以测度，不得不迅急飘身开去。

另一方面，黎平亦感到她在时间上占取到主动之势，已将他这一招绝学的威力，化解了一大半，是以亦不敢不退。

两人乍合又分，各自退到两边的墙下。

林秋波趁此机会，转眼向床上望去。

但见床上的尉迟旭固然没有动弹，即使是被子中的秦三错，亦全不动弹。

他们完全不动，可见得秦三错的情况，比尉迟旭只坏不好。因为尉迟旭遭受严重内伤之后，还被点住穴道，那是当然不会动弹。

但秦三错却不然，他虽然受伤十分严重，但只要不死。便应该会动，而且更应该有呻吟之声。

黎平狞恶地道：“不用看了，他如能在我这一刀之下活着，我黎平把头颅割给你……”

林秋波又气愤，又不放心，狠狠的瞪他一眼。

她冷冷道：“他若是当真死了，你也休想活着。”

黎平厉声笑道：“笑话，你又不是他的老婆。”

林秋波虽是万分仇恨，但听了这话，也禁不住觉得稀奇，冲口问道：“难道因为不是他的老婆，就不该杀死你么？”

黎平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林秋波更为讶异，问道：“那么是什么意思？”

黎平道：“我是从武功上立论的，假如他是你的丈夫，则你与我不共戴天之仇，当然肯与我以死相拼，不借同归于尽了。”

林秋波这才略为明白，道：“原来如此，但你未免自视太高了，我相信能取你性命。”

黎平摇摇头，悍然道：“你不行，要知你的武功虽然高明得很，就算比我略胜一筹吧，可是我仍然具有凶猛反击之力。也就是说，你若是定要杀死我，那么你自家须得付出惨重的代价才行，既然秦三错不是你的丈夫，你岂肯作此牺牲？”

他的分析，人情入理，林秋波听了，一时想不出拿什么话反驳他。

不过她那经过修练的心灵中，却隐隐感到不对，也就是说，此人所言，其实有漏洞，并非当真是理由充分。

她一面想，一面查看地形，但见在黎平右方就有一道窗户，他大可以从窗口逃走，而不必与自己作殊死之斗。

那么他为何不走？难道如此的义气，定要营救重伤的尉迟旭么？

答案当然“不是”两个字，林秋波凝眸寻思，但觉其中大有蹊跷。

她再转眼向床上望去，只听黎平道：“你不必看了，他已经死啦！”

林秋波道：“你怎能如此断言？”

黎平道：“因为当我查看之时，他曾经动弹，是以我才马上下手杀他。”

他冷笑一声，又道：“我在江湖上走动了不少时候，这一点决计不会走眼。”

林秋波道：“那可说不定。”

黎平道：“你信不信都没关系……”

他开始向窗边移去，林秋波则走向床铺，双方距离，因而缩短了许多。

黎平马上改变方向，改朝门口那边移去，他移动之际，一直保持面对林秋波。

林秋波看得清楚，当此之时，她已觉得没有验看的必要了。所以她一直注意着黎平的一举一动。

他那种审慎戒惧的情形，落在林秋波眼中，忽然悟出其故。

敢情黎平怕的是被她从前后追上，这是由于她的轻功，的确是当世无匹，是以如果被她从背后追上那就很不容易摆脱了。

她一想通这一点，跟着就联想到黎平之所以不敢逃走，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他预先宣布，如若拼斗，定是两败俱伤的场面。这话有真有假，真的部份是他既不逃走，那就只好作困兽之斗了。

假的是两败俱伤这一点，因为他必须真有那么高的功力，才办得到。

林秋波忖道：“此人也许一共只练了那么三两记绝招，若非持久之战，很难估计得出他的真正造诣……”

这个念头闪过她心头，马上付诸行动。

但见她宛如一阵轻风似的，一下子就追到他身前。

手中金剪，迎面戳去。

她忽然出手，实在大出黎平意料之外，可是这刻他已无暇说话，只好挥弓应战。

林秋波施展出独步天下的轻功，身在半空中，绕敌施攻，好像天生就能浮在空气中似的，身法灵妙绝伦。

黎平凶猛劈扫，手法诡奇恶毒。他一连反击了十四五招之多，方圆丈许之内，但见弓影如山，风声劲急刺耳。

可是林秋波乍进乍退，身形忽浮忽沉中，使黎平又感到无可着力的痛

苦。

这两名武林高手，在这个房间之内，纵窜追逐，免起鹊落的战斗起来，不久，已缠战了四十招以上。

林秋波虽然仍然进退不定，但越来越见得攻多守少。

敢情那黎平的奇绝弓法，当真只有那么几下，经过他反复施展，林秋波已经认出了来龙去脉。

黎平面上的神情和动作，都现出一种狼狈和气馁的样子。同时口中也不时发出低低咆哮声。

林秋波的金剪，一直不曾与对方硬拼过一招。要知一则此是她最拿手的把戏，在她的招式手法中，完全是以蹈空凌虚为主，本来就少有硬拼的招式。二则她推测对方的长弓，除弓背是坚韧之质料外，弓弦则富于弹性，也一定不怕刀剑砍劈。如若有人贸然用刀剑砍劈，企图砍断弓弦，那一定中计落败无疑。

因此林秋波一直施展出她自己擅长的空灵手法，配合她的绝世轻功，使黎平摆脱不掉那种有力难展的感觉。

现下她已大致摸清对方的奇诡手法，逐步展开反攻。

在这间不甚宽大的房间内，她的轻功身法，尤其显示惊世骇俗的威力。

但见黎平已渐渐迫得退向角落，由于地形的阻碍，他的长弓，已大受束缚，不能挥洒自如了。

林秋波斗然间一剪敲中敌弓，发出“哐”的一声巨响。

黎平但感对方剪上，传来一股强大刚猛的劲道，使他站不住脚，连退两步。

此是他们激斗数十招以来，第一招硬拼上。

黎平本来渴求硬拼的机会，但这一记来得太过突然，使他不但不能利用，反而被冲退了两步。

他登时大惊失色，因为现在他已处身于墙角，两边的墙壁，使他的长弓根本不能左右挥扫，只能直戳。

林秋波守住适当的位置，只要黎平发出招数，她大概就可以利用墙角对黎平的妨碍而生出的空隙、闪电般欺近黎平身边，予以致命一击。

黎平持弓直指对方，凶睛怒突，形状甚是可怕。

林秋波的样子，和平时与人谈笑时，没有一点分别。

看起来还是那么安恬平和，散发出一股宁静的美态。

她道：“黎平，你还不服输么？”

黎平道：“服输便又如何？”

林秋波道：“如若服输，立刻丢下长弓，听凭我发落。”

黎平道：“问题就是你将如何发落我？”

林秋波道：“这是我的事，你无须知道。”

黎平狞笑道：“但性命是我的，我岂能不问？”

林秋波道：“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必多谈。”

黎平道：“我可没有找你讲和。”

林秋波道：“我知道，用不着你提醒我。”

黎平却不肯就此放弃了求和的机会；他口中尽管如此说得很强硬，可是如果有机会有话，他岂肯轻易失去？

他道：“我承认你的武功，十分高妙，无怪你享名武林，号称高手，但

纵然如此，你仍然不易杀死我。”

林秋波道：“这是我的问题，我相信可以解决。”

黎平道：“你定须付出惨重的代价，方能取得我性命，这话只不知你信不信？”

林秋波道：“就算果真如此，我也许愿意付出代价，杀死你为世除害……”

她略略停顿一下，又道：“同时也替秦三错报了仇。”

黎平道：“若说为世除害，我就不与你多辩。若是为秦三错报仇，哼！哼！他又不是什么好东西，恐怕比我还……”

林秋波道：“他现下已不能驳斥你，所以你尽管低毁他。”

黎平厉声道：“谁低毁他了？哼！阴阳谷也有好人吗？”

林秋波道：“至少他的气质高贵，为人重情尚义，以往纵然曾做过坏事。但以后改过，重新做人，就可以得到天下之人尊敬。”

她美丽的双眸，紧紧迫视对方，又道：“而你呢，你天性凶暴，心狠手辣，根本没有一点人情味可言，你这种人，唯有下一辈子，才会变好。”

黎平道：“这些都是废话，假如你让我走路，我将付你任何报酬。只要你说要什么就给你什么。”

琳秋波道：“我在世上，别无所求，只求心之所安。”

黎平凝视着她，道：“不可能，没有一个人活在世上，是真真正正的全无所求的。”

林秋波道：“我已说过，只求心之所安，这一点你能给我么？”

他们已说了不少话，可是从开始说话时起，直到现在，其间没有一刹那曾经松懈过，双方俱是如此。

在黎平这方面，若是略有松懈，将立遭对方刺杀，性命修关，自是不敢稍有了疏失。

在林秋波这方面，一则防他反噬之威，可能变成转胜为败之局。一方面防他突围逃走之时，占到主动之势，利用惊人箭术，得以逸去。

因此，她亦不敢有丝毫的疏忽。

黎平听了林秋波的话，感到没话好说，他的外表虽然粗暴，可是上阵临敌之时，却表现得十分冷静。把内心中三番四次泛起的突围冲动，都抑制下去。要知他在这等劣势之下，如果沉不住气，急于突围的话，定必要被林秋波杀死无疑。

他们僵持至此，双方都显然不会分神，亦不会鲁莽出手。

但忽然间黎平出现愕然之色，目光向林秋波，迅快地扫了一眼。

由于他扫瞥这一眼之后，并非马上恢复常态，而显得更心神震荡。

是以林秋波手中金剪，像电光乍闪一般，迅攻出去，旋即收回。

她的金剪毫无阻碍地刺入黎平的要害，她深知黎平挨了这一记，必无幸理，是以很快就收回来。

黎平胸前涌出鲜血，染红了衣服。

他的心神震荡，现在已证明不是诡计。

林秋波也想知道什么事情，居然能令他在这等情势之中，分做心神？

当下也回头望去，但见房内空荡荡的哪有什么物事？

她回过头来，向这个高大凶悍的邪派高手望去，只见他满面俱是迷惘之色，身子也摇摇欲坠。

林秋波忍不住问道：“你瞧见了什么？”

黎平如在梦中惊醒一般，道：“那……那被盖下的人，还能动弹……”

他开始发出喘息之声，可见得林秋波给他致命的一击，已发生作用。

林秋波大为惊讶道：“你说这话可是当真？”

黎平点点头，手中长弓垂了下去，拄着地面，这样他才没有倒下。

他用另一只手，捂住胸民缓缓道：“但那怎么可能呢？我明明刺了他一刀……”

林秋波道：“虽然你有把握隔被刺中他的要害，可是说不定也会失手，这事何奇之有？”

黎平摇摇头，道：“不，我弓上的短刀，淬有剧毒，纵然不是刺中了要害……也能取他性命……”

他迷惑地再向床铺那边望去，但他的疑团已经不能解释了。因为他这时已支撑不住，砰一声跌在地上。

林秋波回转身子，向床铺望去。

床上的情形，似乎没有改变。

她不禁也十分迷惑，忖道：“以黎平的眼力，绝对不会看错。换言之，被盖下面的秦三错，一定真个曾经动弹，而且动得相当厉害，才会使得黎平心神大震，被我一举刺杀。”

她一面付想，一面移步走去。

这时，露在被盖外的尉迟旭倒是动弹了一下，并且缓缓睁开眼睛。

但林秋波晓得一定不是他使得黎平如此震惊，当下仍不停步，走到床边。

她伸出金剪，挟住被盖，刚刚往上一掀，便听到有人道：“秋波，我在这儿……”

这个声音一听而知是秦三错，却显得很衰弱无力。

这时林秋波已将被盖掀开了，只见在被盖内，只是另一张薄被卷起来，略似人形而已。

林秋波又惊又喜，问道：“秦三错么？你在哪里？”

床下悉悉有声，接着一个人爬了出来。

林秋波看着他，又看看床上，这才发现那一卷堆成人形的被子当中有一条带子，系着另一端在靠墙那边垂到床上。

他不觉为秦三错此一有效的诡计而微笑起来，心想这个家伙真是厉害得很，假如不是利用这条带子，扯得被盖内的假人会动弹的话，黎平在开始时，就决计不会上他的当了。

秦三错站起来，挥拍身上和头上沾的灰尘。

他一面道：“我见你们僵持不下，所以冒险扯动带子，希望能使他分神惊视……”

林秋波微笑道：“你已经使他分心了。”

秦三错道：“这次侥幸成功，实在不易。”

他的样子，显得很衰弱，可见得那幽冥洞府的点穴手法，甚是恶毒，能够使人体力迅速的萎缩。

林秋波见了，登时明白他何以连说话也不能高声，可见得他早先布置此一诡计之时，费了多么大的气力。

她道：“你觉得怎样了？”

秦三错道：“不大好，但不挺得住。”

林秋波道：“假如不能迅即破解穴道禁制，问题将更严重……”

她转眼向尉迟旭望去，又道：“还好，他尚未死去，只有他晓得解穴之法。”

秦三错道：“我不认为他肯说出破解手法。”

林秋波道：“假如他要命的话，岂有不肯之理。”

秦三错道：“他已奄奄一息……不过，咱们也不妨试试看。”

林秋波察看一下尉迟旭的伤势，发现他的内伤十分严重，如果无人施救，相信一定不能活命。

她暗运玄功，在尉迟旭的“神藏”、“神阙”、“中极”三穴上，连拍了三掌。

尉迟旭身子一震，已经睁开的双眼，恢复了生机神采。

林秋波道：“尉迟旭，你今日可算是一败涂地了。”

尉迟旭道：“是又如何？”

林秋波道：“你们三人当中，只有你一个人，还未惨死，假如你想保存残生的话，你须得答应我一件事。”

尉迟旭讶道：“黄红也遭了不幸么？”

林秋波道：“她已横尸在外面的院中。”

尉迟旭叹口气，道：“她原本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可惜……”

林秋波道：“我刚才说的话你听见了没有？”

尉迟旭道：“听见啦！”

林秋波道：“我的条件是你说出解开秦三错穴道之法，便让你活命。”

尉迟旭缓缓坐起身，挪动一下，使自己得以靠着墙壁。

他瞧了秦三错一眼，道：“解救他么？我得考虑考虑尉迟旭说着话时，一面伸手入怀，取出一个碧玉雕制小瓶，拔开了瓶盖，倒出两颗金黄色的丹药。

林秋波道：“这是什么？”

尉迟旭道：“压制内伤的上佳灵药。”

林秋波道：“可是真的？”

尉迟旭道：“不然的话，是什么呢？”

林秋波道：“也许是毒药。”

秦三错插口道：“秋波你放心，他不会自杀的。若然他不想活了，你阻他也是没有用。”

尉迟旭那张变得惨白的面上，泛起阴险诡恶的笑容说：“不错，如果我不想活，我就决不会接受任何条件了。

这样的话，你们还不是要把我杀死？”

林秋波一听有道理，便不哼气，看着这个邪教高手，将丹药服下。

只顷刻间，尉迟旭那张惨白的面上很快就恢复为平常的红色，衬上那对浓黑如刀的眉毛，徒然教人感到他杀气腾腾。

他看出林秋波惊疑的神情。当下道：“你放心，我只是外表上略略恢复原状而已。假如马上就恢复了功力，则这种药物，亦是催迫发挥生机潜能的霸道药物，虽有奇效，但过后连性命也得丢了。”

秦三错道：“我敢用人头担保你的话是真的。”

尉迟旭道：“你与我们是同一类的人，所以你深信这话不假。”

他转动目光，向林秋波望去，又道：“你对这厮这么好，实在叫我感到不服气。”

林秋波道：“此是题外之言，你最好爽爽快快地给我们一个答复。”

尉迟旭道：“他与我一样，都是犯过邪行恶事之人，为什么你对他如此照顾？”

秦三错道：“闭口，这等事用不着你费心。”

尉迟旭浓眉一轩，道：“你发什么横？若非林姑娘，你早就粉身碎骨了。”

他哼了一声，又道：“假如林姑娘让你我直接谈判解决，我也愿与你谈谈。”

林秋波道：“你认为如何？”

她的话是向秦三错说的，在她听来，尉迟旭的建议，也不失为解决之法。

秦三错道：“此人的诡计心思，我全知道，他希望你走开之后，便凭刚才服下药物所提聚的体力，将我击毙。”

林秋波眉头一皱，道：“他能这么恶毒么？”

秦三错道：“一点不假。”

尉迟旭道：“我与他是同一类的人，所以他能猜出我的心意。”

林秋波道：“但他纵然恶计得逞，他不怕我取他性命么？”

秦三错道：“问题就是这一点，他一定是这样，逃则逃，纵然逃不了，被你抓到，也可以讲价谈条件。”

林秋波道：“刚才黎平也企图与我谈条件，可是他仍然死了。”

秦三错道：“尉迟旭当时或许尚在昏迷中，是以不知道所发生之事。即使得知，但他可能认为自己有自己的路数办法。”

尉迟旭冷冷道：“秦三错，你倒是我的知心人。”

他一直用冷言冷语，设法使林秋波觉得秦三错与他自己乃是同一类之人，好让她生鄙薄不屑之心。

此是一种阴毒高妙的攻心之术，要知林秋波现在对付尉迟旭，甚至将不借杀人，为的是要打救秦三错而已。

假如能够使她鄙薄秦三错，则她自然不会如此费心尽力。

换言之，只要她不那么热心帮助秦三错的话，则尉迟旭所受的压力，自然大为减轻了。

他鉴貌察色，发现林秋波显然已受到影响，心中不禁暗秦三错似乎也感觉到他正在酝酿某种阴谋诡计，但他一时之间，可想不出尉迟旭还能做出些什么。

林秋波道：“现在你回答我，到底解不解开秦三错的穴道？”

她的话声很柔和，可是却包含着一种坚决的力量。

尉迟旭寻思一下，道：“林姑娘，我承认今日很不幸，才会惹上了你。”

林秋波道：“你究竟想说什么？”

尉迟旭道：“我现在已无力抗争，所以什么话都不要说了。”

话虽如此，可是他仍然还未作决定的表示。

这时最心急的人就是秦三错了，但又不好插口。

林秋波道：“快说。”

尉迟旭道：“我可以答应，但林姑娘可以不要管了，我自与秦兄解决。”

林秋波一听这尉迟旭又把问题兜回老地方，心中感到很不舒服，因为一来时间越拖越久、秦三错的功力受损越甚，二来她又想起了早先尉迟旭作同样建议时，秦三错已然识破他的阴谋。

尉迟旭的阴谋是借着这刻以药力提聚的体力，先击毙秦三错，再想法子求生，纵然失败，也捞回本钱了。

这一点不是问题的重心，最主要的是当秦三错指出对方的恶毒用心时，尉迟旭曾把他引为知己，认为秦三错才当真了解他。

这话造成了一个印象，那就是秦三错与尉迟旭，乃是同一类的人，因而令她感到出力救了他，亦属多余。

现在又唤起此一感觉，是以使她芳心很不舒服。

她念头转动之时，虽然不曾流露出任何表情。可是老奸巨猾的尉迟旭，已经晓得自己的离间毒计奏效了，房中沉寂了一阵，林秋波澄清动人的美眸，转到秦三错脸上。

秦三错恰好也转眼望她，四目相投，他微微一笑，笑容中含有洒脱和傲气。

林秋波心中一软，忖道：“他决计不像尉迟旭那么坏当她的目光移注尉迟旭面上之时，但见他阴险诡毒的性格，完全表露在脸上，令人深感厌恶。

林秋波不但是内外兼修的高手，同时也是虔心修道之人，心灵受过高深严格的训练。

当下理智又压倒了感情，忖道：“假如秦三错不是这一类之人，焉能跻身邪派高手之列？”

在这一瞬间，她已作了决定，说道：“既是如此，我要实行我的办法了。”

她口气之中，并不含有杀机，因此，这个办法，一定不是马上杀死尉迟旭，而是另辟路径。

第十八章

尉迟旭大感意外，急急问道：“林姑娘有何打算？”

林秋波道：“我告诉你也不妨，我这就带他到隔壁房间，设法为他寻觅破解穴道禁制之法。假如不成功，这叫做天命如此。”

尉迟旭最关心的还是自己，连忙问道：“那么我呢？”

林秋波道：“你不许踏出此房一步，我要听任你自灭。”

尉迟旭心中大喜，道：“你准许我自行疗治伤势吗？”

林秋波道：“你尽管动手。”

她叫秦三错先出去，自己走到门口时，方回头道：“记着，不许踏出房门一步，我将任你自灭。”

尉迟旭叫道：“等一等，什么自灭？你不是说自生自灭么？”

林秋波已出了房外，明明听到他的话了，却不加回答。

要知道这句话的含意，大有出入。若是“自生自灭”，则尚有“生机”。

但仅是“自灭”的话，那就等如不许他活，只许他死。

尉迟旭下得床铺，走到门边，高声道：“林姑娘，这话说清楚点行不

行？”

林秋波和秦三错已进入另一个房间，那尉迟旭连问数声，都得不到回答。

他几次提起脚，想跨出门槛，以便到那边向他问个明白。

但他终于不敢这样做，因为显然的林秋波正等他这么做，以便全然不须考虑，就将他杀死。

当然，照她的话来说，纵然躲回房中，终归亦是一死，然而到底死得迟些，可以多活一会。

在隔壁的一对男女，面对面地落坐。

秦三错没有开口，只倔强地望着她。

林秋波道：“你对我的做法，没有评论发表么？”

秦三错这才开口道：“有是有，但说来也没有什么意思。”

林秋波点点头，道：“你说得是，有些看起来好似很重要，其实毫无价值。”

她取出一颗封烫着金字的药刃，捏碎外壳，递给他，又道：“你先服下此药，多少对你正在耗损的真元，有所补益。”

秦三错嗅到扑鼻的清香，晓得此药必定十分珍贵，他不禁泛起了感激之心，取过服下。

这枚药刃一吞下去，马上就使他精神一振，体力顿时恢复了不少。

林秋波温柔地笑一下，道：“尉迟旭如果见到你吞服此药，一定不敢向你找麻烦。因为这颗灵药，至少可以让你支持一段日子，足够回返家里。”

秦三错道：“也许我选择流浪之途，不管荡到哪儿，不支倒地，就埋骨当地……”

林秋波道：“你回家的话，也许师门之大，能助你破去穴道禁制。”

秦三错道：“有此可能，我以后再决定，现在不急这个。”

林秋波对他的反应，显然有点迷惑，不过，她已不愿再追究了，因为她已打算很快就离开他。

秦三错似是感到她即将离去，当下道：“你到目前为止，尚是带发修行。只不知你可是打算如此过下去？抑或有一日，你会当真出家修道？”

林秋波道：“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在本质上，这件事没有任何价值。”

秦三错道：“你说错了，世上之事，往往最平凡的最有价值，例如阳光、鲜花、绿草、流水、夕阳等，都有不平凡的趣味。说到人生之中，例如年轻时的恋情，中年人的情怀，老去时的卧亿等等，也是值得追求尝试的。”

林秋波笑一下，道：“你说的种种，本是最平凡的事，必须以某种心情去欣赏，才会变为不平凡，对不对？”

秦三错道：“这个自然。”

林秋波道：“可见得这不过是人心中自己创造的乐趣而已，其实平凡不过。”

秦三错道：“那也不然，我们用爱情为例子，好不好？”

林秋波道：“好，你说吧！”

秦三错道：“当一个人发生真挚深远的爱情时，得到了的话，便如同拥有了整个宇宙。

失去之时，生命立即变得无足轻重了。你能说‘爱情’对人类不重要么？”

林秋波道：“但爱情不是永恒之物，今日纵然得到，不知哪一天就会失去了。”

秦三错耸耸肩，道：“这一点我就知道了，但我知道这是一件真真正正有价值的物事，得失之间，比生死还强烈……”

他们说到这里，双方都完全领悟对方意思。

在秦三错这一方面，又有力地暗示说，如果他得不到他的渴望的“爱情”时，他宁可死去。

在林秋波来说，她认为“爱情”不是永恒之物，所以毋宁预先避开。

在他们的现实情势来说，林秋波表示要离开他，永不再触及这些问题。秦三错则表示说，如果他得不到她的反应，他将流浪江湖，随便埋骨在任何地方。

这两个人的想法恰恰相反，因此形成不能圆满解决的问题。

林来波沉吟了一阵，才道：“我不知道谁对谁不对，我打算先走一步。”

秦三错道：“你请吧！”

他不是不想央求她留下来，可是他与她作过这一番深刻的谈话之后，已经知道她不是一般的庸俗脂粉。是以一旦向她央求的话，只怕反而获得更难堪的结果。

林秋波点点头，凝视这个英俊的男人好一阵，这才转身出房而去。

她一下子就失去影踪，秦三错愣愣望了好一会工夫，才感到她真的远去了。

他突然后悔起来，忖道：“假如我不谈什么爱情的话，只要求她帮忙，破解穴道禁制，她一定会答应的。但现在却太迟了……”

他在后悔中，涌起了强烈的求生欲望，当下将林秋波的影子，暂时付诸脑后，想了一下，便走出房外。

尉迟旭站在门口，看见他出来，打量一下，不觉愣住，忖道：“莫非他已经破解了穴道禁制？”

秦三错道：“林秋波走了，你看见没有？”

尉迟旭道：“看见啦！”

秦三错道：“她授权与我，言明你如果说出解穴之法，就可以任你自生自灭。”

尉迟旭道：“等一等，她可曾授权你准许我离开此房？”

秦三错淡然道：“当然包括在内。”

尉迟旭道：“若是如此，这个交易可以谈谈。”

秦三错道：“她已经走了，你若是够狠，不妨违令出来，将我杀死，正如早先计划的一样，等她找到你时，再作道理。”

尉迟旭泛起阴谋恶毒的笑容，道：“我正有此意。”

秦三错道：“那你就试一下？”

尉迟旭道：“我怕的只是前脚甫踏出房外，她就现身，把我击倒。”

秦三错道：“这可说不定，我绝对不保证没有此等可能。”

尉迟旭道：“若然她尚在近处窥伺，你此举岂不是故意让我上当？”

秦三错道：“胡说，她若然要杀你，就算你躲在房内，也不中用呀！”

尉迟旭道：“她已经说了那些话，岂能不算数？”

秦三错道：“你既然不敢试，我另外给你一个机会，那就是让你动手，解我穴道，好不好？”

尉迟旭道：“为什么？”

秦三错道：“你如果解了我的穴道，我就可以使你恢复自由呀！”

尉迟旭道：“这倒可以考虑。”

秦三错道：“好，你考虑吧！”

他们静静地对望了一阵，谁都不作声。

尉迟旭好几次闪过疑惑的表情，但却没有说出来。

秦三错的态度，实在使他莫测高深。

他既不表示渴望他答应，但亦没有一点放弃的意思。

尉迟旭虽然是老狐狸，可是事关自己生命，却也不敢妄下判断。

又过了一阵，他道：“你不进来么？”

秦三错道：“你答应替我解穴，是也不是？”

尉迟旭道：“当然啦！难道找你叙旧不成？”

秦三错道：“好，只要你的确为我解了穴道，你就可以恢复自由。”

一边说，一边走入那个房间。

尉迟旭道：“你转过身子。”

秦三错毫不迟疑地照做，他马上感到对方已靠近他背后。

自然他更知道对方若是运足余力，一掌拍落，自己马上就得倒毙。因此，他的心中微感寒悸和焦虑。

尉迟旭目露凶光，瞪着这个强仇大敌，心念如风颺电转。

他心中两个念头在交织转动，一是提聚残余的真力，一掌击落，把这个英俊的敌手杀死。

另一个念头是依他之言，为他解开穴道，以便自己亦有一线生机。

他之所以不曾一掌击杀对方，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便是这秦三错行动时的轻捷，以及精神健旺的气色，使他一时无法判断出对方到底是在怎样的状态下，从外表看来，他真有可能已经恢复了七八成。

若是已恢复了七八成，则他这一掌击下，就未必能将他击毙。

说到他没有马上依言解开秦三错穴道之故，却是因为他自己对康复之举，毫无信心。

换言之，他纵然得以离开此地，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内伤，是否能够治好？若是不能治好，则现下趁机一拼，或者可以捞回一点本钱，便比较划算了。

这两个念头，在他心中翻来覆去，竟是旗鼓相当，难以委决。

秦三错屹立如山，身子动都不动。

双方都不见对方的表情，各自在心中暗暗与对方斗智和比斗胆力。

尉迟旭突然忖道：“如果他没有一点把握，岂肯自动上门送死？”

此念转过心头，登时下了决定。

但见他掌势落处，在三个不同的部位上每处连击了三掌之多。

秦三错登时感到血脉畅通，真气复生，全身四肢百骸，都恢复了气力。

他回转身子，冷冷的望着尉迟旭道：“你为何当真下手解穴？”

尉迟旭道：“我不动手行么？”

秦三错道：“当然我已算准了你非如此不可，但你其实有机会杀死我。”

尉迟旭道：“什么机会？”

秦三错道：“就是刚才，你如不贪生怕死，则不但可杀死我，并且仍可大摇大摆的离去。”

他泛起了嘲笑的笑容，伸手一推，尉迟旭连退六七步，险险摔倒。

秦三错又道：“林秋波已经去了，而我的穴道则仍旧被禁制着，这就是刚才的真实情况。”

尉迟旭道：“你要我相信这话？”

秦三错道：“你信不信也都没有关系了，反正你一旦死了，这是非之争，便毫不相干。”

尉迟旭心中一阵寒悸，道：“你打算杀死我？”

秦三错道：“正是，我要杀死你，并不须借任何题目。因此，你总可以相信我刚才没有作伪了吧？”

尉迟旭道：“你此举如果给林秋波看见或得知，她一定会追究你食言违诺？”

秦三错冷冷道：“那是我自家的事。”

尉迟旭听他口气中充满了冷酷杀机，心知不假、登时不觉又惊退了一步。

秦三错仍然站在原地，脸色冰冷，眉宇笼罩着一股森森杀气，看起来简直像“死神”一般，甚是可怕。

尉迟旭不禁打个寒噤，厉声道：“秦三错，林秋波不会饶你的，你永远不能得到她。”

秦三错道：“我知道。”

尉迟旭道：“但你如果依她的方法规矩做人、就可能得到她。”

秦三错道：“你说错了，她对她的男人，期望太高，说老实话，不是我可以办得到的。

因此，我只好放弃一切努力了。”

尉迟旭听了，倒抽一口冷气。

秦三错举步行去，一步步迫近他，脸上充满了杀机。

尉迟旭此时尚有体力，当下往后却退。

他一退再退，背脊已碰到墙壁，无法再退，当下厉声道：“秦三错，你刚才放的都是狗屁，我告诉你，你天生就是个坏坯子，与我是同一型人物。”

秦三错不恨反笑，道：“这话说得好。”

尉迟旭道：“不是你不努力，而是她发现了你这一点。嘿！嘿！

这正是老子提醒她的。”

秦三错恍然大悟，不禁恨声道：“原来如此，怪不得刚才你口口声声拿我作比……”

尉迟旭突然一怔，目光越过对方肩头，落向房门那边。

这等举动，意味着有人在房门口出现，而这个出现之人，必定有相当份量之人，才使得尉迟旭发愣。

秦三错迅即回头望去，目光到处，却不见任何人影。

他快如闪电般回过头来，但见尉迟旭已经两眼翻白，后脑靠墙，全身无力，好像忽然要倒毙的样子。

当此之时，纵然机智如徐少龙这一类的人物，亦将感到迷惑，因而定眼看看对方的演变。

可是秦三错另走一路，他乃是诡诈多疑之人歪脑筋一动，首先从怀疑对方有诈开始想起。

他几乎是立即就记起了林秋波被擒时的情景，其实尉迟旭乃是以一种

迷药暗器，掷在地上。林秋波一闯入房内，登时上当，失去行动之能。

秦三错不管对不对，先闭住呼吸，同时运功收缩全身毛孔，以免受迷药毒力侵入。

他更不打话，猛可挥掌劈去。

尉迟旭感到掌力压胸之时，已来不及闪避了，但听“砰”的一声，结结实实的挨了一掌。

他登时喷出一口鲜血，睁开双眼。

秦三错这才转眼向地上望去，果然发现有一枚小小的丝囊，还来得及看见一丝白烟，袅袅升起散开。

这一缕白烟，显眼已看不见了。著不是查看得快，这刻绝难发现古怪。

秦三错伸手抓住尉迟旭，轻而易举地将他拖出屋外。

在院子里，阳光遍地，空气十分清新。

秦三错这时才敢透气，道：“尉迟旭，你的诡计这回不灵了吧？”

尉迟旭哼了一声，道：“好，算我输了，你给我一个痛快行不行？”

秦三错冷酷地道：“没有那么容易。”

尉迟旭难以置信地看看他，旋即发觉这个来自阴阳谷的对头，说话大概是当真的，于是皱起了浓眉。

秦三错道：“你最多只能活上半个时辰，我不杀你，你也得死，但你是个聪明人，定然相信我有法子使你暂时不死，多活个三五天，才在不停的惨号哀号中死去，你信不信我的话？”

尉迟旭道：“我没听说阴阳谷有这一门手法。”秦三错道：“好，我就让你试一试。”

尉迟旭忙道：“等一等。”

秦三错道：“你已相信了，是也不是？”

尉迟旭道：“我信便如何？”

秦三错道：“我问什么，你答什么。”

尉迟旭道：“好，你问吧！”

秦三错道：“那四艘大货船，是什么来路？”

尉迟旭道：“这四艘货船，乃是西康童家的铁矿砂。”

秦三错道：“不错，但恐怕只是表面上的说法而已。”

尉迟旭一听，可估不透对方到底知道了多少内幕，连忙道：“是的，表面上是童家的货物，但其实他们只占三分之一，我们幽冥洞府占三分之一。还有一分，是五旗帮的。”

秦三错道：“原来五旗帮也有份，那么这条水路上，你们运银子回去之时，一定不怕有人垂涎覬觎啦！”

尉迟旭道：“正是如此。”

秦三错道：“这些铁矿，都卖给谁？”

尉迟旭道：“卖给官家，也不能算是卖，名义上只是代采代运而已。”

秦三错道。

“怪不得码头上有那么多公人捕快，城外还有大队精兵，像是打算围剿盗匪一般……”

尉迟旭道：“假如你能使我不死，哪怕失去武力，我仍愿意送你一座金山，纯金的，你虽是见过世面之人，作梦也想不到有这样一座金山。”

秦三错听了，晓得他说的这一笔财富，定是非同小可，否则他怎会提

出来，购买他一条性命？

他不禁怦然心动，眼中射出贪婪的光芒，道：“这话可是当真？”

尉迟旭的声音，已渐渐显得衰弱无力，他道：“自然是真的，难道我敢骗你不成？”

秦三错深深吸一口气，但见他眼珠的颜色，马上变为赤红，五官也显得略略歪曲变形，看来宛如一头野兽似的，十分可怖。

尉迟旭身一震，道：“你运起独门的少阳神功，打算作什么？”

秦三错运指如风，向他面门胸前和肚腹三处，连续点了九处穴道。

点完之后，他才吐一口气，很快就恢复原状。

他虽然运功点穴，只是很短暂的时间内可完成，可是他鬓边额角，都现出一颗颗的汗珠，热气直冒。同时也显出消耗了很多气力似的，微有疲态。

他道：“你现在死不了，最快也在三天之后，我此举已耗费了我不少真元，非得精修苦练五载以上不可。”

尉迟旭试着想挺身举步，可是他一用力，马上感到四肢百骸都生出奇疼，禁不住叫了一声。

秦三错道：“你已被我点了九宫邪穴，再过片刻，我只要以指尖扎你一下，你都感到遍体奇疼，绝难禁受……”

他一面说，一面将尉迟旭放在地上，让他靠墙而坐，还搬了一块石头，给他垫背。

尉迟旭疼痛了好一阵，才能开口，道：“你如是以你独门九宫邪穴的手法，在我身上施用，我已是不能活命，但你也休想得到那座金山。”

秦三错笑道：“那也不见得，如果你想快点死，一定愿意给我金山。”

他停歇一下，又道：“老兄，你这刻还没有变得怎样，大话不妨多说些。

但等到你已不须我碰触，只要一阵微风过处，就足以使你死去活来之时，你就知道这‘九宫邪穴’的滋味了。”

尉迟旭恨不得咬下这个仇敌几块肉来，但他目下不但失去战斗力，甚至连早点死也办不到，如何还能反击敌人？

他咬牙切齿地瞪着这个年轻英俊，但又带着几分诡邪之气的仇敌，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后悔自己太过怕死，所以自己多受痛苦。

两人都不开口，寂然互视。

过了一阵，尉迟旭才叹口气，道：“我空自活了几十岁，却不料也看走眼啦！”

秦三错嘲声道：“哪儿看走眼了？”

尉迟旭道：“一对你看走眼了，我以为你与我差不多，都是坏蛋，谁知你其实比我邪恶百倍还不止。”

秦三错道：“那也没有这么严重，但想想看，一座金山；都是纯金的，多么诱人？为了要得到这一座金山，你叫我杀死我全家人都行。”

尉迟旭道：“假如刚才的局面，咱们掉换了位置，我虽然很想得到这座金山，可是我自知无法救你一命，定必坦白相告……”

他喘一口气，面上已现出痛苦之色，可是他仍然提高声音，再说下去，道：“但你连这一点仅有的人性，也没有，你竟能毫不考虑地向我下手，以酷刑迫我，说出金山所在，嘿！”

嘿！你说得不错，为了这座金山，你真可亲手杀死父母兄弟，但我却万万办不到，我甚至不能欺骗一个垂死之人。”

秦三错也恼火了，怒声道：“你都快死了，再受点痛苦，有什么打紧？”尉迟旭这时更为吃力地，忍受着某种可怕的痛苦，大声道：“你错了，当一个人快死之时，不论他是多么卑贱微小，也须给予尊敬，即使对深仇大恨之人亦应如此。”

秦三错哂笑一声，以冷酷神情，注视着这个犹在挣扎的敌人。

突然问他似乎听到一点声响，当下心头一震，迅即转身扑出窗外。

目光到处，四下静阅如常，既不见有人影，亦不曾发现可疑之处。

他狐疑不定的站在院中，忖道：“如果我没有听错，的确是一阵衣袂带风之声的话，则这个人，定然是林秋波了。”

一想起这位南海门的高手，他不禁又是一震，想道：“哎呀！那尉迟旭拼命的高声数落我的残酷邪恶；敢情是说给她听的。”

这时，他恨不得马上把尉迟旭碎尸万段，因为他们的对话，若是已被林秋波听去了，那就变成永远不能改的事实。俗语说的“话出如风”，正是说明每句话一旦发出，入人之耳，就无法收回了。

虽然秦三错并非没有机会改变林秋波的想法，但即使他办得到，也不知须得费上多少气力，何况未必真能成功？

要知秦三错本是机诈百出之人，才智比之尉迟旭，可说是只高不低。

然而刚才由于他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两件事上，这两件事，一是设计使尉迟旭解开穴道禁制。二是设计迫他说出“金山”地点。

在另一方面，尉迟旭却心心念念，集中在如何对付秦三错这上面。因此他竟早一步推想到林秋波在外面窥听的可能。

秦三错不但发现自己可能棋差一着，以致永远丧失了追求林秋波的机会，同时更发觉自己真元大受耗损，功力远逊从前，如要恢复原状，当真须得下三五年苦功不可。

房中传出尉迟旭呻吟悲号之声，秦三错听了，心中的愤恨，才略略消解。

这时林秋波在一条僻静的巷民娇躯靠在墙上，面上露出乏力的失望的表情，沉重地喘息。

她刚刚施展了绝世轻功，在眨眼间，飞掠过了许多座屋顶，落在这条僻静的巷中。

她的喘息，并非用力过度，亦非疲乏，而是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抑郁，使她大口大口的喘气。

尉迟旭对秦三错的证论指责，她不但完全听见，最要命的是她觉得尉迟旭的指责，句句不假。

她虽然与秦三错没有过什么亲热行为，也没有作过任何明誓，但她却骗不了自己，她的确对这个英俊青年人，曾经有过爱意。

这已经足够了，在她来说，这刻伤心悲痛的程度，实不下平常人的“失恋”。

多少年来，她心如止水的行走江湖，或是修习上乘武功，本以为她永远不会付出及接受男女间的感情。谁知她意想不到的付出了感情，也意想不到的受到沉重的挫折打击。

她一方面觉得悲痛悒郁，一方面又无限自怜。因此，这位当代高手，也像柔弱的女孩子一般，柔肠欲断，芳心将碎，感到不胜负荷。

巷口一道人影，无声无息的掠过。

林秋波虽然知道有人走过，但她已无心理会。

接着那道人影回转来，停步在巷口，与她相距，只有六七尺远。

林秋波终是受过严格训练之人，在这等情况之下，不但能发现此人回转来看她，并且从他悄无声息的动作中，晓得此人绝不平常。

她一眼望去，但见这人是英挺俊逸的青年，芳心登时一震，以为是秦三错居然追上来了。

紧接着她就发现了自己虚惊了一下，此人虽然外表上有点与秦三错相似，但事实上完全不同。

他们不同之处很多；最重要的是这个青年没有秦三错那股邪气，身上是文士装束风度甚佳）这个书生乍看很高雅斯文，使人想到“手无缚鸡之力”的形容词。

事实上他身体相当壮健，目光湛明，神光莹然。同时，由于他行动无声，可见得是修习过上乘武功之人。

那书生向她举手作揖，态度甚是斯文大方，也很亲切，道：“姑娘怎么啦？好像有点不妥，是不是玉体欠安？”

林秋波道：“谢谢你，我没事。”

那书生道：“你真的没事么？”

林秋波道：“你不是普通的读书人，难道我还瞒得过你双眼么？”

那书生微笑一笑，笑容表露出坦白的意味，道：“是的，你可瞒不了我。”

林秋波道：“那么我请求你一件事。”

书生马上摇头道：“不行，你不必说了。”

林秋波大为讶异，问道：“你知道我想说的话么？”

书生道：“当然知道。”

他笑一笑，十分潇洒雅逸，神韵动人。

只听他接着又道：“你一定是想叫我走开，让你清静一下，对不对？”

林秋波本诸良心，可不能不承认，便点了点头。

书生道：“你心中一定有事，使你十分烦恼。所以你觉得须要清静，其实大大不然。”

林秋波道：“恕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假如清静一下，很快就没事了。”

那书生又露出潇洒脱俗的笑容，道：“我也请你恕我不同意你的意见。”

林秋波可就不服气了，道：“我又不是第一次碰上烦恼，但与你却是第一次见面，你如何晓得我不得在清静下，获得平复？”

书生道：“虽然你向来可以用‘清静’之法，平复你的心情，可是这也正因为你第一次遇见我，是以不曾试过别的更有效的方法。”

他侃侃道来，根据情理，一点也没有“强辩”的味道。

林秋波这时，已被他的超俗风度，便给的口才，和过人的思想所吸引，但觉与他说话，绝对不是浪费时间，甚至是一种享受。

她第一次嫣然微笑，向他点点头，鼓励他说下去。

书生又道：“当你心情不佳之时，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能够向人倾诉。这个被倾诉的对象，自是你的知心好友才行，除此之外，才轮到‘清静’这个方法。”

林秋波道：“我现下没有知心好友，你说我要不要清静呢？”

书生道：“话虽如此，但我自问我的眼力和才情，都可以使你引为一见如故的知己，因此，如果让我与你谈谈，效力定然胜过‘清静’之法。”

他说得如此自信，而且在文雅中，偶尔会流露出迫人的英气，使林秋波为之暗暗倾折，但觉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发现男人之中，有这等人品的。

她道：“好吧，你高姓大名？”

书生道：“区区杨楠，乃是杭州人氏。”

林秋波自己报了姓名，便问道：“你打算怎样为我导解心中的筋抑呢？”

杨楠道：“说良心话，我并不是已经准备了很多手段和才情，但如果你给我机会，我却深信可以做到。”

他停一下，以亲切的态度和口气，又道：“你到寒寓小坐一会，好不好？”

林秋波居然同意了，两人一起走去。

不一会，他们已走到一问屋子。杨楠带她到书房落坐，下人送上香茗之后，便都退下，书房之中，只剩下他们两人。

杨楠首先介绍自己的大概情况，道：“我与舍妹，才到此地不久，赁居此处，倒也幽静舒服，舍妹名叫慧珠，一会就命她前来谒见。”

林秋波道：“杨兄言重了，以我想来，令妹定是秀外慧中的女才子无疑。”

杨楠道：“舍妹读过一点书，自小也练过一点武艺，所以她平时自负得很。不过如果见得林姑娘这等人才，她一定十分倾慕爱敬的。”

林秋波抿嘴一笑，道：“你太恭维我了，倒像是晓得我的底细一般……”

杨楠道：“这样说来，林姑娘定是大有来历的人了？”

林秋波道：“你认为是不是呢？”

杨楠道：“有没有来历，还属次要，重要的是你本身，不但外表秀丽，而且具有淡雅隽逸的风度，以及过人的才慧见识，这就足够我们倾慕的了。”

他略一停顿，又问道：“林姑娘何事心中郁郁不乐？难道说世上居然有人肯使你烦恼么？”

林秋波道：“是的，这个人姓秦，与你年纪差不多。”

杨楠眉头一皱，道：“真是倒霉得很，怎的又碰上他了？你说的可是秦三错？”

林秋波讶然点头，道：“你认识他？”

杨楠道：“怎么不认识？我还替他办过事，受了不少恶气……”

这个书生杨楠，乃是徐少龙冒充。他当时见林秋波芳心欲碎，突然灵机一动，现身过去，故意脚下无声，让她察觉自己有点不平常，然后以言语勾引。

果然一上来，就将她钓回家中。

当然他并非想吃她豆腐，亦没有其他坏心眼，而是利用这个机会，直接与总督黄翰怡方面，搭上关系。

这样，他根本不必多费时间，就可以达成五旗。帮付托的任务。而且利用与林秋波这种可以公开的关系，得以推行一些计划。

比方说，他可以向帮主报告一些关于“屠龙计划”的假情报，做成连锁性的圈套，设法迫出五旗帮最秘密的“贩卖部”的组织。

目前，他必须利用林秋波不知真相之时，制造一些证人，例如余麽麽一定在暗中偷窥窃听，所以暂时不向林秋波泄露身份，让她演出逼真，余麽麽自然会将一切详情，报告上去。

像徐少龙这等一身扮演“双重间谍”的角色，实在万分困难，稍一不慎，不但前功尽弃，甚至会惹上杀身之祸。

以他现下的地位和形势，假如林秋波在不经意中，发现他是五旗帮的密探，则她可能不声不响的，找到机会，便施以暗算。

像林秋波这等高手，若是施展暗杀手段，徐少龙武功再高，也难活命。

另一方面，如果五旗帮查出秘密，则无疑的会发动全力，不择手段的谋杀他。

以五旗帮人才之众，势力之大，若是突然下手，则徐少龙当然凶多吉少。

因此，徐少龙每一步都须得小心谨慎，以防泄秘送命。死在五旗帮之人手中，也还罢了，如果是死在林秋波等人手底，那才真冤枉呢！

他当下将结识秦三错的经过，源源本本说出，连“左雾仙”之事，亦毫无保留。

最后他道：“我真被这些神秘之事，弄得糊涂，当然开始小心起来，不久就发现有公人跟踪我。我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于是趁一场骚乱中，悄悄溜掉。”

他说的骚乱，就是在绸缎庄中，那个姓王的大汉，与另一个年轻小伙子的冲突之事。姓王的大汉，是那四艘神秘巨船之人，这一点，他也告诉林秋波了。

现在林秋波已将秦三错给她的打击，看得平淡些。

因为徐少龙的故事，使她忙于分析思考之故。她的思考，包括推测徐少龙真正来历在内。

徐少龙巧妙地接下去，探问她与秦三错之事，不须多少句话，已弄清楚她的伤心，乃是为了秦三错天性邪恶之故。

现在他们好像谈得很投机，几乎达到无话不谈的地步，这时，连晓君也出现了，以徐少龙妹子身份，参与这一幕含有无穷机巧计谋的戏剧。

连晓君出现时，林秋波就以惊异的目光，向她打量。

以玉罗刹连晓君的冷艳风姿，固然足以使人注目，可是林秋波对她特别注意，倒不是为了她的美貌，而是发现她不是寻常的弱质女流。

相反的，她瞧出玉罗刹连晓君，实是身怀绝技的美女。

徐少龙给她的印象，亦正是如此。因此，这对兄妹，身世来历值得注意查考一下。如若没有问题，则是大堪结交为朋友的人物。

“连晓君初时听得余麽麽报告，得知徐少龙与一个美貌少妇，在书房谈笑甚欢，登时酸气冲天，妒嫉万分，觅机现身，加入他们的聚会中。

现在面对面，她可就觉得这个女子，与一般美女大不相同。

敢情林秋波不论是容貌、谈吐、举止等各方面，都自然流露出一种雅淡高洁的气韵，教人怎样也不能往庸俗的男女之情上面想去。

她仿佛是空谷中的幽兰，清香十里，使人意会得到她的存在，也得知她的出尘绝谷之美、但却无法攀摘，亦难兴褻玩之心。

玉罗刹本来自视甚高，不但不把天下男子放在眼中，各式各样的美女，亦不屑与之为伍。

只这位花样年华的美人，令她此生头一次生出渴想亲近攀交之感。

林秋波也觉得这个冷艳的女孩子，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使她愿意接近，她依稀从这个少女身上，看到自己昔年的影子。

两女的话匣打开了，竟然无所不谈，从人生哲理，谈到诗书翰墨，双方都的确谈得很投缘。

徐少龙乐得清闲，一味含笑在旁边聆听。

他以男人的眼光，暗中品证这两个美女，对于林秋波，正是空谷幽兰的感觉。而对于玉罗刹连晓君，则觉得好像是一朵百合花，纯情而美丽。至于她的冷艳和严酷的手段，都不是她的本来面目，那只是她为了生存而训练出来的武器而已。

她们的对话，不知如何，又回到抽象的思想。

连晓君道：“林姐姐，你正是小妹最羡慕的人了。”

林秋波微讶道：“为什么？我有什么地方，值得你羡慕呢？”

连晓君道：“你虔信佛教，对于人生，无所追求。同时，你也没有任何牵累，不像一些人出家修道，须得尝受极大痛苦，才得以撇下一切尘缘牵累。”

林秋波微微一笑，道：“你的想法，当真很有道理，一个人想达到无所追求的境地，实在不易。”

徐少龙插口道：“假如我到了无所追求的时候，我大概会乏味得自杀而死，免得在世上穷挨日子。”

连晓君道：“你别胡乱打岔行不行？姐姐是怀有高洁理想的‘无欲’，你说的只是心灰意冷的‘无聊’，如何可以相提并论？”

林秋波道：“杨妹妹虽然年纪很轻，可是却懂得很多，见解超卓透辟，我也自愧不如。”

徐少龙道：“得啦！你这一称赞她，回头她更狂妄自大，更不将世人放在眼中了。”

连晓君道：“不错，我到现在为止，仍然认为所有的男人，都是那么庸俗，不值得一顾？”

徐少龙温和地笑着道：“好，好，等到你出嫁那天，我给你的礼物是一个大嘴巴，除非你现在赶快认错。”

连晓君也笑道：“哼！我才不在乎呢，难道我不能学姐姐这样，潜心向道，以天地为归宿么？”

林秋波道：“这倒是勉强不得的，不论是男人或是女人，如果在理智思考下出家学道，后果将与一时感情冲动而出家一般的糟糕。”

连晓君道：“你说的虽是不错，可是要我嫁给庸庸碌碌的俗人，我宁可丫角终老。”

徐少龙道：“你老是说世人庸俗，只不知怎样才算不俗？你可有一个标准没有？”

连晓君道：“那倒没有，但粗略的说，凡是一件事，大多数的人，都是那样想法和那样地做法，这事定必要落俗无疑了。”

徐少龙道：“林姑娘认为她说得可对？”

林秋波道：“她没有说错。”

徐少龙道：“那么天下间人人都吃饭，则饱饭也是俗子，对不对？

如果想不俗，岂不是首先得饿死？”

林秋波道：“杨兄举的这个例子，的确有点不妥当。”

徐少龙道：“没有不妥，因为我刚想了一下，果然觉得天天吃饭，人人吃饭，实在是一件俗不可耐之事。不过，如若不吃，却又必定饿得喊救命，如何风雅得起来？所以这真是一件矛盾之事。”

连晓君笑道：“世上又不是没有辟谷高人，你役有这个能耐的话，只好做做俗人。”

林秋波道：“刚才我说杨兄举例不当，并不是指吃饭这件事是否庸俗，而是不赞成杨兄所说‘不吃饭就风雅’这个想法。”

连晓君大感兴趣，道：“这话很有点意思。”

林秋波道：“吃饭这件事，本身并没有雅俗可言，而是在‘如何’去吃上面，有得讲究。例如老粗据案大嚼，只是满足食俗的行为，当然很俗。但如果持螯赏菊，饮酒赋诗，便是风雅之事了。”

连晓君道：“对，就看你如何处理而已。”

林秋波又道：“世上许许多多的事，亦是如此，例如‘治印’与‘绘画’，听起来应该属于雅事，可是落在匠人手中，就俗不可耐了。定须能够表现出独特风格，以及灵心妙手，才有高雅可言。”

徐少龙耸耸肩，道：“你们两个对付我一个，难道还说得赢你们么？”

连晓君道：“林姐姐，这是他转移话题的老手法，你不可中计，还是盯牢刚才的话题为是。”

林秋波恬然笑道：“谢谢你的提醒，好在我对争强斗胜这方面，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我们并不须要迫他认输，你说对不对？”

玉罗刹连晓君但觉她的言行思想，都在表现出冲淡谦退的味道，令人有温煦自在之感，是以对她大为倾慕。

她道：“唉！林姐姐乃是有道的高人，小妹一时忘了，以致冒读，请你原谅。”

林秋波道：“你别这样说，我直到如今，尚在人生的海洋中摸索，如何当得这高人之称……”

她们越谈越融洽，互相感到像这种高尚，深刻和亲切的聚谈，实是难得已极。因此大家的心中，不约而同泛起了不想分离的感觉。

林秋波终是修道之人，自制力强于常人甚多，到了适当的时候，便站起身告辞。

徐少龙和连晓君一齐送出去，到了门外，玉罗刹扯着她的衣袖，道：“林姐姐，欢会苦短，你这一去，不免使小妹空余依依之情……”

徐少龙接着道：“当真是别时容易见时难，李后主这一句，使人回肠荡气不已！”林秋波道：“我们相隔咫尺，近若比邻，随时都可以会晤，贤兄妹别把这等分手，说得那么严重好不好？”

连晓君道：“你说你住在总督府第，这等地方，岂是闲人可以任意出入的。”

林秋波道：“假如你们不嫌俗气，我倒想请两位到那边聚聚。”

徐少龙欢喜地道：“这话可是当真，什么时候？”

林秋波道：“明后天吧，我不便出面邀请你们，将托黄公子黄云文亲来奉邀。”

连晓君呵一声，急急问道：“是总督的公子么？他为人怎样，会不会很骄傲？”

林秋波道：“一点也不骄傲，为人高雅磊落，才气纵横，你们与他结交之后，便知道我的话并无虚伪了。”

他们在大门处谈到这儿，才始揖别。

回到屋里，连晓君揪住徐少龙的手臂，道：“哼！好一个‘别时容易见

时难，啊！说得多么缠绵情深……”

徐少龙道：“别胡闹，她乃是出家修道之人，我难道还会对她起什么邪念不成？”

连晓君道：“这可说不定，她虽是修道之人，但终究是个美丽女子，而你却是个男人，这就够了。”

徐少龙道：“我为了入总督府，刺探情报，才极力与她攀谈，你最好记住这一点。”

连晓君嗤之以鼻，道：“算啦！任何人想做不正经之事，总会找个堂皇的大道理，你这个脂粉魔王，在总坛里搅得一塌糊涂。哼！这一本风流烂账，都在我肚子里，你以为我不知道么？”

徐少龙心头一震，忖道：“只不知她已晓得多少？”表面上却淡淡道：“古人说，欲加以罪，何患无词，我再分辩将属徒然。”

连晓君忽然变得十分温柔，道：“好啦！我们不提这个，反正我又没有资格管你。”

徐少龙心中有数，晓得她这样说法，不啻是表示她非常希望有资格管他。

这种资格，当然需得有感情与名份。因此，她等如表示希望嫁给他。

徐少龙心中一阵痛苦，同时也感到对她十分歉疚，因为他自知身负重大任务，所以目前还不能作任何许诺。

似觉得很对不起她，亦很可怜她。

他伸手揽着她的香肩，道：“我现在只希望早点达成任务，然后与你回到总坛大寨，过一段逍遥轻松的日子，你说好不好？”

连晓君温驯地道：“当然好啦！”

他们的谈话，到此便转到工作方面，两人仔细商量过，对于入得总督府之后的进行方式，都得到充分的了解，这才归寝。

翌日，他们在等候林秋波的邀请。徐少龙很想看看那位文名甚盛的黄公子，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玉罗刹连晓君，更加想瞧瞧黄公子的人品。

可是他们白白等了一天，不见林秋波或黄公子的踪影。

到了次日，徐少龙与连晓君，在书房中谈起林秋波之约时，便有人来报说，有两人登门造访，其中之一，便是前天来过的林秋波。

徐少龙问明另一个年轻的读书人，当下向连晓君说道：“妹子，哪一位想必就是当今直隶总督的公子黄云文了。”

玉罗刹连晓君道：“我要不要回避呢？”

徐少龙笑道：“回避？你难道害怕见他？”

连晓君美眸一瞪，道：“我怕他了？”

徐少龙道：“如若不怕，咱们一道出去迎接。”

玉罗刹连晓君道：“去就去，我只是不想人家笑话罢了。”

徐少龙道：“你错了，如果来人不是林秋波与黄公子，你自然应该守礼，暂时回避。但这两人不同凡俗，所以你需要亲迎，方是高明。”

玉罗刹连晓君点了点头，跟他走出书房。

走出院子，连晓君道：“你最近忽然变得很懂礼节，学问也忽然大见高明，各家诗词，以及引据典故，都能脱口而出，可不觉有点稀奇么？”

徐少龙暗暗一震，想道：“她这话分明在提醒我，表示她已轧出一点苗头了，以此女的才慧，我们再相处下去，不久就得被她完全看破他头也不回，

道：“一个人扮什么像什么才行，我既是读书文人，岂能不懂哼卿几句。”

他们说着话时，已走近大厅，当下都不再说，一同走入厅内。

但见一男一女，同立厅中，徐连两人的目光，都同时集中在那个书生的身上。

这个书生身量高颀挺拔，秀朗的眉民和挺直的鼻子，使他看起来既文雅而高贵。

徐少龙一眼望去，凭他过人的观测之术，已瞧出这个青年书生，必定聪明机警，反应灵敏。

此外，他同时也具有一副仁慈的心肠。相信除了天性纯良外，还大大得益于他家世和学识。

这个书生的目光，曾经使玉罗刹连晓君迷惑了一下。

因为她是第一次与这等高贵出身的青年打交道，当她发现对方，竟没有丝毫的纨绔气习之时，不由得大为惊讶。

“其次，由于他高雅的风度，动人的仪表，使她逃不过异性相悦的定律，对他生出一种秘密的好感来。

在这个气质高雅的青年身边，林秋波显然更具有成熟的迷人风韵。

徐少龙自然注意到这一点，忖道：“这等情形真是奇妙得很，每个人都可以用别人来衬托，以表现出他自己的特性。

在林秋波和那个贵为总督公子的黄云文的眼中，杨家这对兄妹，的确超凡拔俗，难得遇到的了。

黄云文对徐少龙的英姿大为倾倒之外，对连晓君，这个玉立亭亭的少女，却不由得记起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形容杨玉环的名句。

也许是因为是姓杨之故，是以他心中掠过了：“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等绝句。

这一次的见面，双方都那么深切衷诚地互相倾慕，是以气氛特别融洽，很快就到书房，分别落坐。

玉罗刹连晓君指挥下人，送上香茗和果点，她显得十分诚恳，而又有条不紊，使黄云文忽然感到，她必定是个长于治家的贤内助。

林秋波道：“杨妹妹，你瞧，我可没骗你，黄公子亲自来拜访你们……”

“连晓君道：“我知道姐姐决不会骗我的。”

徐少龙道：“小可久仰黄公子的文采令名，今日得以晤面，幸何如之。”

黄云文忙道：“杨兄好说了，在下一直不知道这儿住着如此高雅的芳邻，以致迟迟未曾奉访，实在十分失礼和惭愧。”

林秋波淡淡一笑，道：“你们似乎太客气了。”

黄云文的目光，迫视着连晓君，洒落地道：“不是太客气，而是第一回见面，来点开场白而已，相信下一回，大家都不会说这些客套话了。”

玉罗刹连晓君本是天不怕地不怕之人，但眼下这个男子的目光，却使她禁不住要稍稍避开。

她温柔地道：“黄公子说得是。”

徐少龙虽是胸襟坦荡，气量宽宏之人，但这时也不禁心中像是被刺了一下，觉得有点别扭。

他觉得这是因为玉罗刹连晓君，所表现异常温柔的态度而致。

只因连晓君，向来对任何男子，都冷冰冰的，从不稍假辞色。

独独今日对这贵介公子，表现得如此驯良温柔，可就使这为“密友”的徐少龙，觉得不大对劲了。

当然在理论上，她是为了“任务”，必须施展全身解数，以求与这位公子接近。

但感情之为物，十分微妙。徐少龙明知此理，依然禁不住暗暗呷醋。

他们交谈了一阵，天南地北，甚是投机。

在这段过程中，黄公子时时有些话题，是专与连晓君说的。

而在这个时候，林秋波亦不使徐少龙闲着，由于她已与他相识得多，所以谈起来话题不少。

这样，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两个部份。一边是黄云文与连晓君，絮絮交谈。

另一边则是林秋波与徐少龙，谈得很起劲。

他们这一对不知如何，谈到奕围棋方面。

徐少龙一听之下，就晓得林秋波乃是此道中的高手，不由得技痒起来，兴致勃勃地要求对奕一局。

林秋波对他含蓄的挑战，欣然接受。

于是就在书房另一角，摆下棋枰。

两人初度交锋，未知对方真正实力，是以无从让子，只好按照规矩，猜子分先。

他们这一边开始下子对垒，另一边玉罗刹连晓君与黄云文，则移到书桌旁边。

原来他们的话题，落在诗词文章上，这时单凭言语，便嫌不够，必须借重笔墨来帮助交谈。

谈诗论词，固是雅事，但在某种情况之下，亦如比武或对奕，其中含有争强斗胜的意思。

玉罗刹连晓君闻道黄云文才情绝俗，学富五车，乃是当今有名才子。

因此，她自然而然地想考他一下，瞧瞧他到底胸中藏有多少书卷。

她是以请教的方式，考究这个书生。起初双方才谈论了一些诗家源流派别，连晓君心知道这等题目，考他不倒，是以改变重心，向更专门的部份下手。

她道：“李义山的‘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两句，时境如画，只不知这蓝田日暖玉生烟之句，如何写得出来的？莫非蓝田之玉，在日光之下，果然会生出轻烟么？”

黄云文情知她在考他，当下微微一笑，道：“据我所知，李义山的这一句，并非没有出处。比他较早的诗人司空图曾经说：‘载叔伦谓诗家之景，宛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者也’。李义山的蓝田句，便是从这时话中脱化出来的。”

连晓君又问道：“记得以前偶然读过一首咏花诗，诗体甚奇，每句字数不同。除了这首之外，好像还有两首，俱是一人所作，我已记不得了，只知道第一句是一个字……”

黄云文随口道：“杨姑娘说的，恐怕是张兰史作的一字至七字诗，他曾作了同体三首，分咏花、竹、草、写得很好。”

连晓君道：“此人胸有诗博得很，居然难他不倒，照理他答到此处，应该就可以了。但现在为了要难倒他，只好再迫他一迫，虽是迹近耍赖，也是

没有法子之事。”

她盈盈含笑，道：“我想读这三首一字至七字诗，有烦公子录下见示。”

黄云文点点头道：“让在下试试看……”

他提笔濡墨，展开素笺，略一沉吟，便开始写录。

但见他运笔如飞，片刻写就。

连晓君拿过来看时，但见他的字体，甚是端秀而劲道，就像他人品一样挺拔。

笺上第一首咏花，写的是：花、花。深浅，芬葩。凝如雪，错为霞，莺和蝶到，苑占营遮。已迷金谷路，频驻玉人车，芳草欲陵芳树，东家半落西家。愿得春风相伴去，一攀一折向天涯。

竹、竹。被山，连谷。山东南，殊草木。叶细枝劲，霜停露宿。成林处处云，新笋年年玉，天风乍起争韵，池水相涵更更绿。却寻瘦信小园中，闲对数竿心自足。

第三首咏草诗草、草。折宜，看好。满地生，催人老。金殿玉砌，荒城古道。青青千里遥，怅怅三春早。每逢南北别离，乍逐东西倾倒。一身本是山中人，聊与王孙慰怀抱。

连晓君回环吟诵，再三方休。

她轻轻道：“好个愿得春风相伴去，一攀一折向天涯黄云文道：“是的，这一句余韵无穷，教人为之荡气回肠不已。”

连晓君又道：“咏草诗中的！金殿玉砌，荒城古道’两句，好不苍凉幽远。

黄云文道：“这两句真有点像柳永‘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的韵味，使人不禁泛起岁月不居，倏忽已老的悲思。”

连晓君道：“是啊！我满胸都充满着这种说不出的惆怅。”

他们的目光忽然碰在一处，互相注视凝望，好像各自探索对方心中的秘密。但又生似已建立起一种无言的了解，在目光相接之中，互相抚慰着。

过了数分钟，双方的目光分开，彼此虽然没有说话。

黄云文心中涌起一阵狂喜，暗暗的对自己叫道：“天啊！我终于找到了一位情意高雅，能够心灵交融的红粉知己了。这真是旷世的奇遇啊！”

连晓君芳心也尽是温馨缠绵的情绪，现在虽是脉脉凝视着那张素笺，其实却从那挺拔道逸的字迹中，看见了他。她记起自己曾经寂寞地渡过似锦年华，每当她看到良辰美景，或是读到一句好诗，便禁不住涌起了此生虚渡的怅思。

每一个轻叹，每一个怅触，每一个感想，从来没有人可以分享，亦无处倾诉，只有默默地埋在心底。

即使是徐少龙的出现，甚至进占了她的芳心之后，她仍然不曾获得这方面的满足。

因此，她与黄云文之间所获得的心灵共鸣，好像另一回事，虽然与男女之情，不无关系，但她却任得自己沉浸在这种喜悦中，丝毫不觉得有“内疚”之意。

黄云文伸手去拿笔，无意中碰到连晓君的手。

这对青年男女，都同时震动一下。

黄云文从这一点，已证实这位美貌才女，对自己大有情意，心中又一阵狂喜。

要知男女之间，如是动了真情，便会产生出奇妙的现象。例如肌肤相触之时，会发生震动等等。

若是一般的少年男女，或许对这等现象，懵然不明其故。

但黄云文向来跌宕风流，对男女之间的事情，甚有经验。

因此之故，他不但晓得自己已生出爱意，同时亦确知对方有同样的情意。

他微微笑道：“在下想邀请贤兄妹往府上一聚，家父母见到贤兄妹这样的人物一定高兴不已。”

言下之意，隐隐有带连晓君让父母过目之意。

连晓君不由得心内一阵喜悦，面带娇羞低语道：“家兄一介布衣，小妹幼失庭训，府上官宦世家，家兄与我实不该冒昧登门。”

黄云文微微笑道：“你千万别这样说，家父母都不是存有这等世俗之见的人，我知道他们一定很高兴能够见到你们。”

他含蓄地又微笑一下，又道：“我有时也邀几位知名的文人雅士，到舍下作文酒之会，但你却是第一位被邀的女性，你可别误会以为我时时这样做。”

连晓君神采焕发，道：“我知道你不是那种花花公子。”

黄云文郑重地道：“那么你愿意来么？”

连晓君低声道：“愿意……”

她接着略略提高声音，道：“只不知家兄怎么说，他有时候很执拗。”

黄云文向那边望了一人眼：“等一会我试试看，以我看来，他仍是不羁之士，相信没有不敢去的地方。”

他们互相注视，默然无语。

徐少龙听不到声息，转目一瞥，但见那对年轻男女，相对无言，似是仅用目光，就可以交谈。他顿时又感到一阵热辣辣的，心中好生不是滋味。

林秋波此时应了一子，柔和宁恬道：

第十九章

“也许你是设下陷阱，也许你是故意用以探测我的反应，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走该走的路。”徐少龙听了，初时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想了一想，才略有所悟。

林秋波也恬然一笑，道：

“你这一子，实在太糟了，我倒要看看你们如何解围自拔？当然，如果你竟能反败为胜，我自是更佩服了。”

徐少龙忖道：

“她这几句话，倒像是暗合我利用连晓君吸引黄云文这一着手法呢！不错，看来这一着太糟糕啦！儿女柔情的事，有时候没有什么道理可言的。”

他的目光，移到对方的脸上，但见她那美丽的修眉玉靥上，有一股使人神爽气清的宁恬味道。徐少龙发觉她与连晓君或任何他接近过的异性，都有着很大的区别。

她的年纪与阅历，已经是成熟的女性，没有少女的娇憨，也没有那种炙人的青春热力。

可是她的风姿和韵味，却像是暑热天气中的清凉散一般，能够解烦忘忧，亦可以付托以腹心。

总而言之，刚刚长成的少年，很少能领略她这种宁静之美。但在饱经忧患，而又心事重重的人，却愿意人生旅途中，有这种伴侣，携手同行。

那边黄云文与连晓君不知谈起什么，一同发出愉悦的笑声。

徐少龙极力使自己注意这个美丽的少妇，轻轻道：

“我没有没下陷阱，但不瞒你说，我的确想探测你的反应。”

林秋波甚感兴趣，问道：“你期望我有什么反应呢？”

徐少龙道：“我也不知道。”

林秋波笑道：“好，就算你不知道吧！但现在你可觉得满意？”

徐少龙道：

“你章法不乱，依据道理行事，未免大沉着一点，过于沉着的人做起事来，便很像冷酷无情了。”

林秋波道：

“你猜想得极好，我本是修道之人，除虔诚之外，对世间之事，只好以无情处之。”

徐少龙凝视着她，林秋波则把目光避开。

他恍然大悟，想到：

“是了，虽然她说的都是真心话，可是她一定不能坚守不渝，所以她将此意告诉了我，希望我帮助她，不要向她采取任何进攻行动。换言之，她自知不一定拒绝得我……”

要知徐少龙年纪虽然不大，但江湖阅历既丰富，同时又修习过观测人心之学，是以对于人类心理，差不多都懂得。

他知道一般年轻的女性，往往从反面表示意见，原本是千肯万肯之事，她口中多半会反对，只要是稍为聪明一点的男人，都瞧得出她的伪装。

但相当理智和成熟的女人，便不会这样做，她若说“不”，那就真的如此，林秋波便是这一类的人。

因此她刚才的话，当然是真心的，只不过在此时此他说来，加上其他的暗示，才使徐少龙发现她并非无隙可乘，相反的，她已经暴露出她的弱点。如果徐少龙向她进攻的话，她一定招架不住。

徐少龙微微一笑，心中浑身好过一点。他在林秋波这边的收获，略略可以抵偿连晓君那边的损失。

他道：

“世上之事，变幻难测，将来会演变到什么样子，谁都不知道，我们走着瞧吧……”

林秋波讶道：“走着瞧？”

徐少龙道：“正是，就像我这一着。”

他拈了一子，放在枰上。

这一天的会晤，最开心的还是黄云文，其他的三人，都各自有难言的惶惑隐埋在心中。

一连两天，徐少龙都很忙碌，因为他已开始与黄云文交往，参加南京文人雅士的集会。

此外，他还得抽空办其他事，最重要的是他与黑蝎阎炎有过两次接触。阎炎是主持江南一带的贩卖行动的主脑，为人精悍狡猾多疑，与他打交道，甚是不易。

第三天，徐少龙和林晓君应邀到总督府邪。

此时，他的身世，已由杭州方面证实，是以林秋波甚是放心，认为懂得武功，只是巧合而已。

风尘中尽多异人，想是在某一机会之下，传授武功与他兄妹。（她也看出连晓君练过武功）。

黄翰怡夫妇见了他们，显然对这一双兄妹的才貌人品，都十分满意，所以态度和蔼亲切。这一次到总督府拜访之行，徐少龙倒没有受到什么刺激，因为黄云文与连晓君，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

翌日徐少龙正要外出，忽见玉罗刹连晓君，袅娜地走入书房来。

她阻挡着他的去路，道：“等一等，我定要与你说几句话。”

徐少龙道：“我有重要的事要办。”

连晓君道：“什么事那么重要？”

徐少龙道：“帮主有密令传到，我得赶快取回来，瞧瞧是什么命令？”

连晓君道：“密令不会跑掉，也不会被人偷去，你别急，我有话跟你说。”

徐少龙道：“好，请说吧！”

玉罗刹沉吟一下，才低声道：

“我真不知从何说起的好，我只觉得这几天你的态度，变了很多。”

徐少龙心想：“原来你知道了，我还以为你感觉不出来呢！”

他反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玉罗刹咬咬嘴唇，下了决心，道：“你对我很冷淡

徐少龙淡淡一笑，道：“你也不是不知，我现在太忙啦！”

他望着这个美丽的女孩子，心中不由得泛起了一阵感慨。

玉罗刹道：“不，没有时间是一回事，冷淡是一回事，你分明想与我疏远。”

徐少龙道：“别胡说，这件事等我回来再谈，好不好？”

玉罗刹道：“不，你不必回避这件事，我意思是你已不爱我了。”

徐少龙苦笑了一下，暗自忖道：

“这真是天晓得的事情，你自己明明与黄云文情投意合，却偏说我不爱你了，唉。……”

玉罗刹又道：“我说得对不对？”

徐少龙道：“你是来跟我讨论呢？抑是打算迫我承认有这种情形？”

玉罗刹道：“我感觉到这样，难道不是么？”

徐少龙道：“我告诉你，最近这段时间之内，我恐怕没有时间想到自己的事。”

玉罗刹踏前一步，身子已碰到他了。她道：

“你是不是为了黄云文，请告诉我。”

她到底是有决断有魄力的武林高手，是以使得出这等单刀直入的明快手法。

徐少龙道：“他么？”

玉罗刹道：

“第一次我们与他会面时，我的确跟他很好，谈得十分投合，所以你暗

暗不满，说不定因此决定不要我了。”

徐少龙反而不好意思承认，同时又顾虑到一旦摊牌出来，发生激烈的后果时，他的工作无法继续下去。

他敷衍地道：“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等一会再谈吧！”

王罗刹摇头道：“不，现在就要解决，你告诉我，是不是为了他？”

徐少龙无可奈何，只好道：“有些话一旦说了出来，就失去价值，你最好别迫我。”

连晓君道：“我一定要知道你的答案。”

徐少龙道：“好吧！我老实告诉你，我起初相当嫉妒，自然也恨你。”

连晓君忙道：“现在呢？”

徐少龙道：“现在又不同了，因为我经过理智的考虑之后，对黄云文既不妒恨，对你也不存偏见。”

连晓君道：“你竟是作完全放弃的打算？”

徐少龙道：

“恰恰相反，我只是认为妒恨不满等情绪，于事实无补，应当改变想法和做法，而我的决定是照常进行咱们的计划：但在个人的感情上，我将与黄云文比划一下，瞧瞧谁能真正占有你的芳心？”

连晓君道：“这样很好呀！你为何不肯告诉我？”

徐少龙道：

“我不该事先告诉你，以免影响了你的判断和决定。最好是等到事情水落石出之后，才说出来。”

连晓君含情脉脉地盯住他，道：“你一定会赢的。，，

徐少龙道：

“但愿如此，可是我不妨先警告你一声，我是个事业心极重的人，对于家室之乐，不甚重视。黄云文与我恰恰相反。”

连晓君谨慎地问道：“你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徐少龙道：

“我的意思说，一个女孩子嫁给我这种人，比较不易获得家庭的快乐。而黄云文却可以给你幸福和满足。”

他笑一下，又解释道：

“因为我与你建立感情在先，已获得很大的优势。如果我的胜利，是占便宜而得到的那就没有什么稀罕了。对不对？”

连晓君耸耸肩，道：“这正是你的为人，既公平却十分自傲，这样说不定会吃大亏。”

徐少龙道：

“有一件事你不可不知，那就是天下间大多数的男人，纵然失去了爱情，也能如常地过日，绝不似女子那么悲惨。你可知道为什么？这是由于男人天生事业心重，男女之爱，家室之乐，只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部份。可是在女子而言，男女之爱和家庭之乐，就是她整个生命之寄托了……”

连晓君插口道：“但你可曾想到，我并不是沓通女人呢！”

徐少龙笑一笑，道：

“你虽然不是凡俗女子，可是当你婚后，你想想看，还能够出来行走江湖么？还能够奔走做事么？你或许想做点事，但哪一个做丈夫的允许呢？所以你虽是与一般的女子不同，但在婚后，你在爱情家庭这方面就与所有的女

孩子，没有什么分别了。”

玉罗刹连晓君有点目瞪口呆地望着他，过了一阵，才道：

“你侃侃道来，好像已经活了几百岁似的。”

徐少龙傲然道：“我胸中所藏所知，岂只是这一点小道理而已。”

连晓君回身走去，一面纵声而笑，道：

“你最好还是不要太过自负，提防因骄致败。”

她袅娜地离开了书房，徐少龙面色慢慢变得黯淡沉重，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忖道：

“假如黄云文将她夺去，我不痛苦才怪呢！”

现在他已尝到了做“双重间谍”的痛苦，在目下的情势中，为了达成任务，他根本不可以与黄云文争夺连晓君，甚至应该设法使黄云文对连晓君发生兴趣，而他又须得从旁协助，巧妙地将连晓君送入他的怀抱。

这等情势，既糟糕又痛苦。过了两天，他以密码，写了一份报告，十万火急地送到五旗帮帮主手中。

密报的内容分为三项，第一是黄云文已可能在短期间内，提出求婚，特地请示如何处理？若是必须答允，便须将由帮主下达命令，要连晓君答应。

第二件是这几天与总督府建立了关系之后，发现他们似是在澈查内好，根据种种迹象和行动，显然是接到密报，得悉有人混入督府。徐少龙的意见是帮中须得加以查究，看看是不是有人泄密。

第三件是关于黄翰怡府中的高手，当日在帮中的秘密会议，只知道三人的姓名，但却又探悉有五名高手，拱卫黄翰怡。

徐少龙把第四个高手，便是峨嵋派中的千层剑影上官云报回去。至于第五个，他说尚未查悉。

现在五旗帮所知的，一共是少林假罗汉段玉峰，武当冰翁江苍松，南海林秋波，以及千层剑影上官云。

还有一个高手，徐少龙自是晓得，但暂时不报告上去。

关于这个秘密报告的第一项，徐少龙并没有胡说，的确确实是黄云文有意思想娶连晓君为妻。

徐少龙看出苗头，也只是昨天的事。

原来昨天黄云文亲自来接他们这对假兄妹，到督府中，与林秋波见面。

这自然是个借口而已，林秋波是何许人，那须别人去见她。

徐连二人已经是第三次到总督府去，上一回已见过黄云文的母亲，昨天黄翰怡也借个理由，与他们见面。

黄翰怡虽然是朝廷重臣，目下又是方面之寄，势大权重。但他为人谈吐，正与他的外表相同，非常文雅谦和，又很洞达人情。

他与徐少龙谈了一阵，几乎是在各种角度考究过他。对于这个年轻人的渊博，以及不亢不卑的态度，他表示异常激赏。

至于他对玉罗刹连晓君的印象，虽然没有说出来，可是同是男人的徐少龙，可以看出这位直隶总督，对连晓君的外貌，没有丝毫疵议。

连晓君的外貌诚然美丽，但在这等场合中，最易讨好的是她有一种冰清玉洁的气质，这种气质，最合黄翰怡的这种富贵世家的口味。

其次，黄翰怡在言谈中，隐隐已透露出“其兄如此，其妹可知”的意思。

换言之，黄翰怡从徐少龙的风度与学识，推想到他的妹子一走也俗不

了。

这一次会面，晓得黄家求亲之举，只是迟早问题而已，因此他第二天就报告上去。。这天晚上，他换上夜行衣，将各种配备带齐，便跃上屋顶，施展夜行之术，从连绵不断的瓦面迅快窜越。

不久，来到一处人家，整座屋宇都黑暗无光，而且有些瓦面已经残破，未加修葺，似是一间久无人居的残屋。

他来到后园，这儿因有星月光辉，而且地势较为开旷，是以反而显得比屋宇光亮得多。

不过这座园子也真够瞧的了，原先种植树木和花草，已经荒芜不堪，野草藤蔓，处处杂生。

这样的一座园亭宅第，在昔年初建之际，主人必是显赫富贵之家，可以想像得到在当年，应是何等热闹繁华，很可能是日日宾客盈门，空歌不绝。

但如今已繁华事散，只剩下残屋荒园，既凄凉又阴森可怕。

徐少龙行人园中，四顾一眼，随即缓慢行去，撮唇发出鸟鸣之声。

他心中可没有感慨，只戒备谨慎地走去。

这时他已将黑布头罩戴上，只露出一对眼睛，加上他一身黑色的衣服，以及迅快而没有声音的行动，若是被常人看见，准会误以为是鬼魅而吓得半死。

在长满野草的小径的另一端，也传来鸟鸣之声，一长一短，节奏与他发出连续长鸣不同。

徐少龙并不马上过去，却耸身跃起，宛如大鸟横空，向一侧飞去，接着施展极快身法，在附近数十丈方圆之内，查看一遍。

他看过四下并无异状，这才回到那条小径，沿路行去。

转过假山和一片树木，但见一座小亭，建在一个水池旁边。

亭上有一个灰衣人，负手而立。

徐少龙走入亭中，但见这个灰衣人头上光秃秃的，两道霜白的眉毛下面，长着一只特别大的鼻子。

这个大和尚年纪虽老，可是两眼开阖之际，精芒闪动，一望而知他不但筋骨未衰，而且内功精纯深厚。

徐少龙哑声道：“老君赐福。”

老和尚应道：“佛祖慈悲。”

徐少龙道：“上人可知道在下是谁？”

老和尚道：“阁下是大尊者。”

徐少龙道：“大和尚何以得知？”

老和尚道：“鸟鸣通款曲。”

徐少龙道：“故人喜相见。”

老和尚微微一笑，道：“大尊者有何吩咐？”

徐少龙道：“不敢当得清凉上人这话，今夜约晤有事奉商。”

清凉上人道：“只不知是什么事情？”

徐少龙道：

“本来咱们的通讯，原则上皆由总联络无欲禅师从中传递，但由于前些日子发生之事，所以在下不得不动用紧急通讯办法。”

清凉上人眼中露出忧色，道：

“上次有人跟踪老袖，而同时大尊者也一现即隐，似是有所警觉。此事

老衲一直耿耿于怀，但在未接到大尊者指示之前，亦不敢轻举妄动，甚至不敢调查，以免打草惊蛇。”

徐少龙道：

“上人向来智虑周详，是以在下甚感放心，不虞其他。关于上一回与上人约晤之事，只不知有多少人能够得悉？”

清凉上人断然道：“只有无欲师兄一人得知。”

徐少龙沉吟一下，才道：“这样说来，关键一定是在他身上了。”

清凉上人道：

“上次约晤之举，曾经泄露了消息，已是千真万确的事，老袖建议大尊者马上革除总联络的联务，呈送五老会议审议。”

徐少龙道：“上人的意见，在下自应遵众……”

“他沉吟一下，才道：

“上人必定是别无可疑的人物，才会主张拿下无欲禅师，追究泄秘之事。”

清凉上人道：

“是的，虽然无欲师兄，十余年前曾到过敝寺听经，与老袖颇为相得，但今日咱们所作所为，关系重大，决计不能以私人感情，影响大局。”

徐少龙没有作声，仰首寻思。

他的面庞被黑布所掩，是以表情如何，不得而知。可是他的动作，却说明了他正在考虑一些重大的问题、

清凉上人讶然望着这个神秘的人物，心想：

“难道如此明显不过之事，还有可疑的么？”

在他眼中，这个“大尊者”的身份，殊为秘密，因为以清凉上人的身份地位，迄今还不知道这个“大尊者”是什么人，这个人的权力，是“五老会议”赋予的，清凉上人得到五老会议的指示，要他一切听从“大尊者”调度差遣。因此，这个神秘的人物，乃是代表“五老会议”，身份崇高，权力极大。

徐少龙想了一阵，才道：

“请问上人，假如你是无欲禅师，明知约晤之举，极为秘密，当中除了他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人得知，则一旦消息泄漏，嫌疑最大的人自然只有他了，那么他岂肯轻易泄漏消息？握一万步说，他纵然向对方报告了，可是对方会不会这样轻举妄动的跟踪咱们呢？”

清凉上人吃一惊，道：“大尊者的意思，竟是认为无欲师兄不可能泄秘么？”

徐少龙道：

“在理论上，他应该不是泄秘之人，说不定另有难以测料的原因。因为跟踪我之人并非第一流的人物，只不知跟踪你的人，本事如何？”

清凉上人道：“也不高明。”

徐少龙道：

“假如是无欲禅师通敌，对方接到这个密报之后，除非已部署了足够的人手，否则绝对不敢轻易跟踪咱们。”

清凉上人道，“咱们似乎已陷入一个无法可解的迷惘局势之中了。”

徐少龙道：“在下倒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只不知上人是否赞成而已？”

清凉上人心中大为折服，忙道：“大尊者请说。”

徐少龙道：

“想那无欲禅师，出身少林，素负侠名，咱们莫说不忍就此让他蒙耻含垢，即使证据确凿，也须予他一个再度证明的机会，因此咱们再试一次，便知实情如何了。”

清凉上人合什道：“大尊者此意虽佳，但咱们似乎不宜轻易涉险。”

徐少龙决然道：

“这一回咱们不但要试一次，而且须得预作准备，力求主动之势。”

他的口气十分坚决，清凉上人身份虽然尊崇，可是这时也不便多说了。

他点点头，道：“大尊者之意既决，自当遵行。”

两人商量一下时间地点，获取了协议，决定由徐少龙即晚就去通知无欲禅师。

徐少龙临走之前，问道：“还有一件事尚望清凉上人赐告。”

清凉上人道：“大尊者欲知何事？”

徐少龙道：“在河边码头上，停泊着四艘巨船，上人和不知道这件事？”

清凉上人道：

“总督大人曾下令全力调查这件事，据老僧所知，这几艘巨船是从川西沿江南下，直达此间的。”

徐少龙大感兴趣，道：

“黄大人为何要下令调查？莫非这四艘巨船，还受到官家暗中保护……”

清凉上人道：“表面上不但没有问题，而是这四艘巨船，还受到官家暗中保护……”

徐少龙摆毛道：“这件事内情一定很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讲得完的。因此咱们还是留到明天再谈。还有一件事，便是烦请上人转请林秋波仙子，或者是千层剑影上官云老师，明天设法绊住黄公子，不让他与任何人来往，亦不可以与外界通消息。”

清凉上人道：“老衲记下了，虽然这个任务不易，但大概仍可办到。”

徐少龙拱手揖别之后，隐入荒园的暗影中，即摸出一物来，迅快动手。不久，他已变了一个样子。

原来他在两鬓，贴上一些灰白色的头发，唇上黏上一些短髭，身上收拾一下，便变成一个双鬓斑白的中年人。

他很快就抵达无欲禅师居住之处，房中一片黑暗，同时垂下帐子，是以退不见床上睡觉的人。

但徐少龙自有办法，他摄神定虑，施展神听之术，马上听到床中传来两个人的呼吸声音。

他退后几步，弹指传声。

当他第三次传出讯号，那道窗户口无声息地打开了，一道人影，倏然穿窗而出，宛如一缕轻烟。

徐少龙见他身形虽然庞大，可是动作轻灵快巧，有若燕雀，心中暗叫一声“可惜”，想道：

“这个人才，单单以轻功来说，已是当世第一流的了，可是沉缅欲海，负上叛变通敌之嫌，岂不可惜？”

无欲禅师打个稽首，低声道：“佛祖慈悲。”

徐少龙应了一声“老君赐福”。

他们随即移到那边的院墙下，距房间相当的远，即使有人扒到窗下窃听，也没有法子听得见他们交谈之声。

无欲禅师瞠目望着这个两鬓已斑，但器宇轩昂的夜行人，心想上一次见他，虽是蒙着面孔，但听他口音，显然甚是年轻，谁知却是中年之人。

他定一定神，才道：“大尊者寅夜前来，有何指示？”

徐少龙哑声道：

“本座有要紧事，要与一号见面，明天在城西的李宅荒园中见面，时间是未时正。”

无欲禅师道：“贫僧记住了。”

徐少龙道：“可有什么消息没有？”

无欲禅师道：“没有特别的消息。”

徐少龙道：“那么有烦禅师赶紧把消息送出。”

他随即离开，回到住处。到了翌日，大概是由于清凉上人命林秋波等人绊住了黄公子，所以督府方面，并没有人与徐少龙他们联络。

未时时分，徐少龙与清凉上人，在城西的李氏荒宅见面。这座荒园到处蔓草杂生，一望而知久无人迹。

他们在一棵大树下面碰头，但还未说话，徐少龙突然跃起半空，向左后方一片草丛树隙扑下。

当他凌空扑下之际，草丛中果然闪现出人影。

清凉上人也没有闲着，在那徐少龙跃去之时，他也迅若飘风地冲向右边的树后，目光到处，只见一个人蹲在草丛内。

此人自然一直注意着徐少龙和清凉上人的动静，是以老和尚的动作，他亦已看见了。

老和尚的人已经扑到，那个对象仅仅站了起身，还来不及跃逃。

但见老和尚左手宽大的袍袖，迅急向那人肚腹拂去。

他的袍袖虽是软薄的衣物，可是目下内力气劲，贯注其上，实在坚硬得可比一片铁板。

对方是个身穿夜行衣的壮汉，他手中拿着一把匕首，这时发生本能的反应，挥刀抵挡这一片衣袖。

“啪”的一声，清凉上人的衣袖，已卷中了那人的手和匕首。

只见这人手中的匕首，应袖飞起，化作一道精光，落向老远的草丛中。

清凉上人并没有趁机马上追击，却略略迟滞一下，等到对方大致上已恢复了抗拒的能力，这才疾伸右手向对方抓去。

那人虽是双手并用，可是竟碰不到清凉上人右手一下，而被清凉上人轻轻易易的抓住胸口衣服。

此是黄山独步天下的神奇擒拿手法，这一招称为“分云摘星”。那个夜行人的武功，与清凉上人差了一大截，自然全无法抵挡这等绝艺了。

在另一边的徐少龙，他驭风下扑时，速度之快，逾于闪电。

然而草丛杂树中的人影，却及时贴地滚开七八尺。

徐少龙身形一沾地，呼一声又飞过去。

这一回他已迫近敌人，发觉此人身材瘦矮，动作滑溜灵活之极，显然是以轻功见长的。

他出手向那人右肩抓去，五指未到，劲力先及。眼看敌人已逃不出这一招擒拿，谁知敌人忽然一沉肩，就像泥鳅般滑溜溜地闪出他的掌握。

不但如此，这个敌人还能向左方横移数尺，几乎已逃出他攻击可及的范围。

直到现在，徐少龙已经两击落空，而还未曾与对方打个照面。

徐少龙头脑灵活，反应极快，这时已确知自己非得施展毒手，迫使敌人招架，才足以留下敌人。

因此，他更不迟疑，左手掌势横劈出去，一招“横扫千军”，掌力激起一片啸风之声，猛击敌人后心。

他这一掌虚多于实，真正用意是迫令对方不能不向右方闪避，因此，这一招虽然功力十足、劲道之强足以摧树碎石，但仍算是虚招。

那个瘦矮滑溜的敌人，身子向前一顿。便猛可迅疾旋转过来，变成面对面的情势。

他的身法与反应，意在表示他已测度出徐少龙的后着变化。是以不向右闪，以免自投罗网。

至于他旋回身子之故，竟是以奇奥手法，来拆解他这迅雷般的一掌。

徐少龙一眼就看出此人竟是女的，无怪身量看来特别瘦矮，可是年纪已在四旬以上，面上泛着凶悍之气。

他只看了这一眼，掌力已罩住对方。

那个中年妇人翻腕发掌，硬封敌招。

她的双手刚一碰上徐少龙的铁掌，登时发出骨头断碎的声音。紧接着在她一声惨号中，徐少龙的掌势已如破竹般击中她的前胸，把她整个人震出十余尺之远。

徐少龙一掌击中敌人，反而一愣，因为他深知这个妇人，这刻定必心脉皆断，尸横就地，而他的原意，本来打算生擒活捉，以便审问口供。

他懒得过去验看，定一定神，向清凉上人那边走去。

清凉上人已改用点穴手法，使敌人失去行动能力，但仍然可以开口说话。

徐少龙耸耸肩，哑声道：“惭愧得很，那个妇人已被本座击毙啦！”

清凉上人道：“哦！是个女的？”

徐少龙道：“她的身法滑溜无比，但武功却稀松平常，这真是叫人大感意外……”

清凉上人道：“咱们四下的暗哨，都没有警讯，可知今日只有两个人，进入此地。”

徐少龙打量这个壮汉一眼，冷冷道：“报上你的姓名和身份来历。”

壮汉身子一震，直勾勾的望着他。

但徐少龙面上已经蒙住，同时身上穿的是一件最普通的长衫，无法看得出身份。只有一点对方可以确知的，那就是这个头号强敌，年纪甚轻。

他仿佛在什么地方，听过这种声音，和充满权威的语气，是以他心中大为震动。

歇了一下，这个壮汉才道：

“在下邱健行，向来在南直隶的长江上混日子。”

徐少龙冷冷道：“你一个在江湖上混的人，何以混到此地来？”

邱健行道：

“那是吕大娘要在下帮忙，她已说过，上回被你们溜走了，所以找上了在下一道来。”

徐少龙道：“这样说来，你是擅长跟踪的能手了？”

邱健行道：“在下一直靠这门功夫混日子的。”

徐少龙转眼向清凉上人望去，道：“依上人看来，此人的话，靠得住靠不住？”

清凉上人道：“他一定还隐藏了一部份。”

徐少龙冷笑道：

“邱健行，你听见没有？比方说，你总知道我和这位上人，用的是什么称呼吧？”

邱健行忙道：

“这个在下倒是听那吕大娘提起过，你老是大尊者，这位大师是第一号。”

徐少龙道：“你此外还知道些什么？”

邱健行道：“吕大娘要在下跟踪这位大师，她则亲自跟踪你，瞧瞧你究竟是什么人？”

徐少龙道：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若不实话实说，包你死了之后，还会后悔，咱们从头说起，你是什么出身来历？那妇人是谁？”

邱健行道：“在下知道的都说出来啦，大尊者如若不信，那也是没有法子之事。”

徐少龙冷冷道：“我只须搜查你身上之物，就可以证明你的身份，你信不信……”

邱健行听了这话，面色顿时白如灰土，道：“在下实说就是。”

徐少龙道：

“你在自在江湖上混了不少日子，却仍然分不清对手的本事，你虽然愿意从实供出，但仍须先尝点活罪，否则你一辈子也不知天高地厚。”

他伸手在对方身上连拍了六七掌之多，但见邱健行登时面色大变，一时发紫，一时发白，身子也索索地发抖。

此人的神情表现，充分说明他体内已遭受到一种奇惨难熬的痛苦。

可是他却连声音都发不出来，这却是苦上加苦之事。转眼之间，邱健行满头满脸，俱是豆大的汗珠。

徐少龙让他熬了一阵，才挥手连拍，解开了禁制。

邱健行虽是仍然不能行动，却可以发出声音了，当下哼哼唧唧的，完全失去了那份剽悍气概。

徐少龙深谙用刑之道，是以刚才绝不轻轻放过对方，先施下马威，使邱健行心有余怖。

下一回他只须说一声要使他受到更痛苦的毒刑，邱健行不但震惊，而且也深信他说得出也做得到。

此是徐少龙攻心之法，在适当的时机使上一回，收效之宏，比更残酷的手法而时机不当大得多了。

徐少龙冷冷道：“你是什么出身？”

邱健行忙道：“在下是海陵帮的。”

徐少龙道：“那个妇人呢？”

邱健行道：

“她是敝帮两位统领之一，比在下高了一级，在三江五湖的水道上，赫赫有名，人称水蛇孙二娘的便是。”

徐少龙颇感意外，因为在他意料中，这些人当是五旗帮中人才是，如何会变成“海陵帮”呢？

他在五旗帮中初露头角，就是击败海陵帮一役而成名。最近接到的消息，海陵帮又网罗了不少人才，势力大增，但此帮与五旗帮乃是死敌，何以海陵帮所获得的消息，会传到五旗帮？难道海陵帮中，也被五旗帮之人渗入，是以一切机密尽泄么？

衡情度理，海陵帮扮演此一角色，倒是十分合适，因为如果是五旗帮的话，岂敢打草惊蛇，冒险跟踪？即使非跟踪不可，也必定派出一流高手。

徐少龙沉吟点头，清凉上人问道：“此人的供词靠得住么？”

徐少龙道：“尚有一些漏洞……”

他转向邱健行问道：

“你们如何得知我与这位大师在此地会面之事？”

这个问题，正是整个事件的高潮，因此连清凉上人那么老练之人，亦不禁露出极是注意的神情。

邱健行道：“在下一点也不知道，此来只是奉命行事

他一瞧徐少龙目光中，射出可怕的光芒，不由得心胆皆裂，气急败坏地道：

“真的，在下愿以全家大小的性命发誓，当真一点不知，如有虚言，教我全家死绝。”

徐少龙淡淡道：“大师，这人的誓不可谓不毒了，但依你看来，他的誓言可不可信？”

清凉上人，道：“大概不会假吧！”

徐少龙道：

“不然，他居然发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毒誓，企图蒙骗咱们，真是可恶！”

清凉上人讶道：“这话怎说？”

徐少龙道：“大师中妨问问这厮，他家中还有些什么人？”

清凉上人转眼望着邱健行，道：“你说说看。”

只见邱健行面色如土，神情沮丧，那样子好像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

清凉上人又催问一声，他才低低道：

“在下只有孤身一人，不过……”

徐少龙已厉声一笑，打断他的说话。

邱健行索索发抖，看来好像想跪下求饶，只是双腿不听指挥，是以无法办到。

徐少龙道：

“大师你瞧，此人是看不见棺材不流泪，若不把他修理一顿，叫他讲真话势比登天还难……”

他这等说话与声势，威胁之意大于其他，清凉上人自然省得他打算从心灵精神上，制服对方。

这位老和尚徐徐道：

“本来贫僧尚有悯恕之心，但此人既冥顽不灵，吃点苦头，也是应该。”

邱健行已尝过痛苦滋味，听得他们两人一和一唱，吓得哀叫一声，道：

“在下岂敢欺骗两位，实是一时慌急，发誓之时，忘了没有家人之事……啊！啊！但求两位老人家高抬贵手，在下感恩不尽……”

徐少龙道：“我再问你一声，你们如何获得消息的？”

邱健行急得汗泪齐冒，道：“小人实在不知……”

徐少龙冷冷道：“那么谁知道呢？”

邱健行道：“孙二娘才知道……”

徐少龙心下着实恼了，刚才他施计唬了对方一下，装出好像已知对方家中情况一般，果然迫出对方实话，晓得对方果然没有家小。因此，他的毒誓，等于没发一般，然而伺到海陵帮如何获得消息时，他又说丝毫不知，这就招恼徐少龙了。

徐少龙的看法就是邱健行诚然因为地位阶级够不上，所以不知机密，但话说回来，他既是能参与行动，则他的地位仍算不低，因此有关消息来源的秘密，定必或多或少，听闻得一点风声。

目下邱健行却利用水蛇孙二娘已经死亡的情势，把一切都推到她身上，显然有不尽不实之嫌。

他心中已泛起杀机，反而淡笑一声，道：

“原来只有姓孙的知道，这大概是因为她是统领之故。”

邱健行忙道：

“正是，正是，除了她之外，恐怕只有敝帮的帮主晓得了。”

清凉上人道：“既然如此，咱们只好另行设法……”

徐少龙道：

“中自们今日之举，已经打草惊蛇，恐怕不能旷日持久，定须速作决断才行。”

他的目光移到邱健行的脸上，脑海中泛起了他刚才般惊怕死之态。是以在恼恨之外，还加上鄙视之心。

森冷的杀机，弥漫在他心中，暗念若是留下此人，说不定会招惹意想不到的挫败。当下便不打话，挥掌劈去。“砰”的一声，邱健行应掌倒地，立刻毙命。

清凉上人低诵一声佛号，徐徐道：

“此人恐怕真是不知内情，若然如此，今日之举，咱们可说是一无收获了。”

徐少龙摇摇头，坚决地道：

“此人容或真个不知机密，但咱们今日之行，并非毫无收获，至少咱们已知道海陵帮已参与其事。”

迅速地考虑了一下，将整个事情从头到尾想过，加以分析，才又说道：

“海陵帮插上一手，才是最合理的情况。以我想来，五旗帮得到的情报，只是向海陵帮收买的。因此，我们堵塞这个漏洞之法有二，一是将海陵帮内所有高级地位的人全部杀死！”

清凉上人又低低诵声佛号，道：“这如何使得？”

“是的，此计困难重重，一则屠杀多人，良莠不分，与咱们慈悲侠义宗旨违背，二则一网打尽的手段，虽然可以勉强办到，可是人数既多，便不免可能会有遗漏……”

清凉主人连连颌首，大表赞成，此是源于他慈悲之性，一旦闻说不要杀戮多人，便可先行打心眼里赞成了。

可是他的面色，已十分沉重，这却是因为他亦明白，如果解决的矛头，不指向海陵帮的话，则当然要指向唯一泄密之人。这个人公谊私交上，与他实非泛泛，是以不由得面色沉重起来。

徐少龙道：

“关于第二步可行之路，自然是对付无欲禅师了，但上人实在不要为他

难过，因为以他身为佛门中人而言，早已坠劫犯戒，陷溺欲海之中……”

清凉上人讶道：“哦！他已经犯了色戒么？”

徐少龙恳切地道：“正是，我两次到他那儿，都发现床上有个女人。”

清凉主人道：

“这真是很可怕之事，虽然他在色欲方面，具有过人异禀，情欲之念，比常人强烈不知多少倍，但他当年已克制成功。才正式具足大戒，出家为僧。却想不到在刻苦修持了数十年之后，仍被情欲压倒……”

他惋惜而又同情地叹口气，接着说道：

“现在少林寺中，他是知名之士，既然有此犯戒丑行，对方可就不难予以利用，迫他供给情报了……”

这个结论，徐少龙也甚表同意，因此，剩下的只是行动的问题了。

徐少龙和清凉上人商议下手之法，清凉上人首先提出他的疑虑，道：

“咱们前去对付他，休说他措手不及而不难就诛，即使他已经得知，亦无法与咱们相抗。但问题是纵然此举将可获得五老会议追认批准，可是稍有差池，说不定就会引起门派之间的怨恨……”

他停下来，想了想，又道：

“例如咱们虽然认为他通敌之举，已是证据确凿，但他同门之人，却另有看法不以为然，如此即种下无形的仇视不满的祸根了，是以咱们下手时，不可不慎。”

徐少龙道：

“上人说得甚是，既然咱们反正不能公布他的罪状，而事实上又非诛杀他不可，何不使用嫁祸东吴之计？”

清凉主人大表赞成，道：“如此甚好。”

徐少龙道：

“咱们设法把罪过推到五旗帮头上，这样的话，在咱们有除去奸细的实在利益。无欲禅师死后，亦可以得到殉道之美名，对少林寺清誉，毫无损害。”

清凉主人连连点头，徐少龙又道：

“咱们第一步，先派可靠得力之人，暗下跟踪无欲禅师，一来瞧瞧在他身上，是否可以追到敌方与他接触的人。二来找寻下手的最佳机会。”

清凉主人沉吟一下，才道：

“派别人去，一则武功比得上无欲禅师的不多。二则此事越少人知道越好，老袖愿意自告奋勇。”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两人随即分手，清凉上人自去执行监视无欲禅师的任務。

到了傍晚之际，清凉上人看见无欲禅师匆匆出门。

这位少林高手作俗家人的打扮，出得门口，曾经锐利地四下看过，这才大步走去。

清凉上人估计了一下，迅即闪入无欲禅师的居处，虽然时近黄昏，光线尚亮。但这位佛门中的一流高手，却不借冒被人看见之险，一连两个起落，越过一道院墙，一座屋顶，快逾闪电般落在一个院子中。

他的动作真是快得叫人看不清楚，已经闯入无欲禅师的卧室中。

房内居然阒然无人，他预期会看见的女人，并没有看见。

清凉上人毫不停滞，奔到床边，马上嗅到一阵香味，同时看见枕头上还有几根长长的头发。

老和尚皱皱眉头，心想：无欲禅师窝藏妇女，犯了淫欲之戒的罪证，已经确凿如山，不容狡辩了。

他难过地叹一口气，迅即伸手，在枕上捡起几根长长的头发，放入囊中，接着一旋身，已屈了房间。

到得街上，追赶了一程，远远已望见无欲禅师的背影，清凉上人放慢脚步，遥遥盯着这个不守清规的僧人。

走了一会，无欲禅师突然以极快的动作，闪入一条巷子内。

清凉上人微微一晒，忖道：

“若是别人，见他忽然折入巷内，必定害怕失去了他的踪迹，赶快追过瞧瞧，但这一手对我没有用。”

他不但不迫去，反而在店铺檐下停住脚步。

过了一阵，忽见无欲禅师又闪出来，四下望过，才拔脚再入场前行。

原来这是一种揭破跟踪者的面目的手法，只要跟踪之人，中计追上去，他便可以出来对付来人，将跟踪的线索截断。

无奈这回他的对手乃是黄山派高手清凉上人，乃告无效。

无欲禅师的面色也很不好看，他终于又转入一条宽大的巷内。

在一家屋子的门口，他瞧了一眼。

门口处有三个汉子，一旁有两匹健马。

虽然这些人和牲口之外，别无其他特别的事物，但这间屋子，却叫人一望而知是江湖人物常常走动出入的一个地方。

无欲禅师走进去，一个汉子过来问道：“找哪一位？”

“我找欧阳先生。”

那汉子拱拱手，道：“请这边来。”

他在前头带路，绕过大厅，从边廊转到后面。最后，走入一间小厅内。

那汉子请他坐下，才道：“在下这就前去通报／

他迅速去了，不久，便有一个身穿长衫的中年人走进来。”

无欲禅师并不站起身，只冷冷瞧着对方。

这个中年人却很恭敬地向他行礼，道：

“大师惠然在驾，敝帮实是感到万分荣幸。”

无欲禅师道：“有什么事情，快说出来。”

他的口气可不大友善，加上面色沉寒，竟是一副上门找事挑衅的模样。

那中年人却从容如故，微笑道：

“大师难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若是不知，如何竟肯光临贱地？”

无欲禅师哼了一声道：“有一个人留下这儿的地址。”

中年人道：“且不知那人是谁？”

无欲禅师道：“自然是你这里的人了。”

中年人道：“大师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无欲禅师回顾一眼，冷冷道：“不知道，但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不怕。”

中年人道：

“如果大师乃是仗恃武功，想找人出出气的话，那就走错地方了，这儿虽然不时有些江湖朋友走动，但人人守法，决计没有为非作歹之事。”

无欲禅师浓眉一皱，不悦地注视着对方，道：

“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是谁？”

那中年人徐徐道：“大师是少林高手，法号无欲，是也不是？”

无欲禅师颌首道：“正是洒家。”

中年人道：

“以大师的名望地位，在下岂敢稍有得罪，咱们不妨把话题回到开头之处，那便是大师一进来就问在下有什么事，在下因想如果大师此行，自家竟然不知道是为了何事而来，这叫在下如何回答才好呢？”

无欲禅师烦躁躁脚道：“咱们不要绕圈子，你把那女人掳走，有何打算？”

那中年人双眉一剔，居然威棱四射，气势不凡。无欲禅师此时才注意到，不禁心头一凛，大为警惕，那中年人道：

大师的言语如果还是如此的不客气。可莫怪在下不与你交谈了。”

无欲禅师定一定神，收敛起浮躁之态，微微一笑，道：

“阁下贵姓大名／

中年人道：“在下巩贵，向来混迹江淮一带，大师恐怕不会听闻过贱名。”

无欲禅师向巩贵上下打量了几眼，才道：

“原来是海陵帮巩帮主，无怪气派过人。”

巩贵一面入座，一面道：

“大师好说了，敝帮弟兄只不过贩运点私盐，以维生计，实在算不了什么正式帮会。”

无欲禅师等他入座之后，目光再度凌厉地注视着他，道：

“巩帮主，咱们言归正传。据洒家所知，贵帮似乎没有卷到最近的一件武林纠纷中，何故忽然向我下手，掳走了那个女人？”

巩贵淡淡一笑，道：“大师未免把这一场江湖大风暴，形容得太微小了。”

无欲禅师道：“这样说来，贵帮也插上一脚了，是也不是？”

巩贵道。

“也差不多啦：但敝帮自知实力薄弱，不足以与任何一方相抗衡，因此之故，只好设法在夹缝之中，沾点利益。”他含有深意地微微笑一下，又道：

“假如敝帮能够得到像大师这等人物，鼎力支持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做一番事业。”

无欲禅师大感讶异，忖道：

“我方与五旗帮暗斗之事，他海陵帮如何晓得？”

他沉吟了一下，才道：

“洒家是爽快人，不喜转弯抹角。恕我直率请问声，贵帮对于洒家这边的事情，知道了多少？”

巩贵也寻思了一下，才道：“实不相瞒，敝帮已知道了很多。”

“多到什么程度？”

巩贵笑一笑，道：

“但凡大师在南京城中，与任何人说过的话在下都完全知道。根据这些话，在下便晓得大师是代表少林派，联合了其他一些门派，再运用官家的力量，要对付五旗帮。总之，你们打算歼灭五旗帮，已动用了不少力量。”

无欲禅师，不禁目瞪口呆，望着巩贵直发愣。

巩贵道：

“大师不必惊讶，事到如今，在下不妨坦白奉告，这些消息，都是李锦

儿姑娘窃听了之后，转告在下的／

无欲禅师大吃一惊，道：

“什么？竟是她么？这样说来，她乃是你方之人，并非被你们架去的了。”

巩贵道：“正是如此。”

无欲禅师略加分析，突然呵呵一笑，道：

“不对，不对，第一点李锦儿不可能窃听得见我与别人的谈话。第二点，若然她真是你方之人，你决计不肯揭穿她的身份，更别说叫她离开我了。”

巩贵悠悠道：

“大师说得虽是，无奈今日形势突变，所以李锦儿纵然还留在你身边，也失去了作用，这一点等会再谈，先说她能窃听得到大师与别人交谈这件事……”

他停歇了一下，才又道：

“李锦儿虽然不会武功，但她天生异禀，耳目之聪，远逾常人。虽在夜间，也如白昼视物，同时十丈之内声响，她都能清晰的听见……”

无欲禅师面色一变，道：“她当真具有这等惊世骇俗的天赋么？”

巩贵道：“在下所说，句句皆实，并无一字虚言。”

无欲禅师问道：“那么形势又有何变化，以致促使帮主你决定把此事但告于我？”

巩贵道：

“今天大尊者与第一号见面时，竟把敝帮预先埋伏的两名高手，当场杀死。但我方被杀之人，当对方发难时，已依规定留下暗号，是以在下晓得他们并非因为大意，泄露了行藏而被杀……”

他面色沉重地望着无欲禅师，稍稍停歇了一下，接着说道：

“换言之，对方竟预知有人埋伏的，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已晓得曾经泄露秘密之事，所以这一回故意要碰头，以便证实心中的怀疑。”

“他们已晓得曾经泄露秘密？”无欲禅师闻听得心惊胆战，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巩贵道：

“大师你第一回替大尊者传讯时，敝帮就曾经派人跟踪，结果被他们摆脱了。”

无欲禅师只觉得头重脚轻，脑际雷鸣，好像是天崩地裂一般。

这个海陵帮主的话，不但听来有根有据，而且亦可证明李锦儿当真有过人的耳目之聪，是以将他与别人联络交谈时的话，完全听了去。

他自知目下不但已经身败名裂，还面临着堕落的深渊。一旦沉沦下去，便将万劫不复了。

无欲禅师深深叹息一声，才道：“以后又怎样？”

巩贵道：

“在下闻讯亲往查看现场，当即得知两事。一是前面说过的，对方乃是故布陷阱。二是幸好得知内情的孙二娘，淬然被击毙，是以对方大概还须研判和布置，没有立刻前往，找你算帐。”

无欲禅师出了一身冷汗，但嘴巴还是强硬，道：

“他们找我算账，我也不怕，我问心无愧就行啦！”

巩贵道：

“话虽如此，但如果他们在你屋子里，搜出了李锦儿，这时节仅仅是贪

淫好色，不守清规这一条，也就够了。”

无欲禅师无法否认，只好点点头。

巩贵道：

“此所以在下马上召回李锦儿，故意差人向你报讯，造成绑架要胁你的疑阵，使你迅即赶来见面。”

无欲禅师这时心乱如麻，脑筋闭塞，一点主意都想不出来。

巩贵暂不迫他，默默等了二阵，让他冷静下来。这才说道：

“现下大师的处境非常恶劣，在你的那一方，不用说必定容你不得。即使不能马上擒杀干你，但亦将报告少林寺，将你召回审讯处置。”

无欲禅师点点头，道：

“你说得不错，但洒家不守清规犯了淫欲之罪，这等下场，也是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巩贵道：“大师错了。”

无欲禅师问道：“我如何错了？”

巩贵道：

“你遵命返山，听候发落，那只是无罪之时才行得通。现下既有罪，回山要受重责，很可能送了性命，你还回去干什么？在下借著代谋，为大师着想，决计不可回山。”

无欲禅师冷冷道：“你敢是劝我叛出师门吗？”

巩贵道：

“大师如是留在此地，在下负责供应南北佳丽，日日更换，让你享尽人间艳福。”

无欲禅师沉吟一下，问道：

“假如洒家留下，抗命不返少林，你如此厚待于我，我将如何还报？”

巩贵见他口气松动，心中暗喜，忖道：

“五旗帮所许诺的二十万两银子，大概可以到手啦！”

但这个海陵帮主表面上丝毫不动声色，淡淡道：

“大师只须供给你所知的一切情报，让五旗帮全力发动攻势，把大尊者等人消灭，那就行啦！假如行动够快的话，说不定关于大师之事，还未传回少林。”

最最后的这句话，实在含有强烈无比的诱惑力，使无欲禅师砰然心动，不禁认真地考虑起来。

过了半晌，无欲禅师沮丧地叹一口气道：

“不行，此举绝无成功的希望，洒家也不能这样做。”

巩贵讶道：“难道大师竟束手任人摆布吗？”

无欲禅师心中有数，知道“五老会议”已在五旗帮中，布置了不少人手，其中有些已是最高阶层的特殊人物。是以任何消息送到五旗帮去，等如马上告诉大尊者一样。如何还能对付他们？

他点点头，道：

“洒家认命啦！你我今日之会，总算是对洒家有点好处，是以日后洒家被审讯之时，决不提到帮主你，聊以报答。”

这位少林高手站了起身，神色沮丧，正要离开。

巩贵大声道：

“大师请留步，在下已备好一场精彩歌舞，你左右已认了命，何不尽情

观赏之后之后才回去？”他话声之中，隐隐含有挑战的意味，教人一听而知，这场歌舞可不是轻易观赏得的。

无欲禅师浓眉一皱，目光顿时变得十分凌厉锐利，向巩贵望去。

他一方面知道巩贵的用心，必定是利用美色，使他屈服投降。当然这是十分可虑的情势，因为他知道，十有八九，会在美色情欲的压力下，无力抗拒而投降。

但另一方面，他又想瞧瞧这场歌舞，究竟有什么地方，与平常的不同？此举一来可以满足他好奇心，二来若是过得此关，他可能获得真正的解脱。

当他沉吟考虑之时，巩贵暗暗做个手势，左侧的房门内，马上传出一阵悠扬柔靡的乐声。

紧接着有阵阵香风，扑入鼻中，还可以听到裙带上的环佩脆响。

无欲禅师摇了摇头，道：“贫僧还是不瞧的好。”

话虽如此，但语气犹豫，声音乏力。

巩贵笑道：

“放目天下，大师唯有在此处，可以毫无忌憚的纵情欢乐。反正你就算多玩一两个女人，与目前并无区别。”

换言之，一件秽，两件也秽。无欲禅师忖道：

“他说得也是，我即使拒绝观赏，拂袖而去。但在他面前，还是装不出清高有道的架子。况且他说得最对的是我唯有在他这儿，才能尽情享乐，著然我坚执不允为他出力，现在马上走，跟玩过之后才走，亦没有区别。”

他已大有留下观赏歌舞的倾向了，因为他那强逾常人不知多少倍的欲念，已经在他身体内作祟。故此他才会找理由借口解释，以安慰自己的良心。

巩贵趁他犹豫之际，一拍手掌，房中登时闪出一名女郎，随着乐声，婉转起舞。

这个女郎全身上下，只有一层轻纱掩蔽着，长得骨肉均匀的裸体，若隐若现，乳波殿浪，教人为之眼花缭乱。

无欲禅师瞧了几眼，忽然大感安心忖道：

“我纵使是十分荒淫之人，但这个美貌女子的歌舞，仍难使我情不自禁，老实说，如果是深夜人情，仅有我与她一室相对，其实我心无顾忌，那就很难忍捺得住男女的大欲了。”

他不但不畏惧，还故意睁大双眼，很注意欣赏这个美貌女郎的曼妙舞姿。

忽然间酒香扑鼻，原来另有两名美女，分别捧着酒菜，走到他们身边。这两名美女，也是一袭轻纱掩体，放下酒菜之后，便毫不客气地分别坐在这两个男人的膝上，还把身躯向他们偎贴。

无欲禅师方自诧异，但见怀中的美女，已将酒杯送到他唇边，面上泛着媚笑。

巩贵道：

“咱们第一杯定须饮尽，因为这两位敬酒的美人儿，可不是出身卑微的娼妓，你想知道她们是谁 y

无欲禅师定睛一瞧，发现她们果然除了明艳之外，还有雅秀气质，的确不是风尘中的歌妓之流。

他忍不住问道：“她们是什么人呢？”

巩贵呵呵一笑，道：

“她们的出身不但是良家妇女，而且还是大家闺秀，宦门的千金。我怀中的这一个姓陈，她的父亲以两榜进士出身，历任至正四品知府之职。”
无欲禅师哦了一声，禁不住向她多望了两眼。

第二十章

只听巩贵又道：

“你怀中的一个，姓秦，乃是江南望族。她的父亲官拜兵部都给事中，曾经以不避权贵直言谏劾而名振天下。”

无欲禅师低头瞧瞧，心中涌起了既怜且爱的情绪，柔声问道：“你父亲当真做过科道贵官么？”

秦女道：

“真倒是真的，但有什么用呢？倒不如做一个平民，还可以得到寿终正寝，又不致骨肉离散，妻子女儿都变成了贱民。”

她声音中，透露出一点愤慨，但旋即嫣然一笑，又道：

“大师你相貌不凡，一望而知不是普通的人，为何要出家为僧呢？”

无欲禅师闪过这个话题道：“我的事说来话长，将来有机会，才详细告诉你。”

他捏着她玉葱似的纤指，大有感慨地道：

“如此聪明可爱的女孩子，居然沦落在风尘中，任人攀折，真是教人感到不平……”

秦女嫣然一笑，贴住他耳边，腻声道：“那么我就跟定了大师一个人，好不好？”

无欲禅师心头一阵迷忽，体内那股强逾常人数十倍的欲念，腾冲升起，势不可当。

他在秦女陈女及巩贵等相劝之下，一连干了六七大献的酒，兴致飞扬，已大有酒酣耳热之概。

在这等酒色歌舞夹攻之下，无欲禅师心头的一点灵光，已经黯淡欲灭了。

要知无欲禅师修持多年，定力深厚。而且出身名门，正邪是非，辨别得十分清楚。因此，他虽然早已破了色戒，但仍然能坚守最后一关，怎样也不肯泄露机密，出卖同道。

目下的情况，从表面上看来，无欲禅师大不了再犯色戒而已，并没有什么好损失的。但若是细加考察，便知事情大大不然。

原因是他从前破戒贪淫，那是偷偷摸摸的行为，没有人知道，亦没有人从他身上打主意，此所以他还能极力保持着修道的外表，坚守侠义的本份。

现下却是巩贵一手导演，只要他禁受不住这等诱惑而失足，外则撕破了一切假面具，不能再说话，况且这等享受，受之于巩贵，无欲禅师岂能继续峻拒对方的询问？

在无欲禅师内心方面，大凡淫欲酒色，最能令人陷溺，很难可以浅尝

辄止。何况他天生异禀，性欲极强，当然不能作悬崖勒马之举。因此，他今日若是失足的话，可以断言他将加入海陵帮无疑。

当此之时，眼前是销魂蚀骨的艳舞，怀中是美丽肉感的女子，酒精在体内刺激血液加倍迅快地运行，无欲禅师但觉平生所遇见的刺激场面，全部远远比不上今日。

只见巩贵放纵地吻那陈女，双手自然是剑及履及，更加不堪入目。

他还哈哈大笑道：

“人生短短百年，自是应及时行乐。大师切莫放过机会，须得珍惜大好韶……”

无欲禅师虽然也不规矩了，可是他仍然能守住最后的一关。

他叹口气，道：“咱们的境遇不同，情形各殊，是以你这话，未必适合洒家。”

巩贵笑道：

“大师如果拘泥固执，只有白白糟蹋了机会。你瞧，这等美丽少女，岂是轻易碰得到的？”

秦女娇媚地插口道：“啊！你不是答应让我永远跟着你么？”

无欲禅师觉得很难回答，若是断然说“不行”，太伤感情。如果不作拒绝的表示，她岂不是更加认定是答允了？

他只好笑一下，道：“这事哪有这么简单的？就算你肯我肯，巩帮主也不肯，除非洒家替他办一些事情……”

秦女道：“那你就替他办呀！”

无欲禅师摇头道：“洒家得瞧瞧办得到办不到，才敢应承，对不对？”

他仍然牢牢守着最后一关，不肯屈服，巩贵又是惊讶，又是佩服。

要知他老早已经策划这一次的酒色陷阱，因为无欲禅师乃是少林著名高手，身份不比等闲，如果得他加入海陵帮，情况立时得以大变。

这件事对他万分重要，尤其是一旦得到无欲禅师加盟，不但实力倍增，同时倘将他透露的情报，高价卖给五旗帮，乃是人财两得的最佳算盘。

故此他在事先，已经费尽心血，安排这个陷阱，唯一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只是时间上的提早而已。

说到他的精巧高明的设计，例如在这个酒色陷阱中，那一场艳舞，只不过是点缀助兴而已，巩贵并不指望这场歌舞，就能使无欲禅师投降。

又例如秦陈二女，乃是真正的钓饵，而巩贵已考虑到对方心理上，将会因她们身份低贱，乃是人人可得而抱的风尘女子，而生出了不值一顾之心。若是如此，纵是天香国色，亦不能使他动心。

故此巩贵特地找到这种出身官宦之家的秦陈二女。由于她们以前的身世，便可能抵消了无欲禅师心理上的鄙视。

此外，又例如场面的安排，由于多出一个陈女，可与巩贵配对，因而无欲禅师不致发生有人在侧的不安情绪。

总而言之，巩贵的设计布置，虽是细微的地方，亦都顾及，设想之高明，一时难以尽表。

由于无欲禅师摆出来的样子，显然一则他已沉溺于欲海之中，但是难以重守清静之戒，成为佛门的罪人，二来他分明已加入海陵帮，成为叛徒奸细，有这两大罪状，实是非杀不可。

清凉上人将外衣一脱，露出一身短打劲装，戴上英雄巾，同时用黑布

蒙住口鼻。这样，虽是老相识，亦无法认出他是谁。

徐少龙首先发难，身形一掠，落在厅门口，朗朗大笑，道：

“巩贵、无欲，都给我滚出来！”

他响亮的话声，内力十足，震得厅中之人，无不嗡嗡而鸣。

无欲禅师脸色大变，倏地起身，怀中的秦女砰地摔在地上。

无欲禅师哪暇理会摔了一跤的秦女，向厅外行去。

巩贵也把怀中的女郎推开，抢步过来，伸手拦住无欲禅师去路，道：

“大师别出去，待本座应付……”

无欲禅师心中一片紊乱，不觉停步。

“这怎么成？他是对着我来的。”

巩贵向他挤挤眼睛，并且又瞧瞧后面，示意他从那边溜走，口中说道：

“大师乃是贵客身份，请给兄弟一个面子，且别参与此事……”

无欲禅师虽是心乱如麻，但仍然晓得后面可能有别的高手守着，是以并没有依巩贵的意思逃走。

况且他自问尚未投降通敌，可以分说得清楚。如果逃走，岂不是反而坐实了罪嫌，无由洗脱？

巩贵见他不动，心中大讶，问道：“来人一定是大尊者，是也不是？”

无欲禅师道：“我不知道。”

徐少龙完全听见他们的对话，当下厉声道：

“无欲禅师，你为何不敢告诉他？难道你还以为我不是大尊者么？”

无欲禅师忙道：

“贫僧就算知道，也不会说出来，但这话大尊者一定不肯相信……”

徐少龙那对露在蒙面黑中外的眼睛，威棱四射，还有那森寒的杀机，真能教人瞧了，为之不寒而栗。

他冷笑一声，道：“你知道就行啦！快快滚出来，俯首就刑！”

巩贵插口道：“你纵然是大尊者，但此地可不容你撒野。”

徐少龙道：“你可是打算接过这宗公案么？嘿！嘿！不行，你还没有这等资格。”

巩贵内心中倒是承认这个事实，但面子上却挂不住，厉声道：

“王李两位舵主何在？”

对面的院墙上，冒出两人，跃入院中，洪亮地先后报名“王楚平”“李毅”。

他们都手持兵刃，齐齐的向徐少龙追去。

这海陵帮的两名舵主王楚平和李毅，俱是从徐少龙背后挺刃迫上，他们使的都是锋快长刀，但见金光耀眼，弥漫着一片杀气。

徐少龙面向厅内，直到这刻，仍在不曾回过头去。

他口中发出“嘿嘿”的冷笑声，道：“哪一个胆敢动刀，莫怪本尊者手下绝情！”

话声方歇，一道森森刀光，划出一条弧线。向他右方颈肩之处劈到，既急且猛。

同时之间，另一道刀光，向徐少龙左方腰眼之处攻去，也是劲疾之极。

他们一出手不但用尽全力，凶毒无比。同时又是趁对方尚未回转身子之前，先发制人。

迹其用心，大有暗算袭敌之意，换句话说，他们这等手法，不是一般

武林中公平决斗之人，所肯采用的。

徐少龙侧头跨步，看起来生像是要弯低身子，以错开下盘，以便让过这上下夹攻的刀势。

但事实上他的人仍留在原地，甚至连上身也没有弯低，下身亦没有错开。

只见王楚平、李毅二人，迅急地各煞住刀势。那两口锋快长刀恰好在距徐少龙只有一两寸的地方，便齐齐停住。

身在局中的王李二人，当时但觉徐少龙闪避的身法，十分巧妙，非使他们马上变招换式不可，因此他们各自用尽全身本事，煞住刀势，以便作最快的应变。目下虽然刀刃停住，蹊对方不过一两寸，但在他们心中，却觉得很自然很应该。

也就是说，他们感到徐少龙事实上已曾经避过他们的刀招，现在距离得这么近，只不过是徐少龙闪避之后，又恢复原来姿势，站回原来位置而已。

在局外观战之人，亦即海陵帮主巩贵和少林高手无欲禅师眼中，却能够把徐少龙这一奇妙绝世的身法，所含的精微至巧看得一清二楚，因是之故，这两人都为之骇然色变，冷汗直冒。

原来徐少龙只不过是作了一个动作，表示出他打算如何躲避的意图。但这个“意图”，却是表示得万分强烈明显，因而使对方在心灵反应，迫得立即变招换式。

在他们行家眼中，这徐少龙能以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如此强烈明显地表示出他的意图，已经是骇人听闻之事。何况最精微奥妙之处，便是徐少龙当真可以如此闪避，假如王李二人的刀势收煞不住的话。

无欲禅师和巩贵最惊服的正是这一点，因为徐少龙表示出强烈的意图时，他的身体重心，仍然留在原地。因此假如王李二人煞刀不及，徐少龙实在没有理由还能够移转重心，及时躲避的。

可是在他们感觉中，徐少龙的确能够办得到。这一刹那间，他们的心灵中，都泛起了此人是“无法击败之敌人”想法。

但是天下间最横蛮强悍之人，使他心中深信敌人无法击得败，则此人也狠不起来。

因此徐少龙在指顾之间，首先已把局外旁观之人，在精神上和斗志上，将他们击溃了。

这等话说时罗嗦，但在当时却只是眨眼之事，但见他一招“横扫千军”，掌势横劈，疾如闪电。

这一掌扫劈出去，把左边的王楚平连人带刀给震出寻丈以外，“蓬”的一声之后，继之而起的是王楚平摔在地面上所发出的“叭哒”之声。

右边的李毅刀法精熟，反应甚快，这刻健腕一翻，刀势化为削划手法，攻击徐少龙后背。

这一刀变化灵活，凶毒之极，生像是作画时的精绝高妙之笔。

这时徐少龙身子已不能向前闪避，因为他掌劈王楚平之时，自己的身子受反坐之力所阻不，能向前，只能后退。

可是李毅锋快长刀，乃是向他后背削划，他若是向后退的话，岂不是让敌人的刀势，更为得力。

行家眼中，一望而知以这等距离和时间，那徐少龙不论身法如何迅快，亦来不及左右两方闪开。若果他这样做，至少臂膀必须受到严重的刀伤。

巩贵和无欲禅师，虽然俱属武林高手，见多识广，可是在这等电光石火的刹那间，真想不出徐少龙有什么方法，可以毫无损伤地从这危劣情势中脱身？

他们念头电转之时，徐少龙已经给他们以答案了。

但见徐少龙身躯疾旋，当敌人力刃沾上他的后背的衣服时，他的手臂已顺着旋转之势一顶，把刀刃撞歪。

李毅的刀势仍然划出，但这刻刀忍已经滑出对方体外，是以划个空。

他手中长刀招式已经稍稍用老，急急收回时，徐少龙底下一脚踢出，刚才踢在他的小腹上，李毅惨哼之声未歇，整个人业已飞出丈许，摔在地上，也和王楚平一样，登时气绝身亡。

徐少龙的神奇灵精妙武功，只瞧得巩贵及无欲禅师两人，都楞住了。当真又服气，又惊心！

徐少龙冷冷道：

“这两人武功之高，虽然出乎本尊者意料之外，但巩帮主你若是再下令叫这种脚色上来，蛮是徒然多送几条性命而已！无欲禅师，你是自愿就缚送返少林审讯呢？抑是要本尊者出手当场格毙？”

要知徐少龙证论那王李二人武功之言，并不是无话找话。敢情他的确没想到仅仅是海陵帮的两名舵主，武功居然如此高妙，以致迫得他一度十分危险。虽然在武功上讲究，凡是要一招就击毙敌人，则必须施展危招险着，方能成功，但危险到这等程度，可就有点划不来了。

巩贵抗声道：

“大尊者是身份尊崇，但终非是少林长老，无欲禅师的行止，你似乎无权干涉。”

徐少龙道：

“住口，你最好多用点脑筋在如何逃生之事上，别人的闲事，你趁早少管。”

他的斥责虽是近于气势凌人，但以刚才表现过的武功，以及无欲禅师对他的惧意，显然他当真有这等份量。

无欲禅师念头电转，已知情势严重之极，不论如何分辩，但根据巩贵所述说的情形，加以大尊者目周自己饮酒行乐的场面，当真是倾三江五河之水，也洗不清。因此，现在已不是辩白的时候，而是如何稳住局势，以便有机会让对方了解一切内情。

他摆摆手，道：

“巩帮主最好暂时别介入这一场纠纷之中，假如洒家不能解决，帮主你再出头不迟。”

巩贵道：“难道本帮的两位舵主，就这样白白送了性命不成？”

“当然不是。”无欲禅师道：“大尊者定会还出一个公道。”

他举步走出厅门，稽首合什，道：“贫僧无欲，谒见大尊者。”

徐少龙站在那里，纹风不动，连头也不点一下。

无欲禅师道：

“大尊者亲自光临，证以目击情景，业已足够定贫僧的死罪了。”

徐少龙冷冷道：

“这得看你怎样做法，如果你愿返少林寺受审，本座不动你一根汗毛。但如果你抗命拒捕，那自然是格杀勿论。你打算走哪一条路？”

无欲禅师沉吟一下，平静地道：“只不知还有没有带罪立功的机会？”

徐少龙斩钉截铁的道：“没有！”

他一方面与无欲禅师说话，一方面略感奇怪的是那清凉上人竟不趁这机会现身，向海陵帮帮主巩贵出手。

要知无欲禅师固然是定须诛杀的叛徒，但巩贵亦须杀以灭口，因为他知道的秘密大多了，何况海陵帮仍有不少人手，如果让巩贵逃走，他定必率众投向五旗帮求庇，无形中增加了五旗帮的实力。

无欲叹一口气，道：

“既然如此，贫僧今日只好放肆无礼，向大尊者讨教一番……”

徐少龙虽然全神注视着无欲禅师，可是眼角余光，仍然兼顾到巩贵，这时发现他有悄然退走的迹象，心想，假如清凉上人不是发生事故的话，可就应该现身拦截了。如果再迟一点，只怕会来不及。

他一面应道：“久闻无欲禅师乃是出类拔革的高手，今日不肯束手就缚，也是理所当然之事，你准备好了没有？”

书中交待，那清凉上人目下并没有在厅后预定地点，拦截逃入。

原来他潜近厅后之时，突然发现左后方的长廊一带，杀气腾腾，问有人影隐现。

清凉上人久经大敌，深知兵法上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道理。也就是说，他必须先把可能危害自己的威胁去掉，才谈得到对付敌人。

左边廊上的情况，清凉上人经验丰富，一望而知乃是“伏兵”。

这道长廊，正是从前厅门到此新大门的必经之路，因此不论是巩贵或无欲禅师，如果闯过徐少龙那一关，沿着此廊奔逃的话，则追赶之人，必定被这一道伏兵狙击而发生凶险。

清凉上人更不迟疑，马上悄悄绕过去查看情况。

果然不出他所料，在这道长廊中，下面有一道暗桩，共有六人，分别埋伏在门、柱等后面。他们的装束与一般武林人完全不同，敢情都是穿戴着盔甲，拿着条枪大戟。在廊上的屋顶高处，另有四名箭手，分散埋伏。

清凉上人心头一震，付道：

“这等别出心裁的埋伏，足可以挡住任何高手过关

这位佛门高手更不停滞，马上鹤行鹭伏，借着屋墙院壁，以及檐槛廊柱等地形隐蔽身形，悄悄迫近那道长廊尽头的埋伏地点。

清凉上人感到棘手的是这一道埋伏上下都有人，成为犄角之势，先攻下面之人，则惊动上面的，反过来也是一样。

难就难在他必须暂时不惊动敌人，尤其是巩贵和无欲禅师。

他正在寻思下手之法时，耳中已听到徐少龙现身声讨无欲禅师罪状的声音。本来两下相隔颇有一段距离，声音不易传到。可是徐少龙内功深厚无比，是以话声传得特别远。

他知道埋伏之人，必定感到奇怪而集中注意力在大厅那边。因此他提一口真气，迅如飞鸟般纵上屋顶，先向上面的箭手开刀。

这是因为这些箭手，在弓箭上必定都有特殊成就，足以困扰威胁任何高手。而由于劲箭可以及远，威力范围大得多，所以他决定先向他们下手。

徐少龙发现巩贵有溜走迹象之时，清凉上人尚在长廊这边，决计来不及拦截。徐少龙不知清凉上人另有公干，因此对这位佛门高手的没有现身，

感到十分奇怪，考虑到会不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尽管分心想及清凉上人之事，但双目如隼，仍然紧紧盯住无欲禅师，丝毫没有放松。

无欲禅师拾阶而下，走到院中，说道：

“大尊者虽是不容贫僧置辩，但贫僧仍然认为上座没有不当之处。本来贫僧亦不敢抗拒尊命，但忽然想到，如果贫僧不请教过上座的绝艺，便行束手就缚。则这一生一世，休想再有请益讨教的机会了。”

徐少龙点点头，道：

“在修习武功之人而言，这话算不得是强辩。”

无欲禅师一愣，才道：

“贫僧本以为虽是奉陈私衷，但仍难免落得一场申斥。殊不知上座居然大度宽容，认为有理。唉！贫僧作孽犯戒，有辱师门，自绝于修功积德之途，未能追随上座，克敌建功，殊堪浩叹！”

徐少龙听了这话，颇为感动，心想：

“这个憎人如果不是诚心诚意说出这番话，则必定是天下无双大好大恶之人！”

至于这无欲禅师到底是忠是好，他可不暇追究。除非对方马上就缚，则他在迅即处理过此间之事以后，方有时间查究。

无欲禅师与徐少龙相距只有四五尺，屹立对峙。两个人的身躯，都挺直沉稳有如渊岳一般。

双方都涌出决门的拼命的气势，在这一点，徐少龙先天上已占了优势。因为他的立场是擒拿叛徒，清除内患，是以有放手长驱诛杀奸细的决心，绝无半点踌躇。无欲禅师却不过是想见识见识对方的武功而已。究其实他内疚于心，是以斗志并不坚强。

他们只对峙了弹指工夫，无欲禅师马上感到吃瘪，可就不敢再行相持对耗下去了，大叫一声，左袖一拂，右拳呼地迎面猛击。

这一拳乃是“神拳”，固然厉害之极，而他那一袖，亦是少林绝艺之一的“如意铁袖”，充满衣袖上的内力，使这一大块软绵绵的灰布衣袖，变得比钢铁还要坚硬数倍。

徐少龙一步跨出，踏在异位，身子稍偏。同时之间挥掌劈中对方衣袖，发出挫锐震耳的一声大响，宛如两块铁板，猛力地撞碰似的。

他劈中敌袖之际，对方的拳力，恰恰从他身侧擦过，完全落空。话虽如此，但如是换了武功稍弱之人，仍然会承受不住这一记拳力所引起的强风而倒退或跌倒，当然以徐少龙的造诣，这阵强风只把他的衣服卷括得拂拂有声而已。

无欲禅师这一拳，不但有排山倒海之势，同时拳路含蕴奥妙变化，正是拳经中所谓“威猛而不流于刚拙，灵变而不碍乎勇健”，这正是少林神拳能够独步天下的高妙之处。

可是徐少龙却只轻描淡写地跨了一步，换个方位，就使得对方这精深凌厉的一击，全部落空。

无欲禅师既是少林有数高手，也不禁心胆皆裂，骇然汗下。当此之时，他的斗志已完全崩溃，刷地跃出数尺。

不过当他回转身躯，面向敌人之时，可就发觉两下之间，距离与刚才完全一样，可知这个敌人，曾经如影随形地跟着他移动了数尺。

无欲禅师极力使自己看起来一如平时，心中的震惊并没有形之于色，他沉声问道：

“大尊者可是来自嵩山？”

原来他震骇得魂飞胆裂的，却是认为徐少龙是来自嵩山少林寺的某一位长老。在他判断中，错非是本寺长老，谁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拆解这一记“神拳”？

徐少龙冷冷道：“本座非是来自嵩山，但是……”

徐少龙没有马上说下去，这句话留下一个尾巴，且是最重要的，教无欲禅师如何能不既痒且急？

但徐少龙的目光却向大厅望去，恰好看见那海陵帮帮主巩贵，隐退于厅内的屏风后面，身形消失。

他皱皱眉头，心想清凉上人何故不现身？若容巩贵出了厅子，方始出手，就不免要多费工夫了。

要知若是清凉上人及时现身，在大厅内对付巩贵，则一来有限制地形，巩贵的逃路，总不外那么几处，易于防范，二来敌方的援兵，不易施展威力，三来可与徐少龙这一边，互相呼应，有这三点原因。清凉上人自应入厅出手，以便把失误的可能，减到最低限度。

当然以清凉上人的声望地位，他的行动自己是有资格可以负责，说不定他为了某种理虬认为在外面较妥，但在事实尚未揭晓以前，徐少龙还是暂时认为清凉上人已经失策了。

无欲禅师没有回头去瞧，说道：“巩帮主走了，是也不是？”

徐少龙嗯了一声，道：“他跑不了，你放心。”

无欲禅师苦笑一下，道：

“贫僧本当擒下巩帮主献与上座，但当时一想，落得今日这等地步，并不是巩贵之罪，实是贫僧持戒不坚而沉溺欲海所致，与他无关，是以贫僧以待罪之身，不便参与。这话只不知上座信是不信？”

徐少龙爽快地道：

“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现在的情势是你仍然负隅顽抗，违抗命令！”

无欲禅师突然振起余勇，豹眼中射出奕奕神光，厉声道：

“上座再接贫僧一拳瞧瞧！”

活声甫歇，脚踏中宫，直攻洪门，左拳一提一捣，如山拳力，呼喝冲去。

这一拳已是他平生功力之所聚，殆无疑义。徐少龙不用动念，便知如若不硬拼一记，绝难使对方心服。反过来说，若是这一招拼下来，对方输了的话，则必可迅即结束这件公案。

他也运足了全身功力，挥掌劈去。

双方拳掌如闪电般碰在一起，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只见徐少龙上半身向后倾斜欲倒，但他迅即换一口真气，马上挺起来，恢复了直立的姿势。

他们拼的这一掌，货真价实，双方都绝无取巧，是以功力的强弱，这一分出，谁也不能不心服口服。

先欲禅师好不容易才站稳了，抬目一瞧，那大尊者站得稳如山岳，一股强大气势，迫面罩扑而至，他顿时一片心灰意懒，长叹一声，举掌当胸合什作礼，同时闭上双眼，不发一言。

徐少龙倒是很了解对方的意思，知道他乃是表示服膺了自己的武力，

决计放弃了任何挣扎。此外，他闭上双眼，另有用意，乃是暗示说希望立毙当场，不愿被生擒返寺，受那审讯之辱。

当然只是一个恳求而已，假如徐少龙坚持擒他回少林寺受审，他亦无意抵抗。

徐少龙大步迫近，他乃是“五老会议”选出的不世奇才，领袖无数高手，进行“屠龙计划”，故此不问可却他不独是武功才智，俱都超绝，同时极为重要的“决断”，亦比别人高明。

在他这一刹那间，便已作出杀死无欲禅师的决定，因为不论无欲禅师的过错有多么大，但他这等磊落坦然受死的态度，仍然不失为名门大派熏陶出来的高手。所以这刻成全他，实在即是使少林派减去无穷羞辱。

他举起铁掌，蓄集功力，正待发出之时，这位少林高手，恰好睁开双眼，向发出叫声之处望去。

徐少龙心中闪过一阵奇异的感觉，但他的掌势，并没有中止，因为莫说他没有这等打算，即使他想收回这一掌，事实上的也办不到，不过他的掌力，却因此大大打了折扣。

无欲禅师应掌连退了六七步，直到后背碰到院墙，才停下来。

徐少龙已知道自己刚才心头那一阵奇异之感，乃是从何而来了。敢情无欲禅师的眼中，射出欣慰满足的光芒。

他的目光，乃是向那女子叫声之处投去。

徐少龙迅即回头望去，只见一个少妇，飞奔出来，她显然没有修习过武功，是以速度不快。

她长得颇为秀气，大有清丽楚楚之致。一眼望过去，确实与一般女子，有点不同。

这个秀丽的少妇，掠过徐少龙的身子，一迳奔到无欲禅师面前，话犹未说，两行清泪，已经扑簌簌的洒下。

于欲禅师泛起一个笑容，道：“啊！想不到还能与你见这最后一面。”

那秀丽少妇悲声道：“你……你的伤势很重么？”

无欲禅师道：

“肉体上的创伤，有什么打紧？”你肯不顾一切出来见我，可见得我的确曾经获得了你，对也不对？”

秀丽少妇欣然道：

“你的伤势不打紧就好了，我愿为你作证，证明你从未泄漏过任何秘密。他要见怪的话，只能怪我。”

徐少龙在远处听着，可不肯走过去，接口道：

“无欲大师之意，不是说他的的伤势不打紧，而是说他认为纵然伤的更严重些，但有你的出现，他已得一安慰，虽死亦可瞑目。”

秀丽少妇迅即回转头，向他瞪眼睛皱眉头，道：

“你真是厚脸皮得很，还代他解释……”

徐少龙耸耸肩，道：

“你别在我身上多浪费时间和唇舌，多跟无欲大师说几句，方是正经。”

他接着歉然地向她拱拱手，便转身走去。

绕出长廊那边，一眼便望见清凉上人飘飘而来。两人一碰头，徐少龙便问道：

“巩贵呢？”

清凉上人摇摇头，道：

“跑掉啦！他在这道长廊的末端，布下一道十分厉害的埋伏。敝座为了先破去这道埋伏，以致顾此失彼，被他、逃掉。当然，敝座也是万万料不到他在这等地方，居然也有设计巧妙的秘道，这才会被他逃掉的。”

徐少龙道：“既然他已逃掉，那就暂时不谈……”

清凉上人道：“敝座最急的是赶过来瞧瞧你这一边的情形……”

老和尚说时，面上竟不禁流露出焦急的神色，接着又道：

“以敝座猜想，无欲可能尚未正式加盟对方，不然的话，巩贵何须设下这道埋伏？当然是准备一旦无欲不肯加盟的话，他就可以下手收拾无欲了。”

徐少龙点点头，道：“你猜得不错，我已经知道啦！”

清凉上人长透一口气，神色大见欣然，道：

“那太好了，我们差点就……”

“不是差一点。”徐少龙打断了他的话，明明带点烦恼的意味，道：

“咱们简直发现得太迟了，无欲禅师已中了我一掌，五脏六腑，俱受重伤。纵是华佗复生，亦难以医治。”

清凉上人愣住了，过了一会，才道：

“唉！这真是想不到之事，以他武学之渊博，功力之深厚，居然在转眼之间，便落败负便了！”

徐少龙道：

“他与我对了一掌，自知无法力敌，便放弃顽抗之举，只要求我当地杀死他，不要擒他返山受审。因此，我便成全他的愿望，哪知道……”

清凉上人忙问道：“后来发生了何事？”

徐少龙把那秀丽少妇之事说了出来，最后说道：

“无欲禅师放弃顽抗，乃是为了一个‘义’字。而他一见那少妇，便表示死而无憾，这却是一个‘情’字。像他这等重情尚义之人，怎可能背叛师门，为邪恶之人出力？所以当时我马上就知道了不对了。”

清凉上人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徐少龙眼中流露出倡郁之色，口中却淡淡地道：

“在那边说着话，上人不妨去看看。”

清凉上人点点头，大步走去，踏入院中，但见无欲禅师还靠墙而立，一个秀丽少妇，紧紧的偎贴着他，还把头埋在他胸前。

这位得道高僧，偶然地叹口气，笔直走过去。

秀丽少妇有所警觉地回头一看，瞥见清凉上人伸手要摸无欲禅师，她马上尖声大叫，一面向老和尚撞去，叫道：“不要碰他，不要碰他……”

清凉上人身上的僧袍突然涨起来，那秀丽少妇身子撞在其上，像碰上一堵软绵绵的墙壁似的，既不会痛伤，但又碰不着对方。

无欲禅师道：“不要紧，这位师兄没有恶意的。”

清凉上人也道：“老衲瞧瞧他的伤势可有得救……”

无欲禅师苦笑一下，道：“贫僧实是惭愧之至。”

清凉上人没有回答，挥手抓住无欲禅师的脉门，略一诊察，随即放手，摇摇头，沉重地道：“禅师的伤势，甚是严重。”

那秀丽少妇惶急追问道：“还有得救没有？”

“没有啦！”清凉上人坦白的道：“假如他不是功力深厚至此，老早就躺下气绝了。”

少妇眼中的泪水，如断线珍珠般直掉下来，她好像突然间忘记了身边尚有另外一个老僧存在，一迳向无欲禅师道：

“我真该死，竟把你给害啦！如果我知道巩贵的坏心肠，我一定不会帮忙他，你可知道，他答应一个怎样的条件，我才帮他的？”

无欲禅师勉强笑了一下，但实在没有什么气力说话了，所以静静的瞧着她。

这个女人，使他破了色戒，而且从她身上泄漏了机，密，以致终于祸发，惨罹劫难，说起来他应该恨她才对。

可是他心中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恨意，反而到了这濒死之际，发现自己比平时更加爱她。

也许是她旁若无人地向他倾诉衷情的态度，使他得知这个女人实在是深爱着自己，所以也相应地激发出真情。至于他不恨她之故，却是因为这等事情，不是单方面的责任。

假如他无欲禅师是个持戒精深的僧人，这个女子无论如何也与他勾搭不上。

只听那少妇轻轻道：

“巩贵答应过我，如果使你加入海陵帮，你定将娶我为妻，永远不回到少林寺去。”

无欲禅师怜爱地点点头，正要说话，在一侧的清涼上人突然咳了一声，使他移转目光，向他望去。

清涼上人迟疑地道：“有几句话老衲不知道该不该说？”

少妇忽然地瞪他一眼，道：“你让他与我多说几句话行不行？”

清涼上人受了刺激地震动一下，道：

“不错，老衲有法子让你们可以说很多话，可是老衲这样做，恐怕不大对。”

少妇眼中闪出热烈的希望的光芒，急急道：

“真的？那么请你快点动手，我求求你……”

老衲应该劝他赶快澈悟才是，”清涼上人尴尬地道：

“而我此举，适足以让他多点时间，沉溺在温情欲海之中。这……不是佛门弟子所应该做的？”

无欲禅师微微一笑，道：“上人即管施为，不要紧的。”

清涼上人偶然道：“哦？真的不要紧？”

那少妇已揪住清涼上人的僧袍，含着眼泪，楚楚可怜地哀求道：

“这有什么要紧呢？请你大发慈悲，快点动手好不好？”

清涼上人体味得出这个少妇的确是实心真意地哀求，心头斗然一震，忖道：

“他们的表现，连我一个出家人也深为感动，作为一个局中之人也就可想而知了。若是认真考究，‘情’之为物，与‘欲’不同。前者只属尘累，后者方是罪恶。无欲禅师若是跳出欲海，仅受情累，则元寂之后，尚不致于生生世世，永堕轮回。”

他马上就作成决定，向少妇点头道：

“好，老衲将以灵药及独门手法之力，使他多活三天，你好好的照顾他……”

徐少龙踏入院中，静静地瞧着清涼上人为无欲禅师推拿。那秀丽少妇

起初还怕他作梗后来见他没有，这才表示放心。

不一会工夫，清凉上人已经施术完毕，但见无欲禅师缓缓起身，面色恢复红润，精神健壮，看来像是完全痊愈好了。

清凉上人满意地道：“行啦！你们走吧！”

徐少龙接口道：“不行。”

其余三人都愣住，六道目光，集中在他脸上。

徐少龙笑一笑，看来没有什么敌意，徐徐道：

“海陵帮虽是惶惶逃遁，但巩贵为人富有才略，决计不致心胆惊裂一走了之。他定在门外，而有擅长侦察跟踪之人，等着咱们动静。”

清凉上人一声道：“大尊此言甚是。”

无欲禅师亦认为有理，连连点头。

徐少龙道：

“本来我想与清凉上人早一步离开，以便让对方之人，入屋查看。这时我们将这些人收拾了，便可以免去后患。但随即想到敌方据有此宅，大可以派其他的人进来，换言之，奉命侦察咱们的人，一定不会进来……”

“这倒是很讨厌的问题，”清凉上人道：“说大还不大，说小不小，反而难以应付。”

无欲禅师苦笑一下，道：“大尊者放心，倘若贫僧不慎落在敌手，到时自有分数。”

徐少龙脑筋一转，马上考虑到许多问题，当下道：“好的，禅师既然自有把握，我们就先走一步。”

清凉上人虽是感到这样做法不大妥当，假如巩贵随后又找上了无欲禅师他们，这时候无欲禅师如不泄漏机密，则他的生命势要提前结束。如果供出屠龙计划的秘密，便将危及整个大局。

换言之，目下撒手一走，于无欲或是己方，俱有害无益。

但既然徐少龙作了决定，他就不便多言，只好跟着徐少龙，离开这座屋宇。

到得街上，徐少龙须得赶快恢复本来面目，否则光天化日之下，大道通衢之中，蒙面而行，像什么话。

他迅即向清凉上人道：

“有烦上人负起诛杀巩贵之责，此事十分紧急，上人定须从速下手。”

清凉上人一时之间，真不知从何下手的好，可是口中仍然答应了。但见徐少龙愤怒隐入街上的人群中。

他在路边停步寻思办法，只片刻间，蓦然恍悟，忖道：

“是了，大尊者分明是把无欲禅师与那女子，作为钓饵。此举近于残忍无情，所以他不说出来。我若要迅即找到巩贵，唯有循此途径行事。”

对于这个“大尊者”的高明和厉害，清凉上人现在有了新的认识。他当真担心错过了机会，连忙展开行动，首先隐没在街道上的行人中，施用过两种摆脱盯梢的方法，最后又回到那座宅院外面，暗暗窥伺。

无欲禅师打扮回俗家人，由那李氏女子扶着，走出这间宅院。

一路行出来时，活人没有碰见，但死尸却看见了不少。那是巩贵布下的暗桩，准备无欲坚决不肯变节加盟海陵帮的话，便以全力狙击，务求将他杀死。

谁知清凉上人暗中下手，正如螳螂捕蝉，而黄雀在后，这道厉害的

暗桩，终于在眨眼间被清凉上人挑去。

无欲禅师在大门口两面顾视一番，但见巷内寂然无人，不禁叹口气，道：

“世上人事真个是瞬息万变。试看此处景物不殊，门庭依旧。可是我一入一出之际，已经由很有地位的人，变成忍死须臾之辈了，还有那位道兄，多少年精严持戒之功，今日亦迫得开了杀戒，不知须得多少功德与修行，才能赎得今日的孽果。”

李氏女子却也懂得他的感唱，道：“说来说去，都是我不好，把你害成这样子。”

无欲禅师慨然道：

“这个罪过，岂是在你身上，其实事到如今，说也无用。我虽是身败名裂，连性命也输掉，但细论起来，并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他们开始迈步走去，边走边谈。

“我不但得到一位真心相爱的人，而且直到现在，方始从欲海中跳出，仅余一道情网，未能看破而已。”

李氏女子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算了了，咱们谈谈别的吧！现下我们上哪儿去？”

李氏女子很自然地：“回家去吧！好不好？”

无欲禅师微微一惊，但接着就欣然道：

“好，咱们回家。但愿海陵帮那些小子，别到咱们家里找麻烦。”

李氏女子愁色泛上眉梢，道：“他们一定会找上门来，我知道。”

无欲禅师道：

“不用害怕，除非是巩贵带了全帮高手前来，不然的话，我还是可以应付他们。”

说着话，已走到街上。

他们便雇了一辆车，一迳回到居处。

李氏女子先替无欲禅师铺好一张躺椅，让他舒舒服服地靠躺着，面对厅外院子中的花木。

她道：“我用心做一顿晚饭给你尝尝，那是正宗的苏州船菜，你一定会喜欢的。”

她虽然没有多说，可是在态度上，已充分显示她的心情，乃是希望趁这有限的三天期间，尽力体贴服侍这个男人，让他在生命最后的旅程中，获得一点享受。

无欲禅师很了解她的情意，当然不能拒绝。

欣然道：“好极了，你让我多吃点肉吧！”

李氏女子笑道：“你不吃素了么？”

无欲禅师坦然道：“现下没有什么顾忌啦！干脆吃个痛快。”

李氏女子与他笑谑一阵，便下厨房了。无欲禅师听到厨房中隐隐传来切肉洗菜以及锅杓之声。

想像着她忙碌的样子，实是别有一股滋味泛上心头。

天色渐暮，无欲禅师正注视院中的花卉，忽见人影闪动，接着一个身穿长衫的中年人，走入厅来。

这个长衫客飘洒而来，倒像是回到他自己家中似的，毫无客气的意思。

无欲禅师一眼望去，认出来人是海陵帮帮主巩贵，心知不妙，但在表

面上镇静如常，神色一点不变。

巩贵距他六七步，就停下来，双目的地注视着他。事实上两人是互相迫视，没有一方退让之意。

双方对瞧了一会，巩贵才淡淡一笑，道：“恭喜禅师，居然逃过大劫。”

无欲禅师道：“本座据实报告，幸蒙大尊者采信，是以释回。”

巩贵不信地道：

“大尊者来势如此骇人，却轻轻放过了你，听起来未免不合情理。”

无欲禅师道：“只不知如何方是合乎情理，而且巩帮主忽然驾临，这回又有什么花样？”

巩贵没有马上回答，目光在厅子内四下扫视，之后才道：

“禅师你分明身受重伤，大尊者是断定你无能自救，才放过了你，我这话对也不对？”

无欲禅师道：“我的脸色是不是很难看？”

“那倒不是。”巩贵以自信的口吻道：

“是鄙人如此推断，是以特地来访，以便查证一下，当然你的内伤，瞒不过行家。但表面上看来，气色仍然不错。”

无欲禅师这时才叹一口气，道：“既然你已看出来，现在快点走吧！”

巩贵摇头道：“禅师难道真的认为鄙人只来看一看，就肯走么？”

无欲禅师道：

“你不走便又如何？别以为贫僧内伤严重，就可以欺负，若是迫急了我，还是有一拼的力量，只不知帮主信是不信？”

“鄙人当然相信。”巩贵道：“以禅师的修为造诣，实是已达到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地步。如是集中残余之力一拼，威力定然不减往昔。”

“既然帮主相信，想来一定不会迫贫僧非动手不可了，对也不对？”

巩贵沉吟一下，才应道：

“不错，我不要迫你，但并不是就此放手不管，而是利用那个李氏女子的性命，要你坦白回答一些问题。”

无欲禅师无头一震，侧耳听去，厨下仍然传来锅构的声响；刚刚略感安心，巩贵已经说道：“她不在厨房中，现在传来的声音，是我的手下弄出来的。”

无欲禅师浓眉一皱，道：“哪有这等事情？”

“为什么没有？”

“你如要我相信，以便威胁于我，自该让厨下寂然无声，方是正理，况且你手下代她弄出声响，有何作用？”

无欲禅师驳斥道：

“当然话说回来，你的确用不着骗我，因为你手下有足够的人在，若要擒下她，毫不困难。是以我并非认为你没有这等能力。”

巩贵微微一笑，道：

“你的意思是说，我没有理由命手下之人，一方面擒下该女，一方面仍然弄出声响，使你感觉不到异状，是也不是？”

无欲禅师道：“不错，你为何要这样做呢？…”

巩贵道：“告诉你也不妨，我乃是一直在门外巡看，命手下之人先行入屋。是以他们顺利擒下该女之后，由于我尚未进来，故此继续弄出声响，使你无疑，须得等到我发出命令，他们方会停止。”

无欲禅师道：“若是如此，巩帮主何不下个命令，让贫僧瞧瞧你的话可有虚假？”

巩贵点点头，口中随即发出一声低低的哨声，却能传出相当远。哨声过后，厨下声响随即消失。

无欲禅师点点头，道：“看来似是不假了。”

“当然不假。”

巩贵道：“禅师并非凡俗之流可比，鄙人何必空言相欺。”

无欲禅师笑一笑道：

“但假如李氏女子仍然听从你的命令，故此你利用此一形势，迫使贫僧供出实话，这倒是一着绝妙手法。”

“这是什么话？”

巩贵有点啼笑皆非的样子，道：

“你意思说，我命她听得暗示，就停止一切动作，在厨下等候，以便我在外面，迫你泄露机密，是也不是？”

“巩帮主自是心中有数，明知贫僧不会把自家性命放在心上。因此，你如以生死威胁于我，定难收效，唯有利用李氏女子的安危。”

无欲禅师从容地解释，接着又道：

“这件事很简单，你命令手下之人，押她出来。待我观察过她确实是落在你们掌握不是装出来的，咱们再谈别的问题。”

巩贵心中暗喜，忖道：“这少林僧人口气之中，已暗示有得商量的了。”

他立即发出命令，接着说道：

“大师之言甚是有理，只不知你是怎生观察，便可瞧出她并非假装的？”

无欲禅师淡淡道：“贫僧在江湖上混了多少年，难道还看不透她么？”

巩贵点头道：“好好，鄙人倒是希望大师具有这等神通。”

他们等候了一下，居然没见人影。

巩贵在沉着之中，仍然微微露出诧异的神色。

无欲禅师突然仰天一笑，道：“巩帮主，贵手下为何竟敢抗命？”

“没有的事。”

巩贵道：“也许临时发生意想不到的事……”

他说到这里，猛可恍悟，心头顿时大震，但表面上仍然不动声色，道：

“我自己先查看一下，大师意下如何？”

无欲禅师道：“你不先查看的话，难道叫贫僧去不成？”

巩贵虽说要去查看，但却不动身，甚至没有离去的迹象。他眼中射出鹰隼般的光芒，既锐利又冷酷，道：“以鄙人猜想，大师必很希望我前去查看。”

无欲禅师摇摇头，道：

“你别多疑，贫僧已是身败名裂之人，又负重伤在身，对于人间的恩怨，都不甚放在心上。贫僧既没有设下埋伏恭候大驾，亦没有人肯帮忙。再说，我岂能未卜先知，等你人毅？”

最末的两句话，倒是实情。

巩贵本来疑惑厨下另有高手，已收拾了他的手下，只等他过去查看，恰好就包围了他。

可是问题是对方焉能得知自己会派手下对付那女人？由此可证这圈套并不能预设。

当然在事实上对方的高手，可以相机行事，形成了这个圈套，使他离开无欲，并且陷入劣势中。

巩贵想到此处，登时有了办法。

他道：“我们一道前往查看，假如是陷阱的话，大师心中有数，恐怕也不大好受。”

无欲禅师沉吟了一下，才站起身，道：

“我纵然不想前往，但形势如斯，已由不得我做主了。只是在前往之前，贫僧有一个忠告，甚愿帮主接纳。”

巩贵当然不敢不慎重听取这位少林高手的忠告，应道：“大师有何见教，鄙人这厢恭聆。”

无欲禅师道：

“贫僧身败名裂之余，又负重伤，失去武功，对帮主来说，已没有利用价值，帮主如著马上舍弃贫僧，并且从此退出这一场是非漩涡，尚可保存地位和性命。如若坚持不舍，只怕……”

巩贵淡淡一笑，道：“只怕什么？难道厨下已设下埋伏？”

无欲禅师浓眉一剔，眼中射出森森杀机，冷冷道：

“贫僧虽是不才，但对付巩帮主这等敌手，似乎还不须乞求以前的同道们帮忙。老实说，贫僧亦无面目，请求他们帮忙。”

巩贵哦了一声，道：

“大师内伤甚是严重，这一点可瞒不过明人双眼。在这等时节，大师若还自恃苦修之功，妄想一拼的话，只怕徒劳无功，反而提早送了性命。”

两人的话针锋相对，各有含意。

无欲禅师仰天一笑，道：

“好，好，既然巩帮主执迷不悟，贫僧没得说，只好遵命陪你去一趟。”

他下了决心，举步走去，刚去了两步，巩贵道：“大师等一等。”

无欲禅师停步回头，问道：“怎么啦？”

巩贵道：“鄙人虽能祸你，亦能福你，这一点务请大师记在心上。”

无欲禅师道：“贫僧命在须臾，世上的祸福，已不放在心上。”

“话不是这样说。”

巩贵道：

“鄙人虽然不是跌打伤科的名家，但大师所负的伤势，却可以代为治愈，只不知大师信是不信？”

无欲禅师讶道：“你能治愈我的伤势？”

“不错。”巩贵道：“而且有绝对把握，可命名你恢复原有功力。”

“我不信。”无欲禅师摇摇头，接着仰天冷笑，道：

“巩帮主利用治愈贫僧伤势之事为钓饵，想使我投降，这等手段太以恶毒，心地更是卑鄙不过，贫僧十分看不起你啦！”

巩贵神色不变，说道：

“大师如此武断，认定无人可以治愈你的伤势，因而拒绝，未免大不智了。”

“帮主敢是忘了贫僧出身少林的么？敝寺向来精通跌打伤科，贫僧认为不治之症，决计不会有错。”

“那也不一定。”巩贵道：

“若是以一般可以购买得到的药材配制的药方，自是力量有限，无法治

愈大师这等严重内伤，但如是绝世灵药又不同了。”

欲禅师道：“巩帮主手中拥有什么样的绝世灵药？”

巩贵道：“鄙人有一服毒龙丹，大师可曾听过这一宗丹药之名尸

无欲禅师难以置信地望着他，道：

“青龙丹？是不是神医西门太乙的毒龙丹？”

“正是。”巩贵泛起了得意之色，道：

“这一眼毒龙丹如是赠了大师，只不知能不能治愈内伤，恢复功力？”

无欲禅师沉吟一下，脸色在片刻间，变了好几次，最后才道：

“贫僧不能昧着良心乱扯，若是神医西门大乙的毒龙丹，相信可以医得我的内伤。”

“那么大师愿不愿考虑一下？”

巩贵问道：“这服丹药，非同小可，这是你也知道的。”

无欲禅师连连颌首，道：

“是的，毒龙丹乃是武林珍宝，得到一服，等如多了一条性命，如何能不珍贵？”

巩贵道：“大师如肯屈节相从，加盟敝帮，这一服灵丹，马上奉赠。”

无欲禅师没有立刻回答，虽然他明明知道自己决不会答应，可是这一线生机，他至少可以在虚幻中享受一下。

刚才巩贵说出“毒龙丹”之时，无欲禅师曾经面色连变。

他心中波动甚巨。

到风平浪静之时，他已作了决定，所以现下无论对方说什么，他都不必再作考虑，因为这一切通通都是在他算计之中。

巩贵满怀希望地瞧着对方，只有一点他感到相当别扭，那就是对方平静得出奇的态度。

他暗自忖道：

“真是见他的鬼，难道这个和尚竟会不接受我的条件，但纵然他不肯接受，我也没有更大的损失，顶多宰了他走路就是。”

他虽然想到退一万步的做法，可是心中仍然别扭得要命，尤其是对方忽然向他微笑起来，笑容含有宁恬安心之意，好像已做完了一件艰困的工作的那种轻松笑容。

无欲禅师微笑之后，说道：

“贫僧的伤势，虽是严重，但如果当真获得毒龙丹，却可霍然而愈，绝无疑问。”

巩贵马上接着道：“此丹虽是当世至宝，珍贵无比，但大师若是有意，马上就可获得。”

无欲禅师摇头道：

“帮主当然也明白，贫僧对自己一条性命，并不十分重视，你不妨再试一下，瞧瞧手下出不出来？”

巩贵正有此意，因为他已再三想过一奇怪的现象。

在他本人这一方面来说，他乃是先命手下人屋，自己守在外面，仔细查看过没有敌踪，这才进来。

而他第一次发出命令时，厨下的声响，果然马上停止。这一点证明这些声响，乃是他的手下弄出来的。

但第二次的命令，却没有反应，假如那名手下已被敌人制住，则锅构

之声，怎会依令停止？

因此，唯一解释，必是那手下没有听到第二次命令。他想再试一次之故，便是因为作此推测。

当下撮唇发出一下哨声，他内功深厚，是以哨声虽不高亢，却能传出甚远。

两人静静的等候结果，无欲禅师已有了决定和安排，所以反而很希望巩贵的手下出现。

又过一阵，巩贵皱皱眉头，道：“这是怎么回事？走，咱们去瞧瞧。”

无欲禅师亦觉得十分不解，忖道：

“假如是大尊者或清凉上人来到，把巩贵的手下制服，则这刻应当现身对付巩贵了，为何悄无动静呢？”

他的确想一知究竟，当下同意道：

“好，咱们瞧瞧去，如果贵手下擒下了李氏女子，贫僧倒要看看帮主如何发落？”

他们一齐行去，经过右侧的房间，又穿过一重小院，便到达了厨房。

他们在天井处就停步，因为厨中的情形已是一目了然。

但见地上躺着一个人，似乎已经死亡。

看那衣着装束，无疑是海陵帮的人。

此外，厨下还有三个人之多，其中一个是老和尚，背向着天井。

他面对之处，角落中有两个人，一是那甚是风情的李氏女子，另一个则是中年大汉，一手持刀，另一手却抱着李氏女子的纤腰，还抱得相当紧。

无欲禅师和巩贵都齐齐一怔，心中惊疑交集。

无欲禅师认得那个老和尚，正是五老会议派到此地的第一号人物清凉上人。他惊疑之故，便是因为以清凉上人的武功造诣，何以会形成目下这等局势？

要知目下的局势，显然是那个持刀的中年大汉，劫持了李氏女子作为护身符，迫使清凉上人不能施以攻击。

照这种形势看来，清凉上人只好把他堵住，而不敢出手进攻，并不为奇，但问题却在最起初之时，怎会形成这等形势？因为清凉上人既是出手杀死了一个人，当然是谋定而后动，有绝对的把握才会出手的。

可见得这个持刀大汉，必曾与清凉上人拼过，或者是他居然抵挡得住清凉上人的攻击，又趁隙把李氏女子抢到手中，作为人质。

此人如果能在清凉上人这等一流高手的手底，做到了这一点，则他本人，亦必须是当代高手才行。

这位少林高手很震惊地向那中年大汉望去，立刻发现此人手中的刀竟是缀在三枚钢环的大砍刀。

他禁不住失声道：“这一位敢是五旗帮的三环追魂辛公权么？”

清凉上人没有回头，口中说道：

“若然是三环追魂辛公权，那就是五旗帮的兵马堂堂主了，无怪老袖聚平生之力的一击，竟不能奈何得他。”

巩贵接口道：“辛堂主忽然驾临此间，可是暗中尾随兄弟而来的？”

他这么一说，那个持刀大汉的身份，已得到了证实。

只听这个大汉洪声道：

“不错，兄弟不幸看走了眼，竟没瞧出这位大和尚，竟是当代高人……”

他一边说，一边急起了浓眉，又道：

“兄弟来迟一步，只见到贵帮之人已被击毙，又见此女与这位大和尚似是相熟，心想如是擒下此女，必有大用，谁知被他一记反击，险些负伤，迫不得已，只好先擒下此女了。”

这辛公权在五旗帮中，固然地位甚高，属于内三堂堂主之一，事实上在武林中，亦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因此他居然把经过一一道出，毫无隐瞒，倒是使得巩贵等人，大感奇怪。

无欲禅师道：

“怪不得这位大师定要堵住辛堂主了，如果换了别的人，他定必先纵你逃走，再行追杀……”

巩贵道：“这位大师是谁？”

无欲禅师道：“他如果不肯宣布，贫僧亦不便奉告。”

辛公权一振手中大砍刀，那三枚钢环，登时发出一阵呛哪的响声，只听他做声问道：

“大师可是生怕被敝帮得知，以致将来没得安宁么？”

清凉上人道：

“可以这么说，因为贵帮能人众多，这一点本来不可怕，可怕的是贵帮之人，行事不择手段，便叫人感到吃不消了。以辛施主这等人物，居然也会做出利用一个弱女子救命之事，余人就可想而知了。”

巩贵插口道：“大师虽然怕在下后患，而不敢说出法号来历，但我等既已见过了你，便不难查出了。”

清凉上人点头道。

“这话倒是实情，但若是老袖能够把你们完全制服，这个秘密，仍然可以保持。”

无欲禅师一咬牙，决计迫使他速下毒手。

这个决心，对他本人不但有害，而且马上就要兑现，是以他作此决定，委实不易。

他高声道：“这一位是清凉上人，黄山派第一高手。辛公权你若是见机投降，还可苟活。如若执迷不悟，定必死无葬身之地。”

辛公权和巩贵都有诧异之色，一来黄山清凉上人，实是非同小可。二来无欲禅师居然透露他的来历，此举大为奇怪。

只听无欲禅师又道：“清凉师兄，辛公权如不投降，你必须不惜牺牲一切，也须将他当场杀死。”

清凉上人对此疑惑不解，想不通无欲为何要泄露机密。

随口应道：“此处除了辛公权之外，尚有巩贵，老袖只怕力量有限，不免会顾此失彼。”

无欲禅师道：“巩帮主与我已有密约，决不泄秘。”

巩贵一怔，转眼向相距只有四五步的无欲禅师望去。

这一眼可把他骇了一跳，原来无欲禅师已恢复如常，精神奕奕，面色红润，眼中威棱四射，杀机森森。

他急急提聚功力，准备应战；无欲禅师长笑一声，举步向巩贵欺迫上去，挥掌猛劈，他掌势一发，巩贵连忙翻掌招架。

说时迟，那时快，在两人的掌下，突然“蓬”的一声，冒起耀眼的猛

烈火光。

这一大蓬烈火，冒起之时，势如闪电，所占的面积，几乎有一丈方圆。炎势乃是呈圆柱形，是中心之处，亦即是无欲禅师和巩贵两人立足处，颜色发育，再外面是白色的火焰，临到最外面，则呈耀眼欲花的红色。

第二十一章

这一道火柱，直向屋顶冲起，快得难以形容，但见火光乍现，屋顶便“砰澎”巨响一声、很大的一片屋瓦，竟被掀起。

在火柱之中，无欲禅师和巩贵两人，真是照得髯眉毕现，由顶至踵，都呈现一种奇异的惨青颜色。

他们面上的表情，在这一刹间，竟都凝固了。无欲禅师瞑目竖眉，凛凛有威。巩贵则十分惊惶地向他瞧看，嘴巴半张，好像很想说什么话。

在屋角的清凉上人，辛公权和李氏女子，全都把这个景象，瞧得清清楚楚。

当时虽然室内炙热的使人觉得有如掉落在烘炉之中，在不知不觉中，汗出如浆。可是这一幕奇异的景象，却不能令人忘记了这一阵可怕的热力，不由得直着眼睛，瞧看这场好像是怪梦一般的景象。

火柱的颜色，过了好一会才完全变为红色。在火光中的两个人，一直保持那种姿势和表情，既没有移动，也没有喊叫的声音。

直到这根冲出屋顶上高达两三丈的火柱，完全变为红色，并且发出轰轰烈烈之声时，火中的两个人，突然间不见了踪影。

清凉上人朗诵一声佛号，声音中含有悲凄惋惜之意，接着道：

“他们两人的肉身，都化为飞灰啦！不论是善是恶，是爱是恨，都随着无情烈火，化作乌有！”

李氏女子含悲尖叫一声，几乎昏厥过去。

三环追魂辛公权心中大惊，忖道：

“这清凉老僧号称为黄山派第一高手，果然名不虚传，我这里用尽全力，正在抵御火热，他却能从容开口说话，单单在这一点上，可以窥见他功力之深厚了。”

他目下仍须抵御火柱的奇热，是以不敢开口作声。

清凉上人又道。

“辛施主，那无欲禅师今日以身殉道的情形，你已经亲眼看见啦！他的决心和行为，坚毅壮烈，已是无可置疑之事。而他的遗志，便是要老袖将你留下。老袖自将不顾一切，定要完成他的心愿。”

三环追魂辛公权虽然也是武林中著名高手，平生见过不知多少大场面。可是像无欲禅师使的这种手法，倒还是第一次看到。

尤其是无欲禅师与巩贵两人，一直纤毫毕现地嵌在火柱之中，其后突然不见踪影。致留下的印象，比之其他任何形式的殉身，都来得强烈撼人。

他的意志和斗志，已经被这种奇异的殉道景象所夺，完全狠不起来，

加上清凉上人现下表现出的精湛功力，也使他大感气馁。

他还是不敢回答，因为他一开口，虽然火柱的奇热不致把他烤得昏倒，但功力将受到侵蚀，将是无可置疑之事。

清凉上人晓得他不肯开口之故，当即道：

“辛施主，你毋须开口，但请仔细听着。假如你现在还不放下这个女子，老袖仍将不客气动手，但却是不择手段的打法。如果你放开她，老袖与你到外面去，公公平平的拼上一场。”

辛公权一面挺刀护身，一面点头同意。

他实在已是无可选择，因为以清凉上人的武功造诣，如果当真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出手攻击，在这斗室之内，辛公权再高明些，也难逃大劫。换句话说，纵然是比辛公权还高明的人物，处于这等境地之中，也没有法子避免得两败俱伤的结局。

辛公权略略松手，但李氏女子已站立不稳，是以辛公权为了避免她摔在地上，只好仍然勾住她的腰肢。

清凉上人一面侧视火势，一面隼顾着辛公权。他心中也有一个难题，未能解决。

那就是如果辛公权把李氏女子放下，迅即冲出此屋，则他定须一同出去，与对方立即展开决斗。

只是这么一来，李氏女子留在房中，在如此奇热烤熏之下，不须多久，定必死亡无疑。

如果清凉上人将李氏女子带出去，则辛公权趁这一丝空隙，必可及时远走高飞。

也就是，清凉上人虽是看见辛公权逃走，并且想全力追击，但因李氏女子带给他的阻滞，使他无法及时追击。

那辛公权一旦翻出瓦面上，哪里还肯留下，等着与清凉上人拼斗。

所以当辛公权身形迅急升起之际，心头已泛掠过一丝胜利之感。

清凉上人对于迎面扑来的李氏女子，显是明知她已经身亡，但也不能一手把她推开。当下左袖一卷，把她接住。

清凉上人此时不但没有丝毫手忙脚乱的样子，反而微微一笑，右手大袖同时挥卷，劲力如山涌出。

他这一翻并非向辛公权攻去，因为以三环追魂辛公权的身手功力，莫说这等隔空内力，即使是迎面拂到，他也接得住。

但见清凉上人的大袖起处，右后方的火柱，突然间呼一声分出两道巨大的火舌，向辛公权身边激射。

辛公权的指尖已碰到横梁，只要再给他一线的时间，他就可以破顶而出。

但就是差这一点点时间，从火柱分出来的一道火舌，已经横袭而至。

这股火舌尚未当真触及，辛公权已感到奇热难当。如若给火舌扫中，无疑马上会全身着火。

辛公权权衡之下，猛一咬牙，仍然向屋顶翻起。“砰”的一声，他双腿翻转上去，踢破屋顶瓦面，人也从洞中穿出。＝

辛公权临危不乱，迅即倒在瓦面上，一路滚转。但由于瓦面凹凸不平，不似在平地上，可以把身上之火压熄，是以身上火，随熄随起，不是当真熄灭。

虽然火势未灭，但已大受压制，是以当他从屋顶上滚坠地上时，身上多处的火苗，并不算厉害小

辛公权在地上连连打滚，这回很快就把身上之火，完全压灭。

但当他跃起之时，可就发现那清凉上人，已经站在他跟前，冷冷地凝视着他。

原来辛公权这一番腾折，所费时间虽然有限，可是清凉上人已经足够安放好李氏女子，事实去路。

辛公权手中的三环大砍刀，总算还没有失落，当即摆开门户，防御敌人攻击。

清凉上人仰天一晒，道：

“辛公权，你虽是诡计百出，身手高明。但老袖何尝不是一早就看准了你能够逃走的途径，亦曾考虑到你将以什么手段阻我拦截你的逃生，是以利用火攻之计，亦是早就想好了的。”

他这么一分析，辛公权虽然失败，亦不得不服气。

清凉上人心知辛公权虽是武功精强，内力深厚，可是被刚才的火势热力所伤，功力已略受损，同时惊魂甫定，一时也不易集中心志。

是以他更不怠慢，双袖交错一拂，向辛公权攻来，口中喝道：

“请辛施主赐教……”

他双袖甚长，卷拂之际，宛如两股相当长的兵器，分作上下攻袭敌人。

辛公权三环大砍刀起处，闪出耀目精芒，一刀劈出，封挡住双袖来势。

清凉上人见他刀法精奇，力道威猛，立刻改变手法，决定以柔制刚，克敌致胜。不过为了迅速消耗敌人内力，减弱他的抵抗能力，是以仍然不能完全放弃硬攻之法。

但见他右手衣袖抖起，有如一扇铁板般，直向辛公权头顶拍落。

辛公权的三环大砍刀擅长硬拼，是以一见对方袖如铁板，来势迅急刚猛，不但不惧，反而大喜，立振健腕，大刀呼一声撩劈敌袖。

刀袖一触，居然发出金铁交鸣的巨响。辛公权虽是感到敌袖坚硬得离奇，但仍然不惧，刷的一刀砍去。

这回轮到清凉上人挥袖封架，又是“锵”的一声巨响过处，双方都震得身形摇摆。

这两大高手各不容情，马上又出手互攻，但听“锵锵”之声不绝于耳，霎时间两人已硬拼了十四五招之多。

他们每一招硬拼，俱无一丝一毫可以取巧之处，因是之故，所耗的气力，亦比平时多出不知多少倍。

辛公权急急喘息数口，自觉力道已有不继之象。再看对方虽然亦有吃力的表情，但看来却好得多了，不禁心下大惊。

原来辛公权之所以不断的与对方硬拼，乃是由于对方的衣袖是柔软之物，若要此袖坚逾钢铁，须得运布内力于袖上才行。

此举自是十分耗损内力，估计不出十招，对方非得改变手法不可。其时清凉上人虽是改用别的手法，可是已损耗了的内力，一时决无法恢复。

辛公权认为唯有这等情况之下，方有突围逃生的机会。故此不管自己情况如何，迅快施出硬攻之术。

只是目下对方似是内力损耗有限，这就令他不能不大惊失色了。

他的念头不过是一掠即逝，手中大刀，又与敌人连拼两记。

清凉上人左手衣袖忽然从刀光中，像毒蛇般卷进来。迫得辛公权不能不发掌劈击。

自这时起，清凉上人右袖硬攻，左袖柔袭，一连抢攻了七八招，辛公权已被迫得退到墙下，口中也发出喘息的声音。

清凉上人右手硬攻之势暂歇，左手忽卷忽拂，使辛公权不得不全力封架。他口中说道：

“辛施主，你的算盘打错啦！应当一上来时，只守不攻，争取恢复体力的时间，才是上策……”

说时迟，那时快。

辛公权的三环大砍刀，封出一片铮铮震耳的声音，守住了全身。他虽是气力有衰竭之象，全身曾被火势烧伤之处，痛不可当。但他终究有数十年精修之功，正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舞出的那一片刀光，依然滴水不透。

清凉上人业已占了胜算，不过这一战的确相当费力，若不是事先心中有过策划，利用那股烈火的伤了对方，则今日之战，势将力拼数百招，方能占得上风。

辛公权的大刀使出一路缠腻绵密的刀法，宛如春蚕吐丝，缕缕分明。

清凉上人认出此是姑苏顾家的绣花刀法，心想：

“这辛公权在刀法上享有盛名，成为五旗帮的内三堂堂主之一，掌管兵马大权，果然有惊人的造诣。只看他施展如此长大沉重的大砍刀，居然能使出这细腻的刀法，若论功力火候实在已登上乘境界。”

他转念之际，左袖迅快卷拂吞吐，袖影宛如水银泻地，直有无孔不入之势，另一只右袖，却按兵不动。

这时辛公权刀势由左而右，划出一道弧形精光，这一招称为“妙裁云锦”，乃是这七十二招绣花刀法中，暗寓反击之威的九招。除了这九招之外，其他所有的招式手法，都是深藏固守，以获身保命为主。

清凉上人霜眉轻举，善目中威棱四射，显然杀机急剧增加。换言之，亦即是对方的刀法中有了可乘之机，是以他不知不觉中表露出来。

但见他左手衣袖呼地拂去，像毒蛇般攻袭对方上盘，另外那只按兵不动已久的右手衣袖，抖得笔直，宛如一块长形铁板，迅猛冲击敌胸，势著奔雷，凌厉之极。

他双手使出刚柔两种不同招式，已属难以办到之事，更何况所用的又是两只衣袖，本身柔软无力，更难兼顾刚柔不同的力道。

因此他这一招施展出来，辛公权心中已经大惊服输，认为自己的武功造诣，跟这位黄山派第一高手相比之下，简直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辛公权心中大是气馁之际，清凉上人右手迅猛硬攻的衣袖，已撞上了敌刀。

“锵”的大响一声，袖刀一齐荡开。可是清凉上人另一只衣袖的角尖，却拂中了辛公权的耳际要害。

辛公权大叫一声，抛下大刀，双手掩耳。

原来人身五官当中，双耳脉络相通，一边受伤，另一边亦会生出相应的感觉。是以辛公权以双手掩着耳朵。

他在脑袋剧疼欲裂的情形下，还一眼看见了清凉上人右手的衣袖，尤自硬挺如铁板，并未软垂下来。

辛公权为之恍然大悟，敢情那清凉上人右手衣袖之内，暗藏软硬自如

的兵器。

因此之故，他早先与自己硬拼之时，并不须耗费很多气力在使衣袖坚挺这一点之上。

换言之，每一记硬拼，清凉上人只须费激真力在袖内的兵器上，而不须每次运布在袖上。要知衣袖的面积广阔，若是每次硬拼，震散了所运布的真力，自是耗力极多，一时不易补充。

辛公权当时就是贪这个便宜，一味用硬拼手法，而不顾惜自己身上伤势的影响。殊不知中了清凉上人的道儿，以致气力迅速衰竭。

他心中方自明白过来，脑袋突然发生一阵奇疼，以及天崩地裂般的嗡嗡巨响，顿时一交栽倒，就此气绝毙命。

清凉上人长长的透一口大气，转眼四望，但见那根原本冒出于顶外老高的火柱，已经消失。但四下却传来嘈杂的声音，隐隐有人呼叫救火等话。当即挟起辛公权的尸体，向房间走去。

在经过李氏女子的尸体时，他弯下身子，以另一只手将她挟起，顺便一并带入房间内。

房中的火光，照耀得她头面和全身都变成红色。仍然奇热难当，教人有喘不过气来之感。

清凉上人口中诵声佛号，迅即把这一男一女的尸体，丢在火柱上。

他估计现下的火势，纵然不能像行前那样，把人烧得连骨头也化为飞灰，但至少可以毁去他们全身衣物，以及把面目烧毁，看不出是什么人。这一来海陵帮帮主巩贵固然永远不知去向，而这辛公权亦是离奇失踪的收场。

这位佛门高僧，口中喃喃诵念着经咒，一直等到外面人声迫到切近，而且火柱中的两具尸体，显然已经焦毁了，这才从辛公权所开的“天窗”，翻上屋顶。

四下夜色茫茫，他不必担心会被四下拥来救火的民众看见，迅快踏瓦而行，转眼间已隐入黑暗中。

徐少龙回到家里，洗过澡，换了干净衣服，与玉罗刹连晓君舒舒服服的共进晚餐时，心想：“清凉上人现下不知怎样了？但一定忙得昏头转向无疑。”

他们默默地吃过晚饭，又舒服地品茗闲坐之时，连晓君轻轻问道：

“少龙，你显得心神恍惚，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为什么呢？”

“没有什么！”徐少龙道：

“相反的，我觉得这等日子过得很有趣味。”

王罗刹连晓君沉吟一下，接着轻咬着下唇，那编贝似的皓齿，与鲜艳的朱唇相映，娇媚欲滴，徐少龙一眼望见，不由得看呆了。

过了一阵连晓君才道：“帮主交待的任务，你已完成了多少呢？”

“进展情形，可以说令人相当满意。”徐少龙道：

“怎么？你可是想家，所以希望早点办完事？”

连晓君先转眼向屋外掠瞥，外面虽是黑沉沉一片，但她视听所及，认为没有人潜伺窃听，当下道：

“你又不是不知道的，我哪儿有空呀？唉！古人有‘云横秦岭家何在’之悲，而我则更可哀了，简直是‘春来飞絮恨无家’……”

她突然发出哀愁欲绝的感叹，的确使徐少龙心头一软，温柔地瞧着她，说道：

“咱们别说这些伤感情的话，明天到哪儿去玩玩？”

连晓君没有作声，徐少龙又笑道：

“可惜你是个女儿家，不然的话，这刻正是华灯初上之际，那秦淮河上，风光正自旖旎。只要到了那画舫上，艳姬歌妓，珠围翠绕，牙板管弦，笙歌盈耳。管教你牢悉顿消，乐不思蜀……”

他信口猛吹，特别是由于这等行乐之法，连晓君定必无缘领略，只能凭想像以臆测，因而在岔开她无端而来的哀感这一点上，必定十分收效。

果然连晓君问道：“秦淮河上当真这般好玩么？”

徐少龙道：

“当然是真的，但这等风流艳趣，只有男人方能消受，如果换作你，感受无疑大不相同了。”

连晓君不服气地道：“那也不一定，你带我去开开眼界可好？”

徐少龙道：

使得，但必须等我们的事办完了，那时不虞身份泄漏，到哪儿都行。”

连晓君现出踌躇的神色，朱唇蹙懦了一阵，才道：“你要如何方可返坛呢？”

徐少龙道：

“咱们只须查出还有什么高手，在暗中保护黄翰伯。同时又查明这次黄翰伯挑去本帮黄旗分舵，是什么意思？这样咱们就可以返坛复命了。”

连晓君道：“这两件事，对黄翰伯没有什么损害啊！是不？”

徐少龙一听此言，便知道玉罗刹连晓君敢情已查出这两件事的答案，无怪她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态。

要知玉罗刹连晓君目前的处境，相当复杂。她一方面与徐少龙已有感情，又同是五旗帮之人，自应助他达成任务。

可是这些日子来，她与总督大人黄翰伯的公子黄云文交往的结果，又使她对这位调搅风流，透逸高雅的贵公子，生出一份感情。

她生怕五旗帮伤害了黄家，以致黄云文也受到灾难。但如果不帮徐少龙，似乎亦于心不安。

故此连晓君可以说已陷入左右为难的夹缝中。今晚她拿话探探徐少龙的口气，一方面想作一个决定，另一方面，她深心对徐少龙，另有看法。

前些日子在总坛大寨中，徐少龙曾经有些奇异行动，落在她眼中。而那天晚上，当石芳华演唱时，他还曾向连晓君求助，使石芳华依计昏倒，因而在众目睽睽之下，巧妙地伤了席亦高的手下香主黄老歧。

这些行动，已超出争夺“副统领”宝座的范畴。玉罗刹连晓君自是省得，所以她不敢向任何人谈论这件事情，只闷在心中，暗自琢磨。

正因此故，她在徐少龙面前，方敢泄露出自己心中的矛盾，而不怕徐少龙会告密。一来她知道徐少龙对她亦有情意。二来徐少龙究竟是怎样的人，大有问题，反正不会是卑鄙无耻的告密者。

徐少龙暗自迅速的考虑一下，才道：

“暂时不会有什么损害，黄翰伯厉害得很，想动他可不是容易的事。”

连晓君道：“假如我把这些秘密查出，你便如何？”

徐少龙道：

“我一方面报上去，另一方面，则要恢复本来面目，与督轅内的几个高手，大斗一场，那天晚上，咱们如不是束手缚脚，顾忌太多的话，那倒是一

个痛快拼斗的好机会。”

连晓君道：“林秋波一定很恨你，你可曾想到？”

徐少龙道：“我设法避开她就是了。”

他这话说得大有人情味，连晓君忍不住说出心中之言，道：“黄公子也一定恨死我了。”

徐少龙皱皱眉头，道：

“不错，但我也有法子使他不恨你，你可想听听？”

连晓君道：“你有什么法子使黄云文不恨我？”

徐少龙神色郑重，一点也不似开玩笑，应道：

“你叛出五旗帮，投入他们那边，黄公子当然不会再恨你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玉罗刹连晓君眼睛睁得大大，显然大为震撼，道：

“我绝不能这么做，如果可以的话，我老早就不必烦恼了。”

她一口拒绝这个想法，徐少龙可就不慎重地重新考虑了。要知在他观察之下，已深信玉罗刹连晓君对于她所处的地位，以及勾心斗角的生涯，感到十分厌烦，若有机会，必定像“蝉曳残声过别枝”的脱离五旗帮。谁知她居然一口拒绝，实是太出他意料之外。

因此徐少龙不得不重作考虑，但他一点不慌，因为他知道连晓君不至于出卖他，同时他又了解人性中，往往发生这种固执的情形。

那连晓君可能说不出任何理由反对脱离五旗帮，亦可能完全承认应该脱离五旗帮的理由，但她将是固执地不肯那样做，没有法子把她说服。

徐少龙决定暂时撇开这个问题，淡淡道：“既然行不通，咱们再想别的法子。”

他们刚刚谈到这里，一个仆妇来禀报，书坊派来了伙计，送了不少书籍来。

连晓君讶道：“这么晚了，还送书来？”

徐少龙道：

“除了大部份是新近刊刻的典籍之外，相信有些书坊主人特地为我搜购的珍本。我原来打算送给黄云文，算是我们从家里带出来的，这样他们才会更加相信咱们是书香世家。现在大概用不着了，不过你可将此意透露给余姣姣得知，免得她疑神疑鬼，乱打报告。”

连晓君点点头，道：

“好的最近我一直很注意她，倒是没有发现她有什么可疑之处。”

徐少龙很快就走到书房，但见桌上已堆放了不少书籍；而送书前来的，正是这南京地面，负责“贩卖部”的头子黑蝎阎炎。

由于连晓君随即跟了进来，因此阎炎暂时不能向徐少龙说什么话。

连晓君拿起书坊开列的单子一看，哟了一声，道：“你买这么多？”

黑蝎阎炎马上用生意人的口吻道：

“敝坊费了很多事，才搜罗到几部难得的宋版藏本，敝东主说过，这可不是因为杨相公肯出大价钱，而是见杨相公博学好古，一定懂得爱惜珍本的人，所以才用心替杨相公搜罗……”

连晓君道：

“原来如此，让我瞧瞧有些什么……这一部十二卷是时人所著的新本……”

阎炎依照单上开列的书名查看，道：“这是张樊著的东西洋考……”

他显然不知道张樊是什么人，亦不明白“东西洋考”一书中，谈的什么问题，故此话声就此打住。

徐少龙耸耸肩，道：

“本朝已与诸著海国通市甚久，这一部大概是遍考诸海国以及海路各线等事，我想一定有点用处。”

连晓君从打开的箱子中，拿起一本，道：“啊！这是西湖繁胜录，还是宋版本呢！”

徐少龙问道：“你以前读过么？”

连晓君道：

“我读过，西湖是我最向往的地方，此卷备载南宋时西湖的繁华风流，胜慨逸事，令人有不胜神往之感。”

徐少龙转眼向阎炎道：

“这一部很好……”

连晓君瞧着箱中另一套书，道：这十五卷四声篇海乃是通行本，便不怎么好了。”

阎炎道：“可是此书很多人买呢！”

连晓君道：“那是另一回事，这是什么，守城录四卷……”

徐少龙道：

“这一套属于兵家之书，是宋代靖康时，陈规以区区一个县令，当金兵南下时，荆湖诸郡，剧盗蠢起。陈规连败巨寇，后来又与刘铸一同抵御金兵，大有功绩。此书是陈规在清安御寇的事绩，同时备载城廓楼橹等制度，以及攻城备御的方法。这些是陈规著的，其中一卷是汤寿著的建炎德安守御录，详述陈规守德安时守城遗事。大体上说，此书可以称得上很有价值。”

连晓君惊讶的望他一眼，虽然没说什么，但显然已表示对于他的渊博，感到十分奇怪。

黑蝎阎炎向连晓君奉承地道：

“姑娘谈论这些书籍时，头头是道，可知必是当今的女才子，只不知和黄大人的千金相比起来怎样，但小的想，姑娘恐怕还要胜过她。”

这话使徐连二人都大感惊奇，徐少龙首先问道：“哪一位黄大人？”

阎炎道：“就是总督大人。”

徐少龙讶道：“我没有听说还有一位千金啊！”

阎炎道：“对了，外面的人都不知道……”

徐少龙感到难以置信地问道：“然则你如何得知的？”

阎炎微笑道：“是黄公子无意中透露的。”

徐少龙道：“他是个很缜密小心的人，怎会把家中之事，轻易向外人透露？”

徐少龙追问的话，还含有两点意思，只不过没有说出口罢了。

第一点是在他说到“家中之事”时，声音特别重些，以示强调。暗示此事外间全然不知，甚至在黄翰怕的一些同官友好之中，亦保守秘密。所以此是黄家的“秘事”，而不仅仅是普通的家中之事。

第二点是，凭他阎炎在南京公开的身份，不过是一间书肆的掌柜，黄云文公子与他交往不深，怎会将“秘密”透露与他得知？

阎炎答道：

“黄公子时时到小店来搜购书籍，是以与小人甚是相熟，有一次他恰是应酬之后，带着酒意前来，还购了很多书籍。小人一看这些书籍，有些是黄公子曾经买过的，是以十分奇怪，又以为他是醉中选错了，便把此情，向他禀告。黄公子说不是选错了，叫我放心。因为这批书籍，是他妹子要的，马上就装运返乡……”

徐连二人这才明白，徐少龙道：

“原来她是居住在家乡，不是在南京。不过黄夫人亦在此地，为何抛下那黄姑娘在乡间。令人不免觉得奇怪

连晓君道：“也许她自小跟随着祖父母长大，所以把她留在乡间，陪伴老人家亦未可知。这等情形，比比皆然。”

徐少龙点点头道：

“也许你猜得对，但也说不定是黄公子酒后之言，说得不清楚，把别的女孩子，说成了他的妹子，也未可知。”

阎炎马上道：

“不会，因为后来小人曾经问起黄公子，黄公子还叫我不可向别人提起。而其后他选购书籍之时，小人亦晓得哪些是他自己要的，哪些是他妹子要的，所以小人敢担保不会有错。”

连晓君大感兴趣，问道：“那黄姑娘要的多数是哪一类的书籍呢？”

阎炎道：

“她也和姑娘差不多，样样都读过，但后来却多半是‘子’部的书画琴谱，医家术数类。‘集’部的诗文词曲类

连晓君道：“她既专精这等学问，可见得她才是中帼中的才子，与我大不相同。”

徐少龙笑一笑，问道：“你比较喜欢哪一类的学问？”

连晓君白他一眼，道：

“你真是明知故问，我明明喜欢‘经部’的易类，‘史部’的诏令杂议类，以及地理类中的山川河渠边防古迹。‘集部’中的名家总集类……”

她白他一眼之故，意思是说他在外人面前，不该露出破绽。哪有做亲哥哥的，不知道妹妹喜欢读哪一类的书籍文章？但为了避免下一次，他又犯同样的错误起见，所以赶快告诉他。

徐少龙省得她此意，心中好笑，忖道：

“如果她晓得这个阎炎，竟是直属五旗帮主大乙神指钟抚仙的秘密组织的首脑的话，她一定惊得跳了起来。同时亦明白我何以在阎炎面前，并不须过于小心，掩饰一切破绽的原因了。”

他向她挥挥手，道：

“你到后面休息吧，不然余麽麽又会嫌你熬夜了，你现在找她去最好啦！”

这话听在连晓君耳中，竟是叫她去向余麽麽解释购书的用意动机，免得她疑神疑鬼的意思。因此，她听话地离开了书房。

阎炎马上低声道：“小人特来禀报一些重要事情。”

徐少龙道：“你自然是有事才来见我，是不是帮主有密令……”

阎炎佩服地道：“是的。”

当下取出一枚蜡丸，交给徐少龙。

徐少龙接过这枚蜡丸，口中间道：“你那边可曾查出头绪了？”

阎炎摇摇头，道：“还没有，是以属下心焦如焚……”

徐少龙从囊中取出一把小刀，阎炎看了，心中大为惊讶，忖道：

“这一枚蜡丸，大如荔枝，莫说是修习过武功之人，即使是妇人孺子，也能够用手指捏碎，何须使用小刀？”

只见徐少龙以刀锋迅速轻划蜡丸，一连两刀，那枚蜡丸便被剖开一条细缝。这时徐少龙随手在桌上拿了几张纸，恰好把蜡丸切口渗出来的绿色液体承接住。他的动作显得相当小心，是以手上的纸头虽然已染成一片碧绿水渍，却不会染上他的手指。

蜡丸的绿水已经流光，徐少龙丢掉那些纸头，再用刀子，剖开蜡丸。

阎炎惊道：“这枚蜡丸竟是两层的么？”

徐少龙道：

“不错，外面的一层，装满毒水。如果不知底蕴之人，冒失捏碎蜡丸，不但会被毒水侵肤，难逃一死。同时内中的密函，亦被毒水染污，字迹消失。”

他一面说，一面剖开蜡丸壳内，取出一枚纸团，先将其余东西放下，然后把这枚纸团，放置在光滑的桌面上，细心展开。

阎炎赞道：

“这个办法真了不起，既能伤敌，又能湮灭情报，敌方之人如果截获了此刃，必走得吃个大亏。”

徐少龙道：

“不但如此，由于蜡丸中的毒水，必须以某种特别的药材救治，而且数量须得极多。因此对方除非不救治中毒之人，如果要救，就得把市面药肆的这几种药材，完全搜购一空……”

他笑了一下又道：“你自然懂得这里面的奥妙啦！”

阎炎道：

“在下懂得，这意思是对方这么一搜购，咱们就有充分的线索，可以侦查对方的底细和藏处了。”

徐少龙颌首道：

“正是，正是。因此，这枚蜡丸的设计，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阎炎实在忍不住了，问道：

“只不知此物是何人想出来的？属下从没听说过，亦不见帮主使用过。”

徐少龙轻描淡写地道：“你当然没见过，因为这是我想出来的。”

他的注意力已落在那张薄薄的纸上，虽然经过熨拂，并且是利用内家真力，但仍然有很多波纹。如果不是他这等身手之士，非得使用熨斗不可。

阎炎震惊地望着这位年轻高手的侧影，心中又恐惧又佩服。

他已晓这一枚蜡丸曾经过他手中之故，无疑是徐少龙利用机会，试探他的忠心。要知制造蜡丸壳子，容易不过。是以如果阎炎有问题的话，或者是对帮主直接传下密令，居然不让他先行得知内容之举有所妨忌不满，可能就弄开蜡壳，先瞧瞧内容。

这样徐少龙便不费吹灰之力，先查出一名不稳分子，此举当然也得到帮主的同意。阎炎恐惧的原因，也就在此。因为帮主既然授权与他，彻查内部。则定然亦赋予生杀大权。所以阎炎现在极须巴结这个青年人，虽然他内心的确十分妒忌。

徐少龙直起身子道：“你也看看帮主的命令吧！”

阎炎忙道：“属下岂敢如此大胆。”

徐少龙道：“不妨事，你亦须得知悉这些命令。”

阎炎这才伸头去瞧，但见纸上写得麻麻密密，分为许多条。

第一道命令是：命徐少龙直接与海陵帮巩贵接头，打听大尊者的屠龙计划内容细节。最好能使巩贵交出他的关系和线索，由徐少龙接办侦查，以免因误失而断了这条宝贵的消息来源。

此外，徐少龙尚可在阎炎处动支二十万至三十万两，以便作购买海陵帮情报的经费。

第二道命令是：可以答允黄翰治的婚事，但为防女心外向，万一连晓君到了黄家之后，竟然反叛本帮，反而泄露本帮机密起见，定须在技术上，预作安排，必须使她，不反叛才行。

关于如何对付连晓君，命令上没有提到，显然是要徐少龙自己想办法。

第三道命令是：兵马堂堂主三环追魂辛公权已抵金陵，总务司主席亦高随后便到，命徐少龙必要时可请他们支援。但仅限于正面对付黄翰伯之用。如是秘密行动，可用黑蝎阎炎之人。

第四道命令是：三月内将有身份极高之人，亲抵金陵，专门调查内部安全问题。等这个专家调查过“贩卖部”之后。如无问题，始由徐少龙着手调查五旗帮其他部门，包括被破去的黄旗分舵在内。

这四道命令，只瞧得阎炎胆战心惊，别的尚是其次，最可怕的是第四道命令。设若稍有不妥，他身为东南驻南京的总负责人，定然是受重惩。在他们这一行业中，等如是宣告死刑。

他只好旧话重提，道：

“上回钧座说过，帮忙属下先行调查内部，钧查内部，钧座又预测帮主一定会派人来查，果然一点不错……”

徐少龙沉吟一下，道：“你希望在帮中专差未到以前，先行调查清楚，是也不是？”

阎炎道：

“是呀！如果有问题，属下能够早一步查出，呈报上去，便不会有太大问题了。”

徐少龙道：“三日之内想调查清楚，可不容易。”

阎炎忙道：“还望钧座鼎力赐助。”

这件事在徐少龙来说，实在是求之不得的事。他千辛万苦，混入五旗帮中，味着良心做了许多事情，为的正是想侦破此一专门贩卖人口的万恶组织。

假如此一组织，没有五旗帮掩护的话，老实说就不至于这么棘手了。

阎炎见他答允，不胜之喜。因为一来他深深佩服徐少龙的才智手段。二来万一将来发生了问题，因现下已拖了他落水，则情况便不一样，至少也可以辩称，曾经请徐少龙帮忙调查过，也没有法子查得出问题。

换言之，阎炎的责任，可以分一部份给徐少龙。

徐少龙对于第一和第三道命令，心中有数。因为他已接获清凉上人的消息，得知巩贵与辛公权，业已身亡。

但他目下尚须装不知道，向阎炎道：

“二十万至三十万两的银子，数目庞大，你准备如何给付？”

阎炎道：

“这笔银子数目虽是巨大，但仍不成问题。只不过对方如果指定要现款的话，那就有点麻烦了。”

徐少龙道：

“我正是担心这一点，对方多半不肯收受钱庄的银票。二三十万两银子若是窖藏积存的，取用时自然没有其他影响。如是向钱庄提取，这南京城马上就会缺乏银两流通，一旦如此，官方岂有不注意之理。l’

阎炎眼中掩不住诧异之色，忖道：

“这位副统领胸中到底有多少学问？怎么连市面银根松紧之事，亦能了如指掌？”

他一面想，一面连连点头道：

“是的，钧座所虑有理，我们如果提取了二三十万两现款，市面登时会感到缺乏银两流通，本来以南京之在，这二三十万两之数，仍不足以发生太大的影响。可是最近半年来，大江南北数省，都普遍发生银两流通量缺乏的情形，所以我们如是骤然间提取这大笔现款，影响有如立竿见影，市面马上感觉出来。”

徐少龙道：

“无怪最近物价腾升，虽然未到米珠薪桂的地步，但也很够瞧的了，这原因敢情是为了银两缺乏之故……”

阎炎道：

“正是如此，朝廷所行的钞法，本来可济现银不足的毛病。无奈这等钱钞，没有信用，票面上明明值一贯，准折为铜钱是一千文，折银子为一两，折黄金则四贯为一两，可是现在政府发行的新钞，一贯只值十枚铜钱，；日钞更惨，只值一二钱而已。”

徐少龙道：

“老实说，我很少使用大明宝钞，竟不知迎值已经惨跌至此，只不知为何弄得这么惨兮兮的？”

要知有明一代，凡二百七十余年，由开国太宜皇帝起，都使用纸币。政府并三申五令禁止使用金银为货币，只用铜钱为辅市。

但基本上，政府发行纸币时，并没有准备金来作纸币的后盾，因此纸币不论是在人民的心理上，或者是事实上，都没有价值。以最简单的方式说，任何人收到了宝钞，心中都感到这只是一张可以使他吃亏损失的废纸，所以急急使用出去，换点货物在手中，纵然不是急用之物，也比藏着这张废纸的好。

既然每个人都这样做，宝钞在使用时，价值当然越来越低。洪武九年时，每贯折白米一提，到十八年时，每贯只折米一石。

但在当时，宝钞每贯其实还买不到一石米，所谓折米一石，只不过是缴粮纳税之时，政府肯以这种价值收取宝钞而已。

在这等恶性循环之下，宝钞变得一文不值，可是百官俸禄中，仍然硬性规定折给若干成的宝钞。故此百官的禄秩有的虽然相当高，其实得到手没有一点点，到了不能养廉的地步。

在正统十一年时，主事李贤曾上书说：“指挥使月俸三十五石，实支仅一石。塞外降人反支十六石五斗，是一降人当京官十六员半矣。”

甚至早在永乐十六年时，双流县的知县孔有谅上书进言，其中一段亦是谈到百官俸禄，他当时就指出：

“本朝所定的俸禄，比前代为少。现在除了京官以及方面官稍增加了一点之外，其余大小官的俸禄，减去折为宝钞部份，每月真正所得，每月不过

二石米，不足以供养数口之家。

因而仰事父母，抚育妻儿，和道路往来的费用，从那里取给呢？这种情形，使得贪婪者只好想法子赚钱获利，不借营私舞弊。廉洁者只好贫困终身，痛苦无处可诉。”

事实上明代官俸之例，后来变成不问官职大小，每月皆给一石米。除了这一石之外，其余的或折绢、或折银。另一大部份则折为宝钞，所以明代做官的人，的确很苦，如不贪污在法，简直活不下去。有明一代，政府由京师至地方，几乎都腐败无能，万民疾苦。

这种情形，除了还有一些原因之外，官俸的太薄，实是一大原因。但掌管天下收支的户部，只管做自己的官，谁也不愿锐身当天下之任。例如在正统六年时，御使陈泰奏称：

“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远任，妻子随行，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钞。九载之间，所事扶育之资，道路往来之费，亲故问遗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瞻。则不免失其所守，而陷于罪者，多矣。乞敕廷臣会议，量为增益，俾足养廉。如是而仍有贪污，惩之无赦。”

陈泰在奏言中已经说得很明白，官俸太薄，不免迫得官吏贪墨犯法，但这封奏书批交“户部”商议，增俸之事，竟被驳而不行。

其后有人在论及明代财政时，曾批评说“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总而言之，有明一代几乎都有物价腾贵，民生疾苦，这与官吏俸禄太薄，以致养成了贪污的风气，大有关系。

因为官吏贪污，豪猾者便得以匿报田赋以漏税，国用为之空乏，国势也渐渐积弱，民间亦转见贫困。这些都是互相影响，越来越甚。

再说金银矿冶方面，我国自汉代以后，对于金银铜铁铅汞等矿产，已渐归官营，不许私人独擅其利。而在秦汉以前，则悉听民间自采，政府不加管制。历史上记载着蜀的卓氏，宛的孔氏，山东的郑程等，都是以冶铁致富的。

汉代以后，纵有私人开采，但政府亦课以重税。同时由于采矿方法不佳，开采矿产，不易获利，故此莫说民间，连历代政府，也没有兴趣。

明太祖时，近臣请在山东开银场，但太祖说银场之弊，正是对官府利益甚多，对人民损害甚大，所以不准。其后又有请求开陕州银矿的，太祖道：

“土地所产的银矿，有采尽的时候。但每年所定之银谭额，官府永久微收不停。所以这些认为采银有收益的大臣，都是战民之贼。”

原来那时候开矿方法太差，勘探矿脉的学问，亦很粗浅。所以每逢开矿，主其事的人随处发掘，往往伤及人民的屋宇和耕地。政府未见其利，人民先受其害。

只是人口日繁，五金的确需要日渐增加。所以政府还是不能不试行开矿。但成绩都极差，例如成化中，开湖广金场，计在武陵等十二个县内，开了廿一个金场。所役的民夫达五十五万，死者无算。结果所采得黄金，一共只有五十三两。

由此可见得天下使用的货币，只用金、银和铜钱，实在不够用，所以自宋代就发行纸币了。

徐少龙和阎炎所谈的银根问题，便是由于种种情形，方会发生。以南京之大，居然三十万两银子，就足以影响整个市面。如在平时，阎炎不必考虑此举所生的影响。但这一下须得避免官方注意，所以感到伤脑筋。

他考虑了一阵，向徐少龙道：“着是海陵帮定要现款，属下只好去借了。”

徐少龙惊讶地望着他，心想道：

“此人口气之大，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就算是富甲一省的大财主，家里亦不会摆着二三十万两银子啊！”

当下问道：“你到哪儿去借？”

阎炎道：“属下去向金川的雷布土司借用。”

徐少龙感疑惑，问道：“你说的是打箭炉雷布土司么？”

阎炎道：“正是如此。”

徐少龙笑道：

“假如可以旷日持久，咱们从总坛内及各旗收集运来，也比你向金川方面借用的快。”

阎炎道：“不，他们眼下就在金陵。”

徐少龙脑筋一转，已想到江边所见的四艘巨舶。当时他与阴阳谷的秦三错，站在码头上，原本是等着代秦三错到一艘大船上，晋见他的师姑左雾仙。无意中见到四艘巨舶靠岸，当时有许多公门高手，云集码头上。

徐少龙本以为公门之人，乃是准备对付这四艘神秘巨舶，谁知后来听清凉上人说，官家竟然是保护这四舟，同时证以舶上之人，大摇大摆的在绸缎庄购买绫罗布匹等，可见得他们不·是什么叛逆或大盗。

现下阎炎一提到金川雷布土司，徐少龙不由得就想到这艘巨舶了。

他点点头，道：

“打箭炉盛产上佳金砂，如果雷布上司在此，也许带得有这么多的金子，可以折为银两。但以一两黄金折银四两计算，你须得向他借用五万两黄金以上。”

阎炎道：“他们如果答应，此数不成问题。”

徐少龙摇摇头，道：

“五万两黄金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虽然拥有无可计算的金子，但数千斤黄金那么重，岂有带在身边的？”

阎炎道：

“据属下所知，他们前几天以四艘巨舶，运来一万余斤黄金之多，我们贩卖部与他们有过来往，并且晓得他们不少阴谋秘密，所以他们大概不敢不借。如果论交情不行，咱们就用威胁手段。”

徐少龙越听越有兴趣，表面上自然不露出来，道：

“你拿到什么把柄，竟可以威胁他们？”

阎炎道：

“他们把黄金换一部份铁，一部份茶，这些物质，不是自用，而是转运到西北给蕃蛮诸部……”

徐少龙心下了然，但他已感觉到对方业已对他的博通时务，深明天下大势而生出某种程度的惊奇，所以他不能不藏敛锋芒。

要知那时候交通不便，中上及边地之间，情况相当隔膜。休说一般之人，即使是当朝大臣，亦有很多根本不明白边疆情况的。至于整个国家的经济，物质的裕缺，全无所知之人，更比比皆是。

徐少龙瞧着阎炎道：

“金川雷布土司，以金砂换去铁和茶之举，听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妥。。但

他们把这些物资，转运西北边地，这就使人莫名其妙了，难道此举有大利可图么？”

阎炎道：

“是不是有大利可图，属下不知道。但根据咱们的情报，雷布土司心怀大志，暗中与西北诸部，以及沿海的倭寇等，都订有密约，关于密约的内容，外人实是无法得知。而属下从他们的种种行动上，看，换铁及茶之举，必是在密约中的重要事项。”

徐少龙道：

“番人为什么要这两种物质呢？铁可以制造军器，所以还不奇怪。但茶叶有什么打紧？咱们也不见得天天要喝茶才过得日子啊！”

阎炎笑一笑，道：

“这就是番人与咱们不同之处了。据说他们日食乳酷，故此嗜茶如命，没有别的都行，没有茶叶，那是一天都过不了。”

徐少龙道：“若是别物，或者还有点困难。但茶叶各省均有盛产，边地纵然不长此物，亦不难购得。”

阎炎道：

“在中原及东南沿海之人，自然不晓得朝廷有所谓‘以茶易马’之法，便是用茶叶换羌戎之马。”

徐少龙道：“虽有此法，但例如盐法，咱们还不是照样走私么？”

阎炎道：

“盐与茶都是官家专卖，正因为盐法败坏，所以才有走私图利之情形发生。据属下所知，盐法本来制度周密，不但于官家有无穷税收之利，同时于不产盐地区的老百姓，亦得以日用充裕，价格合理，本是良法美意。”

徐少龙道：“后来为何变成现在这等情况？”

阎炎道：

“这话须从头说起了，天下之盐，大抵分为海盐、解盐、并盐三类。本朝太祖立盐法，置局设官，把盐配与商人贩卖，抽税额是二十分之一，把这盐收入充作军饷。后来在各产地，次第设官，渐渐变成如今这许多的盐场的情形……”

他停歇一下，又道：

“正如钧座所知，盐法对犯者惩处极严，例如规定盐场灶丁夹带私盐出场及货卖的话，处以绞刑。百夫长知情纵容，通同货卖者立绞。守御官如查获私盐犯人，立可处以绞刑，私盐犯有军器者处斩首，伪造盐引者处绞刑死，诸人买食私盐者，只比私贩卖者罪减一等……”

徐少龙道：“这些法例我都晓得，你特地指出来，只不知有何用意？”

阎炎道：

“属下意思是官家虽是定下如此严厉法条，但目下仍然私盐遍天下，只见得严刑峻法，未必可恃。最重要的还是在官府本身，必须有效的执行配盐销售之法。目下的情形是官府既不许人民造盐食卖，但商人所获的配额，全是空头。他们拿着盐引向盐场提货，不知要等几年才提得到。等到提到盐时，一定是所指定销售的地区，供过于求……”

徐少龙道：“每次都那么巧？那么商人岂不是亏死了？”

阎炎道：

“当然啦！凡是赚钱的事，都被那些太盐，或是在皇帝左右的要臣，请

旨赐给盐引。商人的盐引皆是指定盐场，不许逾越。但皇上赐给的盐引，却可以越场补足，而且是即提即付，所以商人们须得等上数年才提到货，而那些得到特旨的，予取予携……”

徐少龙点点头，道：

“不错，可见得虽有良法，但如果在上者不能确实遵循，也是不行的。据我所知，目前天下盐价，皆甚昂贵。若以本钱计算，实在贵得不应该。此所以民间甘冒杀头之罪，私造海盐贩卖图私。怪不得俗语说杀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就没人做了……”

阎炎道：

“茶与盐的情况有点不一样，盐是每一人家每天要用的，所以销售极易，获利甚速。但茶叶便不同，除了番人不喝便会生病之外。我们汉人喝不喝都行。所以如果贩卖私茶，必须运到边塞，与番人交易。路途既远，而番人又不好打交道，所以贩卖私茶之人，好像还没有。茶叶亦有茶引，如过边关之时，茶引不符，也是杀头之罪。”

徐少龙道：

“你已说出要点了！番人如想为所欲为，必须军械充足和茶叶无虞缺乏才行。”

阎炎道：

“正是如此，我朝以茶叶换番人之马，在我们则得以维持马匹数目，在番人则削弱了他们的战力。”

徐少龙道：“雷布土司把茶叶供应番人，有何打算？”

阎炎笑一笑，道：

“大明朝若是受内忧外患夹攻，天下乱事丛生，则乘时而起，割据一方，甚至进窥中原的，大有人在，岂只一个雷布土司而已。”

徐少龙点点头，道：

“不错，如果天下大乱，对本帮亦大有好处。但咱们单说雷布土司他们，那天我恰在码头，亲眼目击无数衙门高手，暗中拱卫，这却是什么缘故？”

阎炎道：

“因为他们载运金砂的船舶，都是太监出面，以特旨名义，通行各地，所至之处，官府均须全力保护。”

徐少龙道：

“这真是滑稽不过之事，那雷布土司也太厉害啦！明明是危害明朝江山的阴谋，却能使官府加以保护，堂堂皇皇地穿州过府。”

阎炎道：

“那些大监们哪知好歹，只要有人奉承，以及得到好处，什么事不肯干？但明朝历代皇帝，都说太监们没有妻儿后代，所以不会有私心，可以信赖他们的忠诚，实在是天大笑话。”

徐少龙沉吟了一下，问道：

“你向雷布家借银子时，如果他们不肯，用什么法子威胁他们？”

阎炎道：“属下只须交给他们两张纸就行啦！”

徐少龙道：“哦！是不是他们遗落的密件。”

阎炎道：

“不是，一张纸是开列他购茶的二十一家茶场。以及两年来所购的数量的详单。另一张纸是简略的路线图。这是他们把沉重的生铁，运往边地的站

头。只因生铁甚是沉重，如非整条路线都布置好，实是不容易搬运，何况数量又多……”

徐少龙心中泛起了“垂涎”之感，如果弄得到这两份资料，则不论是由黄翰怕循合法的途径加以侦破，奏呈皇上请旨处理也好，或是由他们这些有志之士，暗中加以摧毁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但还有一点，他必须弄清楚的，那就是这等秘密重要的情报，正确性如何？是不是百分之百的真确不误？

要知，若是以这两份资料，威胁雷布土司的话，恐揭穿秘密，被官府更精密的调查，甚至演变到最后，朝廷派大军声讨雷布土司，变成了不可收拾的滔天大祸。换言之，在时机未完全成熟以前，这等秘密，断断不能外泄。

所以他的情报资料，纵是不够精确，想来雷布土司方面，亦将软化屈服。

但在徐少龙方面，就要求准确才行，一点也不能错。因为他们在付诸行动时，须得再查核一次，但如果到时发现出错，便须得费上无穷气力了。再者调查与行事是两回事，所用的人手亦不相同。

徐少龙想了一下，缓缓道：

“这是个好机会，我们贩卖部说不定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途径。只不知你调查这些资料时，是动用什么力量？”

他把事情转到发展“贩卖部”上去，使得询问详情之举，变成必须的一个步骤。

黑蝎阎炎眼中射出热心的光芒，道：

“咱们的组织，远及边地，尤其是各地的窟子妓院，都有密切关系）是以属下根本不曾费力，就探悉了一切详情。这其间只有一点，是属下推动的，那就是当属下零零碎碎得悉雷布土司的各种秘密行动时，属下一时好奇，便有系统地收集，然后加以查证。”

他笑一下，又道：

“钧座也知道，凡是为雷布土司出力之人，没有一个不跑妓院的，所以属下这一注意，就从他们的谈话、行踪方面，查出详细内情了。”

徐少龙肃然道：

“好，这是你无意中立下的大功，我相信如果咱们另谋发展的话，你将是主持整个的最适当人选！现在我们着手三件事，第一件，你回头去准备银子，但不到最后，别找雷布土司。第二件，你将雷布土司的资料完全交给我。第三，我们在最快的两三天内，把内部调查清楚。如果没有问题，我不怕帮主所派之人来查了。同时我立即推荐你担任负起发展责任的首脑，我在帮主那边，全力支持你。”

他们四目相投，眼中都射出狂热的野心的光芒。显然这一个默契，是为了将来理大的目的铺路。

阎炎道：

“属下回去马上去把资料弄好，只不知钧座几时抽得出时间，进行侦查内部安全之事？”

徐少龙沉吟一下，才道：

“关于查核内部人员的可靠性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须得加急进行。我告诉你怎样做，待你把全部资料交给我时，我们用内外夹攻，双管齐下的手法。也就是说，你分别赋予各部门人员一些机密任务，须与大尊者那边有关的，而我则亲自化装易容。查察他们的行动，只要找到一点线索，咱们也

不难把可疑之人弄出来。”

他停歇了一下，才又道：

“当然我希望咱们内部全无问题，方得以进行咱们扩展之计。”

阎炎立即道：

“好，属下告辞，清晨时分，钩座所需用的资料，定可全弄好送上。”

徐少龙道：“不要送来；以油纸密封之后，放在第一号驿筒之内。”“阎炎从怀中取出一张银票，双手奉上，馅笑道：

“钩座活动时一定需要花钱，这一点数目，是属下特地孝敬钩座的。”

徐少龙瞧瞧银票上的数额，竟达万两之多，当下皱起眉头道：

“咱们用不着来这一套，况且我手头充裕……”

阎炎忙道：

“属下今后全仗钩座提拔支持，若是力之所及，拿来孝敬钩座，自是千应万该之事。”

徐少龙寻思一下，才道：“话虽不错，但我却要考究你对我忠心的程度。”

阎炎欣然道：“钩座即管考究。”

徐少龙道：

“你乃是经验丰富，而又心思细密之人，所以此来见我，亦早已有了打算。不管咱们谈得如何，在礼貌上，你总须送我一点钱，但由于关系未定，所以你不知应该送多少才合适。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猜想是你非得准备几份不同的礼不可。”

阎炎躬身道：“钩座说的是，属下不否认。”

徐少龙道：“既是如此，你何不把囊中所有的银票，都拿出来与我瞧瞧？”

事情已摆得很明白，假如阎炎囊中真有几张银票，而面额又均合送礼所需（以徐少龙的身份，最少也有千两以上）的数目，则这张一万两的银票，如果是最高面额，那么显示阎炎是真心投靠徐少龙，所以把最重的礼送上。反之，也表示在净炎心目中，徐少龙尚未达到最重要的地位。

这一招既毒又准，千言万语，也不及这等证据。黑蝎净炎至此不由得心悦诚服，双膝跪倒，才把囊中之物，尽行掏出。

其中果然还有三张银票，一张是一千两之数，一张是两千两的，另一张则是五千两的，此外就没有了。

阎炎道：“钩座的才谋智略，属下是心服口服。”

徐少龙连忙扶起他，道：

“阎兄言重了，本人亦已信得过你，今后合作无间，定可有一番作为。”

阎炎当下告辞出去了，徐少龙独自寻思了一会，决定下一步骤，于是吹熄了灯火，就在书房内打坐调息。

到了二更时分，徐少龙跳起身，点上灯火，取出一瓶药水，和在清水中，涂抹于面上，霎时面色乌黑，而眉毛双鬓等，反而显得灰白。他再换上市井商民常穿的服装，便成一个中年人，看来自然而顺眼，虽然五官依旧，却使人认不出就是他了。

他带上长刀，吹熄灯火，这才走出去，跃上屋顶。。忽见前面丈许处，冒出一条人影，冲着他一吱呀，在黑暗中，只见一排洁白的牙齿。那人接着道：

“你打算往哪儿去？”

徐少龙登时感到头痛，敢情这人正是玉罗刹连晓君。关于阎炎之事，实在不便给她得知。可是看她已换上夜行衣服，又经过化装，易钗而并，变成一个少年男子，显然她已决心跟自己前往任何地方。

他灵机一动，道：“今晚你且回房睡觉，过一两天，你就得大展身手了。”

玉罗刹道：“不，我要跟去瞧瞧。”

徐少龙道：“这一次不行，因为我要去的地方，很不正经。”

玉罗刹连晓君道：“我才不在乎呢！我还有什么没见过？”

徐少龙道：

“听说那厮喜欢把灯烛点得明明亮亮，然后作长夜之欢，你去干什么？”

玉罗刹连晓君道：“管他呢！我才不在乎人家的丑态。”

徐少龙又道：

“但你还是个大姑娘，假如不知道有这等场面，恰好碰上，那叫做迫不得已。现在你已经晓得；还要前往，岂不是等如存心去看秘戏图么？如何使得？”

连晓君虽然已经玉面飞红，但仍坚持道：“不管；我一定要去。”

徐少龙笑道：“你这等行为，好有一比。”

连晓君问道：“好比什么？”

“好比王八吃秤锤，铁了心啦！”

连晓君啐他一口，回敬道：

“你怎的把我比作王人，我又不是你们男人，才爱当王八……”

徐少龙一听她来势不善，著是扯下去，说不定被她拿说套住，先变成王八也未可知。当下疾转话题，道：

“别说啦！你如果一定要去，须得再改扮一下才行。至少不可让人看出你是个女的。”

连晓君欣然回转去另作打扮。一忽儿就回转来，变成一个黄面膛的少年，又因为换了特制的鞋，是以看来高了不少。

这一对男女高手，在夜色中，施展开夜行术，越屋踏瓦，颺颺飞奔。不久，来到一处地方。徐少龙一停步，连晓君也跟着站定了。

她首先讶道：“咦！这儿不是专卖书籍和文房用品的地方么？”

徐少龙道：

“正是，你小心点，如果行藏败露，被敌人追迫的话，你最好先下手为强，把对方刺杀。”

连晓君讶然道：“不必弄清楚对方来历么？”

“用不着了，反正咱们都不会相识的。”

“好吧！我想早先送书来的伙计必有问题。”

“他也是咱们这一方之人。”徐少龙道：

“咱们对付的，如果不是阴阳谷的高手，那就是边疆来的身怀绝技之士。人家有什么本领，我可不知道。”

连晓君大感迷惑，道：

“我小心就是了，但那厮何以会惹上阴阳谷以及边疆来的高手呢？”

徐少龙道：

“因为他探悉了人家不少秘密，而且我敢担保，他一定从对方身上，敲诈勒索了不少钱财，前一阵子，我本来十分奇怪为何阴阳谷之人，也云集金

陵，而且雷布土司他们，何以迟迟不走？现在总算明白了。”

“但今晚就会有事么？”连晓君问道：

“老实说，我听了你的解释，心中还是糊里糊涂的。”

“你知道一个大概就行啦！至于是不是今晚发生事故却说不定。但今晚却是重要关头，过了今晚，就不妨事了。”

他的意思是过了今晚，黑蝎阎炎已把两种资料整理抄录出来，交给了他，其实阎炎的生死，就不必放在心上了。甚至他可能会下手杀死阎炎，而把责任推到雷布上司头上。

但今晚却十分重要，阎炎言明在今晚之内，把贩卖部整个组织名单，完全抄录出来。另外又把雷布上司购茶的茶场，以及运输物资的路线站头，完全抄写清楚；这一份资料，直是与组织名单，同样重要。

连晓君锐利地盯着徐少龙；突然问道：

“告诉我，今晚的行动，我若是出手的话，是为了你，抑是为了别人？”

她的问话中，含有某种意思，虽是含蓄，却是足够使徐少龙心中明白。

要知徐少龙的行动，打从总坛大寨时起；就使连晓君感到大有问题了。换句话说，她已感到徐少龙是个问题人物。

徐少龙迟疑了一下，认为目下还是不透露任何机密的时候，便模棱地应道：

“假如你认为为了我，可以更起劲的话，你大可作此想，总不会错到哪几去的。”

他指一指北面，又道：

“你从那边过去，看见一家的后宅，有一座小阁楼而又尚有灯光的话，那就是了。”

连晓君问道：“如果我发现有人欲对楼内之人不利，是不是马上拦阻？”

“是的，最好是既能杀死对方，又能不让楼内之人得知，以免妨碍他的工作。”

连晓君点点头，道：“好，我们几时回去？”

“天亮前回去就是了，但不必找我。”

两人迅即分开，连晓君提气疾跃，眨眼间已越过二十余座屋宇。果然看见前面的一排屋宇间，有一座阁楼，射出灯光。

她奔到切近，突然一阵面红心跳，因为她想起了徐少龙那番话，这刻又隐隐感到楼内之人，当真可能正在灯光之下寻欢。

她那古井无波的心，突然泛起了荡漾的春情，并且幻现出徐少龙潇洒英俊的面影。

连晓君定一定神，忖道：

“这个男人，诚然已占据了我的心，但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任何一刹那都可能会有敌人出现。如果继续心神不定，到了惨罹不测之时，可就悔之晚矣！”

这么一想，顿时一切幻想消失，恢复了她平日的冷静和机警。

她四下查看过，这才小心翼翼地是那阁楼移去。

直到移到切近，并且在打开的窗户，窥看进去，楼中一切情景，尽收眼底，使她不禁哑然失笑。

原来，此时在靠近窗户处，一个男人坐在桌前，正在提笔写些什么，

此人虽是已换了便装，但仍然十分整齐，丝毫没有寻欢的迹象。

唯一可能性就是那张床前，有一双女人的绣花鞋，显示出在罗帐之内，有一个女人在睡觉。连晓君已看清这个男人，正是送书来给徐少龙的那一个，已感到足够了，便迅即后退，隐没在黑暗中。

她这一进一退，全部经过小心研判，不但不让屋内之人看到，而且最重要的是防备万一有敌人恰好来到，须得不被他们马上发现才行。因此，她隐入黑暗中之后，没有其他异兆，并不希奇。

她这时距窗口大约有两丈五六，虽然已看见屋内之人，可是整个形势，依然清晰地显现在她心中。

四下没有任何警兆，非常安静。过了一阵，远处传来更鼓之声，已经是三更了。

连晓君现在已完全恢复了他平日特有的冷静与机警，脑筋连转，忖道：

“少龙为人，一向静如山岳，动如脱兔，而且才智绝伦，手段高明，决计不会作出大惊小怪之事。换句话说，他认为可能有敌人狙击阎炎，那就一定会发生的，可是……”

她再次向四下望了一眼，继续想道：

“可是现在显得太平静了，与徐少龙的猜测，完全天南地北，简直没有一点可能，这是怎么回事？莫非徐少龙这回猜测错了？”

自然每个人都可能出错，何况徐少龙又没有肯定地认为必有事故。可是连晓君心中，却总是感到不像是没有问题，尤其是徐少龙把这一面的敌人，付托与她，当然不可误事，否则以后他还肯找她帮忙么？

原来在连晓君心中，徐少龙已经是最重要的人了。她为了但求日后徐少龙要她帮忙，让她得以完全参与他的事情，获得他的信任，所以把一件不肯定和并不严重之事，当作天大的责任，反复寻思不已。

她苦思了一阵，忽然大吃一惊，连耳朵都竖了起来。原来她那特别灵敏的感觉中，隐隐发现好像有人来到附近。

此外，她又醒悟了一件事，那就是阎炎所坐的位置，正好利于敌人远攻。

连晓君武功精妙，又博知江湖上各种暗杀技俩，是以一转念间，已知道敌人如是采取远射狙击之法，比入室近攻，更有把握。当然敌人远远射击阎炎时，不是使用一般劲箭，而是使用会爆炸的火弹等物。

第二十二章

这等暗算手段，莫说是一般武林人物，即使是当代名家高手，亦将吃不了兜着走，幸存的机会微乎其微。

“假如敌人远攻，大可在三丈到五丈之间的距离，便行下手。只要能够瞧得清楚窗前之人，正是狙击对象，那就行啦！”

这正是阎炎最危险的弱点，假如他已躺在床上，则敌方之人，势必被

迫入屋，验看过一定是他，方能下手。若是如此，则敌人须近身刺杀。因而连晓君的任务，就不致于是客观困难了。

幸而连晓君心思明敏，才智过人，这一醒悟过来，马上转头四看，找寻合乎理想的地点。

这一处地点，必须是距窗口三丈至五丈之间，又是高高耸起的地方才行。所以很好找，一望之下，已经看到了一处，迅即起身滑行过去。

在那一处屋脊，悄无声息地冒起一条黑影，但见此人伸长脖子，向窗口望去，接着举起手中的弹弓。

他刚举起弹弓，登时察觉暗器破室之声，疾袭而至。这一惊非同小可，猛可一拗腰，向屋顶另一面斜坡摔下去。

此人的身子，捷如鬼魅，把玉罗刹连晓君也吓了一跳，像闪电般跃前数尺，玉手扬处，又是两枚金钱镖射出，发出“铮铮”两下细响。

那条人影身形才起，忽然向左方侧下滚开，身法之轻巧迅捷，比狸猫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屋面上的瓦片，全部安然无恙。只不过略略发出声响而已。

连晓君双手交替的发射金钱镖，毫不停顿，迫得那个武功极强的敌人，一直在翻滚腾挪中苦求脱身，那把弹弓，早已不知弄到哪儿去了。

乍看来连晓君已占足了上风，那个敌人，在她连珠电射的金钱镖攻击之下，已经连站起来也办不到。

但这种情势，当那名敌人迅即向屋檐下翻滚之后，登时结束。

连晓君柳腰一扭，已斜斜跃到屋顶的另一端，得以紧紧盯住敌人。不过她只是目光可以盯住敌人而已，由于这刻位置的变化，与距离的拉长，以致她手中的金钱镖，业已失去威胁之力。

只见那名敌人身形方一沾地，马上弹起，快得难以形容地向左侧丈许处的一棵老树跃去。

连晓君刚一眨眼，那人已窜过老树。她惊讶忖道：

“这厮快是够快的了，但此举岂不太轻率了一点。假如我刚才才是往另一边跃去以追击他的话，则目下恰是在他后侧的有利位置，又可发镖攻击了。”

从她这电光石火般的念头中，可知目前她距敌人更远了，而且还隔着一棵老树，相去最少已达五丈。

底下是平坦的后院，除了有几棵大树之外，就别无他物，相当空旷，是以她身在高处，得以一目了然。

说时迟那时快，猛然一团强烈耀眼的火光溅冒起来，地点是那名敌人最先沾地之处。

这一强烈的火光，方一冒起，已经广达丈许方圆。

连晓君从那强烈耀眼的光线，已得知此火奇热，若是被此火卷及，必定马上烤成焦炭。

然以为是稍微劲厉的风声。

连晓君一来身在高处，二来相距尚有数尺，是以只伏低一点身子，并不怕受到火伤。她同时也明白一件事，那就是这一团可怕的烈火，本来应该是在阎炎的房内冒起的。

她不禁替阎炎出了一身冷汗，因为这一枚火弹，如果让那人顺利发射，以时间计算，恰好是穿窗坠地之时，火势就冒起来，其时阎炎纵然警觉不妥，也无法及时躲避。

由于她及时测破敌人可能采用的狙杀手段，早一步先发制人，迫得对方忙不迭的躲避，似致险险毁在他手中这枚已经引发之火弹上。

当强烈奇热的火势冒起时，那名敌人恰好已窜过大树，借粗大的树身隔断了火势的热力，是以避过了杀身之祸。

连晓君芳心中掠过两个念头，一是迅快就此撤退，来个“明哲保身”。另一是马上追过去全力施以攻击，必须趁对方惊魂未定之前交手，才可以抢制机先，不让对方再有施展火器的机会。

她并没有再转念头，已知道自己决不会采取逃避的途径。如果要分析其中道理，不外是两个理由。一是她在感情上不能有负徐少龙的重托。二是她的为人性格调根本做不出这种临阵逃脱的事。

在强烈的光线中，她迅快绕道奔去，霎时已看见在大树后，那名敌人正在喘息。此人虽是在树身的暗影中，可是那团烈火的强光，仍然是够使玉罗刹连晓君把他看个清楚。

但见那人是个头尖额窄，鼻钩腮薄的青年，此时左手连连电动，一望而知他手掌作疼，是以作出这种姿势。

这个青年右手提着一把四尺长的虎头刀，刀身放射出一片森冷精光，可见得此刀乃是百炼精钢打造而成，必定锋利万分。

他一面喘息一面转眼四搜敌踪。

连晓君才一现身，他马上就看见了。

双方目光一触，连晓君刷地俯冲跃落地面，更不打话，疾向对方猛扑进攻。

她这出手，兵器上带出一片奇异的啸风之声。

那个青年目光一闪，移向她的兵器，同时挥刀封架。他为了要看清敌人使的是什么奇形兵刃，故此采取守势，只用招架的手段。

玉罗刹连晓君使的是长约两尺许的青玉萧，萧身上有孔窍，故此在急舞疾挥之际，发出奇异的响声。

她正是希望对方注意她手中兵刃，大凡发生这等情形，她便得以抢得了主动进攻的优势，起码可以先行急攻三五招。而除非敌人武功比她强得太多，不然的话，要扳回这等形势，实在不易。

此是连晓君的拿手把戏；并且已用过不少次。每次出手，几乎都可以令对方因策上奇异的声响而分神）”

但见她的青玉萧霎时幻化为数点青光；分向对方胸腹间四五处大穴疾戳。

那个尖头薄腮的青年一刀撩空，耸然变色，急侧闪开去，同时刀化垂帘之势，抖出一片精光，封闭那支青玉萧的奇幻手法。

连晓君当然不敢奢望在一两个照面中就击杀对方，是以见他侧身躲过，并不讶异。玉腕一振，萧身疾然改为抽扫之势。

但听一声脆响，连晓君的青玉萧，已迅急扫中了敌刀。

其实恰是敌人刀势收煞顿挫之时。本来如垂帘般的大片精光，已经敛缩为窄窄的刀气。

被青玉萧一扫，登时荡开。

那青年眼中射出惊怖之色，人已向虎头刀荡开相反的方向倒下去。

连晓君的玉萧嘶地一声，打他耳边戳过，虽是落了空，可是那个青年摔在地上，就好像丢下一块石头般，发出沉重的“砰”一声。

这一摔一定不轻，因为这个青年为之疼哼一声，疾忙滚开，跃起时已弄得一身灰土。

他也知道连晓君的青玉箫不会闲着，而任得他站稳，是以跃起之际，手中的那柄相当沉重的虎头刀，已经使出一招“敲山镇虎”，刀势凶厉无匹地劈出。

连晓君果然已移到她面前，这时不慌不忙的振腕扫击。又是“叮”的一声脆响，把敌刀荡开。她的手法，纯以巧劲，辅以深厚内力，故此敌刀虽是份量沉重，劈势急猛，亦足以禁受得起。

这一回虎头刀方一荡开，连晓君的青玉箫已经急泻直落，击中了敌人手臂。这一招顺势而发，力道强劲无匹，就算是钢铁所铸的手臂，也当不起。

那青年的手臂骨发出折断的声音，大刀亦脱手飞开。不过他的人还没有倒下，急得闪电般往后跃退。

连晓君如影随形般纵去，半点也不放松。她目下不是残忍嗜杀，而是不能不彻底制服对方，以免对方取出火器反击，必要时她须得将对方击毙，绝不能丝毫的轻忽大意。

他两人一逃一追，那个青年虽是早一步跃跳，但由于是倒退的关系。

第一次落地时固然拉长了距离，但他没有时间转身，必须原式跃退，是以第二次第三次过后，他就被连晓君追上了。

连晓君手中的玉箫刷地点出，直戳对方胸前大穴。恰在这时那个青年的后背碰到树身，登时停住。连晓君一沉真气，脚下打个千斤坠；几乎与对方同时煞住了去势。而她的玉箫也能施展“悬崖勒马”的手法，停在敌人胸口，堪堪碰到衣服。

她这一下身法架式，已经显示出她精湛深厚的功力。那青年咬牙道：

“你杀了我吧！”

连晓君直到这时，才有机会审视对方的面貌。

但见这个青年，横眉怒目，面相凶悍，一望而知是个心性残酷之人。而由于他眼珠不定，鼻尖唇薄，又可知此人心术不正，诡计多端。

她没有丝毫表情，道：

“想不到在这竟会碰到火器高手，想来你不是拜火教的教徒，就是黔中的火判官温旭门下，对也不对？”

那青年没有作声，但似乎也因为发现对方是个年纪很轻的人而惊讶，眼珠骨碌碌的上下打量着。

连晓君已作男装打扮，又以药物将面色变得很黄，故此看来没有丝毫女人的味道。

她见对方没有反应，马上另作刺探，道：

“但以你的身手应变，火判官温旭却只怕还不到这等地步。拜火教是边塞的一个小宗派，谅也没有什么道理，因此你可能是名家大派出身之人，只不过败在我手底，所以不敢从实说出……”

那青年怒声道：

“你以偷袭手法，抢制了机先而已，如果正式拼斗，哼！哼！老子还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玉罗刹连晓君仍然毫无表情，道：

“也许我会给你一个再拼的机会，但你须得先把来历姓名报上，以免交手败亡之后，我仍然不知道你是谁人。”

她面上看不出喜怒哀乐，这一着很厉害，那个青年的确感到莫测高深。他没有别的反击之计，只好希望对方当真会狂做得给他一个再斗的机会。当下道：

“本人是幽冥洞府的金四郎，你听过幽冥洞府之名没有？”

玉罗刹连晓君没有作答，继续问道：

“你今晚一共是几个人来此的？”

金四郎道：“杀一个龟公这等小事，何须多人？”

连晓君道：“谁是龟公？”

金四郎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么？那个姓阎的不是道道地地的大龟公么？”

连晓君忖道：

“如果那厮是龟公的话。不免做逼良为娼之事，我杀他还来不及，如何反而保护他的性命……”

金四郎又道：“你不承认么？哼！这是有凭有据的话，你不必找话强辩。”

连晓君道：“你有何凭据？如果举得出来，我便放了你。”

金四郎道：

“他是当今天下间最大的龟公头子，连我幽冥沿府购买女奴，也是从他手下买得的，其他运到各地的娼寮妓院的女子，更是不可胜数……”

连晓君点点头，道：

“就算有这等事吧！可是你总不能说说就算，对不对？你有证据么？”

金四郎怒道：“这等事又不是偷东西，可以从他身上搜出赃物作为证据。”

连晓君道：“那么你目下提不出真凭实据了，是不是？”

“现在当然不行。”金四郎已认为对方是故意这样说，是以甚是恼火。“你若找借口下手，这就是了，我可不在乎。”

连晓君道：

“你这话未免不近人情了，听起来好像你真的不怕死似的，难道你活得不耐烦了么？”

金四郎冷笑道：

“我幽冥洞府人，岂是随便杀得的？你也不打听打听，只要你现在杀死我，三日之内，你也须到阴间去与我见面。”

连晓君道：“为什么呢？你会使邪法不成？”

金四郎道：

“你是真的不懂抑是装糊涂？我们冥沿府倒是有仇必报，你如杀死我，三日之内，就有人找你算账。”

连晓君道：

“我不信，难道你幽冥沿府之人，从来没有被人杀死而报不了仇之事发生过？况且你既然只有孤身一人到此，我现在杀了你，有谁知是我下的手？”

金四郎道：

“老实告诉你，我已有准备，只要你一下手，是时生出感应，而在你身上留下永远消除不去的记号。”

连晓君但觉此人枭恶之性，令人厌恶之极，胸中不禁涌起了杀机。

她向来是越想杀人，越是笑靥向人。故此这刻泛起了笑容，虽然她已

是作男装打扮，可是笑容满面之时，仍然使人感到亲切可喜。

金四郎讶然瞧着她，道：“你笑什么？”

连晓君道：“还问呢！”

手中青玉箫陡然疾点，已点中了金四郎胸前要穴。

金四郎并没有像别的人一般栽倒地上，身子一震之间，退了一大步就站住了。

此时他两眼射出凶毒的光芒，表情怪异地盯着玉罗刹连晓君。

连晓君一方面大惑不解，另一方面相当震惊，因为她这一箫内力奇重，所取又是要穴，纵然是神勇盖世之人，亦禁受不起，须得马上跌倒身亡。可是这金四郎却不如此，教她焉能不讶骇交集。

她没敢欺迫过去，只听金四郎发出惨厉可怕的笑声，接着仰天喷出一口鲜血。

连晓君一望而知这口鲜血，喷不到自己身上，故此并没有退却，却全神防范对方，瞧他有什么出奇的杀手。因为金四郎曾经说过，他临死之前，将在敌人身上留下痕迹，让幽冥洞府之人，得以据此追杀。

金四郎没有倒下，这是一大出奇之事，何况他在如此重创之下，居然尚能开口发出笑声？却是第二件出奇之事。连晓君虽然见多识广，才智过人，此刻也一点测不透对方将有怎样子的杀手？

四金郎仰天喷出大口鲜血之后，身子摇摆起来，两眼的凶厉光芒，亦渐渐消失。

但见他一“摇再摇，终于站立不稳，猛可一交摔倒尘埃中，动也不动。

玉罗刹连晓君初时定睛看着尸体，旋即发现金四郎已经死了。

要知在她手底丧命之人，金四郎并不是第一个，故此她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有相当的经验。

连晓君不敢马上过去看，忖道：

“常常听人言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说不定我一靠近了他，他马上就生出感应而向我攻击……”

连晓君的的猜测，并非全无根据。在武林中的确有些邪异的家派，练有这等可怕的功夫，能利用尸体，攻击敌人。而汀省常见的“赶尸”之术，亦足以说明有役使尸体的能力。

她等了好一会，先转身跃上屋顶，看看金四郎尸身仍无动静，当下决意暂时不去管他，迳自纵跃到那一处可以窥见阎炎窗户的地方。

但见阎炎恰好放下笔，起身伸个懒腰，接着离开书桌，向床榻走去。

连晓君眉头一皱，忖道：

“这厮大概写完了，正要登床睡觉。他真是该死，若要睡觉，为何不吹熄灯火？莫非真有喜欢在灯光下寻欢的毛病？”

她目下有点心神不定；因为金四郎的憎况如何，尚未得到结论，所以阎炎可能登床寻欢这一想法的刺激，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

他走到床边，伸手撩起帐子，灯光透入，登时可以看见一个年轻女子，拥裳而卧。

她那一头乌黑的秀发，散布在枕头上，衬托出她那张白皙的面庞，使得本来相当美丽悦目的面貌，更增添了一种动人风韵。

她大概是被强烈的灯光刺眼而醒来，娇柔地道：

“你写好了没有？”

阎炎道：

“还没有，但眼涩手酸，比起不停地跑了一百里路还要辛苦得多。”

美丽女子道：“那么你先上床歇歇吧！等一会再写不行么？”

她从被窝中，伸出双手，向他作出拥抱的姿势。她那对裸露的玉臂，在灯光下反射出一片雪白眩目的光芒。同时也露出一部份高耸的胸部。

阎炎定睛望着她的胸部，摇头道：“不行，我还得赶写。”

“这些人名和地名很重要么？你刚才说过，那是什么土司运物资到塞外的路线，是不？但你这一行，与那什么土司一点不发生关系呀，这些文件！你打算交给谁？”

阎炎道：“交给他们自己看，证明我已晓得他们的秘密。”

那美女嫣然一笑，道：

“你不是向上报告么？不像以往很多次写的报告一样处理么？”

阎炎道：“这回不是像往常一样。”

他好像听到什么声音，耸然变色，侧耳聆听。

但外面没有什么声响继续传进来，阎炎定一定神，忖道：

“据我所知，这位神机营副统领徐少龙，乃是智勇双全之士，假如今晚我发生事故，即可见他不过是徒具虚名的人而已。”

话虽如此，但性命终究是自己的，岂可不小心？

他不禁大为惕凛，色心顿时化为乌有，转身回到桌边，赶急把重要的资料，从杂乱的文件中抄誊出来，并且加以整理，以便观阅者可以一目了然。

这时外面的玉罗刹连晓君守着前窗这一方，倒是没有异朕了。

在后面的徐少龙，则已经把一名敌人，诱到七八重屋顶的那边。

他发现这个敌人之时，业已迅速而小心地，搜查过附近，发现在阎炎楼后面这一方，的确只有这么一个敌人，当即想到一计，先移到一个妥当的地点，然后耐心等候机会。

这名敌人许久尚无动静，使徐少龙大力困惑，一时测不透敌人的用心。又过了一阵，只见此人一长身，从阴影中跃上屋顶，竟不匿蔽踪影，便向阁楼那边纵去。他身在空中，猛觉一缕劲风电射而至。

这一缕劲风，乃是徐少龙发出的甩手箭。由于徐少龙内外兼修，功力深绝。是以这支甩手箭，比之强弓劲箭，还要威猛霸道些。

在黑夜中，甩手箭挟着劲厉风声，从那名夜行人的身边擦过，霎时没入远远的黑暗中。

徐少龙暗器发出之后，一看无功，抹头就走。

夜行人避箭和转身的动作，竟是一气呵成，目光到处，已看见逃走的人影。他默然不响，提一口真气，振臂掠空飞起，直向徐少龙追去。

霎时间已追出七八重屋顶，徐少龙已被迫上，迫得跃落地上，恰是在一处人家的宽大庭院之中。

他在形势上，已不能逃走，因为那夜行人居高临下，虎视眈眈，以双方刚才一追一逃的速度而论，徐少龙若是再奔避，必遭对方半途截杀。

所以徐少龙仰头而视，一手掣出长剑。屋顶上的夜行人，兀然卓立，长衫随风飘拂，颇有凌人的气势。

他们一上一下，相持对峙了片刻。那长衫客在徐少龙彷徨回顾中，冷笑一声，飘身落地。

但见这人面白无须，相貌堂堂，虽然只是这么一站，但已流露出不凡的气度，还有一股使人寒慑的杀机。

徐少龙道：“你亮出兵器来。”

长衫客笑道：“对付一个像你这等无名小卒，哪须动用兵器？”

徐少龙道：“你是谁？”

长衫客道：“告诉你也不妨，本人来自陇西……”

他话未说完，徐少龙已插口道：

“我知道啦！你老兄敢是边塞三奇之中的一个么？”

长衫客道：“你的眼力倒是很高明。”

徐少龙道：

“从你的外型看来，如果当真是边塞三奇之一，那么你就是黄衫客于一帆啦！对也不对？”

长衫客道：

“想不到在江南地面，竟会遇到明眼人，可惜你发觉得太迟，今夜难免要永远灭口，不能再说话啦！”

徐少龙道：“你若是黄衫客于一帆，那就好办了。”

于一帆讶道：“这话怎说？”

徐少龙道：

“尝闻于一帆在武林中，几乎是所向无敌，地位甚高。我只要丢下手中之剑，不与你动手，你岂能杀我？”

他说到就做到，一甩手当真把长剑丢掉，而且丢得很远，想捡回来的话，来回得走上二三十步之多。

于一帆皱眉道：“你以为撒赖，这可以逃过杀身之劫么？”

徐少龙道：“我想不出何以不能够？”

于一帆道：

“本人又不是第一次踏入江湖，比你更为无赖之人亦见过不少，都已做了本人笔下之鬼，你亦不会例外。”说完左手向外一圈，右手快如电火般向徐少龙击出，举手间封死了徐少龙所有的退路。

于一帆轻描淡写的一招，予以徐少龙巨大的压力，进退难为，徐少龙猛吸一口气，将心内所有的震骇排出，大喝一声，身剑均以一种雷霆之势向于一帆直闯过去。

于一帆目光闪射出迫人的精光，其中含有惊异之意，亦夹杂着无限的杀机。他道：

“这一招想是少林寺的‘中镇神州’了，精彩得很，所显示的沉凝威勇，果然有凌视天下之势。与刚才那种一泻千里，灵动流畅的味道，完全不同。”

徐少龙被他轻轻数言，已感到有难以透气的压力。

要知学武之道，博大精深，各家各派都有独特精妙之处。是以本来不怕对方看出手法的特异气质，只是徐少龙目下变了两种手法，俱能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个中三昧，而这于一帆不但有眼力学识，认得出来，甚更连招式名称，都可以一口道出，这就不比等闲了。

徐少龙所感的压力，便是由于对方这等“知己知彼”的眼力形成。严格说来，他们虽然尚未动手，事实上却已经斗开了。

他长剑一划，化为鹰顾隼视的姿势，剑尖平指敌方面门，射出森寒剑气。

于一帆双眉紧锁，道：

“真了不起，这一招恐怕是五台山杀手绝招‘摩云千里’，瞧你的气势，竟已达到了电扫黄壤，远扬苍冥的地步了，你究竟是什么人？”

徐少龙道：

“前辈眼力之高，几乎可当得‘独步当代’的评语了。若要知道在下是谁，请看这一招。”

他剑式一变，又换了一种姿势。

于一帆耸眉道：

“这一招神定气足，绵绵密密，真息不绝，乃是正宗的内家剑法，我看是武当派‘乾坤在抱’之式，你敢是武当门下？”

徐少龙被他迫得胸口发闷，不得不奋力挣扎，口中清喝一声，剑式又变。

他道：“前辈瞧我这一招如何？”

于一帆微微一晒，道：

“好极了，久闻海南剑派的剑术，阴毒诡奇，今日得睹，果然无愧盛誉……”

原来徐少龙这一招，诡异莫测，剑势阴险，兼以目光流动，使人更增加了捉摸不定之感。

徐少龙听了此言，胸中闷气，顿时消尽。敢情他这一招使的是“南海门”的绝艺秘技，并非“海南剑派”的诡毒剑术。

但由于南海门中尽是女性，所有的武功，俱是走的阴柔路子。加以徐少龙这一招，为的是要表现出流动飞腾之势，如是面对敌人，正式出手，则只要对方稍有空隙，长剑亦可攻到，正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于一帆看这一招之时，多加了一点凶厉之气，所以误断是海南剑派的手法。这一错可就使徐少龙从他这一股无所不知的压力下解脱出来。

虽然如此，他仍然不马上点破。因为他所感受的压力已经消除，便等如他信心倍增，出手攻击之时，气势自可加强许多。仅仅如此，于一帆已经吃了暗亏，若是设法再利用对方这一下失算，收获当可更大，故此他暂不说破。

只听于一帆又道：

“阁下精通这许多家派的不传之秘，实在是闻所未闻的奇事。”

“于前辈好说了，在下平生还是第一次遇到能够一一指出招式来历之人，可见得于前辈眼力之高，字内允推独步了。”

黄衫客于一帆做然一笑，道：

“不是本人自夸，当世之间，从招式上能认得出三至四种的家派来历，已经找不出三两个了。”

徐少龙收起架式，真心实意地承认道：

“于前辈此言极是，在下会过不少高人，有些还是出自名门大派，见闻广博，却也没有你这等眼力。”

于一帆态度表情，突然变得温和得多道：

“可惜得很，咱们竟无缘交个朋友。”

徐少龙道：“在下岂敢高攀，于前辈这话，敢是表示非杀死在下不可么？”

“是的，”他但白地回答道：

“今晚我非杀你不可，当然我已不认为很容易得手，但我从各方面判断，你终难逃得此劫。”

徐少龙道：

“于前辈这话倒是平情之论，甚是得当。只不知你何故非杀我不可？”

于一帆道：

“本人替人出力，在那一个阵营中你自是明白。咱们不愿传了出去，故此定须杀你灭口。”

他的话虽然不是大声疾呼的说，可是徐少龙确信他已下了决心，不易更改。这是因为大凡能靠真本事而获得成就之人，不可能有优柔寡断的性格。换言之，这种成功的入，行事总是很有决心，手段明快彻底。纵是做错，也要付诸行动。

所以他既然认为有此必要，徐少龙深信不疑，正如他自己认为有必要杀死对方，所以已经在用智谋对付他了。

他毫不犹豫地道：

“于前辈，咱们既然定须一拼，在下亦决意奉陪，然则咱们何不换个地方，好好的拼斗一场？”

于一帆沉吟一下，才道：“可以，你有资格这么说……”

若是二流脚色，于一帆当然无须考虑场地问题。但这个敌手，实力相当强劲，也就是说，确实具有放手一拼的资格。

他的目光监视着这个神秘的敌手，防他逃脱或者有其他阴谋诡计，口中间道：

“咱们到什么地方一拼的好？”

徐少龙道：

“往西北角走上去不远，就有一片空地，足供盘旋厮杀。而且四下旷阔，任何人都休想潜行迫近。”

“那很好，”于一帆道：“请在前面带路。”

徐少龙点点头，领先行去。他们越过两重屋宇，然后落在街上，一直走去，不一会，已抵达一片旷场。

这刻虽是在黑夜，但借着星月之光，兼以都练有夜眼工夫，是以俱能容易地看清楚周围的形势。

这一片旷场，在边角处还有一块种植蔬菜。果然视线辽阔，不虞有人偷偷掩到。

这一点双方都感到满意，因为他们都想杀死对方，不希望有人悄悄来到，而突然插手帮助。

徐少龙挺胸昂首，走入场中，他那股豪雄的气概，只看得于一帆直皱眉头，同时又因为自己居然猜不出他的来历而困惑不已。

双方在场中一站，徐少龙掣出长剑，抱剑道：

“干前辈现下亮不亮兵刃？”

黄衫客于一帆道：

“本人已瞧过你的招式，不便把你当作一般的敌手，是以决定使用兵刃。”

他说话之时，已掣出兵刃，却是一对判官笔。

徐少龙道：

“咱们一旦动上手，除了胜败已判之后，中途已没有机会说话。故此在下请问一声，万一咱们难分胜负，天色已明，其时附近居民都起床出门，咱

们是不顾一切的再斗下去？抑是鸣金收兵，约期再战？”

黄衫客于一帆仰天一洒，道：

“本人虽是拿你当作敌手，但还谈不到这等程度，你不必设想大多。”

徐少龙道：“行，在下实在说得太多了。”

于一帆双笔一分，道：“请。”

徐少龙也回了一声，剑势吞吐，先取攻势。

要知他非得先攻不可，因为对方自恃身份，不但不肯先发招，甚至会让他连攻数招，才肯还手。这正如下围棋一般，不但让对方先手，有时还须得让子。

徐少龙曾获旷世奇遇，被“五老会议”选为代表，武功尽得各门派的真传，是以年纪虽轻，但辈份甚高，而且实在具有惊世绝俗的造诣。

他虽是决意“智”“力”兼施，务求击杀对方。但有些地方，这是不能含糊的。例如对方这刻明明准备让他数招。他不能不接受，却不能趁此机会，用尽全力，抢制机先而杀死对方。

若然他这样做，就等如是从背后暗杀对方，乃是江湖人物认为可耻之举。况且对方虽是不明他的底蕴，但他自问不须占便宜。不过若是以口头分说，势须把底细都抖出来才行，所以他只好应应景，敷衍过去就是。

他起手一剑，便是“醉斩白蛇”的威猛招数，迎头砍去。

于一帆也不闪避，挥笔便架，“锵”的一声，剑笔相交，溅出一溜火星，双方各退了一步。

于一帆道：“好腕力。”

徐少龙道：“过奖，过奖，看剑。”振腕一剑，斜劈过去。

这一剑仍然毫不出奇，平平淡淡的攻去。

黄衫客于一帆眉头一皱，挥笔又架。他已轧出一点苗头，隐隐感到对方竟是不愿领受让招之情，不肯占此便宜，是以故意用敢普通的招数，把这开头三招对付过去，应个景几。

果然“锵”的一声，剑笔一碰之下，各自分开。

徐少龙更不答话，第三招头胸疾刺，声势比之开头两招，显然凌厉得多了。

于一帆为了瞧瞧他是不是当真如自己所想，是以竟不招架，身子略退。

对方的长剑，刷地掣回。但见他横剑卓立，面上微微含着冷笑。使人感到他有一股难以形容的气概。

于一帆道：“阁下虽是堪作本人敌手，但未免大自恃了。”

徐少龙道：

“于前辈即管放手施为，在下不度自不量力，今日有意把你留下。”

于一帆气忿之中，仍然没有减少丝毫警惕之心，道：“很好，你试试看。”

徐少龙突然纵身跃起，像鹰隼般凌空扑落。手中长剑，光华暴涨，还迸发出风雷之声，威势之强，实是骇人听闻。连于一帆这等人物，亦不由得耸然变色，迅即移形换位，手中双笔，连环挥打。

但见剑光下探，宛如长虹电射。只是一到了干一帆头上，便被双笔封住，发出“锵锵”之声。

原来徐少龙身形虽是下扑，可是每当剑尖与敌笔碰上一下，他都借力缓住下降之势。是以他虽是用敌方之力，支持着他的飞腾之势，但看起来，却像是他能驭气蹈虚，一直盘旋在半空中一般。

这一个照面，费时相当长久，先后换了八招之多。双方接触多达二十余次。

徐少龙最后被于一帆左笔一记“削花势”，黏开七八尺，落在地上。

他心中大为震动，忖道：

“我这一招‘乘风归去’，乃是集数家之长而成的杀手，此人今日居然轻易接住，看来今日之战，实是我生平第一硬仗了。”

于一帆何不是心头大骇，因为他最后化解危局的一招，乃是他平生最精妙的绝艺，自从他出道以来，大小百余战，他仅仅施展过几次。每一次都能化守为攻，立制敌人死命。

今晚还是他平生第一次尝到“师出无功”的滋味。而由于敌人看过了这一招，下回施展时，威力自须打个折扣。

四下万籁无声，月光似乎变得更明亮了。徐少龙与于一帆在这等光线之下，加上他们的夜眼，简直可把对方看得丝毫不现，与白昼无殊。

双方尽管内心中大生凛惕，但外表上都冷漠如常，全无一丝表情。

他们锐利的互相对视，眼光中没有一丝一毫感情，不论是喜怒哀乐，全都没有。故此看起来俱是那么冰冷无情，甚是可怕。

倏然间两人一齐冲扑，斗在一起。只听“锵锵”之声，不绝于耳。声音之沉实劲哑，简直不似五金之器相触。

徐少龙运剑如风，大开大阖，神威凛凛的与对方硬拼，霎时已急斗了十四五招，他脑际突然灵光一闪：

“是了，他仗着数十载精修之功，特地与我硬拼，作最消耗内力的打法，希望到了最后，我的火候不如他的深厚，因而难逃败亡的厄运……”

此念掠过他的心头之际，全然不影响他的招式。因为这也是战斗的一部份。在他们这等一流高手来说，武功与才智应变，全是唯一可以击败他的方法。不过他并不着急，因为着是拼到双方内力消耗到差不多时，起码还须力斗上三五百招。

黑夜的静寂，被他们兵刃上的响声，以及劲厉的风声所撕破，间中还夹杂着有暗暗的叱咤声。

徐少龙手中之剑，变化无方，连续使出了少林、武当。峨眉、五台、南海等大五门派的精妙心法。

于一帆的一对判官笔，也极尽纵横凶厉之能事，而且是硬拆强攻的时候居多。巧妙化卸的时候少。

他仗着本身的博识渊闻，深厚的功力，抵消了对方身兼数家之长的优点，是以一时之间，难分高下。

看看又激斗了五十余招，徐少龙嘯一声，猛然运剑抢攻，一连三招，把于一帆迫退了六七步之多。

可惜的是他到了第四招，威势已尽。于一帆厉声大喝，双笔点戳盘打，迅如风火，一连五招，也把他迫退了六七步。

徐少龙至此不必寻思，已明白了自己失策之处，也可以说是他的弱点，那便是他今晚使用的兵刃是长剑，如果是使用他擅长的刀，情况定然有所不同。

这两大高手拼斗得正激烈之时，突然间一齐缓和下来，好像是事先已约好一样，时间恰好一致。

原来这时突然出现一道人影，踏入旷场。

徐少龙与于一帆同时瞥见，故此不约而同地暂时缓住招式，以便抽空瞧瞧来人是谁。假如他们不是如此功力悉敌的话，就不会把来人看得这么重要了。

要知每个人都有极限，一旦到达了极限之时，这个人便等如到了最脆弱的时候，只要一点点力量相加，就可以使他受伤。也就是说，他已用出全部力量应付强敌，便没有余力可以抵抗住任何伤害。

那道人影一直欺近他们，对于弥漫旋卷的潜力暗劲，一点不怕。

徐少龙一眼看清来人，是个深目虬髯，身材高大的胡人，手中还提着一具独脚铜人之时，便不觉一凛，心中大叫“不妙”。

他的目光迅即回到于一帆脸上，但见他也恰好从来人身上，收回视线。但脸上并没有丝毫欣喜，甚至连宽慰的神情也没有，不觉大为纳闷。

于一帆马上又恢复至凶厉激狂的攻击，双笔所指，无一不是必死的要害。

徐少龙已不暇寻思这个胡人的事了，凝视定虑，接下对方排山倒海的攻势。

事实上他根本不必分心去想，已知道那个胡人若是存心帮助于一帆，只须把那具看来十分沉重的独脚铜人，往自己身上掷来，就可以做成伤害。

看看于徐二人又激斗了三十招之多，那个胡人居然毫无动静，一味在旁边观看。

这个高大的胡人，不管他武功是高是低，但徐少龙却感到莫大威胁。因为于一帆来自塞外，无疑与这个胡人是一路的。是以这胡人虽是尚未出手，但只要他仍然站在旁边，任何一刹那间都可能发动攻势。

这个威胁，使徐少龙渐渐落向下风。不久，就迭遇险招，形势立时变得十分危殆。

于一帆双笔得心应手，越见畅顺，只迫得徐少龙连连后退。

他忽然跃退出六七步，冷冷道：“等一等。”

徐少龙大感惊讶，不明白他为何抽身后退，竟放弃了艰苦获得的优势。这时他当然也停下来，道：“什么事？”

于一帆道：“阁下的武功，当真高明之至。”

徐少龙抱拳道：“不敢当得于前辈的夸奖。”

他心知对方决不是为了说这么一句话，竟肯放弃了优胜，故此摄心定虑，等他说出真正用意。

于一帆道：“阁下刚才已经落在下风了。”

徐少龙点点头，道：“这是事实。”

“本人自是晓得，阁下由于这位朋友突然出现，心中大受威胁，是以迅即落在下风。”

“既然于前辈这么说，在下不妨假定是这样。”

“以阁下的武功造诣，竟然有这等谦宽胸怀，实是难得，但阁下藏起了姓名来历，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之事。”

徐少龙微微一笑，道：

“在下实是籍籍无名之辈，说与不说，也是一样。”

于一帆转眼向那胡人望去，道：

“博兄现在明白我为何不给你们引见之故了吧？事实上本人无法引见……”

那胡人道：

“他何以不敢报上姓名？看他的武功如此高明，难道还怕咱们日后追杀么？”他声如洪钟，宏亮震耳。汉语之流利，简直听不出是胡族之人说的。甚至由于他所用的词句字眼，还可以猜测他可能读过汉人的书籍。

徐少龙讶道：“这一位兄台，敢是久居中国的？”

那胡人道：“你猜得很对，咱大半辈子都在中国，我的名字叫博洛多，你呢？”

徐少龙道：“博兄叫我做无名氏也就是了。”

博洛多举起手中铜人，道：

“如果于公答应的话，咱愿上场领教。”

于一帆道：

“博兄若是出手，情况定可改观，只是兄弟与他已经言明，定须分出胜负方可罢手。”

博洛多“噢”了一声，道：

“既是这样，于公适才何以停手？”

于一帆道：“这个原因，谅必无名氏你也想知道，是也不是？”

徐少龙道：“是的。”

于一帆道：

“本人由于两点原因，故此暂时停手，一是本人起了怜才之心。二是无名氏落下风之故，乃是精神受威胁，本人纵然取胜，也不光彩。”

徐少龙拱拱手，道：“名宿胸襟，果然与常人不同。”

于一帆道：

“但你目下处境仍然十分不利，前有本人，后有搏兄，纵想逃遁，亦是势有未能。若不逃走，你又深知本人必须杀你灭口，故此你的处境，实是发发可危。”

徐少龙道：

“这也是没有法子之事，好在在下从来不把生死之念，放在心上。”

于一帆道：

“无名氏这话差矣，以你的成就，岂甘在黑夜荒地中，默默地溅血伏尸，有如庸朽之辈，与草木同腐？”

徐少龙心想他这话已露出一点意思了，当下道：

“但在下已别无选择，我不信干前辈肯放过了我？”

于一帆道：

“白白放过，自然不可。本人认为大丈夫当须轰轰烈烈做二番事业，才不负此生。纵或没有这等机会，亦须富贵风流，好好享受一番。”

徐少龙道：“在下听不懂于前辈的意思。”

于一帆道：

“你若弃剑来归，做本人的帮手，我保你荣华富贵，垂手而得。”

徐少龙一怔，道：“于前辈说的荣华富贵，从何而得？”

于一帆淡淡道：

“本人蒙皇上御封为妙化护国西凉散仙，可以出入宫禁，得闻国家机密。你如肯相助，走获御封，得以显贵。至于金银财宝，更是不必烦心，自然堆满眼前。你意下如何？”

徐少龙心中怒火上腾，暗想这等通外敌，助边寇的奸细，居然也获得

御封，真是叫爱国志士，为之泄气。

当于一帆说出他是御封“妙化护国西凉散仙”时，徐少龙曾留意博洛多的神色，见他全无表情。证明博洛多早已得知此事。

徐少龙心中尽管十分恼恨，但口中自然不露风声，道：

“在下相信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哪有垂手可得的荣华富贵？干前辈打算要我做些什么事情？”

干一帆道：

“如若你肯相助，小事情当然不必劳动你。但首先却须得你做点事情，以证明你的确是真心帮我。”

徐少龙道：“可不可以说来听听。”

干一帆道：“可以，我要你去杀掉阎炎。”

徐少龙道：

“在下乃是受人之托，来此保护他的安全，岂可反而由我下手取他性命？”

干一帆道：“咱们做事，岂可顾虑太多。”

徐少龙沉吟道：“这个……这个让在下考虑一下

博洛多插口道：

“阎炎只不过是这个小脚色，而且又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何故保护他？”

徐少龙耸耸肩，道：“一则为了钱财，二则还一个人情。”

博洛多道：“这样说来，你只有孤身一人了。”

徐少龙道：“正是。”

博洛多道：“假如咱此刻去结果他，你分身乏术，如何保得阎炎性命？”

徐少龙对答如流，道：“在下只要尽过心力，也就是了。”

博洛多转向于一帆道：

“于公，此人的话靠不住，那边分明有高手保护阎炎。”

干一帆冷笑一声，道：

“如果还有别人，那就最好不过，至少我们可以从那人身上查出很多的秘密。”

徐少龙淡淡道：“在下敢说于前辈查不出在下的身世。”

干一帆道：“只要拿下你的同党，自然查得出来。”

徐少龙道：“在下没有同党，信不信由你。”

干一帆皱起双眉，道：“等一会咱们以事实证明，空言无益。”

博洛多道：“于公何不到那边瞧瞧，这个无名氏交给兄弟。”

他明明见过徐于二人搏斗，晓得徐少龙的造诣，居然发出如此惊人的豪语，使徐少龙心中大震，感到事态严重，要是博洛多这个胡人高手，武国可与于一帆相比拟的话，则目下他们只要联手夹击；定必难逃大劫。

干一帆道：“博兄刚才不是打那边来的么？”

这话正是徐少龙很想询问的，因为目下已显示对方人多势众，高手如云。而阎炎那边，只有玉罗刹连晓君一个人，一旦被人绊住，阎炎的性命，便危如巢卵了！他不明白的是假如那边尚有敌方之人，则博洛多为何不先击杀阎炎？就算阎炎已躲起来，则博洛多何以不先对付连晓君？

总之，阎炎那边的情势，包括连晓君的安危在内，都是使徐少龙十分悬挂而急于想知道的。

博洛多道：

“金四郎不见踪影，但却有一把火，将许多居民惊醒，吵闹得很。阎炎的窗子已经关起来，不知他还在不在房内？”

徐少龙心中暗感宽慰，可是这话出自对方口中，可靠不可靠，尚是疑问。

于一帆道：

“我早先也听到爆声，但似乎不是在阎炎的房间发出。这样说来，金四郎已经失手无疑。”

博洛多道：“这个阴阳怪气的东西，以后看他还敢不敢骄狂自大？”

于一帆道：“博兄对已死之人，何须记恨。”

博洛多道：“于公这话怎说，你知道金四郎已经死了？”

于一帆道：

“当然、以他那等狂横偏激性子之人，纵然第一下失手，亦决不肯就此罢手遁走。既然他杳无踪迹，可知必定被杀，尸体则被对方移走而已。”

徐少龙虽然不知道事实是否如他所料，但这于一帆的推论，明快有力，听起来似乎没错。

博洛多沉吟道：

“这样说来，那个潜伏在阎炎屋子附近的人，竟是加害金四郎的凶手了？”

于一帆道：“大概不会错的，博兄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么？”

博洛多道：“没有，咱派秃鹰遥遥监视着他。”

于一帆道：

“既然博兄是派遣秃鹰监视那人，可见得这回没有把老熊带出来，否则以这两名勇士联手之威，定可先行擒下那个来路不明的敌人。”

博洛多耸耸肩，道：

“于公的才智一向令人惊眼，但目下在敌人面前，似是不宜多泄机密。”

于一帆淡淡道：

“博兄别小觑了人家，他对于你阁下的来历和实力，了如指掌，你信不信？”

博洛多讶然向徐少龙注视，道：

“于兄之言，兄弟焉敢不信。但这话大是惊人，又教人感到难以置信，假如你有办法，使他自行说出来，兄弟就服气了。”

黄衫客于一帆转眼向徐少龙望去，道：“阁下愿不愿露一手呢？”

徐少龙道：“你居心叵测，使我不敢多言。”

于一帆道：

“言多必失，古有明训，你小心从事，也是应该的，但是这么一来，形势又不相同啦！”

他的话中，似乎一直在暗示徐少龙说，他有某种用心，但徐少龙一则感到不易测透，二则又感到不可轻易信任他，所以不敢冒失。

天色已现曙光，黑夜终于成过去。他们在迷蒙的光线之下，互相打量着。

那博洛多手提铜人，气概雄伟，大有凌夷天下之势。黄衫客于一帆则洒逸中透出坚强的自信，具有动若风火，稳如磐石的意味。徐少龙则是一片神秘，而武功博深高强，益增他的神秘性。

三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质，互相影响，各人都知道面对的乃是平生强敌。

而这等心里的负荷，以徐少龙最是沉重。

要知徐少龙份量虽然不轻于对方任何一人，可是他们加在一起，就比他强大得多了，所以他暗暗感到不安。

他的目光在这两人面上转来转去，念头如电光石火般掠过心头，忖道：

“在个人的感情上，我喜欢博洛多这等豪强雄武之士。但在事实上，只怕须得先设法杀死博洛多呢。”

当然他的想法，并非全无根据。因为于一帆种种言语之中，已有某种暗示，现在被他想通了。

他仰天一笑，道：“博兄是塞外三奇之一，武林中有谁不知。”

博洛多眼中闪过惊异之色，道：

“兄台这话从何说起？咱向来只听说过塞外二奇，几时变成三奇了？”

徐少龙道：

“自从博兄在十五年前，横行西域诸国，连败六大门派的宗主。同时又有十二名著名勇士，在你独脚铜人之下，砸为肉泥，打那时起，中原武林中，已把博兄列为塞外奇人异士之一。”

博洛多眼中光芒闪动，豪气飞扬，道：“不料十余年前之事，中原居然不少人知道。”

黄衫客于一帆道：

“博兄现下当知这位无名氏兄不是一般武林高手可比了，只不知博兄查得出查不出他的来历身份？”

博洛多上上下下打量徐少龙，自家的两道浓眉，越皱越紧，最后坦白地道：

“只怕查不出来。”

于一帆道：

“假如咱们今夜被这无名氏兄安然脱身，则不出三天，中土武林中，将必盛传咱们到了江南之事。”

博洛多点点头，道：

“这是免不了的事，除非咱们能当场擒杀了他。”

徐少龙虽是智谋百出，机警绝伦之上，但这刻心中也大感迷惑。敢情于一帆三言五语之后，局势又为之一变，变成博洛多非得出手帮助于一帆夹攻于他不可的情势了。而这等情势的转变形成，却正是由于他道破博洛多的底细而急速发生的。

他最困惑不解的是于一帆何故施展这等纵横捭阖的手段，操纵了整个情势？换言之，于一帆本来就具有条件，可使博洛多出手相助，但他却还要耗费口舌心机，做成一种微妙复杂的情势，他为何须得这样做呢？

博洛多没有得到于一帆的回答，便又道：

“想咱当年虽是横行西域，但这一段往事，西域武林中人，知道的也不多，何况事隔多年，更是知者渺渺，中土的武林同道，纵是有所风闻，谅必亦仅限于三五个位高名重的高人。”

于一帆这才接口道：

“博兄所论极是，无名氏能够得知塞外多年前的隐秘，可见得他不是无名之辈了。”

博洛多道：

“咱正在这么想，近十年来，咱在中国也会晤过不少名家，可是就没有

一个能说得出咱的来历。至于‘塞外三奇’的封号，更是咱第二次听到的。第一次是听于公你说的，于公还记得么？”

干一帆道：“兄弟自然记得啦！”

博洛多道：

“咱也不必往下猜了，假如无名氏兄不见弃的话，咱就请教三招两式。”

他手中铜人一举，在曙色中，反映出微蒙的青光。而他这么一个动作，已经涌出千重杀气，遥罩徐少龙。

徐少龙不敢怠慢，提剑平胸，摆出门户。

这两人相距尚有丈许，可是杀机气势，已经遥遥斗上。博洛多但觉这个来历神秘的敌人，虽是未能在气势上反击自己，但却具有一种坚强的韧力。立时知道今日纵然能击杀此人，亦须费尽平生之力。

他仰天长笑一声，迈步向徐少龙追去。于一帆和徐少龙都觉得奇怪，因为博洛多的长笑声中，竟然透出内心的欢悦畅快之情，他们不解的是博洛多何故会感到愉快欢畅？莫非他已有了制敌致胜的把握？

但见他大步迫去，气概豪雄之极，眨眼间，已欺到切近，铜人迎头砸落，发出猛烈惊心的风声。

徐少龙碰上这等兵刃，又是一流高手施展的，岂敢硬架？就在铜人砸落之际，已攻出一剑。

剑光一闪即隐，他的身形已绕开数尺，再度发剑攻击，身法和剑招之迅快，简直有出神入化之妙。

于一帆在旁边看得真切，但见徐少龙最初的一剑只发了一半，就撤回来，同时施展移形换位的上乘身形，躲过对方的威猛攻势。那一剑的用处，仅仅是利用剑气侵铄敌人，使对方不得不稍微防备一下。这么一来，铜人砸下的威势，自然减弱了少许。

徐少龙施展如此精妙奇巧的手法，以抵消对手那等无坚不摧的威势。此一事实，显示出徐少龙不但武功高强，同时机智应变，亦卓绝一代。于一帆嘿然凝眸，感到这一个神秘敌人，实是莫大威胁。

博洛多独脚铜人，发出一片劲厉风声，呼啸震耳。横扫直砸，迅急猛攻。他招招都是既硬又重的手法，威猛绝伦。但见徐少龙一连退了四五步，才稳下来，剑光矫夭飞舞，从铜人影中吞吐反击，剑势毒辣精妙，兼而有之。

这两人霎时间已临于激战中，除了开头之时，博洛多以特别沉重的兵器，先声夺人地把徐少龙迫退了数步之外，现在似乎已没有什么进展；换言之，徐少龙的长剑，变幻莫测，并没有丝毫不敌的迹象。

＝博洛多的独脚铜人，少说也有五六十斤之重，故此强攻硬打之际，威力十足，不免占些便宜。

不过在招数变化之际，徐少龙却以迅快和奇幻两大特点，蹈隙寻瑕的展开反击，马上又扳回了劣势。

他们互有攻守的激战了四十招之后，情势越是险恶，纵是外行之人，也能发现这两人任何一个都不能稍有失误，否则定必血溅五步，命丧当场。

在表面上，徐少龙的兵刃虽是好像吃了亏，但其实不然。要知剑为兵器之祖，长短轻重，都属适中，而剑身更是双面皆刃，一端尖锐，任何角度手势出剑，均可威胁敌人。此所以三国之时，蜀汉五虎上将之一的赵云，在百万军中救出阿斗之时，仍须借重背上神剑之力，方能出入敌阵。

徐少龙精通内家剑法，擅长借力生力，反击敌人。故此博洛多的铜人

虽是勇不可当，却仍然有不少强攻招式，是被敌人以“黏”“卸”两诀化解掉。

于一帆看到此处，已知道这一场龙虎斗，一方面是武林罕见的场面，另一方面则定须有个三两百招之久，方能分出胜负。

他双笔一分，觑准时机，突然冲入战圈中。但见他人影在铜人长剑的光影中一掠而过，旋即落在对面丈许之外。

正在激斗中的两人，当于一帆掠过之时，同一时间中，齐齐感到于一帆的判官笔，凶毒地威胁着自己，故此不得不力求自保，一同跃退。

这一场风狂雨骤，惊涛骇浪般的激斗，倏然收歇。三大高手又变成鼎足峙立之势。博洛多冷哼一声，道：

“于公使出这一手，兄弟甚是不解。”

于一帆面色全然不变，也不说话，目光在博徐二人面上，转来转去，他这等瞧人法，究竟有何用意？却令人感到深不可测。

徐少龙道：“两位一齐动手，在下也不在乎。”

博洛多道：“咱对兄台这句话，不愿置评。”

徐少龙何等精灵，马上接口道：

“这只是因为博兄对于前辈是否肯出手助你，尚无把握之故。”

博洛多浓眉一皱，道：

“咱们马上再斗，直到决出胜负，方能罢手，你怎么说？”

徐少龙道：

“这是另一个问题，咱们且回到早先的话，在下可就不禁要暗笑博兄你了。”

博洛多讶道：“你笑咱什么？”

“博兄如有决心与在下斗出胜负强弱，则你至少有把握可以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对也不对？”徐少龙侃侃道来，紧紧抓住博洛多的把柄，全不放松。

他心中有数，深知以博于二人之力，如若联手夹攻，定能轻易取胜，也就是他徐少龙败亡之时，同时又深知这博洛多虽然亦是聪明机智之士，但他天性豪迈，信心甚强，故此或可使他激起了豪情壮志，当真坚持以一对一的原则。

果然他的心思没有白费，博洛多仰天长笑一声，气势迫人的道：

“好，咱们就此决一胜负，谁也不要别人帮忙。”

徐少龙一面答话，一面向于一帆望去，接着道：

“于前辈的身份名望，不比凡俗，当然不会强行插手了。”

于一帆淡淡道：

“使得，本人甚愿瞧瞧博兄能不能收拾得你。”

博洛多铜人一摆，跨步上前。他外表魁梧雄伟，而气势亦与此相称，也是豪雄霸道的风格，说干就干，没有什么罗嗦。

徐少龙摇摇手，道：“博兄且慢，容在下再说几句话行不行？”

博洛多一晒，停下脚步。

徐少龙道：“于前辈，假如在下愿意归附，前去杀了阎炎，你怎么说？”

于一帆迅即说道：“我保你荣华富贵，垂手而得。”

徐少龙道：“那么在下这就前往杀死阎炎呢？抑是先与博兄斗过这一场再说？”

于一帆应道：“先斗完这一场，也是好的。”

徐少龙点头道：“就这么办。”

博洛多铜人一举，涌出浪涛般的凌厉气势，遥扑徐少龙。他听得徐少龙要先与自己决斗，马上作出手攻击的准备。

徐少龙迅快道：

“博兄可曾想到，如果在下败亡，岂能去杀死阎炎？又怎能归附于于前辈？”

博洛多一愣，道：“你输了的话，自然是一切免谈了。”

徐少龙道：“我再说下去，于前辈一定会出手对付我啦！”

博洛多目光分转到了于一帆身上，但见他果然已蓄势待发，当真是出手猛攻徐少龙的意思，不禁大讶。但他又发现由于他这么一瞧，于一帆赶快煞住一切行动。不过在他们这等大行家眼中，已经看得分明了。

“于公何故会对付你？你别胡说。”博洛多一面说，一面又移步上前。但方向稍歪，使鼎足之势发生变化。

徐少龙也略略移动，使得自己距于一帆远些，好让博洛多得以及时拦截，假如于一帆攻击自己的话。

他接着说道：“于前辈不想让我多说话，所以打算出手。”

于一帆道：“胡说，咱们讲究的是真功夫，嘴巴说说，有何用处？”

徐少龙道：

“这样吧，在下决不多嘴乱说，但于前辈你别干涉我与博兄的决斗。我意思是说与博兄换个地方动手，于前辈不必跟来。”

于一帆道：“这倒是脱身的好计。”

徐少龙道：“博兄一定不作此想。同时目下天色已明，他一定不想被附近居民看见。”

于一帆挥手拍拍身上那件黄色的长衫，风度甚是潇洒，道：

“笑话，博兄纵横天下，平生怕过谁来？纵有千万人围观，他也不放在心上。”

徐少龙对他不觉大为佩服，因为他不但对于一帆的心思了如指掌，而且目下可说是被他控制了局势。所以他深知于一帆已经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风度仍然保持得这么好，所以使他十分佩服倾倒。

于一帆的艰困情况，举例来说，他最初设词探询徐少龙，要与他联手攻杀博洛多，但被徐少龙耍了一下，竟拒绝了垂手可得的功名富贵，这事使他很是狼狈。

接着徐少龙隐隐流露出要拆穿他的诡计时，于一帆正要出手袭杀徐少龙，却被博洛多及时发现而迫得于一帆煞住去势，这是令他大为狼狈之二。

第三集完

第二十三章

现在徐少龙突然利用“天亮”的环境变化，邀约博洛多觅地拼斗，并

且不让他跟去，想那博洛多当然会答应的。徐少龙这一手，耍得比刚才还要凶狠要命，使于一帆又陷入狼狈之境。

这数重打击，若是落在别人身上，决计承受不起，不是狼狈走开，就是决裂火拼。可是黄衫客于一帆，仍然保持极佳风度，徐徐而言，可见得他的修养和城府，竟有多么的深了。

徐少龙抱抱拳，诚恳地道：“于前辈放心，在下与博兄此去，纯属比划武功，别的事一概不提。”

博洛多也道：“无名氏说得对，咱们实是不宜为居民瞧见。否则不出两日，大江南北都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

于一帆衡量一下实力，自知连一成的胜算都没有，看来，只好任得这两人离去了。只是最不甘心的是他这等人物，折腾了一夜，用尽了词锋和武功，却还未摸出这个神秘敌人的底细。

假如徐、博二人一走，他就等如全军尽没，尝到平生第一次的惨败。

因此，于一帆心有未甘，仍然要努力挣扎一次。

“那么你和博兄去吧，但记着荣华富贵只在你自家一念之间。如果你回心转意，你当必知道到哪儿找我。”

徐少龙微微觉得他这话有点奇怪，可是他急于要离开这个老狐狸般的敌手，当下连连点头。

过后他与博洛多来到一问深宏的宅第中，不禁又想起了于一帆。

“是了，一定是他平静自若的声音神情，使我觉得有异。”

他马上抛开此念，转眼观察这座宽敞高大的大厅。周围的家俱，以及墙上的对联和直轴字画，都甚是富丽，字画皆是出自名家之笔。

厅中静悄悄的，只有他和博洛多两人。若以地势而论，单是这座厅子，就足够他们动手拼斗了。

博洛多作个请坐的手势，自己也在东首坐下，把铜人放在脚边，一头靠着椅子。这样他随时可以抄在手中，应付任何突击暗算。

徐少龙坐下来，默默地望着对方。

过了一阵，博洛多才道：

“阁下实在令人莫测高深，似你这等对手，咱还是生平第一次碰上。”

徐少龙只笑一笑，没有作声。

博洛多道：“阁下的胆色，亦是咱所平生仅见，请问一声，你为何敢随我来此？”

徐少龙直到此时，才开口道：“也许在下是天下第一糊涂人之故。”

博洛多重重地摇摇头，道：

“若果阁下是糊涂人，天下可再也找不到一个聪明人啦！你到底是谁？能不能讲点实话？”

徐少龙道：

“在下与博兄之间，至少最近期间，不会有任何冲突。是以博兄根本不必得知在下姓名来历。”

博洛多慨然道：

“不行，像你这等人才，自是中原有数的高手，咱千山万水到此，幸而相会，岂可不知？”

徐少龙倒是感到不易推却了，但他终于笑一笑，歉然道：

“对不起，恕难奉告。”

博洛多眼睛一瞪，泛现怒气，道：

“阁下既敢踏入此地，自是深信无人能够拦阻得你；咱家此处虽然没有铜墙铁壁，亦没有千军万马，但还有几个手下

徐少龙摆摆手道：“博兄，别说啦！以你这等人物，岂肯命手下助战？”

博洛多怒声道：“本来是不会的，但现在却会啦！”

徐少龙平静如常道：

“既然如此，在下只尽力而为，博兄请把贵手下都叫出来吧！”

他在平淡之中，含蕴有极豪雄的气概。博洛多不禁一怔，凝目而礼。过了一会，他才沉吟道：

“无名兄大有横绝四海，傲视一代的豪情胜概，兄弟总算是开了眼界啦！但平心而论，以兄弟的武功修为，加上手下之力，即使是当代宗匠大师，谅亦不敢夸称有突围之力，难道无名兄自信是天下第一高手？抑是不知兄弟实力……”

徐少龙道：“在下既不是天下第一高手，亦不致于小觑博兄的实力。”

“然则无名兄何以胆敢应战？”

徐少龙道：

“在下能迫得塞外三奇之一的博兄，下令手下助战，仅仅这一宗就足以流传武林之中，博得不朽之名了。但真正的原因，却是在下坚信博兄决不会命手下助战。是以在下存心在瞧瞧，博兄到底会不会下此命令？”

这一番话，虚虚实实，教人难以猜测。博洛多但觉一阵头痛，平生以来，第一次泛起了无法应付的感觉。

徐少龙微微一笑，突然问道：“博兄认为于一帆前辈的为人如何？”

博洛多寻思了一下，才道：

“他么？他是当代高手，性情略略孤僻了一点，但这也不足为异。”

“难道孤僻两个字，就足以解释他想杀死你之故么？”

“这个……这个……”

徐少龙迅即接口道：

“博兄用不着拟思言悟来搪塞我了，老实说，他如不是有着至关重要的理由，岂有不顾一切后果而拉拢我合力杀你之举？”

博洛多脸色变得很难看，道：“他何曾说过要与你合力对付我？”

“当然没有明说，”徐少龙道：“但暗示已足够啦！以博兄”这等人物，哪里会听不出来？”

博洛多不再否认、重重哼了一声，道：“也许是因为他嫉妒咱顺利抵达江南。”

徐少龙摇摇头，道：“如果他有心相助，你们就算再走远些，也不成问题。”

徐少龙回想了一下，才又道：

“固然他确实不想你安然抵达江南地面，但杀害你的理由，一定没有这么简单。”

“莫非他怕咱发现他的秘密？”

“对了，”徐少龙高声道：“这一定是他想加害于你的理由，只不知他有什么秘密，能够使他如此的害怕你发现？”

博洛多眼中光芒闪动，略一忖想，道：

“除非他已背叛了敝主上，不然的话，更有何事能令他如此畏忌？”

徐少龙笑一笑，道：

“博兄说到背叛这话，未免有欠三思了。想那于一帆身为汉人，并且受封我大明天子，贵为妙化护国西凉散仙，尚且与贵主上互通声气和出力办事，他背叛大明天子，如何会忠贞于贵上？”

博洛多道：“无名兄这活甚是。”

他拱拱手，又道：

“以无名兄这等一代之雄的人物，竟然不敢透露姓名身份，实是使咱对你疑信参半。因此，无论无名兄的分析何等合情合理，咱也是不能全信的。”

徐少龙微微一笑，道：

“在下不是不敢告诉博兄，而是生怕说出来之后，博兄仍然不易相信。”

“如若无名兄泄露姓名之举，并无大碍的话，还望赐告。”

徐少龙道：“在下姓徐，名少龙，乃是五旗帮之人。”

博洛多惊异地注视着他，接着摇摇头。

徐少龙道：“博兄敢是不信？”

博洛多道：

“不错，五旗帮虽是大明疆土中第一大帮，雄踞大江南北，势力庞大。但终是江湖上的帮会而已，哪能网罗得了像徐兄这等人才？”

“博兄此言差矣，以兄弟这一点能耐，敝帮之中多的是，说是‘车载斗量’亦不为过……”

“徐兄的武功固然很高明，但这还是其次，咱不是谈你的武功。”

徐少龙内心一阵惊然，感到这个塞外来的异族敌手，实是非同等闲。换言之，他也不是徒俱武功而已，胸中实在真有点学问。

“博兄这话是什么意思？兄弟不大明白。”

“咱瞧你不但武功高强，和才智过人。最重要的还是你的志行节操，真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这两句话是你们大汉古代圣人说的，咱不用多解释了。总之，以你这种风格之人，不似是五旗帮能够收罗任用的。”

徐少龙压住心头的震动，淡淡一笑，道：

“博兄过奖啦！兄弟虽是极有宗旨之人，但还谈不上风骨志行……”

他目光四下一扫，又道：“兄弟已报上姓名，博兄大概可以让我走了吧
厂

博洛多道：“那么另一个暗中保护黑蝎阎炎的人，也是你五旗帮的高手了？”

徐少龙点头道：“是的，假如博兄的手下大将秃鹰尚未回转来，可见得敝帮的这个弟兄，身手不弱，对也不对？”

博洛多沉吟道：

“假如徐兄当真是五旗帮高手，自然可以和平解决。但咱家却有两个疑问，得不到解答……”

“博兄有何疑问？”

“第一点是贵帮何以派出像徐兄这等两位高手，暗中保护阎炎？第二点是徐兄的大名，咱家竟是第一次听到。五旗帮中的高人，咱家差不多都知道，可是没有听过有徐兄这么一个人物。”

“关于第二点，很容易证明。”

博洛多问道：“只不知徐兄如何证明法？”

徐少龙道：“只要你现在向相熟的敝帮之人打听一下，保证可以得到满

意的答案。”

博洛多道：“好，即使是相反的答案，也可算数。但第一点呢？徐兄可有以教我？”

“阎炎亦是敝帮之人，只不过他所作所为，不易被人谅解，是以不许他泄露身份的秘密。”

博洛多眼睛睁得更大了，浓眉耸竖，道：“这真是太惊人了，阎炎竟是五旗帮的人么？”

“不错。”

“你们也都知道他干的什么勾当，对不也？”

“是的，我们都知道。”

博洛多忍不住露出鄙夷之色，道：“这话实在叫人感到难以置信。”

“博兄信也好，不信也好。兄弟只想知道，咱们之间，是打算和平解决呢？抑是须得分出生死？”

博洛多答非所问他说道：

“奇怪？于一帆何以竟有对咱们不利之意？而徐兄你竟然会是五旗帮之人？那阎炎居然也属五旗帮的？还有就是另一个保护阎炎之人是谁？竟敢杀死了幽冥洞府的高手？今天碰上的事，全都令人迷惑不解？”

徐少龙等他想了一阵，才道：“兄弟也有一个疑问，只不知博兄可肯解答？”

博洛多精神一振，问道：“你有什么疑问？”

徐少龙道：“于一帆与你既是一路，早先为何不邀你出手助阵，把兄弟当场杀死？”

博洛多道：“于一帆成名多年，岂肯求我帮忙？”

“假如他出言相邀，博兄会不会出手？”

对面的异族人笑一笑，摇头道：“咱也不会帮助他。”

“这却是什么道理？”

“因为咱已查看过四下，确知没有其他人潜伏。同时咱又亲眼得见徐兄的武功，深知你们硬拼下去，必成为两败俱伤的结局。到了那时，你们不管哪一方失败，于我都是有益无损。”

“这样说来，博兄与于一帆虽是同路人，但一直都暗斗得很厉害了？”

“不错，于一帆虽是受敝主上之聘，立过不少功劳。但一来他每做一事，必定讲明报酬，敝上并没有亏欠于他。二来他又同时得到大明朝御封‘散仙’，虽说那只是宫中得势的太监，替他弄到的封号，可是他仍然是明朝的人。咱家如有机会……”

说到这里，他只笑一下，就充分表示了底下的意思了。

徐少龙耸耸肩，道：

“贵主上得到博兄这等人才辅助，无怪能够久踞河套，虎视中原了。”

博洛多道：

“徐兄身在江湖，耳目通灵，自然晓得大明朝的官吏腐败，朝廷中也没有可以支撑局面的人才。这个江山，早晚不保。徐兄如果明鉴天下大势，把握机会，肯为敝主上出力，将来大明朝瓦解了，敝主上席卷了天下之时，徐兄就是开国的功臣，贵不可言……”

徐少龙笑一笑，道：

“兄弟就算千肯万肯，无亲身为汉人，总是得不到贵方之人真心信

任……”

“那么退一步说，徐兄如是与敝方联合，将来天下纷乱之际，徐兄以五旗帮的基础，亦可以割据一方，立国封王，岂不甚美？”

徐少龙道：

“这一点兄弟倒不反对，相信敝帮大计早定，我个人也玩不出什么花样……”

他跟着压低声音，道：“博兄可要见见敝帮帮主？”

博洛多审慎地道：“徐兄作得了主么？”

徐少龙心头一阵迷惑，忖道：

“我故意拿话套引，想知道五旗帮帮主钟抚仙除了贩卖人口的滔天大罪之外，还有没有与敌寇暗通声气？听博洛多的口气，好像还未搭上线呢？”

当然这也许是博洛多放的烟幕，因为如果钟抚仙与敌寇已通声气的话，势必是最高的机密，博洛多即使知道，亦不会轻易泄漏。

徐少龙只好使出最后一个试探手法，当下道：

“假如博兄有诚意，三天之内，敝帮帮主将要到此地与博兄会晤，兄弟告辞啦！”

博洛多点点头，道：

“这个约会，的确是出乎意料的大收获，只是徐兄在离开之前，最好有法子能证实你的身份。”

徐少龙面为难色，道：“使得，敝帮之人，均有信物，以表明身份高低，这就是了。”

说时从囊中取出一面小小金牌，可不交给博洛多，而是让他观看而已。

博洛多的眼力自然高于常人甚多，故此无须拿到眼前，也看得出这块金牌上，刻有五支旗帜，镂以五种颜色。

他脱口道：“这是五旗令么？”

徐少龙点点头，道：

“博兄虽是看图而猜出了此物名称，但事实上并未听过，更未见过，是以博兄不妨设法查证……”

“如何查证法呢？”

“当然是问问敝帮之人了。”

此法费时甚多，只怕窒碍难行。”

“不然，兄弟说一个地点，博兄派人前去一同，即有结果。”

博洛多尚未回答，徐少龙又道：

“这个地点距此甚近，一盏热茶时间，足够来回了，兄弟不在乎多等这一阵。”

“可是……”博洛多沉吟道：“可是咱们一时派不出人手。”

徐少龙一愣，道：“这儿只有你一个人么？”

“这倒不是，而是没有适合派出去之人。”

徐少龙谅解地道：“你手下之人，如果都是鞑靼人，当然不便上街去。”

博洛多点点头，道：“只有秃鹰还可以混充一下，但他还未回来……”

徐少龙一伸手，提起长剑，道：“既然如此，你只好相信我啦！”

博洛多也抄起那尊独脚铜人，诧异地望着他，道：“徐兄杀机外露，难道要迫咱动手？”

徐少龙仰天一笑，声震屋瓦，道：“当然啦！咱们说过要分胜负，这话

岂能说过就算了？”

博洛多几乎怀疑自己听错，现在他对于这个敌人的变化莫测，的确很感到迷乱和头痛。

不过博洛多却不让自己心神摇动，因为这个敌人，实在是他平生出道以来，除了于一帆之外最强的对手了。是以他定须全力应战才行。

徐少龙见他已蓄势待敌，突然再次仰天大笑，道：

“博兄，你难道还不知道，你的手下老早都完蛋了么？”

博洛多心头一震，膛目道：“这话怎说？”

徐少龙道：“你不妨先召集手下之人，如果召不到人，咱们再说不迟。”

博洛多道：

“老实说，本人的手下不多，一共只有两名，除了秃鹰之外，还有一个，目下想必正在沉沉大睡……”

徐少龙淡淡道：“这个人居然叫不醒么？”

“此人甚是粗野，头脑迟钝，只有一身勇力，却不是灵警之士，一旦睡着了，便不易惊醒。”

他的话也有道理，中原武林中也常有这种愚钝而勇猛之人。

徐少龙摇摇头，道：

“在下刚刚方始明白于一帆何以态度镇静得异乎寻常，敢情他已经下手湮灭证据，也就是说，已经把杀害你们的阴谋付诸行动了。所以秃鹰一定不会回来的，而另一个我记得于一帆好像叫他做老熊的，大概也遭暗算了。他本人将负责对付你。”

博洛多道：“他杀害了咱有何好处？”

徐少龙道：

“他不能杀死阎炎，只好杀你灭口，回到塞外，只要他说什么，人家就信什么，谁知道阎炎未死？同时他亦可以在贵主上面前，成为最有力量之人，永远没有你从中掣肘和监视。”

博洛多越听越觉有理，唯其有理，他才不能不暗暗焦急了，当下问道：

“莫非于一帆也是五旗帮的？”

“这个在下就不知了。”他一面回答，一面侧耳查听，接着移步行出厅门，博洛多提着铜人，只看着他，没有拦阻。

徐少龙果看过没有人潜行迫近，于是又回到博洛多面前，低声道：

“你走吧，现在也许还来得及。”

博洛多讶道：“你可是叫我逃返塞外？”

“是的，于一帆算准咱们拼斗起来，至少要到中午，方能分出胜败。所以赶快抽空虚理其他的事，例如收拾秃鹰，召集人手等……”

“徐兄何以暗暗相助？”

徐少龙对这个问题，感到不易回答，最后才含糊地道：

“在下对博兄的豪放性格，觉得很对心思。再说，我又何必被子一帆利用？”

博洛多点点头，道：“若然如此，咱就此别过。”

徐少龙道：“在下也得趁这机会溜走，使于一帆摸不清底细。”

事实上当博洛多到后面巡视，发现另一名心腹勇士，果然已被杀死，然后收拾了一点衣物，离开此屋之后，徐少龙还未离开这间屋宇。

他若有所待地等到快近晌午，这才听见大门推开的声音，接着一个人

走到厅门，双方一望之下，那人怔住了。

徐少龙哈哈一笑，道：“于前辈来得正好！”

来人正是塞外三奇之一的黄衫客于一帆，他惊异地瞧着对方，随口问道：

“这话怎说？”

徐少龙道：“因为在下正是在等候大驾。”

“于一帆迅即收摄心神，恢复如常，潇洒地走入大厅，道：

“阁下准知本人会到此地来么？”

徐少龙道：“在下不但知道，而且算得出您老是来替我收尸的。”

于一帆显然又为之震惊，脚步一停，道：

“何以见得呢？你的武功，绝不逊于博洛多，这是我早就知道的了。”

徐少龙道：

“这也并不见得是真心话，反正你认为我与博洛多先拼上一场的话，结局不论是谁得胜，对你都有利无害。”

于一帆耸耸肩，问道：“博洛多呢？”

徐少龙道：“他刚刚死于你双笔之下，何故还来问我？”

于一帆愣了一下，一时说不出话，可见得徐少龙没有猜错。

徐少龙又道：

“博洛多虽是一派高手，才智亦有过人处。但他失了地利人和，这一踏出此屋，全然无法掩饰行踪。故此你派在这儿的监视的人，毫无困难地跟踪他，一面向你报告。以我猜想，你与他之战，相当困苦，所以直到现在，方解决了他。随即到此瞧瞧我的情况。？”

于一帆道：“阁下侃侃道来，好像确有其事一般。”

徐少龙道：“在下向来自信得很，于前辈若是认为不当，还望指点茅塞。”

于一帆沉吟一下，才道：

“其他的一切，都可以理解，例如说你的料事奇准，应变高明等等，皆可用‘天资过人’一语解释。只有一点，本人实在百思不得其解？”

徐少龙问道：“只不知是哪一点？”

于一帆道：“那便是你的谦虚风度。”

徐少龙道：“在下哪一点特别谦虚，而使于前辈有此感觉？”

于一帆道：

“便是在称谓上，老实说，以阁下之能，肯称本人一声于兄，已经很客气了，而你居然口口声声于前辈……”

徐少龙仰天一笑，道：

“你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在下的前辈，是以在下作此称呼，这事何奇之有？”

“本人受宠之余，实在有点惊怕，只不知你信是不信？”

徐少龙摇摇头，道：“于前辈惊得全无道理。”

于一帆道：

“要知阁下口口声声尊称我为前辈，但行为上却专断毒辣，分寸不让，相形之下，使人不能不触目惊心……”

徐少龙淡淡一笑，道：“想来这就是于前辈定要杀我之故了？”

于一帆道：“当然不是，本人还是那句话，假使阁下真肯杀了阎炎，本

人保你荣华富贵，享受不尽……”

徐少龙道：“于前辈可知道在下是谁么？”

于一帆摇头道：

“不知道，但阁下如果手刃阎炎，自然会把身份来历惠告。是以目下对这一件事无须着急。”

徐少龙抬头看看外面的天色，突然自言自语道：“啊！在下须得赶回去啦！”

于一帆道：“很好，只要阁下自信能过得本人这一关，尽管请便。”

徐少龙道：

“以前辈的盛名和地位，何必与在下过不去，万一于前辈疏忽失手，岂不遗恨终身之事么？”

“这也是没有法子之事。”于一帆说得很坚决：“阁下不是归降于我，就须得凭真功夫杀出去。”

徐少龙淡淡一晒，道：“于前辈凭什么认为在下须得杀出去？”

他话锋变得十分奇怪，于一帆一时测不透，讶道：“这话怎说？”

徐少龙提高声音，道：

“于前辈难道全不考虑到，你重来此地，等如自投我的罗网。因此要杀出去的是你而不是我。”

于一帆眉头一皱，道：

“本人入屋以前，已经填密查看过。除非是本人眼力不济，功夫未练到家，方会失陷在阁下的罗网中。”

徐少龙道：“这样说来，于前辈带了多少人前来擒杀在下？”

于一帆做然道：“本人独自前来，想必已足够了。”

徐少龙脸色一沉，其寒如水，冷冷道：“于前辈如此小觑在下，今日若不一决生死，誓不为人！”

话声甫落，随即“锵”一声，掣出长剑。

于一帆也冷冷道：“你果真不肯归降于我么？”

徐少龙道：“在下说过，若不决出生死，拆不为人。”

于一帆感觉到此人口气坚决无比，大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之概。而且眼中透出的凶毒杀机，更是最有力的证明。

但他全不慌忙紧张，徐徐道：“阁下可是五旗帮的神机营副统领徐少龙么？”

徐少龙冷冷点头，对于于一帆道破自己来历，居然一点下表惊异。

于一帆大感意外，不由自主地问道：“徐兄可是早已料到本人晓得你的底细？”

徐少龙道：“不错，在下早知如此。”

他跟着举起左手，作个手势，阻止对方说话，自己这才接下去道：

“于前辈若是认输，咱们再谈别的，如若不肯认输，那就在武功上先分出高低……”

这凡句话迫得于一帆简直无路可走了，这位名列“塞外三奇”之一的高手，生平哪曾向人服输过，当下冷笑一声，断然道：“好，咱们先一决胜负，再谈别的。”

霎时间，一个长剑欲吐，一个双笔作势。大厅内弥漫着一片杀气，还有两大高手的强劲气势互相激荡，形成阵阵潜力暗劲，在厅内旋卷。

于一帆黄衫飘拂中，人影如俊鹤投泻，刷地向徐少龙扑去，双笔挟着劲风声，分点对方右肩“气户”和左胸“乳根”两大穴。

徐少龙长剑比划，一招“白云归帕”堪堪破解了敌人的毒手。

但于一帆双笔方向一变，飏飏一连七八招，宛如奔雷掣电连环疾攻，其间没有丝毫间隙。

徐少龙运剑封架，剑式也极尽奇幻多变之能事，但见他这一招施展少林绝艺，那一招便改为南海门的不传秘技。

于一帆这七八招攻下来，虽然不曾击败徐少龙，但却已占了机先。

他继续一口气挥笔疾攻，使出平生绝学，也用上了全身功力。但见他双笔幻化出无数光影，招招不离对方大脉要穴。

这等情况，正合于一帆的预料。他原本就不曾打算在短时间内击败对方。只要能继续占得先手，激战下去，必有可乘之机，那时一招就可以要了对方的性命。现在他胸中也涌满了杀机，假如当真抓到机会，他百分之百不会留情的。

不久工夫，两人又拼了十余招。于一帆但觉对方唯一与早先不同之处，那就是他的功力似是比预料中更为强韧。而由于此故，显然剑势也灵动得多，隐隐有一股强大绝伦的反击力量。

他发现了这一点，反而斗志更增，杀机也越盛……

要知于一帆向来自负得很，假如徐少龙不是一流高手，他根本连出手也不屑为。虽然他已承认徐少龙有一拼的资格，但他仍然深信自己稳握胜算，故此对于徐少龙的横蛮凶恶，才会感到十分生气，因而决计击败此人，纵然须得杀死对方，亦在所不计。

他们虽然只拼了四十余招，但这开头的一段，乃是最凶险激烈的阶段，任何的一方，只要在招数、内力、判断、速度等多方面有一丝瑕疵，定必马上就遭遇尸横就地的命运。

过了这个阶段，于一帆猛可提聚功力，双笔攻得更为凶毒。

只见徐少龙一剑迎胸棚入，招式虽是奇奥神妙，但力道显然未臻完美之境。

于一帆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间，下了一个大胆而又骄傲的决定，他身子一侧，让过胸口要害。可是左边衣袖以及臂膀的肌肉，已被锋利的剑刃所伤，就在他受伤之际，一支判官笔由下而上，翻击在敌剑剑身。

“锵”的一声，徐少龙手中长剑，脱手飞出。他的人亦同时被另一支判官笔迫得往左后方跃退。

于一帆如影随形般追到，徐少龙脚一沾地，刚刚稳住身形之时，于一帆亦同时停住了。

双笔一上一下，罩指着对方身上两处大穴。

他狞笑一声，道：

“徐少龙，你已犯了大忌，退到死角之内，这个错误，恐怕须得付出很大的代价……”

他臂上衣袖破裂之处，流出殷红的鲜血。但这个当代高手，瞧也不瞧自家的伤势一眼。

徐少龙道：“于前辈拼着金身受损，迫得在下无法不自投绝路，这岂算得是在下的错误？”

于一帆道：“假如你现在答应归降于我的话，我告诉你

“他没有马上说下去，确实足以令人心痒之极。

徐少龙淡淡道：“用不着于前辈多费唇舌了，在下知道答案是什么。”

于一帆道：“那么你不妨说来听听。”

徐少龙道：

“于前辈刚才不借金身受损，好不容易才把在下迫到死地。目下自然要杀死在下，以免留下了后患。”

“不错，不错，本人正是这个意思。”

于一帆冷冷的说，心中却暗暗惊异这个对手，何以到了这一刻，还没有任何垂死的挣扎行为出现？

所谓“垂死挣扎”，并不仅仅指说以武功突围，还包括了投降认输，或是提出条件赎回性命等举动在内。

于一帆的两支判官笔，指住对方的要穴，在形势上以及他各种条件上，徐少龙都没有突围的希望。也就是说他生机已绝，决不是略略负点伤就可以解决得这个危机的。

徐少龙镇定如常，当此之时，他给对方的印象是冷静得不近情理，如像他的性命，是捡来的一般廉价，故此他毫不顾惜地抛弃。

于一帆迫前半步，徐少龙也退了半步，身体已碰到两面墙壁。

原来他所站之处，正好是屋角，他的身体嵌在两墙形成的角落中，故此左右都动不得。

这一点是地形的限制，使得徐少龙除了向前冲之外，别无他法可施。但于一帆手持一对判官笔，而徐少龙却赤手空拳，在他们这种同是一流高手而言，分别可就非常之大了。

徐少龙直到这时，脸色还未曾变，同时他的气势，依然保持一贯的坚强凌厉。

他能在如此凶险中，保持冷静和强大的气势，答案马上出现了，原来是一把锋快无匹的捂铁刀。

这口捂铁刀在墙上，恰好是徐少龙的手十分合式地握到刀柄的位置。可见得此刀的出现，其实是徐少龙精心设计的。

强烈的刀光倏然间出现，如惊雷掣电般的向于一帆攻去。

这一刀不但来得奇特，而且蓄势已久，是以格外凶厉。隐隐可以听到阵阵的风雷之声。

于一帆仓卒间运笔封格，一面后退，但刀光过处，呛的一声，竟然磕飞了他左手的判官笔。

这是于一帆出道以来，从未有过之事。但这刻他已来不及惊愕或激怒，随着电飞的刀光，拼命对挡和跃退。

徐少龙口中发出震耳的叱咤声，宝刀翻飞，气势之凶猛；比之早先大不相同。原来他一则用惯了长刀，这刻才是他使出全身功力之时。二则对方又相对的减旨了，益发衬托出他的强大绝伦的攻势。徐少龙使到第八刀，刀光在一帆胸际扫过，于一帆惨叫一声，腾腾腾连退四五步之多。

这位塞外三奇之一的于一帆，黄衫上迅即出现一大块血渍。他微微弓着身子，定睛向徐少龙注视。

徐少龙凛然道：“于前辈敢是怪我心黑手毒？”

于一帆虽然没有出声承认，但那样子已不啻是默认了。

“本来在我辈武林之人来说，胜败生死原是没得怨的，于前辈既是怪我

狠辣，可见得另有缘由。”

于一帆点点头，他功力深厚，是以虽然身负重伤，换了别人，早已倒毙，但他却还支持得住，他道：

“不错，这里面另有原因。”

徐少龙道：

“这原因晚辈也晓得，不外是由于我是五旗帮帮主的心腹，是以不该对你下这毒手，对也不对？”

于一帆道：“原来你早就知道我与钟抚仙的关系了？”

徐少龙道：

“他们守口如瓶，我事先并未得知，但其后从你行动上种种迹象，悟出你其实暗中保护阎炎，可见得你与贩卖人口有秘密关系。”

于一帆道：“你这一说明，使我反而更不明白了。”

徐少龙道：

“请耐心等待，我先试作说明你这方面的想法。那就是你虽是贩卖部门的高级人物，但你一身具有多重身份，故此也不一定要维护阎炎。假如我不出现，则你可能任得幽冥洞府之人，把他杀死。”

这一点他猜对了，于一帆轻轻地点头。

“但既然我已现身，你判定我方实力之弱，是以大为放心，一方面暗杀博洛多手下。另一方面，你故意与我激斗，给博洛多瞧看。万一博洛多能返回塞外，他仍然是对你有利的证人。”

于一帆虽然命在须臾，但仍然泛起震惊之色。

“我测破了你的用心，决定争取回主动之势，特地与博洛多协议，到此处交手。当然我还不知道他的手下已被消灭之事，但我却有把握可以脱身，所以跟了他来，到了这儿一瞧，立刻拆穿你想加害于他的计谋，便促他逃走。他果听信我的推论，立即离开……”

于一帆道：“此人若是逃走成功，于你有何利益？”

徐少龙道：

“他若是逃走成功，于我全无利益。可是在这南直隶地面，以他一个胡人，若想顺利潜逃得返塞外，那是没有可能之事。如果你截杀失手，我也不会放过他的。”

于一帆马上问到要点上道：“你何以定要杀死他？”

徐少龙道：

“此人气魄甚大，才略过人，加以武功出众。这等人才，如是让他回到塞外，岂不是我大明朝的祸患？”

于一帆皱起眉头，但显然不是为了疼痛。

“徐兄这般关心起大明朝来，实令人感到可笑。”

徐少龙冷冷道：

“老实告诉你吧！我虽然是五旗帮神机营副统领，可是真正身份，却是由五老会议选出来的大尊者，负责执行屠龙计划。而于前辈你便是应予屠杀的孽龙之一了……”

于一帆直到这时，方始恍然大悟。要知“五老会议”，乃是武林诸大门派公认的最高领导阶层。虽然外间无人得知这个会议，由哪五老组成？平时亦不与这些门派有什么接触，可是“五老会议”的存在，却是事实。

“这个屠龙计划，”徐少龙加以补充：“并不是专门对付五旗帮，而是要

彻底摧毁那万恶的贩卖人口组织，你既是其中一名高级人物，自然越早除掉越好。”

于一帆哼了一声，道：“无怪你一出手反击，就如此恶毒了。”

徐少龙道：

“在你心中，你并不打算杀我，只要透露与钟抚仙有特殊关系，料我马上明白，化敌为友。这便是你为何会单身到这儿来查看之故。因为你不必防范于我……”

他的话声嘎然而止，敢情是于一帆突然倒在地上，徐少龙默然注视了一阵，确定这个一流高手已经身亡，这才行近去，以刀尖翻动他的身躯，使他正面朝上。再经查看，果然已死，这才松了一口气。

下午他回到家里，见到玉罗刹连晓君。

连晓君又惊又喜，问道：

“你这一夜到哪儿去了？今日过了中午还不回来，真把人担心死啦！”

徐少龙道：“听说你杀死三个幽冥洞府之人，可是当真？”

“是的，那厮手段恶毒得紧，差点让他炸死了阎炎。”

徐少龙道：

“据我所知，幽冥洞府之人，每一个都按照天性之所近，均习得有一宗特别功夫。只不知你这一次，可曾发现他的绝艺没有？”

玉罗刹连晓君道：“好像没有，不过却有一件相当奇怪。”

徐少龙道：“什么事使你奇怪？”

连晓君道：

“那厮临死之前，口口声声说我逃不出幽冥洞府的追杀。同时又喷过一口鲜血，却像是使邪法一般，但事实上全然无事。”

徐少龙点点头道：

“幸亏你告诉我，不然的话，你也许遭了暗算，还莫名奇妙

连晓君讶道：“幽冥洞府哪得如此厉害？”

徐少龙道：

“他们固然厉害，但也因为他们已有可靠线索之故。要知那厮的一口鲜血，虽是不曾当场伤了你，但你只要沾上过一点点血雾，在幽冥洞府之人看来，不啻是额上凿字就是凶手。”

连晓君这才明白，道：“原来如此，但我不怕他们。”

徐少龙道：“幽冥洞府乃是天下两大邪派之一，你若以为曾经收拾过一个并不困难，因而生出轻视之心，那就错了。”

玉罗刹连晓君沉吟一下，才道：“我想知道这一口血雾，叫什么功夫？”

徐少龙道：“他们称为‘血咒’，意思说好像咒诅一般，终能置敌人于死地。”

连晓君道：“管它血咒或什么的，我心中有一个更迫切的疑问，只不知你肯不肯解答叩

徐少龙笑一笑，道：“你还未说出这个疑问，我怎知能不能回答？”

连晓君深深地注视着他，美眸瞬也不瞬，道：

“你的气质、谈吐以及胸中之学，都不是你那种出身之人所应有的。请问你究竟是什么身份，从哪一个人的口中，识得幽冥洞府的血咒功夫？”

徐少龙冷静地回望着她，没有立刻回答她的话，过了一阵，才道：

“假如我回答，使你感到为难的话，你将如何自处？”

他先探询对方的态度，其实这个答案，他不要听他回答，早已知道。

连晓君却着实为难了一阵，最后轻轻道：“我一定在你这一边，你信是不信？”

“假如你须得叛出五旗帮呢？你仍然在我这一边？”

连晓君美眸中闪动着异样的光芒，毫不迟疑地道：“是的，仍然在你这边。”

她一旦已作过表示，其后便全无顾忌，所以答得很快。

徐少龙正要说话，房门处突然传来一阵步声，他赶紧改变话题，放大声音，道：

“你今天还是呆在家里的好。”

连晓君道：“以我猜想，总督府今日大概会派人请我们去玩。”

房外传来余麽麽的声音，道：“大少爷，有客人登门造访。”

徐少龙问道：“是谁呀？”

余麽麽已出现在门口，但见她侧身作出请客人入内的手势、接着一个穿着长衫的中年人露面，迅快跨入房内。

徐少龙一看来人，赶快起立，躬身施礼，道：“不知总座驾临，有失迎近……”

玉罗刹连晓君那么据傲之人，这时也泛起笑容，施礼道：

“席叔叔大驾亲征，敢是有什么大事？”

来人原来是五旗帮中，握有重权的总务司席亦高，他潇洒地向他们颌首还礼，但锐利的目光，却使人感到他并非像外表那么温文可亲之人。

席亦高在当中的椅上坐下了。先叫徐、连二人也坐下，又等余麽麽奉过茶退下了，才道：“本座奉命前来，暂时还没有什么大事。”

他的目光转到徐少龙脸上，接着道：

“少龙，帮主面命本座回谕于你，第一件是关于连晓君的终身大事。”

连晓君一听，脸色都变了。她作梦也想不到席亦高此来，竟是与她的终身大事有关……

事实上连晓君并不怕提到她的终身大事，她吃惊的是帮主的谕令中究竟要她嫁给哪个？难道要她嫁给徐少龙？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帮主何须特地派席亦高前来，传达此令？

由此可见，对象一定不是徐少龙，她芳心大为震动之故，正因业已考虑及此。

徐少龙道：“哦！是连香主的终身大事？只不知对象是什么人？”

席亦高道：

“根据各方的报告，帮主又断定那总督大人黄翰怡的公子黄云文，对连晓君十分倾心，黄家上下，亦对她甚为属意。预料在最近期间，将会涉及婚嫁之议。帮主谕令，连晓君须为本帮着想，不得拒绝婚事。”

连晓君登时呆住了，心中不知是欢喜好抑是失望好？

徐少龙干咳了一声，才道：

“黄府果然有此意向，而且一旦求婚成功，很快会接着举行婚礼，当然，如果有必要的话，咱尚可设词拖上一段时间。”

席亦高笑道：

“咱们想法催黄家快点办喜事还来不及，哪里还有故意拖延之理……”

他的目光转到连晓君脸上，声音变得很柔和，又道：

“晓君，愚叔是看着你长大的，如果还能亲眼得见你下嫁与总督大人的公子，不论在公在私，都是值得安慰庆贺之事。”

连晓君垂头道：“不，席叔叔，我不嫁给黄家。”

席亦高道：

“你不是平凡的女孩子，所以愚叔也不必多兜圈子说话。老实说，你能嫁到黄家，这等机会，休想有第二次了。本帮自当全力为你掩护，总教你在黄府中，不致败露了行藏。”

连晓君没有作声，席亦高又道：“少龙，你个人可有反对之意？”

徐少龙苦笑一下，稍稍斟酌过字眼，才道：

“属下为公家着想，自然赞成这一亲事，但不瞒总座说，属下私心，可真不是滋味呢！”

连晓君身子一震，抬起头来望他。

席亦高不让她有发言的机会，道：“这就是本座须得全程赶来之故了。”

徐少龙避开连晓君的目光，问道：“总座这话怎说？”

席亦高道：

“我们都认为你一则尚未娶妻，二则卓厉骏发，一表人才。晓君则是待在闺中的少女。

若是让你们再相处下去，所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生怕你们生出感情，难以割舍。故此赶来，作一了断。”

他直接了当地把重点说出来，徐、连二人听了，都没有话说。

席亦高又道：“你们目下纵然已有点感情，但幸陷溺未深，尚可以控制，对也不对？”

他以目光轮流询问这对青年男女，徐、连二人在他注视之下，只好先后点头承认。

席亦高欣然道：

“如此甚好，咱们五旗帮的千金，嫁给总督之家，两不亏辱。帮主已答应一件事，那就是无论如何，本帮也不至于伤害黄翰怡，而且在任何情况之下，亦不利用晓君你向黄翰治摊牌胁迫。”

连晓君暗暗透一口气，她深心中最感不安的，正是这一点。

席亦高又道：

“这一头亲事，本帮只有寥寥数人晓得，所以晓君你务须小心隐蔽行藏，别让江湖之人得悉秘密。”

徐少龙又泛起了苦笑，道：“总座，还早着呢！人家还未求婚……”

席亦高道：

“帮主命你须得全力促成此事，并且列为首要任务。别的事暂时搁下，以免影响了大局，本座将匿居于此，督促你进行这件婚事。”

徐少龙一听，心中暗叫不妙。万一到了木已成舟之时，他纵想抽身，亦是有所未能了。

他迅即想到一点，道：

“若是连香主嫁到黄府，属下这个大舅爷岂不是当定了？行动之时，自是大受掣肘无疑……”

席亦高笑一笑道：“你放心吧，本帮立即就安排你的死亡，并且要做成是黄云文的疏忽大意，才使你遭遇意外。”

徐、连二人都觉得十分讶惑，不明白何以要黄云文担任这出悲剧的主

角？席亦高已加以解释道：“这么一来，黄云文一辈子都会感到内疚而对晓君特别温柔体贴……”

徐少龙转眼望去，只见连晓君艳如桃李的面靥上，泛起恍惚迷惘的神情，一时看不出是愁是喜？

这刻玉罗刹连晓君的确陷入一种至为奇怪的感觉中，她已预见到自己行将居住于雕梁画栋的深宅大院中，且不谈什么珠围玉绕，锦衣玉食。最使她感到新奇的，反倒是那种钟鸣鼎食，规矩很多的大阔门第的生活。

比起她在五旗帮时的自由日子，那是彻头彻尾的不同。而且黄家在宦海中的浮沉得失，将与她发生密切的关系。

这在一个自幼从江湖帮会中长大的女孩子看来，那简直是难以思议的一种生活。虽说束缚很多，可是却有光明堂正的各种社会关系。尤其是她的夫婿一旦春风得意，获得权势的话，她生活中的趣味，更不是江湖女儿所以梦想得到的。

席亦高也注视了她一阵，起初颇为不悦于她的神往，但旋即谅解地叹口气，忖道：

“一个女孩子，骤然得到这等归宿，焉能泰然处之？这实在也怪她不得。”

徐少龙道：“总座这等安排，可说是天衣无缝了。”

席亦高点点头，脸色变得一片森冷，道：“有一件事，本帮不得不全力追查的。”

徐、连二人都被他神色声音中的严重意味所震惊，齐齐向他注视。

席亦高接着道：

“本帮内三堂的兵马堂堂主辛公权，前几天来到南京，奉命与海陵帮接触，但一夜之间，海陵帮固然灰飞烟灭，完全瓦解，而辛堂主亦同时失了踪，至今消息杳然。不知去向。”

徐少龙沉声道：“这是怎么回事？”

席亦高道：“本座正要调查出内情。”

徐少龙道：“海陵帮现下怎样了？”

席亦高道：“巩贵跟辛堂主一同无影无踪，本座有理由相信与大尊者有关。”

连晓君一怔，问道：“大尊者是什么人？”

但两个男人都没有回答，徐少龙更是陷入沉思之中。

过了一阵，徐少龙才道：“假如大尊者手段如此高明的话，那就非得总座亲自出马不可。”

席亦高道：

“你们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啦！现在本座须得与徐少龙商谈一些别的问题。请晓君你代我们查看把风。”

连晓君起身走了，虽然她很想再听听他们的谈话，但想到自己行将嫁与黄家，自然有一些秘密，已不便让她得知了。

席亦高待她出去了，才又道：

“本座刚刚才抵达这南京地面，但已感到情势紧张，在这金陵一地，不但是藏龙卧虎，各方高手云集，而且本帮已有着束手缚脚之感。”

徐少龙道：“但咱们已打入总督府，这是任何人都想像不到的一大成功。”

席亦高道：

“现在我们立即要发动全力，调查五老会议的‘屠龙计划’，以及负责此一行动的‘大尊者’，同时须得查出辛堂主的问题。徐少龙问道：“辛堂主最后的行踪，与什么人接触？”

席亦高道：

“他奉命到南京，与海陵帮帮主巩贵见面，要设法把巩贵卖给本帮的消息来源弄过来，由本帮直接利用。因为巩贵人手不足，极可能失误而把消息来源破坏。辛堂主抵达南京后，曾经留下讯息，表明他已抵达。但自此就失去了联络。”

徐少龙问道：“巩贵那边又发生了什么事？”

席亦高道。

“巩贵本身固然失踪，连他特地挑选出来的好手多人，亦全部被杀，不留一个活口，所以巩贵的下落，也是无人晓得。”

徐少龙沉吟一下，才道：

“既然巩贵所打听的是大尊者，则这次辛堂主以及海陵帮的遭遇，自然与大尊者有关了，只不知本帮对这个无形无影的大尊者，还知道些什么？”

席亦高沉重地道：“这一点最为可怕，本帮对这个人全无所知。”

这五旗帮之忧，却正是徐少龙之喜，他道：

“属下倒是想得一计，或可查出大尊者以及屠龙计划的内容。”

席亦高大感兴趣，道：“你说来听听。”

徐少龙道：

“既然这大尊者是五老会议派出来，主持屠龙计划之人，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本帮直接找上五老会议，或是正面探询，或是旁敲侧击，多多少少，也能弄出一点眉目无疑。”

席亦高道：“你可知道五老会议，乃是什么样性质的集团？”

徐少龙道：

“听说是武林各派公推出来的前辈眷宿，可以说是各派的联合决策集团。但帮主曾经赐示，说是五老会议，实质上亦是佛道两门联合的至高无上的一个会议。”

徐少龙道：

“你知道得比别人多得多了，既然这个会议，属于这等性质，本帮如何敢与之抗衡？”

徐少龙笑道：

“总座可别误会，属下决不是与他们作对，而是向这个地方下手侦查而已！以属下想来，越是这等高高在上的团体，每个人都得讲究保持风度和身份，故而防范越见松懈，必有可乘之机。”

席亦高沉吟道：“此计非常大胆，直有洩出意外之妙，也许可以加以考虑。”

徐少龙奋然道：

“只要查得出大尊者是哪一个，不管他本事有多高明，本帮倾全力去对付他，明攻暗袭不择手段，定可迅即除去这个大敌。”

席亦高点头道：“只要查得出此人真面目，本帮倒是有把握可以狙杀了他。”

徐少龙沉默了一阵，才道：“属下还有一个想法，却不敢贸然说出来。”

席亦高道：“假如本座可以担待得起之事，你但说无妨。”

徐少龙道：“属下实是恐怕总座见怪而已！”

席亦高道：“本座不见怪你就是。”

徐少龙道：

“既然如此，属下就斗胆说出来，关于那屠龙计划，属下前此接到密令调查，虽是毫无头绪，但属下却忽有所悟，依属下愚见，这屠龙计划不会是对付本帮的。”

席亦高讶道：“何以见得不是对付本帮？”

徐少龙道：“属下意思说，不是对付表面上的本帮。”

席亦高登时明白了他的暗示，哼了一声，没有说话。

徐少龙道：

“如果是为了对付本帮，则对方大可以一直侵袭本帮总坛，胜负立分，何须如此神秘？”

席亦高道：

“我们心中大概都是这样想，但没有一个人肯面对现实而已！好，只要判断正确，得悉对方的目的，便有办法应付了。”

徐少龙道：“在局面尚未澄清以前，最好停止一切行动，避避风头……”

席亦高道：

“自当如此，本座这就草拟报告，加急呈送帮主，相信在一两天之内，就有了稳妥的决策。”

他们谈到此处，暂时告一段落，直到次日的中午时分，席亦高又和徐少龙在书房中见面。

席亦高道：

“今天本座所接到的消息，据说南京城内这两天，屡屡发生怪火命案，现在官家非常紧张。”

徐少龙道：“这些怪火命案是不是与大尊者有关？”

席亦高道：“想必如此，在武林中，有所谓塞外三奇，这几个高手，你可曾听过？”

徐少龙微感紧张，因为他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已找到线索，把自己卷进去了？当下应道：

“属下离开总坛时，承蒙帮主指点了许多奇人异士的姓名来历，其中就有塞外三奇，他们怎么啦？”

席亦高道：“塞外三奇，已经死了两个。”

徐少龙道：“以塞外三奇的身份和武功造诣，如何竟有这等事情？实是教人感到难以置信。”

席亦高道：

“其中一个名叫博洛多，乃是胡人，使一具独脚铜人，有万夫莫当之勇，他之死倒不奇怪，因为他乃是死于同列三奇中的黄衫客于一帆双笔之下，但干一帆其后也被人杀死，这一件就值得奇怪了。”

徐少龙道：“总座可知道于一帆乃是死在何人之手的么？”

席亦高道：“现在还不知道，但相信不难查出。”

徐少龙讶道：“敢是已有了线索？”

席亦高道：“可以这么说。”

徐少龙哪肯放松，连忙追问道：“那是什么线索？”

席亦高道：

“据本座所知，于一帆狙杀博洛多时，尚有帮手，由于于一帆身亡时间，距博洛多被杀不久，于一帆杀了博洛多之后，不久便被别人杀死，因此本座深信于一帆在杀死博洛多之后，当时的行踪去向，他的帮手一定略有所知，甚至可能知道很多，例如于一帆是到什么地方，见什么人等等，循此线索追查，这件命案，实是不难侦破。”

徐少龙颌首道：“总座说得不错，于一帆命案不难侦破，但属下却有两件事感到不解？”

席亦高道：“你有哪两件事情不明白？”

徐少龙道：

“头一宗是这黄衫客于一帆虽是边塞之人，武林中有数的名家，固然他的事情，大家都愿听听，可是照总座的说法，咱们竟是非常关心他的变故，并且要出动人马，调查真相，只不知于一帆此人，与咱们有何关系？值得咱们如此重视？”

他停歇了一下，又道：

“第二宗是那博洛多与于一帆既然同属塞外三奇，何以又互相争杀？”

席亦高道：“这两个问题，其实只是一个答案，那就是于一帆是咱们的人。”

徐少龙啊了一声，作出恍然大悟之状。

席亦高又道：

“能够击杀于一帆之人，放眼天下，寥寥可数，想来不难查出，少龙你也可以列入有能力击杀于一帆的名单内，因此，本座须得循例问你一声，今天清晨时分，你可曾出去过？”

徐少龙心头一震，暗想莫非已露了什么马脚？

要知如是普通之人，兜了好些圈子才问到这件事上，徐少龙便不致于大惊小怪了，但席亦高是何等人物，手法自是虚虚实实，不易猜测。

因此，从现在起，他每一句答话，都可能被席亦高用以证明有杀死于一帆之罪嫌，亦可能由于答对了一句话，使席亦高不问。

他立刻应道：“属下没有出去。”

席亦高道：“若是没有出去，可有证据？”

徐少龙道：“这个……恐怕很难找到什么证据了。”

席亦高道：

“如果不能找出正面的证明，咱们就从反面求证，假如你离开此地的话，那一个人最可能发现？”

徐少龙暗中泛起了透不过气来之感，但表面上仍须装出不动声色，道：

“大概只有连晓君吧？”

席亦高道：“这话甚是，待本座亲自去问问她。”

这位位居五旗帮总务司司主的人物，果真站了起身，举步走去。

徐少龙心中的震惊和紧张，真是难以用文字形容。因为席亦高询问连晓君之时，自是会用点技巧，不让连晓君听出他询问的真意。

另一方面又没有与连晓君串通过，她全然不知道这边的情况，当然想不到须要替他说谎掩护。

总而言之，席亦高这一去，必定把真相弄出来。这时唯一解决之办法，就是把席亦高迅即干掉，如果不然、杀死于一帆之事一泄，紧跟着集中全力调查他的行动，最后定能发现他就是“大尊者”了。

说到干掉席亦高，当然不易，一来他本身武功高强，不是三五十招就可以赢得他的。其次是环境的不利，由于有余娠媛以及另外一些下人，如若拼斗起来，惊动了所有的人，连晓君在这等情势之下，决计无法正面叛出五旗帮。

换言之，她只好帮助席亦高，向他动手了。

处于这等极为险恶的境地中，徐少龙发现以往受到的严格训练，已发挥“临危不乱”的妙用。

席亦高行出数步，只听徐少龙道：

“总座，连晓君她目下一定是在厅子里，与一些下人在一起，何不让属下传话，着她进来？”

席亦高停住脚步，心中虽是不甚赞成此议，却没有马上驳回，只道：

“你去叫她，怕也不大妥吧？”

徐少龙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有什么用处，口中说道：

“属下用不着亲自前往，这儿有传召下人的唤人铃。”

他走到这书房的一个角落，伸手指指一条锦绳。

席亦高点点头，道：“也好，你着人叫她来吧！”

他回到座位上，瞧着徐少龙扯动锦绳，眨眼间，一阵步声来到院落中，但见一名家人出现在书房门口。

徐少龙吩咐下人道：“去把小姐请来。”

那人应了一声，转身自去。徐少龙接着道：“总座，属下这就回避一下。”

席亦高点点头，但旋即改变意思，道：

“不必了，这只是例行公事，本座按规矩问她几句，咱们还有要紧之事……”

直到玉罗刹连晓君的轻盈步声，来到书房门口，徐少龙才又紧张起来。

连晓君一迳走入房内，艳丽的面靥上，挂着那副冷若冰霜的表情。

第二十四章

连晓君的目光先射向席亦高，接着才转到徐少龙脸上。

当她望到徐少龙时，但见他神色严肃，找不到传召自己前来的线索。

徐少龙并非想这样，可是他发觉当连晓君目光移到自己这边之时，席亦高也向他望过来而他的目光，锐利得宛如刀剑一般，心知只要露出一点点痕迹，便将被这机警异常的老手瞧破。

因此，他迫不得已打消了向她眨眨眼睛，或是个什么表情暗示的打算。

连晓君的眼睛转回席亦高脸上，问道：“席叔叔，是你叫我来么？”

席亦高道：“是的，我们正在探究一些问题，也许你对我们有所帮助。”

连晓君问道：“只不知你们在探究什么问题？”

席亦高运用技巧，不着痕迹地道：

“很有趣的一个问题，你先告诉我，你前天晚上，看见了什么？”

徐少龙的心冷了一大截，因为这位拿手做情报的高手，实在厉害不过。

第一点，他丝毫不露出任何足以暗示出正在查究徐少龙的痕迹，甚更进一步，使对方误以为他们正在合作讨论某一个行动，因此叫连晓君把所见所闻说出来，让他们参考。

这么一来，除非连晓君已经背叛五旗帮，预早得到徐少龙嘱咐守口，不然的话，这席亦高毫无敌意，她焉会提防？

其次他还用了个钓饵，那就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这是最令人渴望得知的诱惑。连晓君赶快把前晚如何保护阎炎之事说出来，实是合情合理。

徐少龙已不存任何希望，暗中迅即作各种应变的打算。

这个五旗帮握有大权的重要人物，武功甚高，是以很难有杀他灭口的希望。但如果被他把消息传回去，则眼前已经成功了一半的“屠龙计划”，势必受到极大的破坏。

他正在伤脑筋之时，但玉罗刹连晓君竟在凝眸寻思，并非如他所料般急急说出当天晚上的情形。

一丝希望涌上心头，虽然弱得有如风中的游丝，但已够他兴奋的了。

玉罗刹连晓君干咳一声，道：“席叔叔，你再说一遍行不行？”

席亦高道：“当然行啦！我问你前天晚上，看见什么？”

连晓君道：

“原来如此，那么席叔叔在这间书房内，可曾发现了什么值得一提的物事没有？”

席亦高摇头道：“没有。”

他旋即会意过来，微微一笑，态度相当友善。

玉罗刹连晓君道：

“是呀！侄女也看不见有什么东西值得一提的，所以大有无从奉答之感。”

席亦高摆摆手，道：

“算啦！我们不提这个。我对少龙的查证，乃是例行公事，不能不这样做，事实上亦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他们稍为谈了一些总坛大寨中之事，徐少龙获得席亦高的暗示，便辞出书房。本来席亦高还有话与他说，但碍于连晓君，又不便再度命她回避，是以索性暂时不谈。

连晓君跟着徐少龙离开，来到大厅。

徐少龙轻轻道：“你别问我，现在不是时候。”

连晓君会意，知道徐少龙乃是恐怕有人窃听，一直等到傍晚时，他们应邀到总督府赴宴，两人在马车中，连晓君道：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一点实请了吧？”

徐少龙笑一笑，道：“说来话长，我们找个机会，好好细谈才行。”

玉罗刹连晓君断然道：“不，你用不着说很多话……”

徐少龙耸耸肩，道：

“如果你对我这个人的性格，还信任得过，最好不要多同。”

连晓君道：

“据我观察所得，你虽是擅长机变，计谋百出。可是你的本质，不是助纣为虐的江湖人物。”

徐少龙道：“谢谢你的夸奖！”

连晓君道：“你究竟是谁？”

徐少龙道：“我的姓名一点也不假，就是徐少龙？”

连晓君道：“我问的是你的真正身份。”

徐少龙道：“你想听真话抑或是假话？”

连晓君道：“这一句是我下午向席叔叔说过的。”

徐少龙道：“我这一问，大有道理。”

连晓君道：“狗屁！我不相信。”

徐少龙道：

“如果你要听假的，我就信口胡吹一番，谅你难分真伪。如果要听真的，对不起，等你终身已定之后，我们才谈不迟。”

他一提起她的“终身”，连晓君登时陷入沉思之中。

过了一阵，连晓君才道：

“少龙，你希望我嫁为黄家之人呢？抑是不想这件亲事成功？”

徐少龙默然不语。

连晓君道：“你既不肯表示要我，那就等如说不要我啦！”

徐少龙否认道：“话不是这么说……”

连晓君道：

“假如你只是感到不好意思承认，毋宁坦白地承认，反正我不会怨你。”

徐少龙道：

“唉！世上之事，能有说话这么简单就好了，你要知道我真的陷入矛盾之中。”

连晓君了解地道：“我相信你这句话。…”

徐少龙道：

“假如我完全以理智分析，当然可以毫不迟疑他说出不要你的话。但我很不幸却考虑到，当时光流逝，多少年之后，我忆念起你时，将会有什么想法呢？会不会痛悔现在说的这一句话呢？”

连晓君愣一下，美丽的脸上，引起了迷惘惆怅的神色。

徐少龙苦笑一下，道：“这是无法作答的问题，你心中明明知道。”

连晓君道：“但我已知道自己的想法。”

徐少龙大感兴趣问道：“只不知你的想法，可不可以告诉我？”

连晓君道：

“当然可以，我的想法是如果你肯要我，我就不愿嫁到黄家。但除了你之外，这件亲事，却是我的最佳归宿，这个机会，这一辈子大概只有这么一次。”

“不错。”徐少龙道：“不可能有第二次这等机会了。”

马车继续驶去，车内这一对青年男女，默默无言，各想心事。

徐少龙首先失声慨叹道：“啊！快到总督府邸啦！”

连晓君心头涌上一阵忧惶，道：“唉！那座府邸，即是其深似海的侯门！”

以他们两人表面上的兄妹关系，虽然可以时时见面，可是实际上这等见面，不如不见。

所以在实质上而言，他们的确有“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陌路人”之感。

马车忽然停下来，他们的谈话也到此为止。

紧接着就是一番见面时的应酬寒暄，酒席是摆在内宅的一座小厅内，除了总督黄翰怡夫妇，以及黄云文之外。作陪的人有林秋波、上官云、清凉上人。还有一个就是总督府总文案詹天锡，此人乃是黄翰怡最心腹亲信的人，

不但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熟谙吏务，可智过人。

徐少龙与清凉上人，公开见面还是第一次，免不了假惺惺地应酬一番。

席间黄翰怡谈笑风生。黄夫人也兴致甚高，气氛十分温暖轻松。一直到席罢，都没有谈到婚事。

席散之后，林秋波借一个借口，把连晓君弄走。

黄云文也跟着她们走了，厅中只剩下六个人。徐少龙一看这形势，已知端的，当下打起精神应付。

总文案詹天锡首先把谈话转入正题，道：

“杨公子，今日之初，实是黄大人有事奉商……”

徐少龙起座躬身道：“黄大人有什么事情，吩咐一声就是了。”

詹天锡等他坐好，这才笑着说道。

“这一件事倒是不便吩咐的，那便是有关令妹的终身大事。”

黄翰怕拂髻一笑，道：

“杨世兄不是一般的凡俗士子，故此老夫也不与你转弯抹角的说了。小大云文对令妹的事，谅世兄也看得出来！”

徐少龙道：

“黄大人言重了，舍妹不过是蒲柳之质，家世贫寒，岂敢当得云文兄的青睐。”

詹天锡道：

“黄大人贤伉俪亦对令兄妹非常爱重，意欲与杨公子结为亲眷，今晚特地当面奉恳这件大事。”

他反指上官云和清凉上人，又道：

“这两位都是高人异士，特地恭请他们两位见证。”

徐少龙虽然已料到有谈论婚事的可能，但现下一听人家提出来，心头仍然涌起了又酸又苦的情绪。

他定一定神，才道：

“承蒙黄大人不弃，愿与寒门结为秦晋，小生受宠之余，却觉得有点未妥。”

詹天锡神色不变，好像早已猜到他会这么说，当下问道：

“杨公子这话怎说？这件婚事，有哪一点不妥了？”

徐少龙道：

“小生一介布衣，家道寒薄。舍妹又幼失庭训，行止不免时时有违礼仪。因此岂敢高攀……”

黄翰怕拂髻一笑，道：“世兄这么说法，可就俗了。”

詹天锡也笑道：

“若然不是这等终身大事，杨公子真该罚酒呢！黄大人的意思，十分诚恳，还望杨公子速速作主。”

徐少龙这时才顺水推舟的答应了。席上的气氛，登时大为亲切轻松。

千层剑影上官云已与徐少龙见过几面，是以道贺之时，态度比较诚恳，清凉上人则还是初次露面，他不知道这个青年，就是“大尊者”。是以心下疑虑，道贺之际，口气很淡。

徐少龙发觉了这种情形，心中对清凉上人的持重，暗感佩服。

只听詹天锡又道：

“这件亲事，既蒙杨公子允许，相信已不会有任何问题了。只是有一点

必须先得到杨公子谅解才行……”

徐少龙忙问道：“只不知是什么事？”

詹天锡道：

“黄大人官居极品，圣眷正隆，现下在总督任内，歌功颂德之人固然极多，但妒嫉仇视之人，亦复不少。是以黄世兄与令妹的婚礼，不能铺张，时日亦不可迁延过久。”

徐少龙肃然起敬，道：

“在黄大人的立场，自应如此，小生恭敬从命就是了。”

接下来就谈论到一些细节，黄翰怕略略谈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其余就留待黄夫人与徐少龙商议。

这个消息，迅即传入内宅。

这时黄云文与连晓君单独相处，在后园一座小亭内正在闲谈。

黄云文的书僮听到消息，连忙跑上亭去，连连道：

“恭喜少爷和姑娘，恭喜！恭喜！”

黄云文心下了然，却故意皱起眉头，道：

“今天又不是过年，你一个劲的恭喜什么？”

小童笑嘻嘻道：“小的恭喜你们两位呀……”

连晓君玉脸泛起红晕，心头鹿撞。黄云文瞧她一眼，但见她无意流露的娇羞，美不可言，几乎看得呆了。

小僮把听来的消息一一说，连晓君虽是江湖儿女，可是她目下的身份，却是一个知书识理的闺秀，因此不觉深深垂首，羞不可仰。

过了一阵，她没听到声音，不免感到奇怪，抬头一望，恰好碰到黄云文的的注视的目光，吃了一惊，连忙低下头去。

书僮知趣地走开了，黄云文仍然一言不发。

连晓君再度抬头，又碰到他那对的人的目光，忍不住道：

“你干嘛直着眼睛瞧人？”

黄云文道：“你害怕么？”

连晓君道：“你好像抓贼似的，人家能不怕么？”

黄云文道：“我有句老实话想告诉你，又怕你骇着了。”

连晓君勾起了好奇之心，忙道：“说吧，我放大胆子就是了。”

黄云文道：“二十年内，你免不了常常被我这样瞧法的。”

连晓君又疑惑又好笑，道：“为什么呢？”

黄云文道：“因为你实在太动人啦！二十年只怕看不够。”

连晓君轻啐一声，道：“想不到你也这般贫嘴！”

黄云文道：“这是发自衷心之言，想装也装不来的。”

连晓君道：“我不跟你说了，我要回家啦！”

黄云文吃了一惊，忙道：

“不，我们好不容易才见面，谈不到几句话，你就要回家了。”

连晓君轻轻道：

“假如我还不走，给人家知道，一定会暗暗笑我，看不起我。”

黄云文听她说来成理，不觉怅然，道：

“你说得甚是，我虽然很不服气，亦不把别人的闲言闲语放在心上，可是为了你之故，却不得不向世俗之见低头。”

玉罗刹连晓君芳心暗暗欢喜和感激，因为黄云文的这几句话，虽然是

淡淡之言，却深含情致。

她抬起头望他一眼，道：“我将有一段时间不能到这儿来啦！”

黄云文道：“我知道，但只要你不反对，我可以上你家去呀！”

连晓君笑道：

“你如果不怕人家说闲话，我怎会反对？还巴不得你天天光临寒舍呢。”

她说过最后这句话，突然红泛玉颊，大力羞赦地垂下头。

黄云文心头泛起了甜蜜之感，满怀怜爱，忍不住伸出手去，握住她的玉掌。

连晓君娇躯一震，当真不敢抬起头来。

她越是显得娇羞；黄云文就更为胆大，把她一拉，拉到怀中。

但她接下去却没有别的动作，就这样耳鬓厮磨地贴立在一起。

过了一阵，连晓君抬起头，四目相对，两人的脸上，都流露出如痴如醉的神情。

黄云文柔声道：“慧珠，恕我唤你的名字……”

连晓君道：“你叫吧，我喜欢你叫我的名字。”

黄云文道：

“你希望我将来做什么？是博取功名，投身宦海？抑是闭门读书，论述著作？”

连晓君泛起一抹浅笑，道：

“这是你的前程，你的事业，不应该问我。我一介女流，懂得什么？”

黄云文诚恳地道：

“你不是庸脂俗粉，相反的，你不但饱读诗书，极有才情，而且听说你还修习过武功。”

连晓君吃一惊，道：“谁说我修习过武功？”

黄云文道：“是林夫人林秋波。”

连晓君心中大感不安，问道：“她怎么说的？”

黄云文道：

“她道杨楠兄虽是儒雅书生，但身怀绝技，不是平凡之人。你家学渊源，一定也差不到哪儿去。”

连晓君忖道：“如果说的真话，则我大可以放心了。”

黄云文道：“你既然不比凡俗女子，所以我认为我的出处，定须先行与你计议。”

连晓君嫣然一笑，道：“令尊他们知不知道呢？”

黄云文道：

“家父家母都知道，但他们仍然极喜欢你，认为女孩子虽是修习过武功，并没有什么不对的。”

连晓君轻轻推他一下，道：“我们这佯站着，若是被人看见……”

黄云文笑一笑，潇洒地退开一点，但仍然执着她的玉手，道：

“其实被人见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况且此地很难得有人经过看见。”

他停歇一下，又道：

“但我还是愿意顺从你的意思，只要你觉得安心和快乐的事，我都愿意为你做……”

连晓君感到他的情真意诚，芳心大为感动。回想平生所过的日子，虽然衣食不缺，后来亦有权势地位，可是从来没有人对她如此呵护体贴。阵

阵温馨之感，涌满了胸臆。

她下了决心，低声而坚决地道、

“云郎，妾身承蒙你的眷顾，此生难忘，但我劝你最好别娶我为妻，现在还来得及，你去向堂上禀告一声……”

黄云文大讶，道：“这……这话从何说起？”

连晓君道：“因为我家兄妹，实在不是……”

“不是什么？”

连晓君几乎要说出“不是真的兄妹”这句话，可是心念转处，发现若是实话实说了，对黄云文反而可能带来横祸。

当下说道：“我们兄妹都不是简单的人呢！”

黄云文释然道：

“我知道你们都是极聪明的人，尤其是令兄，文武全才，机智绝伦。但最使我佩服的，还是他的正直诚实……”

连晓君苦笑一下，忖道：

“我本想把一切真相告诉他，作为他对我的真情的报答。但这么一来，他势必不能，娶我为妻了，我为何要把自己的幸福一手断送？”

黄云文惊疑地瞧看她的表情，问道：

“难道令兄不是聪明机智，正直诚实之人么？”

连晓君忙答道：“他的确是的，我只是想起别的事情……”

黄云文道：“什么事情？可不可以说出来听听？”

连晓君随口道：“我想到你的家世……”

黄支文连忙说道：

“你若是这详想，那就错了。要知家父也是出身清寒，所以他总是让我们明白处世立志的道理。而门户之见，正是他老人家最反对的。”

连晓君轻轻道：“你最好还是不要娶我……”

黄云文诚恳地道：

“除非你自己不愿下嫁与我，不然的话，我决不会放过娶你的机会的。”

连晓君认为不稍稍透露出一点内情也不行，当下道：

“正如你也知道的，我兄妹都练过武功，而武功却是烦恼的根源，往往给人带来莫名其妙的灾祸。”

黄云文道：

“我们如是结为夫妇，此后便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纵是遭到什么宵祸，亦永不后悔。”

连晓君听了这话，也就做声不得了。

这天晚上，大约是二更时分，徐少龙在一座小小的庙宇内，见到了清凉上人。这时徐少龙仍然以中年人的面目出现，在黯淡的光线之下，清凉上人炯炯地注视着这个领导群伦的“大尊者”。

两人相见之时，互相行过礼，徐少龙道：

“上人似是满怀心事，只不知何事使您烦心？”

清凉上人道：

“好教大尊者得知，今日总督大人决定了一门亲事，际此局势动荡变幻之时，不能令人无忧。”

徐少龙哦了一声道：

“晚辈也听说这回事，只不知那杨家兄妹，有什么地方不妥，使人感到

忧心忡忡？”

清凉上人道：

“根据调查资料，这对兄妹，并无可疑之处。但他们俱是身怀武功之人，据林秋波姑娘说，杨楠的武功，还真不错，这就令人生疑了。”

徐少龙笑一笑，道：“林姑娘对这门亲事，有何意见？”

清凉上人道：“她当然赞成啦！”

徐少龙道：“何以见得她竟是‘当然’赞成呢？”

清凉上人道：“因为她对杨楠颇有好感之故。”

徐少龙点点头道。

“她虽是修道之人，但男女之间的吸引力，仍然对她发生影响。”

清凉上人道：

“是的，她虽然不致于对杨楠发生世俗的情爱，但她喜欢他，愿意时时见到他，这就足以使她赞成这件亲事了。”

徐少龙道：“如若没有不妥，单是他们都懂得武功，似乎是不须过于介意。”

清凉上人道：“老袖可能是过虑了，但我总认为，如果是有心之人，在身世方面，还是不难制造合情合理的资料。”

徐少龙心头一震，忖道：“这位老禅师果然老谋深算得很。”

口中却应道：“假使杨家兄妹身世的资料不准，他们有何图谋？”

清凉上人道：

“这是很耐人寻味的问题，当然目前既无证据，亦不是能肯定，则他们的图谋便难以下一判断了。”

徐少龙点点头道：“这件事以后再说，晚辈约上人见面，另有要事奉告……”

他说话时，从袖中取出两本招册，交给清凉上人。说道：

“这两本物事，请上人过目。”

清凉上人打开一瞧，马上露出十分惊讶之色。把两本都略略看了一下，便抬头道：

“这两份资料，难为大尊者竟然弄到手中。”

徐少龙道：

“上人已经大致瞧过，其中一本是贩卖人口组织的名单，大部份是在江南，只有一小部份，是在北上的路线。咱们按图索骥，不难一网打尽。”

清凉上人道：“大尊者敢是要发动攻势了？”

徐少龙道：

“不错，但在这份名单之内，首恶及几个高级的重要份子，仍不在内，所以行动上尚有顾忌。”

清凉上人不便多口探问，当下唯唯称是。

徐少龙又道：

“另一份招册的资料，乃是输运铜铁五金和茶叶等重要物资至塞外的路线，每一个站，都查得相当清楚。这些年来外患日烈，除了朝政败坏，吏治不修之外。塞上外敌获得种种物资，是以势力得以扩展。所以这一条输敌的路线，关系异常重大。”

清凉上人点点头，道：“大尊者敢是打算把这份资料，送给黄大人么？”

徐少龙道：“不错，这是他的事情，让他自行处理就是。”

他要回另一份资料，又道：

“这两件最机密的文件，已经另各送一份到五老会议上，今晚有烦上人出马，务必把江南地区的总负责人杀死。此人姓阎名炎，外号‘黑蝎’，武功还过得去。此人一死，这个贩卖人口的组织，就等如消灭了一半，因为他手下许多人，与上面完全隔绝。阎炎身亡之后，连他的上面也无法与底下的大部份人手联系。因此，上人务必带同助手，达成此一任务。”

徐少龙话说得谦恭，但清凉上人心知这等如是极严厉的命令。因为徐少龙已要他带同帮手前去，强烈地暗示出此行一定十分棘手。

老和尚稽首道：“老衲这就带同两人前往，大尊者放心。”

徐少龙拱手道：“如此有劳上人了。”

他正要离开，突然记起一事，又道：

“好教上人得知，总督府最近可能有相当危险。据我所知，来犯的敌人，乃是幽冥洞府的高手。”

清凉上人惊疑不已，目送徐少龙人影消失，心下仍是大为迷惘，忖道：

“这位大尊者究竟有什么神通？连幽冥洞府那等隐秘门派的动向，亦能探悉……”

他的思路转到林秋波身上，又想着：

“是了，林姑娘曾经杀死过这一派之人。如果幽冥洞府之人前来，自然是冲着她而来的。老衲可不能告诉她，以免她心中难过，只能告诉别人严加防范……”

他迅即离开这座庙宇，回到总督邸，先召来千层剑影上官云、武当派的冰翁江苍松、少林派的假罗段玉峰，告以今晚的行动。

众人看看时间，还有一个更次才适合动手，是以都从从容容地更衣化装，隐藏起庐山真面目。

清凉上人听说总督大人还在书房中批阅公事，当下走到书房，侍夜的卫士通传入去，黄翰怡亲自出来迎接。

两人在书房中落坐，黄翰怡问道：“上人深夜驾临，敢是有事指教？”

清凉上人把那一本摺册取出来，道：

“这是大尊者命老袖转奉的一份重要资料。”

原来“老五会议”要扑灭贩卖人口组织之举，乃是得到黄翰怡全力支持，是以这个屠龙计划的负责人乃是神秘的大尊者，黄翰怡亦知道。

他很感兴趣地翻看一下，脸色迅即变得十分凝重。

清凉上人等他略略翻看过之后，才道：

“在这份资料中，可以窥见西南懂瑶与塞北的鞑靼各部，暗通声气，互相支援，而贪财无知的宦官，大多受他们利用。例如现下还泊在江上的几艘巨舶，那雷布土司便是借内官的掩护，运送货物。据老袖所知，他们以金砂，吸去大量银两，以使市面物价波动，这亦是扰乱本朝人心的一种阴谋手法。”

黄翰怡面上泛起了忧色叹一口气，点头道：“上人说得不错……”

他仰天想了一下，又道：“大尊者获得这些资料时，对方可曾知道？”

清凉上人道：“敌方之人，尚未知悉。”

黄翰怡如释重负地透一口大气，道：

“这就好了，对方之人既不晓得，一则不致激起祸变。二则他们不会设法更改这些运输路线。历而下官有时间安排部署，尽力给予打击！”

清凉上人道：

“老袖素来敬佩大人的才略，谅必能够利用这些资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黄翰怡道：

“上人过奖啦！下官如果不是获得诸位鼎力支持，只怕至今还一筹莫展……”

他感慨地叹一口气，又道：

“诸位有的是得道之士，有的身在江湖，可是人人都忠肝义胆，蹈险犯难，下官为天下苍生以及大明朝庭，须得向诸位拜谢才是。”

这位总督大人说时，当真站起身，向清凉上人躬身行礼。

清凉上人连忙还礼道：“大人言重了，老袖实是担待不起。”

他生怕这位督抚数省的重臣，再来这么一套，同时时间也差不多了，当下连忙辞别出来。

三更时分，清凉上人来到阎炎所居的地方。他深信大尊者言不轻发，既然要他带同帮手，可见得没事则已，一旦有事，定必相当艰险。

是故以他这等一流高手的身份，这刻也是小心翼翼进行。

随他前去的是千层剑影上官云，和假罗汉段玉峰两人。其余冰翁江苍松和林秋波，则在府中戒备。

这三位高手，分从三方向阎炎所居的小楼迫近。但上官云和段玉峰，到了某一距离，便不再向前移动，反而隐入黑暗之中。

清凉上人全身裹在黑衣中，头脸也用黑布蒙住，手提长刀，腰间还有一把两尺长的利剑。

他踏瓦越屋，眨眼间已迫近那间小楼，忽然听到楼内传出一阵含糊的语声，道：“好大的胆子……”

清凉上人不禁一愣，付道：

“凭我的轻功，居然也瞒不过此女的耳朵，则此女功力之高，实是叫人难以相信了。”

原来这阵语声，听来还是个女的。清凉上人把身子贴在窗边的墙上，凝神查听。

他一听之下，屋内敢情有三个人之多，其中一个呼吸均匀而沉，显然已经睡着。另外两人，则是在另一边，非常轻细。

从这等呼吸声音判断，那个睡着之人，不足为虑，但另外的两人，一则仍然醒着。二则呼吸之间，细微而长，可见得是内功造诣相当深厚之士，而假如其中一个女人，刚才已经发话，则这个女人，更是无法测度她的深浅了。清凉上人屏息聆听了一阵，不见有人出来，心想：

“若是须得耗下去的话，我老和尚就当是打坐，耗到天亮我也不会沉不住气……”

正在想时，忽听一个深沉的男人声音，低低地道：“那个女人最好别鬼叫。”

另一个道：“她常常梦吃，堂主别见怪。”

清凉上人一听，心中哑然失笑，敢情最先听到的话声，乃是一个女人的梦吃而已。

他接着又付道：“这两个男人坐在黑暗中，所为何事？”

过了至少一住香之久，他们又低低交谈了。

“目下已经过了三更，堂主早先说过，若然有事，当在三更左右，看来

今夜大概不会有事了。”

那个深沉的声音道：

“假如我们坐在黑暗中之举，没有被人发觉的话，则现下无事，相信今晚就在平静中渡过了。”

清凉上人惕然想道：

“这个人不知是五旗帮中那一堂的堂主，听他说来，果然是个才智出众的脚色，但假如他离开的话，我就不惊动他，等他去后才动手。”

方转念间，先前说话的人道：“堂主可要返回居处么？”

那堂主道：“不，等到天亮再说，咱们决计不能有丝毫大意。”

“堂主说得是，今晚实是最重要的关头。假使徐统领真有问题，又认为我可能知道是他杀死于一帆的话，他不会迟过今夜下手的。”

清凉上人听了这话，心中暗暗倒抽一口冷气，想道：

“莫非大尊者就是五旗帮新成立的神机营的副统领徐少龙？即或不然，这徐少龙也当必是屠龙计划中的重要角色了。不管怎样，那大尊者慎重其事地要我带同帮手前来对付这黑蝎阎炎，可见得很有道理。一来此人可能揭破秘密。二来此人果然有高手保护。稍一大意，只怕要发生大乱子。”

他寻思一下，决定改变下手的计划。

在黑暗无光的房间内，黑蝎阎炎忧心忡忡，瞪眼望着两边伪窗户。

那天晚上发生爆炸时，他暗暗溜出来，四下一瞧，发现了涂少龙与于一帆及博洛多先后激斗的场面。

徐少龙虽是变易了形貌，但在当时因为他未见过于一帆，是以口音没有矫改。而阎炎身在远处，根本看不清他的形貌，只从声音上辨认，觉得好像是徐少龙。只是由于徐少龙不比等闲之人，所以翌日上午徐少龙找到他，取走文件时，他不敢稍稍泄露一点口风。

但他自然不是听天由命，像他这等厉害角色，岂有放过任何机会之理？因此他暗暗向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刑堂堂主于木塘联络求援。

假如徐少龙正是敌方之人，又曾经杀死了塞外三奇之一的于一帆。阎炎深知若是哪些，则徐少龙的武功，可想而知。

故此目下虽然有于木塘来援，他仍感到十分不安和害怕。

由于徐少龙的地位不同寻常，是以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连于木塘亦不敢向上面报告，也不敢把风声泄露。

似于木塘这等老练的武林高手，对于今夜的任务，内心也感到很紧张。但觉时间似是特别的长，虽然已过了三更，可是离天亮好像还有根久。

黑蝎阎炎为防万一，已经把一切事情告诉于木塘，例如他抄写出来的组织名册，给了徐少龙。假使将来这组织的人，一一被杀，可见得那准是徐少龙按名册下手的。

这样安排。勾的是准备徐少龙前来动手时，只要逃肾个，徐少龙仍然不能瞒过别人而向这个组织之入下手。

于木塘暗暗透二口大气，冷峻的脸上，大见松弛。

阎炎虽然看不见他的表情，可是却可以感到这位在五旗帮中的有数高手之一，浑身透出来的杀气，似是完全消失了，气氛因而大为和缓。

床上的女人咿唔一声，接着翻个身，弄出响动。

墨蝎阎炎想到温暖的被窝，顿时升起了舒服安慰的感觉。最低限度所担心疑虑之事，可以暂时搁下，等到明天晚上再说了。

于木塘轻轻道：“等到四更鼓响，本座就去。”

阎炎本来希望他天亮以后才走，但现在觉得大概没有问题，又想起那张床铺，是以同意地道：“堂主的卓裁，自然是不会错的。”

时间渐渐流逝，不管人们是焦急抑是快乐，总是以相同的速度消失。

远处传来更鼓之声，于木塘站起身，走到窗边。

他口头道：“你不必多虑，我会留下一个人，监视着这座小楼的情况。”

黑蝎阎炎连忙道谢，心中更是安稳了。

于木塘出去之后，阎炎把窗户关牢，又检查一下其他的门窗，确知全都牢牢栓上了，这才放心地走到床铺。

他才躺下一会，窗外传来轻轻敲叩之声。

阎炎一下子跳起来，随手已抄起长刀，沉声问道：“哪一个？”

窗外的人声道：“是本座。”

阎炎道：“啊！是于堂主么？”

窗外的人道：“开窗，快点！”

阎炎一面拨开栓门一面道：“堂主怎的从这边窗户回转来？”

窗户开了，阎炎退开几步，只见一道瘦长人影跨了入来。

他戒备地辨认这个人影，接着松一口气，道：“于堂主，这是怎么回事？”

于木塘已关起窗户，轻轻嘘一声，示意他别说话。

阎炎顿时大为紧张，惴惴不安地向另外的那扇窗子望去。

于木塘走到他身边，向他耳语道：

“本座感到不妥，是以命令一个人暴露身形，远远监视此处。另一人则假扮作我，一迳离去。当然他们还会回转来，而我则借影掩蔽，绕到这边进来……”

于木塘这等手法，自是老练不过。但却也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可以预料得到将有事情发生。

要知像于木塘这等知名高手，老练江湖，如果不是有几分把握，决计不会潜行回来，做出这等大惊小怪之事。

阎炎心头打鼓，双目如铃，瞪视着窗户。

说时迟，那时快，这扇向甫的窗户，突然无声无息地打开了。一道人影，像幽灵般飘飞入来。

房内立时响起“唿”的一下异响，一听而知，乃是掌力夹着兵刃砍劈的混合声音。

但见那条人影分作两截，飞退六六尺之远。接着掉落地上。居然毫无声息。

窗外传来一声冷笑，接着一个沉重的声音说道：“好恶毒的手段！”

阎炎心中也不得不承认敌人的评语，十分恰当。要知这等暗袭来敌之事，双方均是暗中行事，谈不上合不合江湖规矩。可是一般来说，埋伏在书房中之人，如果不知对方身份，决计不肯用出如此狠绝的灭口手法。

要知在未查明敌人身份以前，任何人对此的反应都是最好能生擒活捉，须得到了确知无法活捉，方肯下此毒手。

当然事实上这个活捉的打算，实是有害无利。因为第一点如果偷袭之际，不用尽全力，不但可能收拾不下敌人，甚至为敌人所乘，这是在武功上的考虑。

第二点，从实质上看，纵是下毒手杀死了敌人，不留活口，但也可以从衣着、兵刃、年龄、形貌特征等等，推测出敌人的来历。

所以在事实上于木塘应该下毒手一举击杀来敌，可是由于他竟没有一点活捉的打算，可见得他为人深谋远虑。而那个敌人评之为“手段恶毒”，亦可当之无愧。

于木塘这时已知道自己掌劈刀斩的，只是敌人丢入来的一件长衫而已。由于对方长衫上运集内力，是以轻飞入屋之时，宛如真人。

这还不是于木塘轻易受骗之故，最主要的是他认为自己潜回此房之事，敌人全然不知。

当时判断敌人极可能大意闯入，是以全力袭击。目下虽是错了，他并不后悔。因为这是必要的措施，宁可错了，也不能轻易的放过了这个大好机会。

他装出低沉微哑的声音，道：

“是哪一位名家高手，来开我阎某人的玩笑？”

那黑蝎阎炎听了这话，见于木塘直到现在，还要冒认是自己，对于他这等楔而不舍的精神，不由得感到佩服了。

外面传来沉重有力的声音，道：

“阎兄好说了，区区哪里谈得上名家。假如你老兄有这份胆力的话，区区带你去见一个人。”

于木塘道：“带我去见什么人？我认识不认识的？”

外面的人说道：“你也许会认识，至少你也听过他的名气。”

于木塘道：

“阎某平生都在南京地面混日子，如果是来过此地的人，阎某没有不识之理，只不知哪位高手，可曾驾临南京尸”

外面的人应道：“南京好像未到过，你究竟走不走？”

于木塘道：“好，阎某也不能一辈子躲在屋子里，是也不是？”

外面的人道：“对，你如不出来，区区只好硬闯啦！”

于木塘推推阎炎，示意他行动，口中道：

“那么朋友你让开一点……哦！对了，请先报上姓名，不然的话，咱们也许多耗上一会……”

外面的人应道：“本人无姓无名，却有个名号叫做勾魂使者的便是。”

于木塘虽然知道对方胡扯，却也不肯大意，仍然用心在记忆中找寻，看看有没有这么一号人物。

双方只静寂了一下，阎炎突然从一边窗户跃出去，出屋时，身子带及窗门，是以发出“砰”的一声。

他明知此一行动，危险无比。因为敌人既是存心来杀他，定当闻声穷追不舍，又或是另外有人埋伏在这一边。

若是敌人穷追的话，则此人势须是绕过屋子，若是穿屋而过，于木塘突施袭击，定能得手。既是绕屋而过，则阎炎抢先了这一段距离，在黑夜之中，便可能逃得一命了。

如果敌方有埋伏的话，自是没得说了。不过这一点可能不大，一则于木塘尚有人手在四下。二则于木塘刚刚从这扇窗户进出，并没有遇到阻碍。

再说阎炎亦不敢违令，是以硬着头皮，跃了出去。此时为了求生，全身本事都使了出来，但见他快得宛如流星，眨眼不见踪影。

屋内的于木塘微微听到屋顶轻轻响了一声，不问可知，守伺在外面的敌人，已经越过房顶，追赶阎炎去了。

但他极为老练狡猾，仍然屏息静气，匿伏不动。一面运功查听。过了一阵，既没有听到外面有声响，亦没有听到阎炎被人截杀的声音。

这位五旗帮中身居刑堂首席堂主的于木塘，在黑暗中，冷峻的面上泛起了一丝笑容。

在他计算中，敌方之人，虽然不止一个，可是在向北窗户那边，亦即是阎炎逃走的方向，他有四名得力好手埋伏，如果发现有人追赶阎炎，这四名好手的任务，就是衔尾全力追去。援救阎炎。

因此他一点也不必替阎炎担心，况且事实上他对阎炎的生死，并不关心，只要那四名好手一旦认出了追杀阎炎之人的来历，便立刻分头撤走，只须把这消息带回来，就算首功。

假如早先发声的那个敌人，不是表现得如此机诈多谋，同时兵马堂堂主辛公权失踪在先，塞外三奇之一的黄衫客于一帆惨殆在后，这些消息，使于木塘不敢不小心从事。不然的话，他老早就尾随阎炎而去了。

他又等了一段时间。天边已略露曙光。于木塘这才移步走到南面窗下，向外面查看。

但见四下的屋脊，都没有人影。于木塘透一口大气，心中暗暗一笑，想道：

“我也未免大小心了……”

心念转动之时，人已转回身子，从北窗穿了出去。

他在屋脊上两个起落，接着飘落一座花园中。忽然感到不妥，回头一望，但见一个高大的黑衣人，头脸上也带着黑布，纵落在他身后三丈左右的地面。

于木塘此时若要逃遁，恐怕天下间真没有几个人能追得上。

但他根本不考虑逃走之举，甚至还恐怕对方见势不佳而溜掉，是以故意装出很惊愕的样子，动也不动。

那个高大的黑衣人大步行来，步伐坚稳有力，举止极是沉着。

于木塘一听那步声节奏，再看此人沉着的举动，已知道碰上了当代的高手之一。当下迅即收起故作惊愕的样子，改为全神戒备，一面使自己激发强大的斗志。

要知这正是高手的特殊之处，大凡武功已超过某种境界，双方若是功力悉敌，便不仅仅是比斗武功，而是连斗志、信心、智慧、耐力等等都须得全部用上。

故此于木塘一旦发现对方竟是一流高手之时，便赶紧激起斗志，以免在气势方面落了下风。

那高大的黑衣人行到距于木塘丈许左右，已经感到于木塘杀机迫人，气势强大，当下停下脚步，目光闪闪，打量这位功力深厚的对手。

双方互相凝瞧了一阵，天色已变为黎明，是以更加看得清楚了。

黑衣人首先打破静寂，道：“这一位想必是于堂主于木塘了。”

于木塘略略感到不安，因为对方认得他，而他却不知对方是谁。在知己知彼的条件来说，他已败了一着。

“不错，区区正是于某，如果于某两眼不花，在记忆中，似是从未见过阁下。”

黑衣人道：

“一个人有两副面目，不足为奇，于堂主认不得在下，合情合理。”

他如此答话，于木塘便无从在他口气中，推测是否见过面。

但他仍然不肯就此承认输了这一着，冷冷一笑，道：

“不管见过也好，未见过面也好，总之阁下年纪当必超过半百之数。同时不是北方人氏。这却是干某所敢肯定的。”

黑衣人欠身道：“于堂主神目如电，佩服！佩服！”

原来于木塘是从这个人的忍耐工夫上，断定他的年纪，须在五旬以上，方能如此沉得住气。要知刚才他们一在屋外，一在屋内，在互相不明情况之下，对耗将近一个更次之久的时间，若是年轻的人，老早就忍不住采取行动了，至于猜出此人不是北方人氏，那是在口音中听出，倒是不算奇怪。

于木塘冷冷道：

“阁下既是藏头露尾，于某亦不多推测了，咱们在武功上见个真章就是。”

他随即拿出了鱼鳞刀，在曙光之下，映出一片蓝汪汪的光芒。

黑衣人拔出背上斜背着的长刀，也是精光四射，显然锋快无匹。

两人互道一声“请”字，随即迅如电光石火般碰在一起，在这弹指之间，一连响起五六下锵锵的刀声。接着两人突然分开，各自准备再作第二度的拼斗。

于木塘目光闪动，但见黑衣人双眸凝注，射出锐利的光芒，立时晓得这个敌人，正是心无二用地对付自己。

他用不着往下推想，已知道形势大大不利。因为这个敌人既是不必分心兼顾别事，例如阎炎的逃脱，以及防范他的援手出现等等，合可知他在这方面定然有了份量，所以目下但须全力对付自己便行。

这样反转过来说，他于木塘就不能不考虑其他的困难和危险了，他乃是饱历风浪，久经大敌之人，此时心念一转，已有计较，想道：

“此人万万想不到我会突然遁走的。”

想到就做，口中厉喝一声，挥刀攻去。但这一招虚而不实，等到敌人抬刀封架之时，回头疾奔而去。

黑衣人果然大感意外，拔步追时，于木塘已出去了数丈，身形旋即被屋宇遮住，失去踪影。

于木塘左出十余丈，突然一怔，煞住脚步。原来在巷道上，赫然有两具尸首。

在曙色下，他一望而知，这两人正是他带来的好手。

巷口突然闪出一人，头戴竹笠，压到眉际，遮住了一半面目，身穿劲装，手提戒刀，此人光是这么一站，没有其他动作，却自有渊渟岳峙无法摇撼之势。

于木塘心知此人又是当代高手无疑，暗念若是被他缠上，再加早先那黑衣人赶到，定难逃得大劫。

当下一拨头，横越巷墙，飘落人家屋内，迅即窜走。

拦在巷口之人实是万万想不到以鼎鼎大名的于木塘，居然也做出了鼠辈般不战而逃的勾当，气得大骂一声，提刀急急扑来，登高一望，已不见于木塘踪影。

他张望了一阵，忽见一道人影打西北角踏屋奔来，霎时来到切近，却是最先与于木塘动过手的黑衣人。

两个一碰头，这个手提戒刀的劲装大汉，掀掉斗笠，露出一颗光秃秃的脑袋。那个黑衣人亦取下蒙住头面的黑巾，原来是清凉上人。

清凉上人道：

“于木塘经过这儿么？”

这个光头大汉哼了一声，道：“假如兄弟不知道他是于木塘就好了。”

清凉上人讶道：“段兄此言怎说？”

假罗汉段主峰道：“因为兄弟获知他是于木塘，故此想不到他不战而逃。”

清凉上人向巷中的尸体瞥视一眼，道：“可是他们告诉你的？”

段玉峰道：

“是的，这两人武功还真不错，兄弟若不是上来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除去其一只怕很费气力才收拾得了他们。”

清凉上人道：

“咱们分头行事，你去瞧瞧上官兄的情况，老袖一则通知大尊者。二则顺道查看敌方别的情形。”

两人迅即分手，各自行事。

且说徐少龙清晨起床，推窗一望，但见对面屋顶上的一块瓦片，略略歪斜了一点，顿时心头一震，忖道：

“以清凉上人为首的几位高手，居然不能毕竟全功，这个问题可严重了！”

他盘算了一阵，梳洗过后之后，便到书房，见到了席亦高，玉罗刹连晓君不久也来了，谈了一阵闲话，总督府派人送来请帖，原来再过三天，便是黄夫人的生日，特地邀请他们兄妹。

除此之外，黄云文还捎了口信，请徐少龙这就到黄家去，一则下午有个文酒之会，二则有事商谈。

席亦高判断道：“黄云文请你去，定必是他家里要与你商谈连晓君的婚事。”

连晓君听了，不禁垂头，避开了徐少龙的目光。

徐少龙道：

“属下也是这么猜想，如果没有猜错，今日一定要决定婚事的日期啦！以总座的眼光，此事应当催促早点办完？抑是听其自然？”

席亦高道：

“当然听其自然，天下哪有做女家的，催着人家迎娶之理？咱们这个女儿又不是嫁不出去……”

徐少龙笑一笑，道：

“这可靠不住，如果不是总督大人的公子，谁配得起咱们连香主？”

连晓君白他一眼，低啐一声，起身便走。

席亦高摇摇头，道：

“少龙，你不该语含嘲讽，本来你们倒是很理想的一对，但为了本帮的长远计划，你们只好抑制自己啦！”

徐少龙苦笑一下，道：

“不瞒总座说，像连晓君这种女子，爱慕她是另一回事，娶她为妻的话，还得掂量自己的斤两。”

席亦高道：

“我完全同意你这话，但以你的品貌武功，以及目前的身份，已经毫无

疑问可以配得上她啦！”

这两个男人把话题转到女人身上，顿时好像缩短了彼此的距离，态度声音，都与平常略有不同。

徐少龙道：

“属下宁可动郑艳芳的脑筋，至少听说她不懂武功，想来比较好对付些。”

席亦高摇摇头，道：

“如果我是你，我一定找个最爱面子的女人，这种女人容或奢侈一点，但你不是供养不起。在另一方面，大凡死要面子之人，一定看来倔强，事事不肯落人之后。因此，如果她的婚姻生活不如意，她比普通女人会痛苦十倍。”

徐少龙道：“她痛苦之时，已来不及啦！这有什么好处？”

席亦高笑一笑，道：

“当然，到了一拍两散之时，还有什么话说。可是你却可以利用她死要面子的性格，把她弄得服服贴贴……”

徐少龙道：

“总座这番见地，真是一针见血，精辟之至。不错，她如是要面子之人，相信连吵嘴也不敢。因为一吵起来，自然是很没面子的事。”

席亦高沉吟一下，问道：“听说石芳华要到南京来，可有此事？”

徐少龙道：

“前几天还听黄公子他们谈起她，说是要来，但确实日期，属下没有留意。”

席亦高道：“你帮我打听一下，但别让连晓君知道。”

徐少龙答应了，当下回房换衣，准备前往总督府。此时他有一点觉得很宽慰的，那就是已经确知席亦高并没有接到对他不利的消息。不然的话，席亦高决不会托他暗中打听石芳华的消息。

他到了总督府时，黄云文表现出热烈欢迎的情绪，而府中之人，上上下下，都对他特别客气尊敬些。

徐少龙从这些细微的地方，已知道黄府这边，已经有迎娶连晓君的决心。自然这等重要之事，最先知道的一定是府内的婢仆。故此从他们异于平常的表现上，可知婚事已决定无疑。

但徐少龙内心对这头婚事，并不乐观，虽然他经过深长考虑之后，为了连晓君的终身幸福，他倒是愿意她能嫁到黄家。

然而在这等阔阅世家，举行婚礼谈何容易，最快也须得准备三五个月，迟则一年以上。

在这么长久的时间中，局势难保不发生变化，尤其是黑蝎阎炎这宗事，显然已露了一点马脚，否则阎炎怎会有高手保护，而清凉上人这等实力，居然还不能尽竟全功？

他和黄云文见面之时，也见到了清凉上人。虽然他很想向清凉上人探询，但目下一则不便私谈。二来清凉上人不知道这位杨公子就是“大尊者”。所以他暂时还不能与他作任何接触。

午饭是在一座小花厅中进食，同席的除了黄云文、徐少龙之外，尚有黄夫人、林秋波和清凉上人。

徐少龙唯一不明白的是清凉上人凭什么身份，参加这样的一次家庭式的集会，那林秋波还可以说是跟着黄夫人，清凉上人这位大和尚，又是怎么回事？

这顿饭在融洽而又很小心的情况下吃完，到大家捧茗闲谈时，黄夫人才向徐少龙解释道：

“清凉老师父德高望重。蒙他老人家不弃，上个月收录云文为徒，传以武功。所以在商谈到云文的终身大事时，理当邀请他老人家参加。”

徐少龙这才明白，于是向黄云文恭贺了几句。

黄夫人随即进入主题，说道：

“令妹慧珠姑娘和云文的年庚八字，都拿去经有名的先生算过，极是顺利谐合。老身所以特别跟世兄谈谈大礼的日期。”

徐少龙道：“只不知黄夫人认为什么时候最好？”

黄夫人道：“老身的意思是越快越好。”

众人当中，徐少龙和清凉上人都微微一怔。徐少龙问道：

“晚辈没有什么特别意见，任凭黄夫人作主。”

黄夫人道：“若是如此，那就最好不过。”

清凉上人道：

“恕老衲失礼多言，以老袖看来，黄公子如想在武功上，打点基础，便不宜成婚太早，最好过一年半载后，才行大礼。”

徐少龙听了这活，大感忧虑，因为清凉上人既是黄云文的师父的身份，他的意见，当然须得尊重。

但在另一方面，徐少龙又暗暗感到快慰，如果这头亲事，不是立刻成功的话，稍稍迁延时日，形势将有变化，连晓君不致于落在别人怀抱了。

他心中亦喜亦忧，滋味很不好受。

不过别人看见他的神色，倒极像是感到尴尬一般。而目下他正是须得表现出尴尬的神色才对。

林秋波忙道：

“上人站在传授武功的立场，照事论事，果然很有道理。不过……”

她微微一笑，目光投于徐少龙面上，接着道：

“不过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如果黄夫人有意早点了此心愿，那也是可以商量出一个面面俱圆的办法的。”

徐少龙向她感谢地报以一笑，说道：

“在下已经说过，关于舍妹的婚事，任凭黄夫人作主……”

他停歇了一下，又道：“只要不会影响在下应考的时间，便不妨事了。”

黄夫人徐徐道：

“令妹的终身大事，多多少少会影响世兄应试的心情。假如早早办妥这宗喜事，世兄也就可以安心应考……”

她的目光向清凉上人望去，又含笑道：

“上人的意见，亦至关重要，像上人这等名师，云儿有幸得列门墙，当然不能错过了机会。”

在座之人听了她的话，心中都感到迷惘，竟不知她究是主张马上迎娶连晓君？抑是听从清凉上人的劝告？

清凉上人的眼中现出宽慰的神色，道：

“老袖昧于世情，只是照事论事，如若夫人期望云文成为文武全才之上，婚事最好稍为延搁一阵。”

他提出的道理，冠冕堂皇，谁也不能驳斥。而黄夫人看来也好像找不出理由反对。因此她虽急于娶媳过门，亦无法推开清凉上人的意见。

黄夫人倒是不急不忙，笑道：“这件事再商量就是……”

她接着便扯到别的话题上，大家谈了一阵，黄夫人和林秋波回到后宅。清凉上人也走了，黄云文与徐少龙先到书房，稍后便将参加一个文酒的集会。

晚上徐少龙回家，见到席亦高时，便摊开双手道：

“砸啦！这头亲事已不是三两个月就结得成的了。”

席亦高眉头皱起，道：“怎么会弄砸了的？如是拖延日久，那就不妙了。”

徐少龙把经过情形说出来，最后下结论道：

“黄夫人起初虽想从速迎娶，可是一来清凉上人的理由充分。二来黄夫人如此急急忙忙，于礼不合，本身先就站不住脚步了。所以清凉上人这一驳回，黄夫人只好放弃她自己的愿意了。”

席亦高沉吟一下，道：

“若是别的事情受阻，咱们还可设法杀死碍路之人，但这件事却不行。”

徐少龙点点头道：

“是的，听说清凉上人武功深不可测，如若派人杀他，只怕反有损兵折将之厄！”

席亦高哼了一声，不以为然地道：

“清凉上人虽是一流高手，但咱们如若存心对付他，也不愁失手。只是咱们仍不肯放弃亲事的努力，才不能向清凉上人动手而已！”

徐少龙当真不懂了，问道：

“总座这话怎说？若是想全力成就亲事的话，自该从速诛除那老和尚才是呀！”

席亦高笑一下，道：“但你却没有考虑到，清凉上人乃是黄云文的师父这一点。”

徐少龙讶道：“正因如此，咱们才有杀他的必要呀！”

席亦高摇摇头，道：

“你错了，在黄翰治这等读书明礼之家，最是尊师重道，真是敬师如父，因此清凉上人若是暴亡的话，在礼法上，黄云文纵然不须守孝，却也得哀悼一段时间，至少在一年半载之内，坏能完婚……”

徐少龙这才恍然大悟，颌首道：

“属下终是见识浅陋，虑不及此。总座这一提醒，果然大有文章，不可鲁莽。”

他们谈了一些别的话，徐少龙突然记起一事，说道：

“总座命属下打听的消息，今日已查问到结果了。”

席亦高精神大振，道：“是石芳华的消息么？她几时来到南京？”

徐少龙道：

“后天就到，当天晚上就在李相国府有堂会，一连演出三天，然后又到别的王公达官府中出堂差……”

席亦高轻轻叹一口气，没有说什么。可是徐少龙却能够了解他的心情。那就是他自命为英雄人物，可是在某种情势之下，格子环境，竟然不能帮助心爱之人，像石芳华，眼看她要赴权贵府那唱戏，供人赏玩，而他对此却无能为力。

这一声“英雄气短”式的叹息，使徐少龙勾起了同情之念，当下道：

“总座，属下如是喜欢一个女人，定必不择手段，氢她弄到手中。”

席亦高摇摇头，道：“弄到手上之后呢？”

徐少龙道：

“如若犹有眷恋之情，那也不妨金屋藏娇。这一点咱们还不算得是难事。”

高亦高道：“有时候形势比人强，虽是有心金屋藏娇，也没有法子做到。”

徐少龙道：

“以总座的身份权势，石芳华虽是红透半片天，但还是藏纳得起呀！”

席亦高道：

“话虽如此，但际此本帮正值重要关头之时，本座如若收纳石芳华，定然闹得风风雨雨，以致身份暴露。”

徐少龙想想也是，只好戢然。席亦高又道：

“这情形有点像你与连晓君的情况，你虽是对她相当有意，可是为了本帮着想，也就只好把个人放在次要的地位上了。”

徐少龙不想再谈这件能令他痛苦不安之事，连忙转个话题，道：

“石芳华抵达时，总座不免要去探探她的了？”

席亦高沉吟道：“我仍在顾虑泄密的问题。”

徐少龙道：

“总座就算不到她香闺中，但她登台唱戏时，你总要捧场的，对不对？”

席亦高道：“李相国的堂会，贵宾如云，只怕不易混进去。”

徐少龙拍拍胸口，道：“这件事属下负责安排。”

席亦高大为感激，因为这等事情，徐少龙原可置之不理，无须为他伤脑筋安排的。

徐少龙正要告辞，席亦高用个手势留住他，但仍然想了一下，才下了决定，神色变得严肃地道：

“少龙，你已经背上了嫌疑啦！”

徐少龙讶道：“总座这话怎讲？”

席亦高道：

“是黑蝎阎炎指控你的，他说塞外三奇中的黄衫客于一帆是被你杀害的！”

徐少龙皱眉道：“这厮胡说八道，属下请求当面对质的机会。”

席亦高摇摇头，道：“阎炎已经遇害了，是昨天晚上的事。”

徐少龙登时暗感轻松，当然他表面上不敢流露出来，还故意装出吃惊的神色，接着烦恼道：

“阎炎既是遇害，属下岂不是没有辩白的机会了么？”

席亦高道：“但本座的一句证言，却使你洗脱大部份嫌疑。”

徐少龙没有问他，可是那对目光，却露出等候对方解释的神色。

只听席亦高道：

“本座证明你昨夜没有离开此屋一步，因为我每隔一个更次，都曾进入你的卧室，查明你的确在床上熟睡。”

徐少龙透一口大气，道：“假如总座没这样做，属下岂不是有口难辩？”

席亦高道：

“你的嫌疑只是减轻而已，尚未完全洗清。因为袭杀阎炎之举，你大可以派别人去做……”

徐少龙点点头道：

“总座说得是，属下须得好好考虑一下，看看如何能洗脱嫌疑。但奇怪的是阎炎何以指控属下杀害于一帆？”

席亦高道：“因为那天晚上，阎炎与你碰过头。”

徐少龙忙道：

“没有，属下是次日上午才与他见面，由于不留痕迹之故，我们在书肆见面时，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拿了他给属下的名单，这事总座不晓得知是不知？那份名单，乃是让属下得以暗中调查，其中有没有奸细，因为阎炎怀疑他的手下可能有问题。”席亦高点点头，道：“这件事本座听说过了，只不知你可曾着手调查？”

第二十五章

徐少龙道：

“只调查了几个人，但以属下的看法，他的手下没有几个人有资格做奸细的，所以属下正想叫他放心。”

席亦高道：“如果他的手下没有问题，那么他本人呢？”

徐少龙一愣，道：

“相信不会吧！他身负重任，帮主亦对他极为信任。假如不是忠心耿耿之士，焉能负起贩卖部门的担子？”

席亦高道：

“他靠得住与否，尚是其次。不过敌人既是狙杀了他，可见得他并不是奸细了。”

徐少龙点头道：

“总座说得是，只不知他的尸首在什么地方？属下打算前去瞧瞧？或者可以推测是什么人下的毒手？”

席亦高道：

“不必看了，他是被清凉上人，假罗汉段玉峰，千层剑影上官云等三大高手击杀的。”

徐少龙疑惑地道：

“以阎炎这等角色，何须那一帮高手出马？就算他们要求非成功不可，也不必出动三人之多呀！”

席亦高道：“他们如果不是出动三个人，则昨夜之战，胜负之数尚未可知？”

徐少龙道：“阎炎竟有这等本事？”

席亦高道：“那倒不是，是因为于木塘兄率同数名好手，在暗中护卫之故。”

徐少龙道：

“这就奇了，于堂主秘密来到南京，并不出来。但他如何晓得阎炎会有问题呢？”

席亦高道：

“这个本座也不知道了，于兄的行踪，以及昨夜的遭遇，都是今日下午才告诉本座的……”

他泛起一丝冷笑，又道：

“假如他昨夜已通知了本座，则情势便又不同了。本座可以嘱咐连晓君暗中监视你，我则抽身到现场去，多我一个，哼！清凉上人他们定难得的。”

徐少龙道：

“于堂主果然大是失算，坐失良机，实是可惜。属下既有嫌疑，定须从速澄清才行。可是阎炎已死，这倒教属下大有无从下手之苦。”

席亦高摆摆手，道：

“本座既把内情告诉你，自然是认为你没有问题。老实告诉你也不妨，本座在总督府中，另有眼线。是以你与连晓君在府中的行动，本座均已了如指掌。假使你和敌方之人有勾结的话，亦不可能与他们见面之时，竟毫无破绽的。”

徐少龙心头一震，忖道：

“这些人一个比一个厉害，直到如今，我才得知总督府内另有奸细之事。此事非同小可，走须迅即把奸细查出，以免泄漏其他机密……”

他装出稍微安心之状，轻轻道：

“还请总座多多支持，向帮主方面美言一二。”

席亦高点头道：

“包在我身上，你不须顾虑。于兄这回失风，恐怕不易取得帮主谅解呢！”

他们谈到此处为止，徐少龙等到独个儿在房中之时，才认真地和详细地考虑席亦高的谈话。

经过一番缜密的分析和推测之后，他得到三个结论，第一个是他目下不宜调查总督府中的奸细，因为显而易见这名奸细乃是席亦高一手布置的，大概连帮主那边，也不知道。

因此，这个奸细目下除了席亦高之外，可能只有徐少龙晓得，一旦被除去，席亦高当然会生出警觉和怀疑。

除了这种顾虑外，还有就是这名奸细另有作用。可以在这奸细面前演戏，使席亦高继续获得错误的印象。

第二个结论是，于木塘与阎炎之间，定有某种密切的渊源，故此这次于木塘出马来调查，以及保护阎炎。此一行动，可能连帮主本来都不赞同，当然席亦高则是根本不知道。

现下于木塘既不能查出徐少龙是否确有嫌疑，同时还有失保护之责。所以在帮主方面，不易交待。同时也开罪了席亦高。

第三个结论是：在五旗帮的高级人物当中，于木塘是参与贩卖部等组织的一个。

就在这天的傍晚，徐少龙又应邀到总督府去。邀请他前往的，竟是黄夫人。因此，包括席亦高连晓君在内，都知道今晚将有重大的决定。

徐少龙到了总督府时，正是华灯初上。他最先见到的是黄云文，但见这位南直隶总督的大公子，满面春风，徐少龙不必询问，心中就有数了。

“你可是说夫人传召么？”

接着见面的是清凉上人，这位老和尚神色如常，向黄云文问道。

黄云文恭容答道：“是的，家母请师父面谈。”

清凉上人望望徐少龙，这才颌首道：“好，咱们去吧！”

他们一行三人在另一座小厅中，会见了黄夫人，还有林秋波亦在座。大家行过礼之后，黄夫人便道：

“老身昨天与杨世兄谈过亲事日期一事，本来依上人意思，应当稍稍延缓，可是为了另一个原因，向上人解释之后，上人也认为应当早日完成云文的终身大事……”

她话声一歇，向清凉上人望去。老和尚点点头，道：

“黄夫人之言甚是，既然云文的令祖寿高体弱，急于见云文成家，做人子的自须竭力使他老人家心愿得偿，老袖事先不知这些原因，是以失言反对……”

徐少龙此时才恍然大悟，敢情黄夫人急急要替黄云文完婚，竟是因为他祖父生了病，老人家固然希望眼看孙子成家。而黄夫人这个做母亲的，更希望在老人家在世以前办完喜事，以免被老祖父的丧事所耽搁，以黄家的家世，以及黄云文嫡孙的身份，这一耽搁可不是一年半载的事了。

黄夫人再度郑重向徐少龙征求意见，徐少龙当然答应了。并且得知婚礼决定在半个月内举行。

在时间上自然匆促了一点，可是由于这等特殊情况，女方全然不须办备嫁妆，是以徐少龙没有什么可忙的。

婚姻大事决定之后，清凉上人和林秋波都向黄云文及徐少龙道喜，等到黄夫人退回内宅，大家比较少些拘束，林秋波向徐少龙开玩笑地道：

“许多人都害怕婚事的繁文褥礼，尤其是女家，忙完之后，还把女儿赔掉。但杨兄却逍遥自在得很，一切嫁查等物，都有人代劳。像这等情形，杨兄多几个妹子也不妨事……”

徐少龙正是哑子吃黄莲，有苦自家知，但表面上还得打起精神，装出十分愉快的样子，与他们说笑。

一会儿工夫，黄府上上下下之人，都来向亲家道贺。

南直隶总督黄翰怕也特别抽出时间，与徐少龙这位亲家见面谈话，在礼貌上，黄夫人再三向徐少龙道谢。为的是徐少龙体谅他们黄家的隐衷，答应在半个月的短促时间内，办妥婚事。

徐少龙回到家中，已经很晚了。席亦高和连晓君都在书房等候他。

席亦高道：

“我们正在猜测你会带回怎样的消息？假如晓君的婚事，还须拖延时间的話，本座将建议帮主改变计划了。”

徐少龙目光转到连晓君脸上，平静地道：

“今天已经决定啦！在半个月內，办妥婚事。”

连晓君向来冷如冰霜的脸庞上，顿时泛起一种说不出的表情，一望而知她心绪大为震荡，而恐怕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欢喜抑是愁虑？

席亦高讶道：“以黄家这等家世，这婚事如何这般匆促？”

徐少龙道：

“那是因为黄云文的祖父，也就是黄翰怡的父亲年高体弱，可能最近正在生病。而这位老人切望亲眼看见长孙的亲事，再说，这位老人如果病故，黄云文在一两年之内，无法举行婚礼，所以黄家急急要完成这件婚事。这回清凉上人亦不反对了。”

席亦高起身向连晓君拱手道贺，道：

“晓君，你的终身大事，至此已告确定。本帮一定全力赞成这件好事，

真是可喜可贺……”

连晓君也不知说什么好，同时由于她所处的环境很是微妙，在徐少龙面前，她可不能流露出欢喜之意。何况事实上她在徐少龙面前之时，只想到永远不能与这个青年高手成就好事，是以心里根本上也就一点也欢喜不起来。

席亦高又道：

“本座一方面派人飞报帮主。另一方面也得回避一下，因为黄府晓得你们只有兄妹相依，事事须人帮助，一定会派几个精明能干之人来此，替你们办理一切事情，所以本座已不便居住于此了。”

徐少龙道：“总座过一两天才搬还不迟。”

席亦高笑一笑，道：

“以本座的估计，清凉上人等打今夜开始，便将全力监视此宅，如若现在不走，再晚一点，就不容易了。”

徐连二人一听，都认为席亦高这个判断万分正确。那清凉上人这一集团之人，对他们兄妹通晓武功这一点，自是不能全无戒心，所以暗中侦查之举，乃是势所必行的措施。

席亦高临走时，留下联络地点。此举只有徐少龙心中有数，那就是关于石芳华演唱之事，如果有法子让他去听，便按联络地点通知他。

不久，书房内剩下徐少龙和连晓君两人，这一对感情微妙，关系复杂的青年男女，一灯相对，竟是默默无言。

过了一会，徐少龙才道：“你在想什么？”

玉罗刹连晓君轻轻道：

“没想什么，我心中一片紊乱……”

徐少龙道：

“半个月后，你便是黄家之人了，以我看来，黄云文极有才情，学问渊博，日后取功名如拾芥。你嫁给他，这一辈子都不用发愁啦！”

连晓君道：“你可是讥讽我么？”

徐少龙讶道：“我说错了什么话，使你生出这等想法？”

连晓君道：

“假如你不是存心讥讽，便应该帮我想想，好不好当真嫁到黄家去？你也知道，这不是闹着玩的事啊！”

徐少龙苦笑一下，道：

“现在你想打退堂鼓已来不及啦！除非你准备抗拒帮主命令，同时不准备应付黄家那一帮高手……”

连晓君第一次泛起微笑，道：

“这倒有趣，如果我抗命不嫁，便变成双方欲得而甘心的罪人了，对也不对？”

一个危险的讯号掠过徐少龙心头，使他不敢轻易开口，他深知人生中许多风波事故，都是局中之人在莫名其妙的冲动下做出来。例如目下这件事。如果连晓君忽然闹起别扭，坚决不肯嫁给黄云文的话，势将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

他斟酌了一下，才道：

“我记得以前你亲口答应过这件婚事的，再说假如你变卦的话，对黄云文如何交待？当然他只是个文弱书生，奈何不了你，但我可不敢去见他。”

连晓君道：“你根本不必和他见面。”

徐少龙越听越感到严重，当下道：“算啦！算啦！咱们明天再说吧！”

连晓君道：“你可是要我到你房间去谈么？”

徐少龙心中一凛，忙道：“不，咱们今晚不谈了。”

连晓君道：“但我睡不着呀！”

徐少龙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道：“好，好，那就谈吧……”

连晓君道：

“假如我们两个远走高飞，躲到极偏僻的地方，永远不再踏入江湖。不见得会被人找到我们。”

徐少龙大是烦恼，因为他深心中的确对这个少女有相当的爱意，可是又未达到不顾一切的地步，所以她的提议，一方面使他震惊，另一方面也颇感愉快。他既不想峻拒，但又不能答应，所以这刻他心中的滋味，真是酸甜苦辣都齐全了。

玉罗刹连晓君紧紧向他凝视，低声道：

“你反正不是真正加入五旗帮，用不着效忠他们。能够把我拐走，使五旗帮的阴谋落空，亦可以算是立了一个大功，我说得可对？”

徐少龙忙道：“你别信口胡说，难道你不替黄云文着想么？”

连晓君道：

“我不必瞒你，黄云文虽然很不错，可是当我单独面对你的时候，他的影响就完全消失啦！况且我若与你私奔，对他虽是一个打击，但对他黄家来说，却是大大的福气。”

她见徐少龙没做声，她便又道：

“你哑口无言，可见得我道理十足。如果你不嫌弃我的话，就马上离开，躲到天涯海角……”

徐少龙被她迫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幸而他终究是才智绝伦之士，心中虽急而不乱，马上使出一招缓兵法，道：

“你先别说话，我已想到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我还须考虑清楚一点……”

其实他心中一片空白，哪有什么办法。连晓君不知是计，果然闭口让他考虑。

徐少龙左思右想，但觉自己最尴尬最痛苦的，便是既不能答应她私奔，亦不忍得一口回绝。

这个难题，关键在于徐少龙对连晓君的确有感情，是以无论对她或是对自己，都不忍一口回绝。可是私奔之举，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唯一办法，便是向黄家退婚，至于连晓君将遭受五旗帮处分之举，那就只好另想办法了。

他沉吟一下，才道：

“晓君我有很多事来了，决计不能远走高飞，只能把黄家的婚事退掉。当然帮主不会放过你抗命之罪，所以须得立刻逃走。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只不知你意下如何？”

连晓君道：“你不陪我的话，我可不走。”

徐少龙道：“你如不走，那就只好嫁到黄家了。”

连晓君恼将起来，道：“我也不嫁过去！”

徐少龙道：“那么帮主那方面，你如何应付？难道他肯放过你？”

连晓君坚决地道：

“你不管的话，我也不管，帮主要杀要剐，我都认命就是。”

徐少龙叹口气，道：“你这岂不是诚心捣我的蛋么？”

连晓君道：“你既然不要我，我与你捣蛋谁说的不对？”

徐少龙一怔，道：“原来你诚心跟我过不去，唉……”

连晓君秀眉皱起，眼中露出已经悒郁不乐之色，道：

“说来说去，你的意思不外要我嫁给别人，这样你就安心了，是不是？”

她又一次把徐少龙迫回那个死角中，使他既不能承认，又不能否认。

可是这回徐少龙突然触动了灵机，忖道：

“我何不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

他极力装出十分认真的样子，肃然道：“你一定要我回答，是也不是？”

连晓君道：“当然啦！你快快回答。”

徐少龙道：

“好，我豁出去啦！我这就去把黄云文叫来，咱们明人不做暗事，当面把话说个明白。

只要你能当着他说明与我的关系，我便足以证明你对我的情意。这样不管是上天入地，我也带你走……”

连晓君不觉怔住，她用不着寻思，也瞧得出这个办法窒碍难行。

要知她与黄云文之间，并非像路人一般没有感情。相反的，黄云文的温文尔雅，和那潇洒的风度，早已使连晓君芳心相许情丝绉结了。

所以她单独在徐少龙面前，虽然可以把他代替黄云文，但一旦黄云文也在场的话，她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决绝无情的话的。

自然徐少龙的要求也不是过分或故意为难她，因为他要求她作全无保留的表示，而他则以副业名誉甚至生命来表示爱情。如果她并非毫无保留地爱他，他岂能为她作如此重大的牺牲？

连晓君想来想去，心绪一片紊乱，无法自解。最后涌出眼泪，站起来默默地走出书房去了。

徐少龙深深叹息一声，忖道：

“我扮演此一角色，本以为只有生命的危险，谁知不然，像连晓君固然不必说了，其余像石芳华、郑艳芳甚至林秋波等女子，终将注定是可悲可叹的下场。我到底承受得住承受不住这些折磨打击呢？”

黄府亲事的消息传回去之后，五旗帮完全销声匿迹。连例行的贩运私盐，也停顿了。

黄家方面正如席亦高所料，派来数名干练人员，替女方打点一切，徐少龙简直不用操半点心。此外，徐少龙亦发现清凉上人等暗中侦查他们兄妹的行动，夜间亦有人监视住宅。

他第三天就以大尊者的名义，通知清凉上人等撤回一切监视人员，亦不许查探“杨家兄妹”的行踪。

这么一来，清凉上人方知道这“杨家兄妹”果然真有来历，

好在并非像他们所担心的与敌方有关，因而大为放心，但由于“大尊者”的命令中提过，所以他们这五位高手，除了林秋波之外，其余囚人，在外表上仍然抱着稍为冷淡的态度。

这天晚上，座落在城西的李相国府中，车水马龙，热闹非常。不但是南京的六部百官都来拜寿。还有些专程而来的权贵们。使得灯烛辉耀的相国府中，人影往来，喧笑和管弦之声，处处可闻。

花园内特地搭起的精致戏台，更是灯火如昼，也挤满了观赏的宾客，

因为今日特别请到了红透半边天的名伶石芳华，最近本已结束了粉墨生涯，连相国也费了不少力量，才把她请到的。

正因为大家都听说石芳华已经息影收山，所以对她的演出，倍感兴趣，只宴身份够得上的，都挤到花园听戏。

徐少龙与黄云文等六七个青年，都是贵介公子，都是颇有才名的士子，在男女纷沓的宾客群中，相当惹人注目。

他不经意地扫瞥人群，很快就发现席亦高坐在右角落。虽然席亦高是他设法夹带进来的，但是徐少龙放心得很，因为以席亦高的机警老练，现下纵然有人盘查，他也能应付得过去，绝对不会连累及他。

石芳华终于出场了，她一亮相，在强烈的灯光之下，竟使得众声暮地消歇，只有管弦锣鼓，鸣奏出动人心弦的乐曲和节拍。

此时在席亦高心中，颇有凄凉滋味，因为以他这样的人物，居然须得躲在一角，暗暗观赏这个心爱的、曾经有过一夕缠绵的名伶的演唱。

石芳华的声音、眼波、身段以及一些优美的小动作，把全场宾客的心神紧紧吸引住。所有的人，都为她扮演的角色的悲欢而跟着悲感或欢欣，连徐少龙和席亦高，亦不例外。

直到石芳华唱完这一折，暂时退下时，所有的人松了一口气，升起了阵阵议论谈笑之声。

黄云文向徐少龙道：“你听过比她唱得更好的戏么？”

徐少龙向黄云文道：“没有。”

另一个姓张的青年道：

“她有本事叫人掉泪，也能使你立刻欢愉无比，唉！她可拟算得绝代名伶了。”

在左侧一个姓关的青年，样子看起来比较古板些。他接口评道：

“她的唱工诚然不错，可是假如她的长相很丑的话，她便没有如此感人的力量。”

黄云文马上反对道：

“什么？关兄认为她是凭着美貌做成这等魔力么？”

姓关的青年点点头，道：“正是如此。”

黄云文连连摇头道：

“不对，石芳华的戏我已听过许多回。我深知这一件事，那就是她一亮相开腔，就完全忘记了自己，换句话说，她已变成戏中那个角色了。”

徐少龙赞叹地道：

“云文此评深切透辟，石芳华如若得知，定必引为知己。”

姓张的青年笑道：“杨兄这话，可千万别让令妹听去了。”

其他的几个人都笑起来，黄云文却一本正经地道：

“你们都不了解杨姑娘，方有这等玩笑之言。小弟今晚感到最遗憾的，便是为俗礼所拘束，不能邀请她到此，观赏石芳华的绝艺……”

徐少龙心中有数，一来连晓君听过石芳华的戏，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二来她目下行将成为黄家媳妇，正值秘密，越少有公开露面的机会就越为妥当。三来她如在座，与黄云文同座观赏戏，这等滋味，对他来说自然是很不好受。

所以他知道纵然黄云文不拘俗礼，提出邀请之时，他亦将拒绝无疑。

突然间挤得满满的宾客起了一阵骚动，这群青年转眼查看，敢情是本

宅主人李相国，以及六七位身份尊隆的上宾 1 一同进来，所以众人纷纷向他们行礼，李相国一面与宾客应答寒暄，一面请上宾到戏台最前面那一排空着的座位。

等到这一批具是当朝一二品贵官的人物，到了前排落座，黄云文等这一帮青年公子，便都过去行礼谒见。

原来黄翰怡固然也在李相国的上宾之列，其余还有三位是南京六部的尚书，刚巧他们亦各有一个少爷，在黄云文这帮青年中。

因此这帮青年公子们过去叩见世叔世伯，由于都很熟络，是以掀起一阵热闹的欢笑喧声。

李相国拂着白髯，特别向徐少龙道：

“听说令妹才貌双全，拙荆年纪虽老，却仍然好事得很，刚才已经向翰怡兄伉俪请准，派轿把令妹接来，还望贤侄不要怪罪才好。”

徐少龙这时也没有办法了，只好道：

“相国大人这话，小侄如何担当得起？您老著是早点传谕，小侄自然把舍妹带来谒见。”

李相国说出这个消息之后，那一群青年公子，无不流露出兴奋之色，因为大家都听说杨慧珠姿容绝世，才情过人，所以这些好事的年轻人，个个都想亲眼瞧瞧。其中自然以黄云文最是开心。

除了得以见面的喜悦之外，黄云文又刚从他父亲的口中，得知李相国夫人打算把连晓君收为义女。这一来黄李两家，便成干亲家了。连晓君有了这么一门义父母，便可以弥补她家世卑微的缺憾。这一点在她心理上，以及将来对内对外的地位，都很有关系。

黄云文深知“家世”所形成的微妙困扰，在那时的社会中，正是贤者不免。所以现在这一下子都解决了，他焉能不为连晓君窃喜不已！

但徐少龙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表面上虽然装出相当高兴，内心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由于这么一来，连晓君的秘密更不能被拆穿，使他又多了一重顾虑。

不久，一群珠光宝气的贵妇淑女走进花园，有老有少，而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连晓君啦！

她虽然是平生第一次参加这种公开场合，第一次与这么多的夫人小姐在一起，但她不但没有一点局促，反而能利用别的女人衬托出她不凡的气质和风度。

李相国等人固然对连晓君非常赞赏。最引起热烈注意和惊叹的还是那一群青年公子们，当他逐个与她介绍见面时，大多都现出被她艳光所慑而不敢平视的样子。

连晓君眼看徐少龙和黄云文在一起，相比之下，黄云文是温文尔雅，书生气较浓。而徐少龙则倜傥俊逸，味道与黄云文不同。各人有各人的长处，真可以说是一瑜亮，难分轩轻。

这两个男子，使得她心湖泛起阵阵涟漪，如果不是在这等场合，使她无暇多想的话，她的神态一定全让黄云文看出不妥。

现在她周旋于一般贵妇人和名门淑媛间，她须得提高警觉，所以没有时间多想徐黄二人的事情。

这阵扰攘直到石芳华出场，才告平息。一时全场众声皆歇，人人的情绪都被这位艺高貌美的名伶所控制，浑当忘记了现实。

石芳华正如黄云文所说，一出场之后，便忘了自己，完全变了戏中的角色，她的表情随着剧情变化，恰到好处的流露。她那无懈可击的唱工，使得管弦和锣鼓巨大的声音，好像都消失了。

她唱完这，一折，回到后台，犹自余音绕梁，令人恋恋不舍。

席亦高在雷动的掌声中，悄然走出花园乙不一会，他自个儿已处身在夜寂人静的街道上。他突然感到孤寂万分，心中充满了惆怅之情。

但席亦高旋即警觉到有人匆匆向他追来，他不但不躲避，反而放慢了脚步，等候来人。

后面的人很快就追了上来，席亦高没有回头打量，却皱皱眉头，忖道：

“此人脚步快而虚浮，显然只是个年轻人，没有修习过武功，他居然敢惹上我，敢是找死？”

那道人影已追近他背后，席亦高突然停步，但仍然背向着来人，冷冷道：

“你想干什么？”

那人连忙煞住去势，喘一大口气，才道：

“石老板差遣小的，向大爷您送个口信。”

席亦高登时情绪激荡，重重地啊了一声，回过头去，打量来人。

但见对方是个年轻人，一身打扮，一望而知是个听差的，虽然如此，他还是循例作安全性的探测。他道：

“你叫什么名字？是不是专门服侍石老板的？”

那年轻听差应道：“小的石义，是石老板的族侄……”

席亦高不让他有思索的机会，马上问道：“你跟石老板有多久了？”

石义道：“已经有一年多啦！”

席亦高道：“但她上次到江南来，我没有见过你，为什么？”

石义道：

“您老说的是上一次么？小的也不明白何以石老板不带我一道来……”

席亦高心中明白，上次石芳华到五旗帮总坛献艺，乃是受恶势力所迫，不但是身不由自主，甚至所带的人，完全由五旗帮指定，事先还派了两名女仆到她身边，陪她一道前来。所以她的跟班听差，都没有来，亦不许石芳华说出原因和去向。

所以石义的答话，他很感满意，当下问道：

“石老板叫你来干什么？”

石义道：

“石老板说上回您老帮忙的事，至今还未办妥，望您得便再盯一盯，务必赶快办好……”

席亦高装出明白的样子，点头道：

“好，我知道啦！你回去告诉石老板，叫她放心，我一定替她办妥。”

其实席亦高一点也不知道石芳华这个口讯，有什么含意。亦毫无把握可以推测得出来。

但他机警老练，绝不泄露半点口风。

石义伸长脖子，低声道：“石老板还想当面请托一番。”

席亦高面色一沉，用不悦的声音道：“你这话为何不早说呢？”

石义一愣，竟是被他冰冷的声调，以及锋芒迫人的眼光所震慑，一时说不出话来。

席亦高道：“你若说不出一个道理，小心你的狗腿！”

石义忙道：

“大爷别生气，小的从实供上就是了。是石老板交待的，如果您老答应帮忙，便请您见上一面。如果您老不答应，小的就不用请您见面了。”

席亦高含首道：“原来如此……”

他的神色马上就恢复常态，道：

“石老板什么时间得空？”

石义道：

“石老板这几天忙得交关，所以没法子抽身去拜望您：她说请您今晚在那边的一条街道上等候，待她马车经过，见上一面，说几句话。”

席亦高道：“好，她的戏已经唱完，大概用不着等很久吧？”

石义忙道：“她一会就出来啦！”

席亦高给他一块赏银，挥手叫他回去，这才独自走到那边的街上。他对石芳华的安排，甚感满意，因为他不必在固定的地点等候，只要看见她的马车，随时可以拦住见面，亦可以暗暗跟到她的居所。

他采取最后想到的办法，当石芳华沐浴完毕，回到房中，才发现这个相貌清秀的中年人，已在房内等她。

石芳华已经洗尽铅华，洋溢着青春光彩的美靥上，现出惊喜的神色。尤其当她看见席亦高锐利的眼中，射出热情的光辉时，更为感动。

她年纪虽轻，但阅历却十分丰富，因是之故，她深知一个像席亦高这种人物，和这种年纪，极难得会有热情流露。

石芳华此时再不矜持，像小乌般投入席亦高的怀中。

席亦高双臂一紧，拥住香喷喷的石芳华，旋即凑近她的朱唇，一吻之下，直有身心交融之感。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们的嘴唇才分开，可是四道目光，却如痴如醉地纠缠在一起，难以分开。

最后还是石芳华先开口道：

“我作梦也想不到会在南京看见你。”

她那甜润的声音，多情的话句，送入席亦高耳中，使他心神皆醉，幸福之感，顿时充满了心头。

要知道席亦高挣到了今日的声名地位，平生经历过之事，已不知多少，年轻时候，也许还有过幻想，可是这些年的打滚，经过无数明争暗斗。他已磨练得极端重视现实，成为全无半点幻想之人。

故此他从不认为自己会尝到真正的爱情，更不认为会有合意的女子垂青。因为他终究是中年以上的人，不论他功力多高强。权力多大和多么富有，亦不足与青春相比。所以他弃绝了获得爱情的念头，从来都不认为自己还有这种机会占

石芳华的真情，使他大为感激，因此他平生第一次泛起了愿意替她作任何事的想法。他轻轻道：

“芳华，我的确冒很大的险来瞧你的。”

石芳华讶道：“为什么呢？”

席亦高道：

“说来话长，等有机会时才慢慢说给你听。啊！对了，你刚才唱得太好啦！”

石芳华笑一笑，道：“说出来你也许会怪我……”

席亦高忙道：“那是什么事？”

石芳华道：

“我一到了台上，很快就忘记了所有的事情，连你都忘了。那时候我已变成戏中的那个角色，笑也好，哭也好，都是真正出自内心……”

席亦高道：

“我怎会怪你？你如不能达到这等忘我的境界，决不可能有今日的成就。”

他吻了她一下，又问道：“别后这些日子，你过得怎样？还好么？”

石芳华但白地道：“过得不好！”

席亦高大感惊讶，问道：“什么原因使你觉得日子不好过？”

石芳华道：“自从我与你分手之后，留下很多回忆……”

席亦高笑一下，道：

“我们那儿的一个男孩子，也是你回忆中的一部份吧？”

石芳华道：“有时候也会记起他，但你对他不会认真吧？”

席亦高忙道：“当然不会认真。”

他们谈的是五旗帮大寨内一个执贱役的少年苏泰全，当时苏泰全对石芳华固然生出情意，而石芳华亦有怜悯，以及想重拾少时的情怀，而与他出游了个早晨。

石芳华道：“老实说，我不仅仅是回忆，还有别的许多想法

这段话到此忽然中断，原来他们被熊熊燃烧起来的情火所吞没。因此他们没有继续谈话，彼此互相热吻着，随即灯火熄灭……

良久，席亦高点上灯火，在灯光之下，他的肌肉不但精壮结实，而且泛现着健康的古铜色，可见得他外表上虽是个清秀的文士，但其实时有晒太阳的机会，大概是练功时，赤着身体之故。

他回到床上，但见石芳华长发散布在枕上，被子只盖到胸前，是以露出晶莹洁白的双臂，还有高耸的胸部，有一大半可以看得见。

两人并头而卧，石芳华轻轻道：“假如我有了孩子，你要不要知道？”

席亦高反问道：“你想不想我知道？”

石芳华道：“我说句老实话，目前不想让你知道！”

席亦高讶道：“目前不想？以后呢？”

石芳华道：“以后我可不知道了。”

席亦高沉吟一下，大概是猜不出来，便问道：

“为何目前不想让我知道？”

石芳华道：“因为你目前的身份地位，不适宜做一个父亲。”

席亦高皱眉道：“胡说，我们那儿的人，生儿育女的多得很呢！”

石芳华道：“别人怎样想法，我管不着，但我的孩子，决不能生长在那种地方。”

席亦高道：“你错了，我们那儿正常得很，比外面安静，教养孩子也比较容易。”

石芳华道：“我们暂时不要谈这些问题，免得你心中不愉快。”

席亦高默然片刻，才道：

“但这是很重要的事，我们不妨谈论一下，好不好？”

石芳华叹口气，道：“也好，我们早晚也得谈到的。”

席亦高一怔，道：“莫非你已有了身孕？”

石芳华道：“你先别问这一点。”

她这么一说，席亦高登时判断她一定是有了孩子，心情陡感混乱。

假使是别的女人怀了他的孩子，他一点也不在乎，而且对此他已颇有经验，尽有法子解决。可是石芳华与所有的女人都不同，她是他平生第一次真心爱上的女人，所以她若是怀有了自己的骨肉，情况就全然不同了。

他考虑了一阵，才道：

“我已有家室，这一点你早已得知。我已有孩子了，你亦知道的。”

石芳华道：“是的，但我并不是要你……”

席亦高说道：

“我知道，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只打算告诉你，我那个十四岁的儿子，并不是我亲生骨肉。”

石芳华惊奇地啊了一声，道：“是收养的？”

席亦高道：

“是从小收养的，我的元配发妻不能生育，多年来一直拜佛念经，但不是祈求生孩子，而是为了她自己的来生而已。至于我本人，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亦决定不要孩子。因为你也知道的，我干这一行，仇人遍地，有了孩子，将带来种种不便和操心……”

石芳华淡淡一笑，道：“不要紧张，我还没有告诉你我已有了孩子呀！”

席亦高严肃认真地道：

“假如你真有了孩子，我的想法必将发生改变。”

石芳华感到兴趣地问道：“发生怎样的改变？”

席亦高道：“我会要这个孩子，除非你不肯给我……”

石芳华轻轻叹一口气，道：“为什么我不肯给你呢？”

席亦高道：“你刚才的口气，已经有这种暗示了。”

石芳华道：

“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那么我也不必多想，你干什么行业，我都不怕，可是有了孩子，就完全不同了。你想看看，他在那种地方，长大了之后，会变成怎样的人？假如他读点书之后，认为那种行业和生活都不对的话，他能像其他的人一样，到外面的世界打他的天下么？”

席亦高深深吸一口气，道：

“你倒是想得很深远呢！不错，我们的孩子决不可能像常人一般，在外面的世界发展。”

他想了一下，又道：“不过我仍可以及早为他安排一切的。”

石芳华道：“怎样的安排法？”

席亦高道：

“我可以扮演双重角色，在外面的世界，我是你的丈夫，有房屋田产，孩子一经出生，就生长在正常的世界中，你瞧怎样？”

石芳华道：

“等到他长大之后，变成一个很有正义感的青年时，万一发现了你另一个角色，我们如何向他交待？”

席亦高没有作声，他不必辩论下去，因为这是极可能发生的情形，天下间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永保不泄露真相。这一点席亦高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他如果坚持说不会败露身份，便不合情理了。

他们沉默了一阵，石芳华柔声道：

“我们只是谈谈而已，你不必为此烦恼。”

席亦高道：“你能不能告诉我，希望我怎样做呢？”

石芳华几乎冲口而出叫他离开五旗帮，幸而她并非偶然地与他谈起这个问题，而是经过深思，巧妙地把话题引到这里的。

以她和男人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她深知如何使对方顺从她要求的技巧。表面上不妨做得好像出自男人的本意，这是对付性格倔强的男人的最好办法。

她叹口气，道：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正在干的这一行，不适合做父亲而已……”

席亦高想了一阵，才道：

“这个问题，我们下一次见面再谈。你想必也知道，这不是闹着玩的事情，我须得好好的考虑一下……”

他们的谈话到此为止，房内灯光迅即熄灭了。

徐少龙是唯一目击席亦高进入石芳华住处的人，他借故溜了出去，查明席亦高的下落之后，便作了一点必要的安排，才回到李相国府。

这时候他的心情当然很不好，但在众人面前，还得装出欢愉神色，与他们应酬。

直到夜深，他和玉罗刹连晓君共乘一车回家。这时车厢只有他和连晓君两个人，车身摇晃时，使他们不断地互相碰

连晓君首先打破沉默，轻轻道：“你怎么啦？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

徐少龙道：“我查出席亦高的去向，你猜他在哪里？”

连晓君讶道：

“我如何猜得出呢，啊！不，等一等，既然你叫我猜，则我当然可能晓得……他是不是在石芳华那里？”

徐少龙道：“你何以会想起石芳华？”

连晓君道：“因为在大寨中，石芳华曾经帮过你的忙，她不是曾经假装昏倒么？”

徐少龙道：“你猜对了。”

连晓君柔声问道：

“你和石芳华没有什么吧？如果你们是旧相好，那就难怪你会难过了。”

徐少龙道：

“虽然谈不上相好，但这情况正如你嫁给黄云文一样，使我感到非常寂寞。”

连晓君没有马上作声，过了一阵，才道：

“你明知可以改变我嫁给别人的命运，但你却袖手旁观……”

徐少龙苦笑一声，不作争辩。过了一会，连晓君抬起手臂，绕过他的脖子，把他搂住，接着她的朱唇印在徐少龙的嘴上，热烈缠绵地吻他。

起先徐少龙也有反应，但反应迅即消失，使她感到好像吻到冰块上一般。

她移开面孔低低问道：“你不喜欢我么？”

徐少龙道：“你岂能同时要求两个男人这样地爱你？”

连晓君道：“你现下不必提到别人啊！是不是？”

徐少龙道：

“或者我太固执，可是当我还没有忘记你已是我一个认识的朋友的未婚妻子时，我就无法热得起来。”

连晓君断然道：“我不嫁给他便是了。”

徐少龙吃了一惊，道：“你别胡闹，帮主岂肯答应？”

连晓君道：“我可以投靠到你这一边呀！何况你也非得保护我不可，对不对？”

徐少龙叹口气，道：

“我可以承认我是另一边的人，不过你纵是愿意叛出五旗帮，但我这仍然要你嫁给黄云文的。”

连晓君讶道：“为什么？”

徐少龙道：

“如果你已投入我方阵营，则保护黄家之责，还有谁比你更好呢？此外，你悔婚之举，将使我安排好的计划步骤完全弄乱了。这也是一大原因。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

连晓君道：“你的道理真多，还有一个是什么？”

徐少龙道：

“我希望你获得一个美满的归宿，而黄云文正是这么一个对象，我天生是须得与和尚道士打交道的人，说不定将来也看破红尘出家，所以我对你只好忍痛割舍了。”

连晓君想了一下，偶然的叹息一声，把面孔埋在他胸前，低声道：

“唉！我也不知怎么办才好，但假如你出家去做和尚道士，我将一辈子为你感到痛苦不安。”

徐少龙道：“目前你大可放心，我还未考虑到这个问题

他们经过这次马车密谈后，又廓清了不少云雾。至少连晓君已经认为她必须嫁给黄云文，而且她既非杨花水性移情别恋，亦不是贪图黄家富贵。在徐少龙这一方面，也因为把话说开了，反而可以把她和他这段感情，暂时束诸高阁。

一直过了三天，徐少龙才找到机会，与石芳华晤面，地点是在她寓所中，时间是下午。

徐少龙向她拱拱手，问道：

“你这一向好么？”

石芳华道：“托你的福，日子过得还好。”

徐少龙紧紧盯住她的眼睛，问道：“这几天席亦高都来瞧你，是也不是？”

石芳华点点头，道：“他每晚都来，天亮始去。”

徐少龙心中一震，忖道：

“她答得如此干脆但白，可见得他们的感情，已不同寻常，所以她才借机向我宣布，以观其变……”

他一点也没猜错，只听石芳华又道：

“这些话你一定完全向上面报告的，对不对？”

徐少龙道：

“假如有必要的活，我自然要报告上去。不过目前大概还用不着。只要你多加小心，别泄露了秘密……”

石芳华道：

“假如你不知道我对他已有了真感情，心里盼望嫁给他为妻的话，你恐怕要改变刚才的想法了。”

徐少龙的心一沉，想道：“果然宣布她的心意了。”

口中却说道：“你可知道席亦高已有妻室么？”

石芳华道：“我当然知道。”

徐少龙接着道：“他同时又是个恶孽如山的魔头，你可知道？”

石芳华摇头道：

“他纵然做过恶孽之事，可是如果他肯洗心革面，改邪归正的话，你意下如何？还要杀死他么？”

徐少龙道：

“别开玩笑，他是什么人物，哪肯抛弃他的权力地位？更哪里肯背叛五旗帮，招致杀身之祸？”

石芳华口气一软，道：

“是的，他未必肯这样做……但假如他愿意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你们给不给他这个机会？”

徐少龙沉吟一下，才道：“咱们别兜圈子了，敢是他已透露此意么？”

石芳华轻轻叹口气，道：

“你不愿正面回答，可见得你不打算给他这么一个自新的机会。”

徐少龙道：

“他为何肯叛出五旗帮，又抛弃了辛苦获得的权力地位？莫非他已知道咱们力量强大，使他已面临灭亡的危机？”

石芳华道：“他如何会知道呢？”

徐少龙道：

“倘若他不是自知身临灭亡危机中，而居然肯改邪归正的话。你的态度，使我不能不往你的身上猜了，难道他为了你的缘故，所以要背弃五旗帮么？”

石芳华道：“是的，他正是为了我的缘故。”

徐少龙道：

“你有没有对他说，如果他继续在帮会中，做那不法的勾当，你就不嫁给他？”

石芳华道：“你正是如此猜想，是不是？”

徐少龙道：“坦白地说，我正是有此想法。”

石芳华道：

“你太轻估我啦！一个真正的男人，不容易为男女之情而牺牲事业的，我哪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他因我这话而答应我，我也不会相信他。”

徐少龙不能不佩服她的看法，点头道：

“我正是为了这一点而担心你相信他，但他既然不是为了你，那又为了什么？老实说，这个谜如不找出答案，我没法子回答你任何问题。”

石芳华感到很难回答，因为她本是以“儿女”的前途为借口，再加上她本人的压力，使席亦高动摇的。

但这话如何能说出口，尤其是面对这么一个年龄相当的男子，当然很不好意思。

她轻轻叹息一声，道：

“如果你不肯给他自新的机会，我自是没有话说。可是你们不但获不到

很有价值的情报，同时又多出了一个强敌，岂不是一件很划不来的事么？”

徐少龙道：

“你说的甚是，以利害得失衡量，拒绝席亦高的投降，当然是很不智之举，但一来不能证实他的用心真假。二来以他所曾做过的恶孽，就算悔过自新，也应该有若干程度的惩罚。

可是席亦高是什么人物？他哪里肯接受这种屈辱的条件？”

石芳华道：“他只要曾经立功出力，就可将功赎罪呀！”

徐少龙道：

“你错了，要知道我们对付五旗帮之举，乃是替天行道，并非两国相持，争夺疆土。因此，他虽然悔悟而帮助我们，得以顺利获胜。然而他从前所作的恶孽，并不能因此抹煞，更不能因此补偿。他仍须得到适当的制裁惩罚。换言之，他的恶行，非有报应不可，这是道理，并不是可以论功计酬之事。你想想看，我们这一群人，冒生命之险，付出青春和精力，为的是什么？大功告成之后，咱们没有一个人裂土封侯。所以依道理而言，席亦高的悔悟自新，在我们看来，虽然不容易和值得赞许。可是在他本身，却不能矜夸自傲，更不能有挟功求赏之心

他停歇了一下，又道：

“我也许说得太率直了，但这是道理，亦是我们所信奉的不借牺牲小我的真理，你说对不对？”

石芳华道：“对是对，可是……”

她现出沮丧之色，又道：

“假如他知道了你的看法，休说他不愿事后没有赏而还要罚，即使他不把这一点放在心上，但以他今日的权力地位而言，亦会感到是极大的侮辱，定然一怒而全力抗拒……”

徐少龙道：

“我知道，但假如他是真心悔悟前非，那么他就不会作如是想了。”

石芳华问道：“那么你根本不需要他投降么？”

徐少龙道：

“席亦高在五旗帮中不但权力甚大，同时又得知很多秘密，像他这种人，我们怎会不希望他投降呢？”

石芳华道：“那你是什么意思？”

徐少龙道：“问题是他既然不是彻悟以前所作所为皆属不对，则他叛帮投降之举，只不过是为你或其他事物。也就是说，他仍然是为了个人的私欲，为了保存某些他最重视的东西，才不得不投降。既然如此，则世上并非减少他这一个恶人，仅仅是暂时收敛而已，咱们是替天行道，并非掠夺任何东西，所以恶人不除，咱们便等如未曾成功。”

石芳华现在已经很明白了，晓得这是“原则”问题，正如两国争夺土地，如果得不到土地，战胜者不能算是真正的胜利。

徐少龙他们的宗旨，便是消灭罪恶。如果作恶之人仍在，只变成暂时隐伏，伺机而动，则他们种种努力，亦等如白费了。

她最后只好承认这个年轻男子之言有理，但心头却大感绝望。

徐少龙歉然地道：“请你原谅，我不能像别人那样，先利用你把席亦高劝降，等事后才对付他，因为咱们都是道义的结合，为了真理而奋斗的。我们定须明辨是非，既不能含糊，亦不能欺骗自己人。”

石芳华道：

“我明白，唉！虽然我可以全无保留的信任你，这一点令人快慰。但是另一个残酷的事实，却无法改变……”

徐少龙道：“我将尽力多给他点机会，请你相信我。”

石芳华忽然讶道：“你究问是谁？”

徐少龙含着笑容，反问道：“你不认识我么？”

石芳华道。

“我认识你的表面，可是听你的言谈，却感到你不是我们身份差不多的人。你比我高得多，甚至可能是领袖人物……”

徐少龙道：“你现在知道的越少越好。”

石芳华不服气地道：“什么，你现在已表示对我不信任了，是不？”

徐少龙心平气和的解释道：

“这是因为口前你还要和席亦高接触，而这个人却是五旗帮中有数的厉害人物，我只怕你会在不知不觉中，被他套出了线索。”

石芳华想了一下，这才平静下来，道：

“好，我不多问就是。”

徐少龙道：“我得走啦！以后有事才和你联络。”

石芳华默然起身相送，出了厅子时，她才轻轻道：

“你得多加小心才好……”

她话声中，含有极为诚挚之意，徐少龙当即感到这个美艳的年轻女人，好像除了道别时嘱他保重之外，还含有一点某些意思。

当他已经独自在街上行走之时，可就不由得偶然地叹口气，忖道：

“这一个也曾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女孩子，从今天起，已经与我结束了男女之情的任何可能性了。不论她将来嫁给什么人，我与她也仅能是相识的朋友，决计不会嫁给我，唉！这样的一个尤物，却与我永远绝缘……”

他忽然恍然大悟：“是了，她的道别，显然也含有这个意思：往后的日子中，为了玉罗刹连晓君出阁之故，两家都忙碌起来。黄府方面，除了办事的人员外，林秋波几乎每天必到杨家，帮忙连晓君。

席亦高当然已离开杨宅，但由于石芳华尚在南京，所以徐少龙不必去联络，亦可断定他还在此地。

婚期一天天接近了，有一个晚上，连晓君跑到徐少龙的房间。

徐少龙和衣躺在床上，见她进来，正要起身。连晓君已坐在床沿，伸手按住他的胸口，柔声道：

“别动，我只是来跟你聊聊！”

徐少龙乐得舒服，便躺着不动，道：“要跟我聊什么？”

连晓君道：

“我瞧你这几天好像有点心神不定的样子，所以想问问你何事烦心？”

徐少龙道：“我真的显得心神不定么？”

连晓君道：

“如果你不是心中有事，你决不会在外人面前，叫出晓君这个名字……”

徐少龙吃一惊，道：“我这样叫你么？”

连晓君点头道：“还有些小动作中，瞧出你与平常有异……”

徐少龙沉吟了一下，才道：“我的确有点心事。”

连晓君道：“你可不致于到了这个时候，还希望我不嫁吧？”

徐少龙忙道：“你别这样说，你明知我有别的心事……”

连晓君道：“可不可以告诉我呢？”

徐少龙寻思片刻，才答道：“不是不可以，但你知道了，没有什么帮助，不如让我独自伤脑筋。”

连晓君道：“不，你一定得告诉我，否则我不跟你合作，教你再多伤点脑筋。”

徐少龙忙道：“你千万不可增加我的麻烦！”

连晓君道：“假如我给你麻烦的话，那一定是你自找的。”

徐少龙耸耸肩，只好屈服了，道：

“你的婚期已迫在眉睫，但我却接到消息，我预期中增援了帮手，几乎都不能赶到。”

连晓君讶道：“你不是已有了好几位名家高手了么？还要什么人帮你呢？”

徐少龙摇摇头，道：

“有很多事情，不像表面那么简单，你莫瞧你婚礼以前的日子，过得风平浪静。其实暗潮汹涌，危机四伏，依我的看法，你婚礼的那一天，或是三朝回门这一日，必定发出前所未有的风暴……”

连晓君道：“这样说来，上面已查出你的秘密了，是也不是？”

徐少龙摇摇头，道：

“秘密将从你身上泄露，但现在还未泄露……”

连晓君讶道：“从我身上泄露你的秘密？这如何可能呢？”

徐少龙摇摇头；道：

“有些事情曲折微妙，很难说得清楚。而且不知你有过这种经验没有？那就是你心中很相信某一件事情会发生，可是要把这话告诉别人时，使发现自己所持的理由，不易使人取信。”

连晓君道：

“我当然有过这种经验，但却想不到别人亦会如此，你若不说出来，我决计想不到你也会育这种感觉。”

徐少龙道：“目前我正是陷于同样的处境中。”

连晓君沉吟一下，玉面泛起忧色，道：

“我知道你才智谋略并世无双，所以你的忧虑，决不同于杞人忧天！我甚愿多知道一点内情，说不定我竟可以稍稍帮你一点忙……”

徐少龙考虑了一下，才道：

“你马上就是新娘身份，有些事情最好你根本不知道，不然你心情受到影响，举止行动反而露出了破绽……”

连晓君道：“你把事情瞒住我，只怕也算不得上上之策。”

徐少龙道：“不错，如果我完全瞒住你，亦非良计……”

他停歇了一下，又道：“咱们最没有法子对付的入，你猜是谁？”

连晓君道：“敢是席亦高？”

徐少龙摇摇头，道：“不是他，你一走想不到，是余麼麼。”

连晓君一怔，道：

“她虽然靠不住，可是我看她还好吧！至少在我们出来这一段时期，她没有给我们任何麻烦啊！”

徐少龙道：

“这余麽麽是钟抚仙方面唯一放在咱们身边的眼线。但从开始到现在，她的确没有给咱们半点麻烦，这一点我也承认

他脸色变得很凝重，把声音放得更低，又道：

“然而正因如此，我对她格外担心，你明白了没有？”

连晓君道：“我对天发誓，一点也不明白。”

徐少龙唉了一声，道：

“你怎会不明白？请想想看，钟抚仙、袁琦、席亦高这一群，有哪一个是好惹的？纵是像我这种心腹地位之人，他们有机会的话，也不会放过表现他们威力的机会，这样说法你明白了没有？”

连晓君歉然道：“我还是不明白的……”

徐少龙道：

“好吧！我改个方式解释，以我的看法，余麽麽奉命监视咱们，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她一定还奉有密令，嘱她除非发现了严重的事情之外，在你任何未完成之前，不必作任何报告。”

连晓君道：“为什么有这道密令呢？”

徐少龙道：

“因为一来余麽麽不须出去发出报告的话，咱们永远也不会起疑。二来她不把此处的详细动态报上去，上面亦不知道，因而不会为了咱们某一行动不当而责备我们。这样咱们亦不会疑惑到身边有人监视。”

连晓君恍然道：

“原来如此，这是上面尽力保持余麽麽秘密·身份的手法，是也不是？”

徐少龙道：

“对，这是很高明的办法，相信必是出于袁琦策划。不过等到你出嫁前夕，咱们每日的生活动态，便到了上面之人的手中，所以如果有账要算，也将在你婚礼已毕，大事底定之后……”

连晓君笑一笑，道：

“假如余麽麽的详细报告中，有足以揭破你的秘密的资料，可不能赖到我身上呀……”

徐少龙道：

“我举余麽麽之例，只不过是心中忧虑的一部份而已，这是因为她最不好对付，如果是别的人，咱们还可诛杀了事。但这个女人一出事的话，不啻证明了咱们有问题。因为刚才已分析过情况，她一直没有报告过任何消息，到了提出报告的前夕，却忽然暴毙。你想想看，不是咱们下手，还有哪一个？”

连晓君道：“那怎么办呢？”

徐少龙道：“我还未想出。”

连晓君把身子俯低一点，这一来两人的脸庞只有咫尺之隔了。她凝视着这个英俊的男人，也是当世之间头一个使她芳心摇荡和折服的人。由于环境的杆格，情势的演变，使得他们虽然近在咫尺，却远若天涯。

她叹了一口气，道：“少龙，我瞧我还是不要嫁给黄云文的好。”

徐少龙道：“你别增加我的麻烦行不行？”

连晓君黯然道：“听听看，这话多令人心寒呀！”

徐少龙道：

“你若是知道我要请的帮手是什么人，便明白事态的严重了，也因而晓得我何以叫你不要增加我的麻烦。”

连晓君好奇地问道：

“谁呀？你请些什么人助阵？”

徐少龙道：

“我要求至少有三位特等高手，当然这指的是当今武林几个大门派的掌门人亲自出马……”

连晓君骇然道：“这话可是当真，你向什么人要求？谁能支使这些大门派的掌门人呢？”

徐少龙道：“五老会议，你听过这个名堂没有？”

第二十六章

连晓君更显得惊讶地道：

“听过，据说是天下释道两门联合的最高机构，他们管的是佛教徒和道教之人，何以参与江湖之事？”

徐少龙道：

“假如不是五老会议主持，天下任何一个家派都不足以与潜势力极强大的五旗帮抗衡，你大概还不知道，五旗帮在钟抚仙接任之后，势力又强了不知多少倍，一方面是财富增加无数。另一方面实力之强，亦是前所未有的。”

连晓君道：“没有呀，大寨里还不是原来那些人？”

徐少龙道，

“钟抚仙另外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其中有一个专司暗杀的部门，网罗了不知多少魔头，有些甚至是隐迹已久的邪派高手，所以如果是某一门派武力对付五旗帮的话，势必得到可怕的结果，只有五老会议，可以调用任何一个属于释、道两门中的高手，方足以与钟抚仙抗衡。”调连晓君发了一会怔，才道。

“你不但是渗入本帮的间谍，同时也是主持整个行动的主脑。我不明白你为何敢把秘密告诉我？”

徐少龙伸出手，用指尖轻轻捏住她的下巴。原来连晓君的脸庞已有移近的迹象。他们本来相距只有那么一点空间，如果她再往前移，马上就会与他的面孔相触了。所以徐少龙捏托她下巴之举，其实也是避免双方面孔碰在一块的情形发生。

他微微一笑，道：

“你要知道，目下五旗帮已不是当年的五旗帮了。在钟抚仙当权之后，情况大变，他成立的秘密组织，如果揭发出来，你们五旗帮将被天下之人唾骂。我深深相信，只要是尚有天良的帮众，得知这等事实之后，一定不再支持钟抚仙的。”

他停歇了一下，又道：“何况你与别人不同，在感情上道义上，你都应该帮助我。”

玉罗刹连晓君惘然道：“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

徐少龙道：“请你放心相信我。”

连晓君道：

“假如你是五老会议派来的人，同时各大门派的掌门人，也肯出手对付本帮，自然可以证明你的话不假啦！”

徐少龙眼中见的是柳眉玉面，鼻中嗅到带着淡淡脂香的口气，登时感到一阵意乱情迷，真想放开手，让她的朱唇沉下来。

他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晓得这个美女不会拒绝。正因如此，他才加倍的感到痛苦。而且如果他向来是拘谨守礼之人，也还罢了。但他却是个风流不羁之人，所以要他断然的不接受这等温馨，放过这种机会，实在有点像是要饿虎看守羊群。

连晓君见他眼中神色变化不定，当下道：“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徐少龙吃一惊，忙道：“你知道就好，现下回去睡觉吧！”

连晓君讶道：“你不打算找我帮忙么？”

徐少龙道：“你替我保守秘密，已经帮了我的大忙啦！”

连晓君扭一扭娇躯，道：“不，我不想走开。”

徐少龙道：

“你现在简直是在玩火，一不小心，连你在内不知有多少人遭遇到伤害。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连晓君道：“玩火的机会，一辈子能有几回？”

徐少龙叹口气，道：

“世上之事并不是机会难得就必须重视的，假如这是不好的事，你一定怨问老天，为何运气这么坏，竟会降临到你身上。”

连晓君道：“好啦！我且问你，你请的救兵出了什么事，为何请不到？”

徐少龙道：

“那些掌门人不是有重大之事，未克分身。就是恰恰坐关，故此不能如期赶来。”

连晓君道：“既然如此，你有何打算？”

徐少龙道：

“这就是今晚我把秘密都告诉你的缘故了，你须得打醒十二分精神，应付一切意外。但同时又不可泄漏行藏，以致被黄府中的几位高手看破。因为他们至今还不知道咱们的秘密。”

玉罗刹连晓君露出寻思的样子，身躯也渐渐坐直了，因而徐少龙已不须托住她的下巴。

她轻轻道：

“你的意思是如果五旗帮之人不泄秘，则我的真正身份，外间无有知道的人，是也不是？”

徐少龙道：

“是的，据我调查所得，五旗帮中，亦不过有限的几个人晓得。假如能把这些人通通诛杀了，那么你的秘密，永无泄漏之虞了。”

连晓君道：“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

徐少龙道：

“我不必骗你，诛杀这一批邪人之举，不易成功。尤其是钟抚仙，我不知道谁能击败他？”

连晓君讶道：“他很厉害吗？”

徐少龙颌首道：

“他是武功最厉害最高明之人，因为他已练成了一种先天真气的神功，大概就是他外号的‘太乙神指’吧！总之，我好多次在他身边时，都感到一种慑人心胆的寒气。这正是先天真气神功练成了的特征。”

连晓君身为武林高手，当然知道凡属“先天真气”的神功，有无坚不摧，无敌不败之威，当下倒抽一口冷气，忧虑地道：

“若然如此，你必须找一个也练成了先天真气神功之人，才可以放手对付他呀！”

徐少龙苦笑一下，道：“据我所知，当今天下间还没有第二个练成这一类神功的人。”

连晓君更为忧虑和迷惑，问道：

“既然无人可与钟抚仙匹敌，你们这次的行动，岂不是注定要失败？”

徐少龙沉吟了一下，才断然地道：“好吧，我全盘托出，但你万勿大惊小怪才好。”

连晓君急忙道：“我决不大惊小怪，你快点告诉我。”

徐少龙突然凝神聆听一下，接着向她眨眨眼睛，略略提高声音，道：

“你别胡闹，这两天不许上街。”

连晓君是何等人物，马上会意，故意哼了一声，道：

“天天不许出去，把人都闷死啦！”

她不但知道徐少龙发现有人潜来窃听，并且明白徐少龙还不知道来人身份，故此用这等模棱两可的话，混淆视听小

要知如果是余麽麽，徐少龙说的话就不必保留着兄妹身份。但又因为可能是余麽麽，所以又不能纯以兄妹口吻交谈。

否则余麽麽一听之下，便知他们是在说假话了。

徐少龙作个手势，玉罗刹连晓君也认为有理，起身便走，一面道：

“明天再说，我真有点困啦！”

这是因为他们再说下去，就没有这许多模棱两可之言可说了，故此连晓君只好赶快离开。

第二天很忙碌，因为翌日连晓君便是出阁大喜之日。所以一直到傍晚吃饭时，连晓君挥退其他女佣，命心腹丫环迎春把守门户，边吃边向徐少龙问起昨天要说而未说的话。

徐少龙仍然不敢大意，压低声音说道：“说到对付钟抚仙之人，恐怕只有我挺身一试了。”

连晓君大吃一惊，娇艳的玉靥变成灰白，道：

“这怎么行？你明知钟抚仙练成了先天真气奇功，万万难以匹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啊！”

徐少龙微微一笑，道：

“你放心吃饭吧！我出手对付钟抚仙，事前自然有所安排，反倒是毒剑袁琦使人感到难以收拾。”

连晓君此时如何还吃得下，况且她还联想到一件事，那就是徐少龙坚决要她嫁给黄云文，恐怕也与这件事有关，因为徐少龙晓得对手的厉害，自家不知道能不能生还，故此向来不作成家立业之想。如果他的确有此用心，则这等情操，实在可以当得上“伟大”的评语了。

徐少龙乃是经过多少次反复考虑，才决定把这些秘密告诉她的。因此，对于她这等反应，原在算中，并不觉得奇怪。当下又道：

“我一发告诉你吧！对付钟抚仙，事实不难。因为我有绝佳的机会可以暗杀他，不给他有全力出手机会。只是那样一来，五旗帮上上下下，以及其他帮派之人，将必唾骂不齿于我，并且会有很多人要替钟抚仙复仇。”

连晓君恍然大悟，道：“我知道啦！我不会误会你的。”

徐少龙道：

“那么我就安心了，还有就是你杀死金四郎之事，那幽冥洞府向例有仇必报，而且通常是在三日之内见效。但直到现在三十日也不止了，还不见这一派之人出现，反而使我更为担心。”

连晓君道：

“幽冥洞府虽是两大邪派之一，但说到想怎样我，只怕亦须付出莫大代价。”

徐少龙道：

“据我所知，林秋波也曾杀死幽冥洞府之人，她下手的时间，比你早不了多久。因此你可以联想得到，如果你在总督府中，幽冥洞府之人来寻仇的话，人家就很难猜得出对方竟然也要找你的了。”

连晓君连忙道：

“那么为何幽冥洞府之人要等到我到黄家才下手，他们知道你比别人更难对付么？”

“徐少龙摇摇，道：“我对此也觉得很不解。”

连晓君道：

“假如幽冥洞府之人早点向我寻仇，有你出头，自然对他们十分不利，也许人家已查出我们的来历。”

徐少龙断然道：

“绝对不会，这一派的人物，与别人全不往来，如何能查出咱们的秘密？”

但他转念之间，已经感到这个说法大有问题，因为幽冥洞府之人并不是只有一个金四郎出现在南京，在他以前，还有慰迟旭、黄红夫妇，以及白骨箭黎平等，可见得这一派之人，必有图谋，方会聚集南京。

他表面上不动声色，还跟连晓君讨论过应该如何对付幽冥洞府之人。又教她在出手之后，如何掩饰身份等等。因此他们这一顿饭，吃了很久。直到迎春发出暗号，他们才停止谈论。余麽麽走进来，向连晓君道：

“明儿就是姑娘大喜之日，还有很多衣服要试穿，此外，还请一些在洞房之夜的事情。”徐少龙一听，心中不禁泛起奇异的滋味，当下走出饭厅，到书房内。先静下心来，把连晓君马上出嫁之事忘记，然后开始分析“幽冥洞府”所带来的新问题。这天下午，他匆匆出去，作了若干布置安排。

到了晚上，他便接到钟抚仙的密令。在这道命令中，钟抚仙要他马上调查一些事情，那是官府方面的行动，据外地的报告，有四名大茶商被捕，虽然罪名不一，但却都是在先后数日内被捕的。

此外，还有一些驿站，骡马行，船户被封，人也抓去了不少。

徐少龙一瞧密令中列举的地方人名，心中了然，敢情这都是黑蝎阎炎所开列的“运输路线”，而由于这些人被捕，在五旗帮来说，池门贩卖人口的路线便为之中断。同时他们运茶叶铁砂到塞外资敌的运输路线，亦告中断。

当然这是黄翰怡根据资料，拣择出重要的环节予以打击，使敌方一时不能恢复运输的能力。

徐少龙感到安慰的是照这道密令推测，黄翰怡的行动计划非常有效，

却不致于使对方马上就看出了破绽。换言之，钟抚仙方面仍然怀疑是一种巧合，并非官家完全探悉了秘密。

第二天总督府中相当热闹，虽然黄翰怕决定不铺张，但贺客仍有数百之多，晚上筵开数十席。连晓君虽然是武林高手，这时竟也有点感到吃不消，但觉头上的凤冠霞帔，越来越重。

其实以那时代的繁文褥礼而言，又特别是富贵人家，一场婚事下来，新人固然筋疲力尽，双方家长和有关的人。亦大多感到吃不消，黄翰怡已经算是十分开明之上，省略了许多俗礼末节。饶是如此，连晓君还是感到头昏脑胀。

但她的内心，正如黄云文一般，既兴奋而又快乐。尤其早在济济贺客的喜筵上，那些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宾客，个个脸上笑容可掬，敬酒声、猜拳声、戏谑声，组成了欢乐的气氛，令人难以忘记。

黄云文平日往还甚密的一批诗酒文友，其中不少是贵介公子，同时大多数都是年轻之士。他们已虎视眈眈地等候闹新房的时刻。要着实整一整这对新婚夫妇。要知若然黄云文娶的是别的女子，倒还罢了。但连晓君与他们都见过面，还不止一次，没有一个男子不为她的风华千万而暗暗倾倒的，因此闹新房之举，一则大家熟络，平添兴趣。二则也是这些青年们的最后一个发泄机会。过了今晚，大家都不能如此肆无忌惮的闹了。

黄翰怕和夫人已晓得这群青年们不会轻易放过云文和晓君，他甚至在筵席上也告诉徐少龙这一点。

黄夫人心疼儿子媳妇，不禁微微发愁，道：

“他们个个年轻力壮，这一闹说不定要到天亮才肯罢休。”

徐少龙只笑一笑，另一位贵宾，也就是南京留守的兵部尚书李大人拂髯笑道：

“大嫂何须多虑，以云文世兄和新娘子的才情，这些孩子们可不很容易难得住他们。”

另一人插口道：

“李大人说得是，我就听他们说过，云文世兄不但才高学富，长于应变，连新娘子也是才情敏捷得很。”

说话的人，乃是左都督陈大将军，他声著洪钟，神态不掩军人本色。当下笑了一声，又接着道：

“据他们说，新娘子向来言不轻发，可是她一开口，这一群年轻人都没有一个能反驳的。所以黄夫人果然是多虑啦！”

在诸女宾中，林秋波乃是大受注意的一个，她衣着淡雅，面貌秀美，自有一股出尘绝俗的风韵，许多男人暗暗注视着她，就像遥望海上神仙的仙女一般，只觉得高不可攀。

林秋波已得到警告，是以极为小心地留意宾客中，会不会有邪派高手混入来。

对于别的门派或黑道中人，林秋波不相信胆敢来总督府滋扰闹事，但目下她的对象是天下两大邪派之一的幽冥洞府。这些邪人可不管什么总督不总督的，就算大内禁宫，照样敢闹。

故此她一点也不敢大意，突然发现一个秃头老者行过她身边，袍袖飘拂间，一枚纸团落在她面前的桌上。

林秋波伸手按住，动作虽然快极，但旁人瞧起来，却一点不觉有异，

她利用杯碗遮掩，展开纸团，脸色微微变了一下。

此时大厅堂内的宾客，很多人到别的席上敬酒，故此场面乱哄哄的。

林秋波向同席的官眷道声失陪，便起身走到黄翰恰夫妇这一席。

这时众宾客正纷纷来回敬黄翰恰夫妇及一对新人，是以十分热闹，林秋波站在黄夫人与新娘子连晓君之间，由于她对外是以黄夫人的妹妹的身份出现，是以她站的位置，没有人感到奇怪。

只有徐少龙和连晓君见她挨到这边来，心知有异，连晓君放心得很，因为有徐少龙以及林秋波等高手在此，她根本用不着操心。

徐少龙却暗暗高兴，因为林秋波这一站在连晓君身边，则幽冥洞府之人很可能就把连晓君的账，一块儿记在林秋波头上。

要知林秋波对外虽说是总督夫人的妹子，但武林高手却晓得她是南海门的名家，而她又曾经杀死过幽冥洞府之人，而徐少龙又听说过幽冥洞府之人，有某种特别功夫，可以追踪查出曾经杀死他们门中之人，若然此一传说不假，则林连二女站在一起，谁都不会想到连晓君也是下手杀人者之一，定必都以为是林秋波而已。

在川流不息前来敬酒的人群中，有一对夫妇模样的惹起了徐少龙的注意，因为那个中年男子，体格魁梧，神态威武，举止带着粗豪意味，女的长得甚是姣美，是个二十来岁的少妇，穿得十分华丽。

他们向黄翰恰等敬酒时，徐少龙听了左都督陈大将军的介绍，方知这个中年男士，竟是战功赫赫的名将俞北海，现任提督，无怪有一股膘悍气势。

在闹哄哄的敬酒声中，与俞将军一道前来的美貌少妇，独自向林秋波举杯敬贺，两下干了一杯，那少妇不依，道：

“林夫人只喝了半杯，我太吃亏啦！”

林秋波道：“俞夫人的酒量，岂是我可以相比的呢？”

俞夫人仍然不依，亲自从侍者手中取过酒壶，替林秋波斟了半杯，道：

“林夫人再喝这么一点，我们就扯平啦！”

林秋波别说再喝半杯，就算再喝两壶，也不当一回事，是以不再坚持，笑着点头，举起了酒杯。

徐少龙笑咪咪地拿过酒壶，说道：

“俞夫人上当啦！林夫人的酒量才称得上好呢，她应当喝一杯才是。”

说话之时，酒壶已向林秋波手中杯子斟下去。

林秋波心中大感讶异，不明白徐少龙何以有此一说，心想：难道他想灌醉我不成？

徐少龙欲斟未斟，又道：

“俞夫人当然也不好意思叫林夫人独喝，请把杯子加满，陪林夫人喝一点儿。”

那美貌少妇倒也豪爽，立时自行斟酒，一面含笑道：

“是，是，我应该陪林夫人喝一点。”

她斟酒之时，自然要转眼瞧看自己的杯子。就在这一瞬间，徐少龙已经给林秋波换了一个酒杯。”

席上不是没有人看见他的举动，可是都以为徐少龙存心反叫俞夫人吃点暗亏而已，不问可知他乃是换了一杯茶给林秋波。

这两个美丽的女人都干了这一杯，俞将军等人退下了，又有别的人填补空档，过来向主人们敬酒。

林秋波惊异地望着徐少龙，低声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徐少龙道：“我不想你被人灌醉。”

林秋波道：“但你换给我的那一杯，也是真酒呀！”

徐少龙道：

“也许你会闹肚子，如果喝了人家斟的那一杯酒的话，因为我恰好瞧见她在指甲中，弹了一点东西在你的杯子里，你如果不相信，那就试一试，好在这杯酒还在这儿，我可不敢喝。”

林秋波讶道：“你真的看见她弄一点东西在我杯中？”

她只问了这一句，便又自言自语地道：“可是她是提督夫人呀！难道她竟会是……”

徐少龙淡淡道：“谁告诉你她是俞提督的夫人？”

林秋波一怔，道：“那么她是谁？”

徐少龙道：“我不知道。”

林秋波一问，果然从左都督陈大将军口中，探悉那美貌少妇并非俞夫人。

徐少龙微微而笑，望住这个南海门的高手。

林秋波倒不疑惑什么，但对于他刚才偷龙转凤的手法，却甚是佩服。因为他能够在刹那之间，想出了非常恰当的理由，使对方目光移开，因而得到空隙偷换酒杯，这等应变急才，实是难能可贵。

她含笑道谢一声，又问道：“你见过真正的俞夫人么？”

徐少龙道：“没有呀！”

林秋波大惑不解，追问道：“那么你从何得知这个女子不是俞夫人？”

徐少龙道：

“因为一来提督大人并不是与她双双举杯敬酒的，我两三次都看见她自己往上凑，当时便感到纳闷。接着她居然从侍者手中取过酒壶，这个举动，马上拆穿了她的身份，请想想看，她如是身为提督夫人，自是给人服侍惯了，怎肯在这等场合，急急忙忙的取壶替人斟酒呢？”

林秋波听得目瞪口呆，道：“你观察力如此深微高明，真是想不到的事。”

徐少龙道：

“其实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只不过心中感到有异，可是及至看到她暗暗弹了一点物事落在你杯中之时，方知她有意使你出丑。”

林秋波道：“你真了不起，那个女子已经不见踪影啦！”

徐少龙点点头，毫无惊异之色，道：“我知道。”

林秋波不是爱大惊小怪之人，但这刻又不禁讶道：“你如何知道？”

徐少龙道：“你刚才一直张望找寻，我看了你的神色，早就晓得啦！”

林秋波还待询问，可是一群贺客刚刚散开，所以她已不便再与徐少龙窃窃私语，只好转过头与黄夫人说话。

徐少龙衡情度势，晓得敌方决不止一个人混入来，此外他从那美貌女子的身上，判断定是幽冥洞府之人。

他暗暗付道：

“幽冥洞府之人固然很可怕，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查明对方究竟有没有把连晓君列为仇家。换言之，刚才林秋波及时来到这一席，有没有使对方弄错，把血账全部记在她的头上。”

假使他查出对方只将林秋波作为唯一的敌人，那就好办了，尤其这一派的人，于世人有损无益，那就只要布置人手，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两个，根本不必考虑其他。

可是想查出敌方的看法，谈何容易？他一面筹思对策，一面还得应酬不断前来敬酒的宾客。

他想来想去，终于托词不胜酒力而有点头痛，要到书房略略休息一下，便离开酒席，慢慢穿行过礼堂。

辉煌的灯烛下，觥筹交错，除了喝酒猜拳的闹声之外，还有一队乐工，不断的奏出悦耳的音乐，使得整座大厅喜气洋洋，局外之人，谁也想不到在这等欢乐喜庆的场面中，暗暗潜伏着凶险危机。

徐少龙一晃两晃来到侧门，但见右边隔着六七个人之处，清凉上人化装为俗家人模样，手中拿着一只酒杯，也是晃来晃去，其实杯中之酒，半滴也未沾唇。

他一眼望去，就知道清凉上人正紧紧的跟着一个男子，此人年约三十左右，五官端正，加上一身文士服饰，看来真是一表人才，可是他双眸转动不定，行家眼中一望而知此人大是诡哪。

这个人无疑也是幽冥洞府的高手，被清凉上人看出，故此紧紧盯梢。

徐少龙略略感到放心，因为有清凉上人这等高手盯住，只要对方稍有异动，定被清凉上人及时拦阻，断断不会发生乱子，于是他跨出了侧门。

他打算隐身在门边，暗暗向大厅内观察，当他身在厅内之时，由于他是连晓君的兄长的关系，受到所有人的注目，故此不便多方查看，现在可不要紧，就算眼中射出凶光，亦不须掩饰。

他才往门边暗影处一站，突然心头一震，感到有异，原来一阵夜风吹过，挟着一股很熟悉的香气，送入他鼻中。

这一阵香气甚淡，显然散发香气之人，距他还有相当距离，如是平常之人，可能连香味儿也嗅不出，但徐少龙乃是受过特别训练之人，不但嗅到香气，而且马上知道这种味道，与早先想暗算林秋波的那个美貌少妇身上的相同。

从这一点，他敢用人头打赌，这个幽冥洞府的高手，正在近处，也许是正窥伺着他，因为林秋波一直与他交谈，在这个幽冥洞府的人看来，林秋波居然未遭暗算，则很可能与身边的徐少龙有关。

这是很自然的联想，徐少龙一念及此，便故意放软身子，靠在墙上，长长透一口气，作出真个不胜酒力之状。

他听到细微的声音，也感到有人向他渐渐移近，香气渐浓，可见得来入必定是那美貌少妇无疑。

在厅子内的林秋波，这时正与假罗汉段玉峰举杯互敬。段玉峰也乔装改扮过，看不出是武林人物。

他把杯子举到鼻孔，眼光扫视杯中之酒一下，便皱皱眉头，低声道：

“这一杯酒，足可以毒死一百名大汉。你内功虽是深厚，但饮了之后，肠子也受不了而穿破糜烂。”

林秋波骇然道：“当真这么厉害！”

假罗汉段玉峰颌首道：“当然是真的，你可要试一试？”

林秋波道：“别开玩笑，这是哪一门派的毒药？”

段玉峰乃是少林高手，除了武功之外，还精通药物之道，所以林秋波

才会请他来鉴定这杯酒的。

他答非所问，道：“我却奇怪你何以能发现此酒有问题？”

林秋波道：“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眼力如此不济，连此酒有异也不知道么？”

段玉峰道：

“你别说得很理直气壮似的，要知这杯毒酒，无色无味，天下间能看得出来之人，也不过三两个而已，谓予不信，那就请你说说看，此酒那一点有异？”

林秋波道：“笑话之至，你能看得出，自然有所凭借，我也和你一样，这又有什么稀奇？”

他们已经相处得很熟；所以彼此之间，平时不太客气。

段玉峰道：“不是兄弟我欺负你，老实说你如果看得出有异，我就把这杯酒喝下肚子里。”

林秋波道：

“你还与我穷蘑菇，哼！我若说出来，少不得害了你一命，还是暂时不说的好，你快点告诉我，这杯毒酒是何来历？”

段玉峰道：“这是幽冥洞府的断肠散。”

林秋波道：

“现在我告诉你如何看出有异，但不必喝这杯毒酒，回头给我们大伙儿叩个头也就是了。”

段玉峰瞠目道：“你真看得出有异么？”

林秋波道：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见那个女人暗暗弹了一点药在这杯酒中，所以我不肯喝呀！”

段玉峰恍然道：“原来如此，兄弟还以为你真有这等眼力呢！”

他们交谈之时，虽然有人看见，可是他们却不必有什么顾忌。因为段玉峰身份不明，不似徐少龙是黄府大舅爷，年轻潇洒，而林秋波又长得美貌、这两人一谈多了，总会惹起闲话。

林秋波道：“你快点把此酒倒掉，免得无异中闯祸。”

假罗汉段玉峰笑道：

“恕我大胆批评一句，林姑娘你好没见识。这杯毒酒宝贵之极，哪能轻易倒弃？”

林秋波实在不大服气，道：“左右不过是害人的东西，何足言贵？”

段玉峰道：

“恰恰相反，兄弟得了此酒，回头就能制成解毒之药。此后幽冥洞府的‘断肠散’，休想在咱们几个人面前逞威了。”

林秋波大为欢喜，道：

“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妙事，你快点去制解药，我们大家好安心饮食。”

段玉峰不再与她罗嗦，持杯转身去了。

徐少龙感到那美貌少妇已挨到身边，这才装出无意地一侧脸，恰好在她颊上亲了一下。

好个徐少龙，得了便宜还要卖乖，诈作大吃一惊，双手乱动，在她耸起的胸脯碰了两三下。

他吃吃道：“啊……啊！真是对不起。”

那美貌少妇嫣然一笑，道：“没关系，妾身把你骇着啦！”

徐少龙假装现在才看出她是谁，怪道：“哎呀！是俞夫人么？不才实在失礼之至。”

美貌少妇摇头道：

“杨公子别胡乱给我安上身份，我不但不是俞提督的夫人，而且还是未嫁之身，你信不信？”

徐少龙心想：你是不是未嫁之身，关我屁事？口中却应道：

“但刚才你不是和俞大人一同……”

美貌少妇插口道：“刚才的事只是你们误会了，我当着很多的人，不便分说而已。”

徐少龙道：“原来如此，只不知姑娘高姓芳名，如何称呼？”

美貌少妇道：“妾身姓白，小字如莲。”

徐少龙可不能不承认她的名字有点道理，因为她的确肌肤胜雪，极为白皙，使她平添了几分妩媚。

白如莲又道：“杨公子和林夫人向来很谈得拢么？”

徐少龙故露讶色，问道：“白姑娘这话怎说？”

白如莲道：

“以妾身看起来，林夫人外表正经，其实却不是什么好人，当然我这话是有证据的。”

徐少龙心中的确不大高兴，所以表情不必做作就流露出来了，他道：

“白姑娘说话似有欠斟酌，你请吧！我们改日有机会再谈。”

白如莲淡淡一笑，道：

“杨公子难道没有听见我的话么？关于林夫人的事情，我有充分证据，并不是信口雌黄故意诬蔑她的。”

徐少龙皱眉道：“你有什么证据？但就算真有证据，她的事又与我何干呢？”

白如莲道：“令妹嫁在黄家，而林夫人却寄居黄府，焉得与公子无关？”

徐少龙忖道：“她这样说法，究竟有什么打算？”

他的确想不通其中道理，是以暗暗感到兴趣，当下问道：

“就算白姑娘言之有理，可是在下还是想不通这里面的文章，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是？”

白如莲道：“公子先瞧过证据，方是有智之举。”

徐少龙恍然大悟，忖道：“原来她想诱我到某一处地方？”

他口中应道：“很好，只不知证据何在？”

白如莲道：“就在那边。”

她指一指外面的走廊，又道：“你跟我来，我拿给你看。”

徐少龙故意不让她马上就称心如意，作出沉吟之状，过了一会，才道：

“我看了又有何用？”

白如莲道：“杨公子看过之后，爱怎样做，那就是你自家之事，恕妾身不能出主意了。”

徐少龙道：“但如果我不看，就避去了一切是非，对不对？”

白如莲道：“这也是一种想法，公子自己决走吧！”

徐少龙下了决心，点头道：“好，在下随姑娘过去瞧瞧。”

白如莲笑一下，道：“在这黄府之内，你怕我会吃了你不成？”

徐少龙也轻松地笑道：“别说在黄府，就算在深山旷野中，只要是男人，也不会害怕姑娘的。”

白如莲转身走去，道：“那么我们走吧！”

他们沿着走廊走去，灯光明亮，又有仆人出入，白如莲态度很自然，与他并肩而行，好像与徐少龙是老朋友一般。

她好像很熟悉黄府的形势，绕来转去，到了一座静寂的院落中，四下阅无人迹。

徐少龙身为黄府的舅老爷，可是到底是刚结亲的亲戚，从前只在外宅行走，竟不知这处地方是什么所在。

他一望之下，发现虽然这座院落收拾得干干净净，可是显然平常无人居住。当下不禁惊讶，问道：“这是什么地方，好像没有人居住似的？”

白如莲笑一笑，道：“你错了，我就在这儿住的。”

徐少龙的诧异，当真是发自内心，惊问道：“你住在这儿？”

白如莲道：

“别大惊小怪，这座院落密选内宅，但又不属内宅，亦不是出入必经之路，故此本来就很难有适当的人占用，何况从前闹过狐仙，所以这座院落，便一直空着。每天除了婢仆打扫之外，无人来此。”

徐少龙道：“即使是这样，何以白姑娘却居住于此？”

白如莲道：“因为我是狐仙呀！”

徐少龙摇头道：“这等子虚乌有之事，白姑娘岂可当真？”

白如莲道：“好，你不信就拉倒，我们还是谈正经事吧！”

徐少龙道：“白姑娘说那林夫人不是好人，又说拿证据给我看，请问证据何在？”

白如莲道：

“林秋波在世俗之人看来，算得上是个好人。但在我们看来，她却是罪大恶极，应该碎尸万段！”

徐少龙惊讶地望着她，倒不是因为她的话来得突兀而奇怪。却是为了她眼中流露出的那股邪恶凶毒的光芒。

他真不愿意相信一个人变化得如此剧烈，尤其是一个挺美丽动人的少妇，突然变得这般丑恶。

白如莲道：

“至于你，你本是无辜之人，可是你与林秋波的关系不同寻常，故此我第一个目标，选中了你。”

徐少龙马上抗议道：“我与林夫人没有特别的关系。”

白如莲摇摇头，道：“你可以瞒得过任何人，却骗不过我双眼。刚才你与林秋波交谈时，种种神情之中，已显示你们之间，有着某种默契。”

她作个阻止他发言的姿势，又道：

“你用不着辩驳了，是与不是，都不能改变你的命运啦！”

徐少龙感到对方口气中，透出一股冷酷意味，登时明白她的意思。心想，她居然凭这么一点点的理由，就要用我的性命，以泄早先不得逞之愤，这等心肠，可以够得上恶毒无比的证论啦！”

他摇头道：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但正如你所说的，这都变得无关重要了，我只想知道，你想对我怎样？”

白如莲道：

“想不到你为人倒是干脆得很，好！我告诉你，你这一辈子算是完啦！我让你只会说一句话，别的事情，就不会想，亦不会说。”

徐少龙道：“何以只会说一句话？那是什么话？”

白如莲泛起森冷的笑容，道：

“你只会说幽冥洞府四个字，林秋波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是她毫无办法可以救助你。因为你的脑子已被毁坏，以后连吃饭穿衣也得依靠别人。”

徐少龙心中升起一股怒火，但他极力抑制着，不使爆发，外表反而显得更平静，说道：

“那么我这一辈子不是完了么？你就算万分恨我，也用不着这样收拾我呀！何不索性要我性命？”

白如莲道：

“你懂个屁，林秋波见你因她而遭受这等苦难，不但痛苦不安，而且会负起照顾你的责任。你想想看，她这一辈子将是何等哀愁，定须如此，她方知道我幽冥洞府之人不是好惹的。”

徐少龙突然脸色一沉，道：“你已经吹了半天牛皮，可知道我是什么人？”

白如莲看他如此镇定，言语惊人，也不由得一愣，道：“你是什么人？”

徐少龙道：

“我是专门降魔捉妖的天将，你今日碰上我手中，可见得你恶贯满盈，劫数已届。”

白如莲呸了一声，道：“你敢是以为我与你开玩笑么？”

徐少龙也反问一句：“你敢是以为我与你开玩笑？”

白如莲左袖一拂，香风扑鼻，右手五指如钩，向他胸口抓去。

她出手如电，事前又没有任何警告。这等做法，既阴毒又卑鄙。

但徐少龙早就料到她有此一着，并且还知道她幽冥洞府这一招手法的来龙去脉。因此也就洞悉厉害在什么地方，弱点在什么地方。

只见他双足不动，吸气间，身子已缩退了大半尺，这一着已经避过了对方如钩的五指凶锋。可是他不仅是避过敌招，不施反击，左肩微微一沉，白如莲身子立刻像风车打一个转。

其实徐少龙根本没有出手，不过他左肩下沉的动作，显然是出手捏拿她腕臂脉穴。白如莲念头也来不及转，便迅即甩臂转身，化解敌招。

当然她转回身子，面向徐少龙时，已明白了两件事。一是对方根本没有出手，只用了一个假动作，就把她弄得团团转。二是这个俊逸温雅的青年，敢情真是武林高手，并且还是超级高手。

她一方面大是震惊，另一方面又感到难以置信，是以十分愤怒，这股愤怒多少也因为刚才自以为在戏弄对方，殊不料反而为对方戏弄这一点有关。

徐少龙冷冷道：“你已说过如何对付我，现下可想听听，我如何对付你的打算么？”

白如莲双手先后拂出，一取徐少龙咽喉，一取胸腹间的“神封”“天溪”“天地”等穴道。

她十只手指，指甲都有半寸长，削得尖尖的，看来就像十把小刀一般。

她的手法是阴毒无比，口中却柔声说道：“你打算怎样对付我？”

徐少龙横跨一步，却伸手向她一只手掌摸去，口中应道：

“我先拔下你的利爪。”

他话未说完，果然已用拇指和食指，钳住她一只爪甲。轻轻一抖，白如莲惨叫一声，指上血流如注，原来一只爪甲已被徐少龙硬是拔断了大半。

白如莲虽是痛得失声惨叫，可是另一只手竟然仍如迅电一般抓上了徐少龙的前臂。

徐少龙没有挣扎，任得她攫抓着这只前臂，却趁她运集全力紧抓之时，另一只手宛如苍鹰搏兔般啄下去，又钳住她一只爪甲，一下子再给拔断。

白如莲痛得浑身大大震动一下，抓住对方的那手也松开了。

但这阵极痛的昏眩之感马上就消失了，她凶性大发，一头扎向徐少龙身上，连咬带抓，下面还用脚踢。

徐少龙一时之间也感到无法应付，因为她这等悍泼式的打法，毕竟少见。他稍一疏忽，已被喘了两脚，连退数步，衣袖也被抓破了两处。

这时白如莲突然转身跃起，向右方屋顶跃去，身法之快，直如惊鸟投林。

徐少龙也跟着追扑上去，但眼见那凶毒的女人一只脚已堪堪点上檐边，若是容她一只脚沾到实物，得以发力腾跃的话，以她这等出身于幽冥洞府擅长逃遁的高手，今晚定难把她追上。

“这个女人实是一大祸害，万万不可让她逃走。”他心中掠过此念时，更不迟疑，挥掌遥遥劈去。

掌力到处，白如莲向前一冲，叭啮摔在檐顶。

徐少龙自己也跌落地上，险险站立不稳。

原来他施展的这一记劈空掌，内含罡气。这罡气乃是“先天真气”的一种，威力绝伦，无坚不摧。是以白如莲挨上一下，立时心脉全被震断，当场便气绝身亡了。

可是徐少龙功力实在还未到家，勉强施展之后，全身失去了气力，掉落地上之时，险险栽个筋斗。

他虽是站定了，但面色十分苍白，丹田真气散涣，无法提聚，当即晓得自己吃了大亏，真元大是损耗，定须立刻静坐运功，至少要有六个时辰的时间，方能复原。若是不能修足六个时辰，功力减弱甚多，遇上强敌，便难与周旋了。

他更不迟疑，赶快走入房内，但见这个房间床柜桌椅等家俱一应俱全，而且还收拾得很洁净。

徐少龙步向床铺，脱掉双靴，登床盘膝而坐。好在房内相当黑暗，就算有人经过门外，探首入视，亦不易发现他。

过了两个时辰左右，黄府完全恢复平静，宾客们都散去了，新房也闹完了。

在红烛高烧的洞房中，黄云文和连晓君并坐床沿。所有的娘姨、波妈、丫环等都离开了新房。

黄云文站起来，回身望住这个曾经使他神魂颠倒的玉人，心中的快乐难以形容，因为他大爱连晓君，所以这刻反而有点不知所措，生怕开罪了心上人。

过了一阵，他才低声道：“慧珠，你也累了吧！”

连晓君微微摇头，凤冠前面的珠串子直晃动。

黄云文愣一下，又道：“你今晚也喝了不少酒啦！”

连晓君轻轻道：“没有。”

黄云文这回真不知怎样接下去才好，站在她面前直发怔。

这一间新房之内，虽然出现这等尴尬情况，仍然有着旖旎的气氛。但在黄府内外，却有不少人正在紧张行动之中。

黄府内最紧张的要数林秋波了，她派人到杨家看过，化名为杨捕的徐少龙，并没有回去。

她直觉地感到情况不妙，是以除了提醒清凉上人等加以警惕戒备之外，还派了好几个精明能干的人，全力找寻徐少龙。

她自己在接到各人毫无所获的报告之后，开始巡查黄府各处院落房间。

在城内另一角的一座屋宇内，席亦高在灯下阅看一叠文件，在他身边站着的，却是玉罗刹连晓君的老妈子余麽麽。

席亦高已经完全翻看过，抬头道：

“根据你的详细报告，对于徐连二人的起居作息的时间，都了如指掌。”

余麽麽滔笑道：

“属下每日全力留意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并且都记录下来，只不知有没有错处？”

席亦高凝目望着她，问道：“所有的资料记录，都在这儿么？”

余麽麽道：“是的，都在这儿啦！”

席亦高道：“你何以不直接送给帮主？”

余麽麽一怔，道：

“属下一向奉总座的命令，暗暗监视连晓君，这些资料，自应送给总座，何以要直接送给帮主呢？”

席亦高道：

“本座的意思是指本帮一个重要人物被杀的那天晚上，还有就是此人被杀前的夜晚，这两个晚上，徐少龙的行踪，帮主曾命我向你查询过。”

余麽麽道：“属下不是已向总座报告过了么？”

席亦高道：

“不错，你的报告与这份记录一样，都指出徐少龙那天晚上，没有出去，因为你曾经暗窥探过，看见他在床上睡觉，不过第二天却不知他何时出门，因为他是中午时分从外面回来的。”

余麽麽连连点头，而由于席亦高的态度口气方面，都稍稍透出亲切的意味，故此她心中也大为释然。

席亦高又道：“而这一天，正是本座抵达他的居宅的一天，你还记得么？”

余麽麽道：“记得呀！那时还是属下到书房通知他们的呀！”

席亦高道：

“就在第二天晚上，本帮的一名重要人物，遭人暗算了。这个人你也见过的，就是时时送书籍给徐少龙的那个书店伙计，真姓名是阎炎，外号黑蝎。”

余麽麽讶道：“那厮竟是本帮之人么？真是瞧不出来，只不知加害的凶手，已查出来没有？”

席亦高道：

“已经查出来啦！就是总督府中几个高手的杰作。当时间炎已请得刑堂堂主于木塘保护，因为阎炎和于木塘有特别的关系。”

余麽麽眼中露出迷惑的神色，问道：“这些秘密，总座何以告诉属下呢？”

席亦高道：

“因为这件事牵涉及徐少龙和连晓君，而你却是负责监视他们之人，所以须得与你的讨论一下。”

余麽麽吃惊地道：

“原来如此，但徐副统领身份不比等闲，权势极大，这等地位别人作梦也得不到，他难道会有问题么？”

席亦高道：“不错，他大有问题，想是敌方派来卧底的高手？”

余麽麽又惊又疑，道：

“本帮可以算得是江湖上势力最强大的帮派，还有什么人能与本帮作对？”

席亦高道：

“在佛道两门中，有一个最高的权力机构，称为五老会议。这个会议由那五老组成，不得而知。但由于天下武林各大门派，纵然不属佛道两派，亦必有极深渊源。因此，这个会议亦等如武林各大门派的最高机构。”

余麽麽倒抽一口冷气，道：“如果是武林各大门派联合起来，自然敢对付本帮了。”

席亦高道：

“这五老会议拟下一个行动计划，定名为屠龙计划。由一个化名为大尊者的人主持。现在你明白了没有？这个大尊者，很可能就是新近最得到帮主激赏信任的徐少龙了。”

余麽麽呆了一下，才道：“如果是他的话，本帮岂不是完蛋啦，帮主知道不知道呢？”

席亦高道：“我们正在查证，因为这件事太重要了，不能有一点出错，此所以帮主关心异常。假如他私下向你查询，这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直到这时，余麽麽方才明白这个总务司把内情告诉她之故，原来是从此事的重要性上，推示一个结论，那就是帮主可能私下向她查询，亦可能嘱她不必告诉席亦高，所以他这番探问，目的是要她坦白供出，言下也有不见怪她之意。

余麽麽道：“不瞒总座说，帮主昨天派人来查问过，最后还说怕总座不高兴，所以吩咐属下不必提及此事。”

席亦高果然略有不悦之色，道：“你把报告帮主的话，再说一遍与我听听。”

余麽麽道：

“属下的报告，正如记录中的一样。我说徐副统领两个晚上都没有离开过，但头一个夜晚上的次日，中午时发现他从外面回来，却不知他何时出去的。”

席亦高哼了一声，道：“真该死，本座就是没有报告翌日之事。”

余麽麽面色一变，道：“这如何是好？属下若是早点得知

席亦高道：

“我不是说他第二天出去之事没有向帮主报告，事实上他第二天出去，还会晤了阎炎，取走一些资料，这一点他自己也报告过。但他何时出去而你不知道这一节，本座却没有报告。”

余麽麽舒一口气，道：

“仅仅这么一点小事，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吧！”

席亦高倒了一杯茶，也顺手多倒了一杯，递给这个胖胖的女人。

他呷了一口，才道：

“当然大有关系，哦！对了，这茶叶是最好的沙芽雀舌，贵如黄金，你不妨试试看。”

余麽麽见他品尝的津津有味，当下也拿来试试，还未入口，已有阵阵清香扑鼻，喝到口中，更是甘美非常。

外面突然传来一声玉磬之声，席亦高欣然向这个女人说道：

“本座有一个极得力的心腹手下来了，想必是获得重要消息。此人一向在南直隶地面居住，本身固然武功高明，又机警多智，同时还训练了一批人手，都是最精明能干的角色，由于他不是本帮之人，所以你从未见过他，外间亦无人得知我与他的关系。”

余媳娠道：“既是秘密之事，属下自应回避。”

席亦高道：“用不着啦！你也应该与他见见面。”

余麽麽露出欣然之色，因为席亦高此举，显然已把她当作可以参与最高机密的心腹看待了。

席亦高还加上一句，道：“我与他碰头之时，极为谨慎，总是在半夜行事。”

余麽麽道：“但如果有人在宅外监视着，还是不免会泄露秘密呀！”

席亦高笑一笑，道：

“本座的行踪，只有帮主和袁先生得知。若是有人监视，除非是他们派出人来。”

余麽麽审慎地道：“既然总座不想任何人得悉此秘，那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席亦高哦了一声，道：

“你言下之意，竟是暗示帮主有派人监视本座的可能，是也不是？”

余麽麽道：“既然帮主会派人私下向我查询，那就很难说啦！”

席亦高点点头，道：

“你说得不错，不过口气似是太肯定了一点，很可能是因为你已知道一些机密内情，例如帮主事实上已派人监视我。”

余麽麽泛起凛惧之色，忙道：“属下怎会知道这等机密呢？”

席亦高沉吟一下，才道：“就要有人监视我，谅你也不会知道。”

他拍一下手掌，发出清脆的声音。

转眼间一个人出现在房门口，灯光照射之下，但见此人年约三十左右，五官端正，很有气派。

余麽麽打量了一眼，便知道自己果然从未见过此人。不过她却觉得这个人有某些地方，使她感到异样。

她乃是极为老奸巨猾之人，念头一转之时，恍然大悟，忖道：

“对了，这人不穿夜行衣服，却穿着华贵适体的外衣，怪不得很有气派而又令我觉得有点异样了。”

这个男子跨入书房，一见还有别人，微现惊诧之容。

席亦高道：“余麽麽，本座给你介绍一下，这一位乃是我的好友，姓凌名志扬。”

余麽麽一愣，上上下下打量对方，大有难以置信之感。

席亦高又道：“你不必惊奇，他的确就是武林中享有盛名的钱塘一剑凌志扬大侠。虽是帮我办事，却不是我的手下，只为交情而已。”

余麽麽睁大双眼，面上那种惊讶凛骇的神情，就算小孩子也瞧得出来。

钱塘一剑凌志扬皱皱眉头，道：“她怎么啦？为何这般惊骇？倒像是见了鬼似的。”

余麽麽的确惊骇得大过火了，凌志扬又笑着道：“这是怎么回事？我这么可怕吗？”

席亦高道：“那倒不是因为凌兄的出现，而是她突然发觉四肢都麻木不仁，不能动弹是故大骇不已。”

凌志扬由光转动桌上的那杯茶上，表示了解地点点头，道：

“她会泄露席兄的机密么？”

席亦高道：

“何止泄露，她简直已出卖了我。她甚至晓得宅外已有人监视。哼！哼！这头老狐狸虽然狡猾恶毒，可是我席亦高也不是好惹的，三言两语，就把她的口风骗出来了。”

凌志扬笑一笑，道：“好在兄弟不必从宅外进来。”

席亦高向余麽麽道：

“你听见没有？你休想有人发现凌兄的行踪，而且我还不妨告诉你，连你的行踪，也没有人晓得。因为本座早已严密布置好，由凌兄假扮我，诱开了监视者。就在这个空档，你便来了。然后凌兄才回来的。”

余麽麽震惊渐渐被时间和言语冲淡了一点、略为恢复了神智，当下说道：

“总座指责属下出卖一节，实在天大冤枉。”

席亦高道：“本座在帮主那边，亦有眼线，你无须争论了。”

余麽麽想了一下，才道：“总座若是没有对不起帮主之事，属下如何能出卖你？”

席亦高道：

“这话说得不无道理，本座从前的确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帮主之事，但你暗暗与帮主直接搭上，把各种报告分作两份，一份呈给帮主，此举等于背叛了本座，不过这还不要紧。”

他停歇一下，又道：

“本座前次无心之失，也就是说没有把徐少龙出门而你没有看见之事报上去，当时本座的确认为没有什么问题，犯不上多生事端，致使本帮的得力之人发生种种无谓困扰。甚至在第二个晚上阎炎被杀之后，本座还向帮主方面力证，证明徐少龙未离房间一步。”

余麽麽道：“他的确没有离开呀！”

席亦高冷笑道：

“但我不久就获悉你有报告直接给帮主。当下重新检讨研究，突然发现大大不妥。”

余凌二人都望着他，没有插嘴。

席亦高说出他的推测，道：

“这是因为你的武功还未到家，故此查看徐少龙时，不像本座能够连他的呼吸声都在调查之列。因此，徐少龙对付你，只须弄个假人在床上，即可

瞒过。换言之，你虽在报告中指出他没有出外，但事实上他整夜未归，直到第二天才回来。正因如此，你便不明白他是何时出门的了。”

余麽麽骇然道：“这样说来，徐副统领竟是杀死塞外三奇之一于一帆的人了。”

席亦高道：“不错，就是他，他也是五老会议选出来的领袖大尊者。”

余麽麽忙道：“既然如此，总座何不立刻报告与帮主得知？”

席亦高冷冷一笑，道：“你怎知本座没有向帮主报告？”

余麽麽一愣，道：“属下不知道总座报告了没有？”

席亦高道：

“不，你已经知道了，这一定是钟抚仙本人或是他的代表毒剑袁琦已经来到南京。你下午曾趁婚礼忙乱中，失踪了个把时辰。这一段时间，无疑是与他们见面，而由他们口中，得知许多事情，例如塞外三奇于一帆的死事，五老会议的屠龙计划，以及大尊者这个名字等等。”

余麽麽连连摇头，道：“总座猜错了，属下没有见过帮主或袁先生。”

席亦高转眼望向凌志扬，笑道：

“凌兄你说可笑不可笑，敝帮帮主竟会怀疑兄弟就是大尊者，故此千方百计，收买兄弟的心腹手下，反过来监视子我。”

凌志扬道：“老实说，兄弟越听越糊涂，却只晓得两件事，一是这个姓余的女人，已经出卖了你。二是席兄你不是什么大尊者。”

席亦高道：“这就够了。”

他起身向余麽麽走去，那个女人胖胖的脸上，泛起惊怖之色。

席亦高道：“假如本座一拿话点你之时，你就和盘托出，表示悔过，本座岂能出手对付你？”

余麽麽莫说四肢不能动弹，就算能动，亦不敢与席亦高相对拼斗，当下面色如上。眼见这位上司已迫到身前，心中大急，突然想起一事，忙道：“总座且慢！”

席亦高道：“你还有什么话说？”

余麽麽道：

“属下一念之差，做出对不起总座之事，自应领受重责。但望总座念着多年追随，不无微劳，饶了属下一条性命。”

席亦高断然道：“不行，留你一命，对本座威胁大大了。”

余麽麽道：“总座若是杀了属下，帮主定会疑惑到总座身上。”

凌志扬插口道：“她说的这一点，颇可从长考虑。”

席亦高道：“本座可以全面封锁你的消息，三五天之内，帮主不会晓得。”

凌志扬道：“三五日后便又如何？”

席亦高笑一笑，道：“余妇之死，这笔帐当然是记在徐少龙头上的，等到三五天之后，我看也该到了摊牌的时候啦！”

他伸出一只手，骄指如戟，向余麽麽胸口点去。指尖才一触及这个妇人胸前，便迅即收回。

余麽麽只微微哼了一声，头颅软软垂下，当场气绝毙命。

房内只剩下钱塘一剑凌志扬和席亦高，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侧耳聆听，直到确定外面没有异响，这才收敛起警戒之色。

席亦高向椅子上的尸体投以一瞥，说道：“凌兄，你可是觉得兄弟过份

的心狠手辣么？”

凌志扬道：“席兄乃是不得已而下手的，算不得狠辣。”

席亦高道：

“其实这余姓妇人可以不死，兄弟对于控制部属之道，颇有心得，大可以利用她反过来向钟抚仙和袁琦报告一些于我有利的情报。”

凌志扬讶道：“然则席兄为何不此之图，反而取她性命？”

席亦高叹一口气，道：“因为兄弟对这等明争暗斗的生涯，已经感到十分厌倦了。”

凌志扬微微一笑，口气神情都变得有点亲切，道：

“是不是因为石芳华的缘故？”

席亦高点头道：“是的。”

他目光突然变得十分锐利，注视着凌志扬，又道：

“兄弟的弱点已完全暴露于凌兄眼中，可以这么说，凌兄举手之间，就可以置兄弟死命了。”

凌志扬道：

“席兄放心，莫说从前席兄有大恩于我。即使不然，兄弟亦不会做出伤害朋友之事。”

席亦高吁一口气，眼中那股紧张的神色也消失了。

他沉重地点头道：

“在这等危机重重的关头，方知朋友的可贵。但却只有凌兄这等侠义道中之人，才可以推心置腹，兄弟早就明白此理，故此无论如何，也得留着凌兄你这样的一位朋友。”

凌志扬道：“席兄言重了，只不知你如何处理此妇的后事？”

席亦高道：“正如我刚才所说，三五天之内，封锁消息。然后，钟抚仙袁琦等人，都会到南京来。”

凌志扬本想问问他，打算如何对付徐少龙，这是因为徐少龙既是“五老会议”派出来的人，他便有了一份关心，可是念头一转，终于忍住了这句话，以免把自己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因为假如席亦高准备等钟抚仙等云集金陵，实力强大之时，才把徐少龙的秘密找出，徐少龙的危险可想而知。而他凌志扬若是得悉此一消息，他岂能缄默不管？

但一旦管了，便须查法查出徐少龙是谁，把消息透露与他，这才对得起“五老会议”。

可是反过来说，便对不起席亦高了。

所以他决定不要多问，免得左右为难。

这刻才是三更时分，虽然金陵城的居民，几乎全部入睡了。可是今夜却有不少武林高手和江湖豪客在活动。

徐少龙妄行动用功力未纯的“劈空掌”，一时真元大损，衰弱有如一个病人。他急急走入房间，盘膝打坐，调元运气地用起功来。

这个房间虽是在黄府之内，但久无人居，而被幽冥洞府之人发现占用了。因此他在这里打坐用功，实在是危险不过的事了。

徐少龙自然晓得这等危机，但他已没有选择的机会。纵然他可以借用别的房间，但一来他须得向人家解释。二来如若幽冥洞府之人发现白如莲死亡之事，一搜之下，仍然不难找到他。

所以他不如冒个大险，争取分秒的时间，只要能及时恢复八成功力，就可以与强敌周旋一番了。

现在距他击毙白如莲之时，已达二个时辰。徐少龙在静坐中，灵台澄澈，万虑皆消，忽然听到声响；不禁身子一震，睁开眼睛，向洞开的房门望出去。

他在打坐练功之后，视力份外强锐，虽是在黑夜中，但在外面院落的情况，仍能一目了然。

第二十七章

只见白如莲的尸体旁边，凭空多出一人，并且是个女性。

他一眼望去，已看清那人正是南海门高手林秋波。但见她宫鬓堆鸭，长裙曳地，配上婷婷玉立的身材，风姿曼妙动人。

林秋波低头查看地上的尸体，她一下子就看出这个女子，正是早先想毒死她的幽冥洞府的人。

她大为惊讶！转头四望，忽见右方屋顶涌起两条人影，迅如闪电地放射下来，一晃眼已双双站在她前面。

林秋波久经大敌，眼力不凡，一望而知这两个突然出现之人，武功高得难以测度。只不知是友是敌？如果是友，当然没有问题，如果是敌，以这两人的功力身手，联手围攻自己的话，可以断定绝对没有还手之力。

她闪眼一看，来人竟是一男一女，男的是个四旬左右的中年人，长衫飘拂，气度不凡。

女的长身玉立，所穿的衣服既华丽而又剪裁适身，看来顺眼而不俗气，面上用一块纱巾遮住了口鼻；还露出眉眼。

中年男人手中提着一把连鞘长刀，女的却两手空空，身上也没有兵刃。

双方目光对觑之下，林秋波对他们的感觉是：这个中年男人是个十分阴沉可怕的人，从他目光闪烁不定看来，此人的心性诡狡多变，不是正派人物。

至于那个女的，也有着令人感到深不可测的味道，此外，她神色之冷峭，亦使人印象极深。

中年男子道：“姑娘想必就是林仙子林秋波了？”

林秋波点头道：“是的，恕贫道眼拙，竟然认不出两位是何方高人？”

中年男子转头向那女子望去，堆出笑容，还作了一个请她前行的手势。

林秋波方自讶异，只见那冷峭的女子一晃身，上了屋顶，速度之快，真可当得上行动如电之称。

现在院子中只剩下那个中年男子，他向林秋波拱手施礼：

“林仙子作俗家装束，艳光迫人，却自称贫道，颇叫人泛起不大妥当之感。”

他笑了一下，又道。

“但这等是闲话，在下此来，乃是特地要向林仙子请益几手。假如林仙

子赢得在下手中之力，从今以后，敝派之人，永不踏入江湖一步。”

林秋波秀眉一皱，道：

“尊驾高姓大名？听这口气，竟是一派宗主的身份，若是不赐告的话，贫道断断不会出手的。”

中年男子道：“在下理当奉告，不过林仙子之言，却使在下大是不服。”

林秋波讶道：“我什么话使尊驾感到不服？”

中年男子道：

“林仙子言道，如果在下不报上姓名，便不与我动手。以在下看来，这话全然靠不住。

在下纵是不报上姓名，如若向你侵袭，你竟不出手抗拒不成？”

林秋波淡淡道：“尊驾何不出手一试，贫道之言真伪立分。”

中年人固然对她的话觉得十分稀奇；房内的徐少龙，亦有大惑不解。

中年人沉吟一下，才道：

“不管怎样，在下还是报上姓名的好，在下符天遥，乃是贵州人氏。”

林秋波上上下下打量他好几眼，才道：

“尊驾就是鬼火箭符天遥么？”

符天遥道：

“听仙子的口气，似是大有不信之意。难道林仙子曾经见过另一个同名同姓之人不成？”

林秋波道：“那倒没有，只是尊驾似是显得大年轻一点了。”

符天遥微微一笑，道：“区区年逾六旬，也不能算是年轻之辈了。”

林秋波道：

“符先生名震当代，领袖一大家派，若论年纪，并不算多。但论外表，却看来与真实年龄不符。”

符天遥道：

“林仙子不打诳语，这话全是千真万确的了，区区听了，甚感欣慰。”

他说到这里，笑容一收，换上严肃的表情，又道：

“林仙子当必猜得到区区在下的来意，对不对？”

林秋波道：“符先生既是幽冥洞府的领袖人物，此来必定与贵派有关。”

符天遥颌首道：

“不错，敝派不少弟子毁在林仙子金剪之下，这一笔帐，符某不能不向林仙子结算。”

林秋波道：

“地上这一位姑娘，亦曾向我暗下毒手。她的行动，料想事前已获符先生的同意，对不对？”

符天遥道：

“不错，白如莲乃是奉命要帐的，谁知林仙子手段高明，反而把她杀了。”

林秋波道：“何以见得是我所杀的呢？”

符天遥道：

“此地只有林仙子出现，难道林仙子打算告诉区区说，你也是经过此处，碰巧看见尸体的么？”

林秋波道：“这样说法，谅你也不会相信。”

符天遥冷冷一笑，道：

“不错，区区难以相信，事实上林仙子亦没有要我相信的必要。”

林秋波点点头道：

“符先生说得是，看来今夜决计不能善罢干休，多言无益。符先生有何打算，不妨赐告。”

符天遥道：

“区区独自向林仙子请教几手，假如你没有其他的人插手，则区区就是落败身亡，也不许别人出手相助。”

林秋波一点就透，心中雪亮，应道：

“符先生既然这样说，我只好遵命了，但有一点须得声明一下，那就是今夜我们的对垒交锋，纯属私人恩怨，与旁人全不相干，尤其是本府中不懂武功之人，更无瓜葛，符先生你说可对？”

符天遥道：“对，与旁人全不相干。”

林秋波马上道：

“当我们动手之时，若是有本府之人走近，符先生认为应当如何？”

符天遥道：“林仙子的意思呢？”

林秋波道：

“我认为我们不妨立即停手，分别躲起，等来人走开，我们再行动手？”

符天遥忖道：

“假设接二连三有人行近，我们打打停停，这等局势自是对她有利。”

他正待拒绝，念头一转，反过来想想：

“假如我不答应，而府中之人来得又多，使我来不及全部收拾干净，则势必惊动了府中其余数名高手。”

这么一想，显然拒绝乃属不智之举。

他沉吟一下，才道：

“林仙子这个主意，存心避免波及无辜，并非有其他企图，因此区区可以答应。”

林秋波道：“如此甚好。”

符天遥接口道：“不过区区亦附带有一个要求。”

林秋波道：“符先生请说。”

符天遥道：

“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今夜的局势，区区已居主动。换言之，只有区区恐怕林仙子会避开，而林仙子方面，却不须虑我逃走。”

林秋波道：“符先生说的乃是实情。”

符天遥这时对她这种宁恬镇定的风度，大感心折不已。

他道：

“故此区区有个要求，那就是假如有本府之人来到，本人依言避开时，林仙子的藏处，须得事先讲好，如果林仙子不是躲向讲好的地方，本人便认为林仙子另有用心，因而亦将不择手段的施以报复。”

换句话说，林秋波如果不是立刻躲到所指定的地方，这符天遥便得以认为她意图逃走，在这等情形之下，符天遥为了报复受骗，除了设法拦截她之外，还可能大开杀戒，对付府中的人。

这一着果然厉害得很，林秋波深深感到对方实是极为老练之辈。幸而她并没有存心逃走，当下点头道：

“符兄这话很合道理，只不知有人来时我应该躲在何处？”

符天遥向对面的房门指一指，道：

“请你躲入房中暂避，但请你记着，本人容或是避向另一方向，可是在此房后面的高处，有本人的友人把守监视，林仙子切勿自后窗出去，以免发生误会。”

林秋波点头道：“我一定守信，符先生不用过虑。”

符天遥歉然道：

“区区当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林仙子是何等人物，自然不会做出食言而肥之事。”

林秋波微现惊异之色，注视着对方。

她从这个中年男子的言谈态度上，但觉他彬彬有礼，而又通情达理不过，教人感觉不出他竟是领袖当代两大邪派之一的人物。

符天遥好像很有把握，并不急于出手，说道：

“林仙子一直喜怒不形于色，心灵一片澄明，全无渣滓尘埃，何以忽露惊讶之色？敢是区区的话说错了么？”

林秋波摇头道：

“不是符先生说错了，而是我感到符先生的风度气质，一点不像是领袖幽冥洞府之人？”

符天遥笑一笑，道：

“林仙子想像中，符某人敢是应该蛮不讲理，满身邪气才对么？”

林秋波道：“如果你不见怪的话，我就但白奉答。”

符天遥道：“林仙子请说，符某洗耳恭听。”

林秋波道：“不瞒你说，我的确认为像你所说的行为态度才对。”

符天遥淡淡道：

“符某过去有一段时期，与林仙子的想像一模一样。可是几十年后的今日，符某亦大有变化。”

林秋波道：

“假如没有其他波折意外，符先生再变下去，岂不是成为有道之士了？”

符天遥寻思了一下，才认真地道：

“这一点恐怕符某要使林仙子失望了，古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实是含有至理。”

林秋波嫣然一笑，道：

“承蒙符先生但白赐告，盛情可感，但可惜我们终究不能化敌为友，不然的话，我倒是想看看符先生变到什么程度为止？”

符天遥道：

“林仙子太瞧得起符某了，假如林仙子不是如此心狠手辣，杀死敝派多人的话，符某甚愿能与林仙子交个朋友。”

他停歇一一下，又道：

“符某修习的武功，十分恶毒，一旦动手，便难以罢休，所以不知不觉与林仙子多说了些话。”

林秋波含笑道：“符先生放心，我决不会误认你是喜欢说话之人。”

符天遥扼腕叹道：

“像林仙子这等丰神绝俗而又智慧玲珑的人，竟然不得攀交，实是符某平生之憾！”

林秋波道：

“符先生好说了，人生中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幻而已，假如你能看

透此理，许许多多的得失荣辱，就不会挂碍心胸了。”

符天遥耸耸肩胛，道：

“林仙子切勿向符某说教，此是人生中最可兢兢业业的事情之一。”

林秋波道：“符先生既是厌恶这等话题，我们便说到此为止。”

符天遥听了，还没有动手之意，林秋波暗感惊奇，想道：

“他这是怎么啦？好像若有所思，以及若有所悟的样子，莫非他突然悟得大道？”

她不免大过乐观了，因为符天遥已道破他沉思之故。

他道：“林仙子，刚才一番话，符某忽然大悟于心。”

他欣慰地笑一下，又道：

“符某一直对林仙十平静镇定的态度，感到甚是不解。只因以林仙子一人之力，在目下情况中，实是屈居劣势。可是你居然但然无所惧，若有所恃，此所以符某深深困惑不已。”

林秋波道：“符先生现在悟出了什么道理呢？”

符天遥道：

“林仙子敢情是有一颗慈悲之心，兼以看破了世情，对一身的生灭不大放在心上，是才显得如此镇定，并非另有绝艺或是恃着有人救援。”

林秋波颌首道：

“不错，我最多不过一死而已，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符天遥道：“不瞒你说，符某既已找到了答案，可就要动手啦！”

林秋波道：“符先生请。”

两人身形都没有移动，并没有作势待敌，可是双方都马上涌出了强大的气势，尤以符天遥的气势更为可怕。

他不但面上变得一片冷峻严酷，那股气势更是森杀凌厉，比林秋波的气势显然强大得多。

林秋波马上感到对方数十载苦修之功，实是难以匹敌，不敢怠慢，立刻拿出她的独门兵器五尺金剪。

符天遥也解下腰问的一条软鞭，健腕一抖，那条软鞭挺得笔直，向林秋波面门点去。

他这一招，在强猛中含有至为阴毒之气，后着杀手，宛如波活云诡，难以测度。

林来波的身子如游丝飞絮般随着鞭势，飘退数尺，心中想道：

“此人的功力火候，果然不是迟尉旭、黎平等人可比。”

就在她转念之际，符天遥的长刀已施展出卷扫妙决，刀影如山，罩攻而至。

林秋波一面挥剪封架，一方面使出南海门至为精妙的身法，在纵横交错的刀影飘飘中进退，美妙悦目。

她的身手看起来好像可与符天遥一拼，但她自己晓得，这一开始便已尽施全身本事，稍后定有无以为继之苦。

徐少龙从敞开一线的门望出去，可以看见他们厮杀的大致情况。

林秋波的不敌，这是他早就预料到的，故此他们尚未动手以前，他已放弃了继续运功自疗之举，迅即行起“内视”之法，检查实力如何。

这一检查之下，发现真元耗损的情况仍然相当严重，若是现下出去助战，最多能施展平时的六七成功力而已。

既使不是属于这等祸迫眉睫的危局中，而是由得他安静休养的话，他知道最少也要两个时辰以上的时间，方能恢复原有的功力。

故此徐少龙忧心忡忡地离开床铺，不作任何赶紧运功自疗之想，悄悄蜚到门边，向外瞧看。

在院中两道人影兔起鹘落，鞭光剪影，盘旋飞舞斗得正激烈。

徐少龙只略略想了一下，便晓得林秋波虽是能在敌人鞭影中翩然进退，表面上看起来有攻有守，其实她受困于这个幽冥洞府主脑人物，正如掉在蛛网中的飞虫，挣扎得很厉害，好像要破网飞去。但那只蜘蛛却很有把握地等候，等到飞虫已经无力挣扎，才悠闲地过去，把它吃掉。

徐少龙担心的目光，移向屋顶各处。想找寻那个与符天遥一同来的女子的身影。

那个女子虽是以纱中掩了半张面孔，而且乍现即隐，一下子就离开了，叫人简直看不清楚。可是徐少龙却感到她好像很面熟。

但他一时却想不起在何处见过这样的一个女人，在这匆匆一瞥中，她那对修长的翠眉，以及美丽灵活的眼睛，使人想像得到她一定相当美貌。

徐少龙居然想不起来，自己觉得很不服气，不过他也明白必定是因为符林二人的拼搏，令他不能静心思索追想之故。

屋顶上没有人影，徐少龙也不觉得惊讶，一来这个女子身法如电，一望而知乃是一流高手，她不论躲在哪里，都不容易发现。

二来从符天遥的话中，可知这个女子恰是在他头上的屋顶上，这样自然无法看得见了。

正在动手的两人，全都不曾作声，因此只闻衣袂飘风，以及偶然兵刀相触的沉哑的响声。

徐少龙下了决心，付道：

“既然林秋波陷于危局，无法自救，我说不定只好豁了出去，现身邀斗符天遥，好让林秋波逃走。”

别的他办不到，但若是只要他舍命暂时拦住符天遥，却是一定办得到之事。

他下了决心之后，登时心安理得，情绪平静得有如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向厮杀中的两人望去。

符天遥的武功路数，阴柔诡毒，极罕有硬攻的手法，但他的软鞭层层黏缠，百孔不入之势，使人感到似乎比刚猛的手法更难应付。

林秋波显然已大是不利，不过她终属高手之列，虽然比不上像符天遥这等领袖一派之人，可是为了挣扎图存，却也可以支撑一段时间。

徐少龙暗暗估量一下敌人的实力，认为假如自己恢复水准的话，大概用不着忌惮此人。

不过这只是表面上的看法，他深入地观察研判之后，就感到刚才的想法大为欠妥。因为符天遥身份不同寻常，非是一般高手可比。何况他幽冥洞府的武功，诡秘幽深，实是不易测度。

因此这胜负之数，恐怕要动手之后，方能见到真章了。

徐少龙瞪眼看着，现在他已准备妥当，随时跃出助战，好教林秋波得以逃走。

此举纵然在徐少龙这等侠义热血之士，也不容易下得决心。因为他这一出去，林秋波虽能及时逃走，召来援兵，可是他以功力耗损之身，万万捱

不到援兵赶到之时。

换言之，他明知这一出去，也是九死一生的结局。所以如果不是抱着牺牲精神，绝难下得了这等决心。

林秋波似是更为危险了，徐少龙看看实在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拯救干她，只好深深吸一口气，挺起胸膛。

他正要跨出门外发话，忽然一阵谈话步履之声传来，人数似是还不少。

激战中的符天遥当然听见了，倏忽退回数步。

林秋波惊讶地望着他，一面喘气。她的秀发微乱，有数络飘垂面上，同时胸脯急速起伏，看起来娇艳动人得很。

符天遥冷冷道：“有人来了，你躲一躲。”

原来林秋波屈居下风，奋力挣扎而听不见人声。

林秋波这才明白对方退开之故，同时更知道对方已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击毙自己，才会如此大方的放弃了优势，让她暂时躲去。

不管对方是在何等情况之下放她躲避，林秋波仍然很感激，因为来人是黄府的下人，如果他们看见了厮杀，符天遥为了灭口，必定出手全部杀死。故此他依约给她躲开，也等如饶了不少人命。

她轻轻道：“谢谢你啦！”

符天遥道：“不必客气。”

林秋波道：“我是替那些人向你道谢的。”

符天遥道。

“原来如此，但你此举亦是多余，因为那些蠢如猪狗的下人，根本没有死在我手底的资格。”

林秋波道：“我真没有想到贵派之人还讲究身份规矩的。”

符天遥道：“废话，你究竟躲不躲起来？”

林秋波道：“他们还有二三十步方走进院门。”

符天遥如何不知，只不过他好像很不喜欢与林秋波多说话，故此赶她快点躲起来。

徐少龙竟是最焦急的人，因为他突得灵感，想到了一个法子，或者可以避得今夜劫数。

这时林秋波感到对方神态冰冷，口气严酷，可就无意自讨没趣了，柳腰一扭，纵到房口，接着退入房内。

只见那符天遥也挟着白如莲的尸体，退入对面的房中，院子中登时杳无人影。

她忽然感到有异，心头大震一下，转眼四望，果然看见在她身旁有一个男子。

幸而她乃是修养有素之人，故此虽是突然发觉有人，而且还是自己挤到人家身边，简直是送上去让人家擒捉一般。在这等奇而又恶劣的情势之下，她仍然没有惊叫出声。

她接着更为惊讶，因为这个男人，竟是她派人找了很久的徐少龙。

徐少龙等到她看清自己，面上惊疑之色稍淡，才悄声道：

“你就躲在此地别动，待我把敌人通通引走。”

林秋波摇摇头，低声道：“屋顶上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敌人。”

徐少龙道：“你放心。”

他感到时机迫促，实在没有办法慢慢说服她。因此他不觉伸手捏住她

的玉掌，又道：

“你放心吧！”

林秋波但觉对方的手掌，好像代表着一种极强大的力量，使自己愿意依靠他求助他。她的理智好像完全融化于这个男人的魅力中，使她作出平生第一次的感情事。

她默然地点点头，身子也不自觉挨过去。

徐少龙用另一只手围揽着她的身子，只拥抱了一下，立即放开，刷地跃向后窗。

五六个女佣走入院子，其中有人还在交谈。

徐少龙乘机一推窗，跃了出去。

他虽是真元耗损，功力大大打了折扣，但纵跃之能，逊色有限。这一穿窗而出，借着地形掩护，跃过围墙，沿着一道走廊飞奔而出。

他奔到长廊尽头，那边又是一座院落。徐少龙当然晓得这是什么所在，当即窜到院子中。

屋顶一道人影星飞电泻般冲下来，衣袂发出强劲的旋风之声。

徐少龙只跃开数尺，那道冲泻而下的人影，居然正如他所预料一般，霎时停止，不曾出手攻击。

但见一个纱中蒙面神色冷峭的女子，锐利地注视着他，手中并没有兵刃。

徐少龙拱拱手，道：“左姑娘还认得在下么？”

这个长身玉立的蒙面女子点点头，道：“当然认得啦！你是杨公子。”

徐少龙道：“假如左姑娘不是及时认出，在下势必死在姑娘掌下，对不对？”

姓左的女子道：“不错，你好像很有把握会被我认出来呢？”

徐少龙道：“此中缘由，请姑娘移玉书房，在下细细奉闻。”

左氏女子冷冷道：“你怕符天遥赶来，是不是？”

说话之时，脚步已移。徐少龙暗暗松一口气，因为这是一个大难关，如果她故意闹别扭，等到符天遥赶到，今夜万万逃不过劫难了。

他们折入另一座院落，走进一间宽敞的书房。

徐少龙行动迅速，马上点燃了两处灯烛，使房内大放光明。

左氏女子静静地看他点灯，等到徐少龙端过一把高背扶手椅来，这才落坐。

徐少龙搬了一张锦垫，坐在她对面三尺左右，以便低声说话。

她皱皱眉头，道：

“室内如此明亮，外面之人得以一览无遗，殊失深藏潜隐之道。”

徐少龙道：

“左姑娘说得不错，但这是实者虚之的手法。谅那符天遥纵然经过，但见灯光明亮，决计不相信你我会躲在此处。”

他停歇一下，又道：

“况且咱们本是敌对相搏之势，更不会坐在房内说话，这等奇异巨大的变化，符天遥就算才智绝世，也是万万想不到的。”

左氏女子颌首道：“听起来很有理。”

她眼中忽然闪过贪恨的光芒，又道：

“原来杨公子竟是当世奇人异士，我那天在舫上，竟然看走眼啦！”

她明明是因为徐少龙装模作样骗过了她、是以因自尊心受损而变作忿恨起来。

徐少龙自是了解，心念电转，知道对方这等人物，不能以平常手法应付。幸而他素饶急智，一眨眼间，已有了应付之法。

他傲然一笑，道：“在下若是一下子就被识破真面目，焉能算得本事？”

对方果然被他傲气凌人的态度弄得一怔；接着也许是觉得他的话有点道理，眼中忿色登时消失。

徐少龙又道：

“姑娘乃是阴阳谷两大高手之一的左雾仙，在下自然更须着着小心。因此姑娘看走了眼，何奇之有？”

左雾仙冷冷道：

“我现在总算得知你是武林高手，这一点你若是满意的话，我可要通知符天遥前来啦！”

徐少龙道：

“左姑娘何必这样做，想那符天遥，乃是幽冥洞府的主脑人物，神通广大，哪里要姑娘帮助。”

左雾仙道：“我的做法，用不着你参加意见。”

徐少龙耸耸肩，道：

“好吧！在下不论说什么话，大概都会使左姑娘有不悦之感，你通知符天遥前来就是。”

左雾仙声冷如冰，道：“我说过我的事，用不着你参加意见。”

徐少龙讶道：“在下没有参加意见呀！”

左雾仙道：

“你叫我通知符天遥，我偏偏暂不通知。你从前既能瞒过我，现在想必也能逃过我的杀手。”

她站起身，又道：“走，到外面去。”

徐少龙身子全然不动，要知道他真元亏损尚未恢复，动起手来，武功大打折扣，眼前一定不是左雾仙的敌手。

可是他死赖也不行，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左雾仙冷笑一声，道：

“杨公子怎么啦？刚才不是跑得蛮快的，难道忽然患了瘫痪之症不成？”

徐少龙露出苦思之状，抬头凝视着她，但旋即如有所悟地放松双眉，微微一笑，站了起来。

他徐徐道：“好，咱们到外面动手。”

左雾仙道：“等一等，你笑什么？”

徐少龙道：“没有呀！我哭都来不及，还有什么好笑的？”

左雾仙道：

“你明明想起了什么事情，露出得意的微笑，哼！你自己说得不错，眼下你哭都来不及，我真不明白你如何知得出来？”

徐少龙趁此机会，续施妙计，装出受激不过之状，马上说道：

“我当然有发笑的道理，只不过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你最好别迫我。”

左雾仙冷冷道：

“没有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莫非你的话还能伤害我不成，真是笑话之至。”

徐少龙道：

“哼！这是你迫我说的。我原本深信你不会马上向我动手，但你却突然要我出去较量，使我一时甚感迷惑。”

左雾仙道：“你想通了其中道理，是以露出笑容，是也不是？”

徐少龙道：“正是如此。”

左雾仙道：

“我们一件一件的说，首先你说明一下，何以认为我不会马上迫你动手？然后才解释你所想到的理由。”

徐少龙道：

“你乃是阴阳谷之人，与幽冥洞府不但不是盟友，简直还是宿仇，因此别看你今晚与符天遥走在一起，事实上你正好做一个旁观之人。因此，你无须急急替符天遥拿下我，相反的你应该查考我的真正来历，以及与幽冥洞府作对的内情，才合情理。”

左雾仙点头承认道：

“这话不无理由，然则我何以不这样做，反而急急迫你动手呢！”

徐少龙道：

“因为你怕和一个男人共处斗室，何况又是作促膝深谈。这等气氛，你第一次领略，想是受不了。”

左雾仙怒道：“放屁！真真放狗屁！”

徐少龙淡淡道：

“瞧！你何必气成这等样子，我早就向你暗示过，我的话说了出来，你一定不大好受。”

左雾仙道：“你可算是世上最不要面子的人。”

徐少龙道：“不见得吧！假如你是见过世面的女子，我决不致于如此猜想。”

左雾仙气得哼了出声，道：“我没有见过世面？你又见过多少世面？”

徐少龙道：“你若是动辄就气呼呼的，我可不跟你说啦！”

左雾仙急于得知对方何以会认为她没有见过世面，当下强忍住这一口气，道：

“好，我不生气，你说来听听。”

徐少龙道：

“我所说的世面，是指男女之情而已。说到这一宗，我的女友甚多，而你却一个都没有，自然可算是没有见过世面了。”

左雾仙道：“你就凭秦三错介绍你来见我这一点，便以为我从无男友么？”

徐少龙反问道：“你有过知心男友吗？”

左雾仙冷笑道：

“就算没有，可是英俊漂亮的男人，我已见得多了，岂有感到受不了之理？”

徐少龙道。

“那么你承认没有知心男友，亦即是承认没有见过世面，对不对？”

左雾仙道：

“但是这件事与你所说的受不了，没有必然的关系。我即使从无男友，却不一定非看中你不可。”

徐少龙道：

“你既是没有男友，至少这等场面对你不大习惯，甚至令你不安。”

左雾仙道：

“狗屁！废话少说，希望你手底也是像嘴巴一样厉害，如若不然，你恐怕不易活到明天。”

徐少龙道：

“我既敢与幽冥洞府作对，就不想能活多久了。否则我也不敢杀死那个妖女。”

左雾仙讶道：“幽冥洞府白如莲是死在你手中的？”

徐少龙做然道：“杀死白如莲之举，也不算得是惊天动地之事。”

左雾仙道：“白如莲长得很漂亮呀！对不对？”

徐少龙道：“漂亮是一回事，该死又是另一回事。”

左雾仙道：

“听你的口气，好像已晓得幽冥洞府有一种特别功夫，能够追寻到任何杀死过他们之人。”

徐少龙道：“在下老早晓得。”

左雾仙道：

“你既然贵为总督大人的舅老爷，何故不自爱惜，竟卷入了这等江湖仇杀的漩涡中？”

徐少龙道：“这一点恕难奉告。”

左雾仙突然问道：“你有很多知心的女友”

徐少龙道：“有过几个。”

左雾仙道：“林秋波是不是其中之一？”

徐少龙摇摇头，道：

“她不是，虽然她也很瞧得起我，但却不致于牵扯到男女之情。”

左雾仙道：“你以前的女友中，有没有比得上林秋波、白如莲这么漂亮的？”

徐少龙点头道：“有，你问这些干嘛？”

左雾仙道：“这么漂亮的女人，你都能弃之如遗么？”

徐少龙道：

“这话叫在下好生难以作答，男女之间，十分复杂，有时说也说不清楚。”

左雾仙紧紧追问，道：

“但不管事情的经过始末如何，在事实上你与她们已经分开，对不对？”

徐少龙道：“不错，但这表示什么意思？”

左雾仙道：“答案可见你是擅干玩弄女子的薄幸郎。”

徐少龙苦笑道：“你在未知经过详情之前，岂能随便下此评语？”

左雾仙道：

“林秋波、白如莲都属于罕有的美女，可见得你的女友，亦属绝色。但你居然能一个个地丢开，不是天性薄幸是什么？”

徐少龙想了一下，耸肩道：

“你好像非迫我承认是薄幸无情之人不可，只不知有何用意？”

左雾仙道：“等你承认了，我才告诉你。”

徐少龙扪心自问，自己果然是属于“无情”之人。因为他可以为了工作，抛弃一切私情。

当下承认道：“好吧！就算我是天性薄幸无情之人，便又如何？”

左雾仙道：“既然你承认了，我们可以动手啦！”

徐少龙道：

“我明白了，你敢情是打算杀死我，好替你们女子报仇，对不对？”

左雾仙冷冷道：“事实会给你答复的。”

徐少龙道：

“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下，例如我付出相当代价，咱们便不必动手。”

左雾仙道：“不行。”

徐少龙道：

“你纵然杀死我，于你并无好处，何不提出条件来，只要办得到，彼此都好，这是两全其美之计，还望姑娘可以考虑。”

左雾仙冷冷道：“我不明白你何以不敢与我动手？你不见得一定会输呀！”

徐少龙道：

“姑娘有所不知，如在平时，在下老早就挺身一拼了，只是今晚不行。”

左雾仙道：“今晚你酒喝多了，抑是生病？”

徐少龙道：

“都不是，而是早先与白如莲动手，她死我伤。目下功力大减。以左姑娘这等一流高手，在下根本不必存有侥幸之想。”

左雾仙欣然道：“如果你说的是真话，那太好了，我更不能错过良机。”

徐少龙但观平生所遇的敌手，没有一个像左雾仙这般难弄的。并且也感觉得出，目下可算是他最为危险力弱的局面。

说来好笑，徐少龙虽是才略武功，都高人一等。但眼前的这个可怕的敌手，他连人家的真面目都没看过。

左雾仙站起身，袅娜向他行去。

他们本来相距甚近，故此她摇摆之间，已迫到他面前。

徐少龙心中念头电转，在这一刹那间，他有两个应付的方案，须得选择其一。

一个方案是他奋起抗争，虽然只有六成功力，还是不妨一拼，此是死中求活之法。

另一个方案是完全放弃了抗拒，因为在她未查明他身份之前，料她不会下毒手加害。

后面的这个方法，自然也是孤注一掷的手法，等如拿生命作赌注。

假如左雾仙的武功，并没有预料中的高明，则他一拼之计，便用对了。反之，他便是当场击毙的结局。

假如左雾仙对他的来历身世，有他预期中的强烈好奇，则他第二个方案便用对了，反之，亦是当场立毙的结局无疑。

时间已作了决定，但见左雾仙身子再向前移，以至她已嵌在徐少龙双腿之间。

徐少龙坐着不动，仰头望着这个女子。

她也低头注视着他，两个人虽是一坐一站，可是已靠贴得如此切近，看起来甚是亲密。

只是事实上全然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香艳旖旎，在左雾仙心中正充满了森寒的杀机。

她对于徐少龙的不抵抗态度，激起了极大的反感，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

因此她已决计下毒手杀了他，放弃任何查究他身世来历的念头。

正在这时，书房外传来一声干咳。

左雾仙自然晓得这一声干咳，乃是来人故意发出声音，等如告诉他们有人来了。

她左手轻轻抚在徐少龙面上，目光向书房外望去。

但见在门外数尺之处，灯光照射之下，出现一个中年文士。

这个中年文士正是幽冥洞府的主脑人物符天遥，以他身手之高明迅快，若是这刻才发现他们的踪迹，那一定曾经来回奔驰搜索了许多地方。

左雾仙道：“符兄可曾找到了林秋波？”

符天遥一面打量坐着不动的徐少龙，一面应道：

“没有，左姑娘不是早一步追赶于她的么？”

左雾仙道：“惭愧得很，我竟让她甩脱了。”

符天遥道：

“林秋波乃是著名高手，又有地利，她能摆脱左姑娘的追踪，不足为奇。”

左雾仙道：“符兄还不打算放手么？”

符天遥道：“那倒是不关重要了。”

左雾仙讶道：“符兄这话怎讲？”

符天遥道：“这位仁兄似是与左姑娘是故交好友，只不知他姓甚名谁？”

左雾仙道：“他姓杨，名捕，我们只相识了凡个月而已。”

当他们对答之际，徐少龙最是感到难受。原来一方面嗅到左雾仙衣上的香气，感觉到她碰触着自己的身体，这等情形，不免使男人有非非之想。

但另一方面，左雾仙抚摸他面孔的玉手，却使他有忽冷忽热的感觉。

如果单单是冷热无常之感，倒也罢了。可是事实上这等感觉，却是左雾仙施展出她阴阳谷的神功，内力已透入他体内，封闭他几处脉穴。因此，徐少龙不但已失去抗拒之力，并且随时会心脉震断而死。

只听符天遥又问道：“左姑娘与这位杨兄，有何关系？”

要知他乃是主持一派之人物，自然眼力过人，经验丰富。

在符天遥观察之下，左雾仙与这个年轻男人亲密情状，颇有可疑，似乎不是当真很亲密。

要知若是左雾仙和徐少龙乃是密友，则他们得知符天遥出现时，定必赶快分开，无须还恶形恶状地黏在一起。

不过假如左雾仙与徐少龙全无一点特殊关系，则左雾仙岂有肯让那男人偎贴在她身上，并且还抚摸着他的面孔。

故此符天遥虽知其中大有蹊跷，却不肯鲁莽，首先小心地询问他们之间的关系。

左雾仙道：“符兄似是很感到兴趣，只不知是何缘故？…”

符天遥道：“左姑娘千万别误会，兄弟虽是絮絮追问，却不是呷醋妒嫉。”

他微微一笑，又道：

“这是因为兄弟还没有资格，如有的话，自然是当仁不让的。”

左雾仙道：“那么符兄为何大感兴趣？”

符天道：

“这个原因说来相当严重，竟是由于这位杨兄，与敝派门下之死，颇有牵连之故。”

左雾仙恍然大悟，忖道：

“幽冥洞府的秘传心法，果然不同凡响。这杨楠自承曾经杀死白如莲，果然符天道能够发现。”

她冷冷瞅住符天道：

“符兄最好把话说明一点，莫非你想把杨楠带走么？”

符天道：“左姑娘何不问问杨兄，瞧瞧他是不是曾有加害敝派门人之事？”

左雾仙把面孔弯低，耳朵贴近徐少龙的嘴唇，接着抬头道：

“没有，他说没有。”

符天道眼中也射出森冷的光芒，道：

“左姑娘完全相信杨兄之言，是也不是？”

左雾仙道：“那倒不是。”

她似是眼见对方要发作，态度口气，登时软化。

符天道：“左姑娘这话，教兄弟恢复若干信心。”

左雾仙道：

“杨楠此人武功过得去，为人也像武功一样，仅仅是过得去而已。”

符天道：

“杨兄既然有幸，得与左姑娘结交为友，自然掬诚与姑娘相处才是。”

左雾仙道：

“是呀！我最恨他正是在此，这人永远不讲老实话，我几乎杀死他呢！”

符天道察觉这个女子的恨意，实是不假，于是当机立断，道：

“左姑娘只要吩咐一声，如若你念着友情，不愿见他受到伤害，兄弟遵命暂时放过他。

假如你把他交给我，则姑娘从今以后，不必恨他了。”

左雾仙一笑，道：“符兄这话可是当真？”

符天道笑道：“兄弟向来说话算数，这一点左姑娘大可相信。”

左雾仙道：“你竟肯为我一言而暂时放过了他么？”

符天道：“是的。”

左雾仙沉吟道：

“你对我实在很不错，因此，我本想把他交给你，现在却改变了主意。”

符天道讶道：“兄弟没有听错吧！左姑娘此言似是欠通得很。”

左雾仙道：

“我坦白告诉你吧，假如我把他交给你，符兄你虽是领袖一派的人物，只怕也将感到此人不好对付。”

符天道这才明白，道：

“原来你是因为这位杨兄不好对付，才不交给兄弟。”

左雾仙道：

“正是，不过符兄仍可自行斟酌一下，若然你不愿麻烦，那就忘记了这个人，对你定是有益无害。”

符天道笑道：

“左姑娘虽然一片美意，但兄弟却不大服气，你即管把他交给我。”

左雾仙不再说话，玉掌一抬，离开了徐少龙的面颊。不过她整个身子，还是嵌在徐少龙两腿之间。

徐少龙抬头向她注视，轻轻道：

“左姑娘，这世上有几个人见过你的真面目？”

左雾仙不料他突然有此一问，应道：“只有一个。”

她接着惊奇地反问道：“为什么有此一同？”

徐少龙道：“这个人不是符天遥吧？”

左雾仙道：“当然不是。”

徐少龙松一口气，又道：“敢是秦三错么？”

左雾仙迷惑地点头，道：“你怎能猜得是他？”

徐少龙笑一笑，道：

“这里面学问可大啦！但目前没有工夫解释，符天遥还等着我呢！”

左雾仙退后几步，道：“也许我慢慢会想得到答案。”

徐少龙站起身，说道：“我相信你不易了解我真正的意思。”

他向书房门口走去，门外的符天遥，对这个年轻英俊的男子，禁不住泛起了阵阵妒念。

双方互相打量之时，目光都宛如鹰隼般锐利，虎豹般凌厉。

徐少龙一直跨出房外，突然微笑道：

“像符兄这等一代名家，在下有缘相会，实感荣幸不过。”

符天遥道：

“杨兄好说了，以杨兄这等气势风度瞧来，相信塞外三奇之一的于一帆，大概是死在你手底。”

徐少龙道：

“不错，但若说符兄乃是从在下的举止中，就看出这一件事，在下决计不敢相信。”

符天遥道：

“当然还有别的消息线索，我只不过判断你一定是五旗帮的后起高手徐少龙而已。如若你是徐少龙，则得知于一帆死在你手中之事，便不足为奇了。”

这时左雾仙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望着徐少龙的侧面。

徐少龙微微一晒，道：

“如此，那么符兄认为我是不是五旗帮中的徐少龙呢？”

符天遥道：“大概不会错的。”

徐少龙不置可否，道：“符兄目下找到了我，有何打算？”

符天遥道：“今夕当然要向杨兄请教一番啦！”

徐少龙道：“很好，是在这儿动手呢？抑是另寻适合地点？”

符天遥道：

“最好另外找个地方，此处乃是总督府门，高手甚多，只怕不大方便。”

徐少龙点头道：“好，趁这刻还未惊动别人，我们离开便是。”

左雾仙走到徐少龙身边，眼睛却望着符天遥，说道：

“符兄前面开路，妾身保证杨公子不会溜跑。”

符天遥笑一笑，猛可拔起半空，向后飘退，落在壁上道：

“左姑娘可要小心点，这位杨兄外表斯文，其实却是很不好应付的人，兄弟先行一步，查看什么地方适合动手。”

他转身跃去，迅即消失无踪。

左雾仙惊异地咦了一声，却没有说话。

徐少龙望着她，道：“我知道你何故感到奇怪。”

左雾仙惊讶地瞧他，问道：“你当真知道？”

徐少龙道：“要不要我说出来听听？”

左雾仙道：“好呀！请说出来听听。”

徐少龙道：

“你惊讶之故，不外是奇怪符天遥何以这么放心，让你带我随后而去，对不对？”

左雾仙问道：“你如何得知我这样想法？”

徐少龙道：“因为我晓得符天遥放心之故。”

左雾仙道：

“唉！我本来也自负才智不凡，可是今天碰到你和符天遥，可就变成傻子一般了。”

徐少龙笑道：“也没有这么严重，我们谁也不敢自认比你聪明……”

左雾仙道：“可是我目下一肚子迷惑，这却是事实。”

徐少龙道：

“说穿了就不值钱啦！这不过是因为我杀死过幽冥洞府之人，符天遥正是因此才找得到我。他方才与你也说过了，可是其实你一心数用，虽然听了，却没有放在心中，以致一时没有醒悟而已。”

左雾仙道：“这理由好像不大充分吧？”

徐少龙微微一笑，又道：

“不错，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符天遥借此推测你对我和对他的关系。如果你对我好，对他不好，则你与我不跟他走，他亦无可奈何。反之，如果你对我并不关心，带我前去，他正好取我性命，又不得罪你。”

左雾仙点点头，透出面纱外的目光，恢复如常，可见得她心头之惑已解。

她转头道：“走吧！我们还是赴约的好。”

徐少龙道：“请！”

左雾仙正要动身，左方墙上突然冒出一条人影，居高临下，说道：

“两位请留步。”

徐少龙不必瞧看，也听得出是林秋波的声音，不禁轻轻啊了一声。

左雾仙冷冷道：

“林仙子刚才幸而逃过劫难，现在打算报恩，阻止我带走杨楠，是也不是？”

林秋波飘身落地，向左雾仙点头为礼，道：

“左姑娘如果不想看到杨公子被杀，还是别带他前去的好。”

左雾仙道：“我已答应过符天遥，万万不能食言。”

林秋波道：

“左姑娘出身于阴阳谷，与符天遥的幽冥洞府，并无盟约，何必助纣为虐，对付杨公子呢？”

左雾仙冷冷道：

“假如林仙子诚意帮助杨兄，那么你就代他走一趟，我对符天遥也就交代得过去了。”

林秋波几乎想一口答应，因为她明知徐少龙内伤未痊，功力大是亏损，

岂能与符天遥放对拼斗？

幸而她修养极佳，虽然心中千肯万肯，却不鲁莽答应。正在沉吟之际，耳际忽然听到一阵细如蚊叫的语声，道：

“林仙子，请你速速抽身退出这场是非，我自有妙计，可以应付得符天遥。”

林秋波听了这阵千里传音的说话，心头一阵震动，付道：

“莫非这杨公子，竟然就是大尊者？”

此念掠过心头，登时有了主意，缓缓道：

“既然左姑娘坚持要带杨公子前去，我虽没有代他的资格，但跟去瞧瞧总可以吧？”

左雾仙摇摇头，道：

“对不起，你要就是听我的，要就是把我驱出此地，免得我无法向符天遥交代。”

林秋波面色一沉，道：

“左姑娘著是要把事情包揽在身上，只怕日后也很难向别人交代。”

左雾仙道：

“那是以后之事，目前你可以出手把我赶走，甚至召集府中其他高手，合力对付我。”

林秋波道：“左姑娘不借结怨多方，只不知为的什么？”

左雾仙道：

“这是我做人之道，如果我被你们赶走，对于杨公子之事，可说是力不从也符天遥也怪我不得。如果林姑娘不把事情包揽过去，我断断不肯失信于人。”

林秋波寻思一下，才道：“好，你们走吧！”

左雾仙反而惊讶不已，问道：“你放手不管了么？”

林秋波道：“那倒不是，我自有我的打算，恕难奉告。”

她卖了一个关子，把左雾仙弄得大是迷惑。不过她已无法多想，亦知道想也想不出什么道理。

当下向徐少龙道：“我们走吧！”

徐少龙道：“好，你在后面盯着，免得被我逃掉。”

他向林秋波行礼作别，接着跃向墙头。

出得总督府上，他回头一望，只见左雾仙随后跟来，林秋波竟不见踪影。

左雾仙赶上来，与他并肩而行，一面问道：“你很失望是不是？”

徐少龙道：“失望什么？”

左雾仙道：“林秋波居然没有跟来。”

徐少龙道：“她会跟来才是怪事呢？”

左雾仙一怔，问道：“你这话从何说起？你们不是很要好么？”

徐少龙道：

“她乃是带发修行的出家人，莫看她时时笑脸盈盈，其实她心中毫无半点男女之情。”

左雾仙这才明白，笑道：“这样说来，你已经碰过钉子了，是不？”

徐少龙道：

“是的，我老早就碰过钉子了，不过她不是凡俗之人，所以我并不觉得

羞惭。”

“就算她对你没有男女之情，可是你身为黄家的大舅爷，她怎能撒手不管你的死活？”

徐少龙道：

“这个我可猜不出啦！可能一来她和别人一样，本来就不赞成这件婚事。二来你既已包揽我的事，她乐得把责任推到你头上。”

左雾仙冷笑道：“这就奇了，我可没有保护你安全的责任。”

徐少龙道：

“但你这一出面，对她来说，这叫做冤有头，债有主，日后发生了什么事，她可以找你呀！”

左雾仙大概是皱起眉头，因为她脸上那块轻纱略略波动。

她道：“照你这样说来，我岂不是抢了一个烫手山芋？”

徐少龙笑一下，道：“以你的身份和本事，还有什么可怕的？”

左雾仙道：“不错，我诚然不怕，可是却感到很划不来。”

她想了一下，又问道：“你到底是不是五旗帮的新起高手徐少龙？”

徐少龙道：“我不愿骗你，我正是徐少龙。”

左雾仙道：“那么你的妹子杨慧珠，亦是五旗帮中之人了？”徐少龙忙否认道：“她不是的，她甚至还以为我真是她的兄长呢！”

左雾仙信不信是另一回事，但目下却不追问下去。因为他这话听来虽然有点荒谬，可是在组织严密势力庞大的五旗帮来说，要摆布这样的局面，并不是办不到之事，所以她不再询问细节了。

她终于问到最重要的问题，道：

“你若是与符天遥放对拼斗，胜负之数心中有一个谱没有？”

徐少龙想了一下，才道：“我不知道，也许能逃得杀身之祸吧！”

左雾仙道：

“若是仅有这等希望，显然你是绝无机会可以击败他了，对不对？”

徐少龙不答反问，道：

“左姑娘，刚才林秋波问得很好，你身为阴阳谷高手，何以会帮起幽冥洞府的符天遥呢？”

左雾仙道：

“有很多事情，不像表面上看来那么简单。甚至外间多年来的传说，也不一定靠得住。”

徐少龙哦了一声，道：

“你提到的传说，一定是指武林公认你们阴阳谷和幽冥洞府两派有嫌隙的事，是不是？”

左雾仙道：“是的。”

徐少龙又问道：“难道你们两派没有嫌隙么？”

左雾仙道：“虽有嫌隙，另一方面亦有极大的合作可能。”

第二十八章

徐少龙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左雾仙道：

“我阴阳谷的武功，不论是内功或外功，都分作“阴”“阳”两大主流，所以门下有男有女。主修阴流功夫的，当然须是女子之身，一旦有了相当火候造诣，对阳流男子来说，妙用无穷。”

徐少龙道：

“对于阴阳谷内主修阳流功夫的男子，虽然妙用无穷，但难道对别的门派的男人，也有这等功用么？”

左雾仙道：

“你自己已亲身体会，还要问么？”

徐少龙道：

“刚才你当着符天遥面前，以玉掌抚摸我的面孔，其实你掌心传出忽冷忽热之气，使我不得不运气抗拒。后来突然之间，你掌心的真气，竟与我体内真气融合为一，使我一时功力大增，迅即把内伤治愈。”

左雾仙道：

“起先你竟以为是你本身的功夫，在无意中吸取借用了我的真气，才把内伤治愈的，是也不是？”

徐少龙道：

“不错，我还以为是碰巧发生了‘相生相成’之妙，殊不知竟是你有意为之的。”

左雾仙道：“现在你明白符天遥何以很想与我阴阳谷和好之故了吧？”

徐少龙道：“我明白啦！只不知姑娘为何慨然相助？”

左雾仙声音忽然变得很冷，道：

“假如我早些得知你是五旗帮中之人，我就不会帮助你了。”

徐少龙反而感到一阵轻松，心想：她这话已证明她与五旗帮毫无瓜葛了。

左雾仙忽然停步，道：“左边的路旁有符天遥留下的暗记。”

徐少龙转眼望去，口中间道：“是不是指示方向？”

左雾仙道：“是的。”

徐少龙道：“大概就在附近吧？”

左雾仙点点头，反问道：“你不是害怕吧？”

徐少龙道：

“反正不会是很开心就是了。不过我心情如何，目下说也没有用。我只想请问一声，那秦三错费了不少手脚，把我弄到你的座船上去，见上那一面，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左雾仙道：“这是我的秘密。”

徐少龙道：

“老实说，我等会与符天遥碰头之后，恐怕凶多吉少，你就算把秘密告诉了我，也不会传扬出去。”

左雾仙道：

“这话可算是老实话了，以我看来，你八成会败北送命。但刚才还表示有一拼之力呢？”

徐少龙道：“我岂能是长敌人之气，灭自己威风？”

左雾仙道：“但我瞧你的样子，好像并不怎样怕死呢？”

徐少龙道：

“不是不怕，而是懂得如何隐藏起来而已。到底那天是怎么回事？秦三错此举有何用意？”

左雾仙道：

“秦三错乃是奉我之命，选一个相貌根骨都佳的男人，送到船上给我过目。假如我当时看中了，就把你留下，如果没有看中，就像你的遭遇一样，送两锭黄金遣走了事。”

徐少龙追问道。

“假如留下了我，你是不是准备委身下嫁？抑是另有安排？”

左雾仙呸他一口，道：

“我怎会嫁人？我是替我女儿择婿，就是你亲眼看见没有带着面纱的那个女孩子。”

徐少龙道：“当时我假装不懂武功，你莫非要选一个不懂武功之人为婿？”

左雾仙道：“是的，我要我的女儿脱离武林，永远不与江湖之人往来。”

徐少龙笑一笑，道：“你告诉我的话，有真有假，使我无法尽信。”

左雾仙瞧着他，好像暗暗衡估对方猜出了多少。

徐少龙又道：

“若是令千金将要退出武林，故此特地选择一个无拳无勇之人做丈夫的话，则选择的方式，便不该这样子进行法，试想身家清白，有志功名之士，哪能在如此奇怪情形之下，娶得终身伴侣？”

左雾仙道：“谁敢违我之意，我便取他性命。”

徐少龙道：“这就不是择婿了，对么？”

左雾仙道：“你爱怎么说都行，我们走吧！”

徐少龙道：“假如你信得过我，那就让我独自前往，你最好不要露面。”

左雾仙讶道：“为什么？”

徐少龙道：

“我此去与符天遥会晤，并非单单结算私仇，另外还得牵涉很多的事。你目下是阴阳谷的领袖身份，不宜卷入漩涡之中。”

左雾仙更为惊讶，道：“听你的口气，好像连我也惹不起呢！”

徐少龙道：“不是惹不起，而是划不来。”

左雾仙道：“那么符天遥已经是漩涡中的人物了，是不是？”

徐少龙道：

“是的，此所以他幽冥洞府，不到两个月时间，共有六七名得力门下丧生。”

左雾仙听了最后的一句话，大为动心，忖道：

“幽冥洞府向有难惹之称，居然也损兵折将十分惨重，看来我阴阳谷是不宜卷入此一漩涡。”

徐少龙又道：

“左姑娘定必晓得，这是在下投桃报李之举，全然出自诚意，绝无其他含意在内。”

左雾仙下了决心，颌首道：

“好，你向左方越墙行去，直到看见屋顶上有一团绿色的鬼火，就是符天遥觅妥之地了。”

徐少龙躬身行了一礼，道：“今日承蒙左姑娘赐助，大恩不言谢，就此告辞。”

左雾仙吹——一口气，面纱飘飞起来，露出鼻子以下的半截面孔。

徐少龙一瞥之下，已看清她的鼻子挺直，唇红齿白。若是单就这两个部份而言，极是美丽好看。

她道：

“你多加小心，我这就避开，假如你脱逃大难，我可能会找你见见面。”

徐少龙向她笑一下，随即转身行去，他的动作既潇洒飘逸，同时还有一股坚决强毅勇往直前的味道。

左雾仙目送他背影消失了，这才离开。

且说徐少龙一路奔去，果然越过数座房屋之后，便发现右前方的一座屋脊上，有一团黯绿色的磷火。

他一直奔去，欲急已飘落一处宽大的空地，原来这是一座庙宇前面的旷地，目下静寂无人，正是极为理想的动手场所。

符天遥见他跃落，当下向他走来，长衫在晚风中飘扬，看他的外表，一点也不像领袖两大邪派之一的人物。

徐少龙四顾一眼，才道：“好地方，有劳符兄久候了。”

符天遥道：

“徐兄好说了，你既肯惠然而来，可见得当真是五旗帮的徐副统领无疑。只不知左雾仙姑娘，何以不见？”

徐少龙道：“在下也不明白，本拟见到符兄之时，要请你指点迷津的。”

符天遥沉吟一下，才道：

“左姑娘决计不至于会怕事躲开，同时她也应该有兴趣瞧瞧咱们两人的胜败之数，是以她的缺席，实是令人大感迷惑。”

徐少龙道：“符兄对左姑娘似是十分关心，这一点也是令人大惑不解之事。”

符天遥道：

“这也怪不是你会感到迷惑，我与她本是宿仇，这是武林中人人皆知之事。”

他并没有说出答案，话题一转，道：

“徐少龙，你既然杀死塞外三奇之一的于一帆，可见得你的武功非同小可，今日足有资格，与符某作殊死之战了。”

徐少龙道：“符兄好说了，只不知你口口声声说我杀死于一帆，有何证据？”

符天遥道：

“咱们先不谈有证据没有，你倒是说说看，有没有杀死黄衫客于一帆？”

徐少龙决然道：

“没有，当时我虽然曾与他交手，但后来把活讲开，各自分手，但我却知道他乃是死在何人之手。”

符天遥讶道：“你知道？那么这一位高手是谁？”

徐少龙道：

“就是塞外三奇的另一个，名叫博洛多，使一只独脚铜人。有万夫不当之勇，并且通晓汉语。”

符天遥难以置信地道：“博洛多怎会杀死于一帆？他本身也被人杀死

呀！”

徐少龙道：“只不知符兄可曾查证过他们的死亡时间没有？”

符天遥哦了一声，道：

“你意思说博洛多杀死于一帆之后，才被别人杀死的，是不是这样？”

徐少龙道：“一点不错，符兄想不想知道博洛多死于何人之手？”

符天遥道：“难道是徐兄你不成？”

徐少龙长笑一声，道：“不错，若不是我，怎会知道得如此清楚。”

符天遥道：

“徐兄能杀死博洛多，也就等如能杀死于一帆一样，已是武林中一件大事。”

徐少龙道：

“符兄千万不可传扬出去，因为这件事另有内情。事实上博洛多与于一帆之战，已经两败俱伤，博洛多还伤折了两名得力手下，因此当时我实是有点乘人之危，传了出去，不大好听。”

庙墙角的黑暗中，突然走出一人，冷冷接口道：

“既然如此，徐少龙你马上写一份详细报告呈阅。”徐少龙循声望去，吃了一惊，连忙躬身行礼。

这个突然出现之人，竟是五旗帮中地位仅次于帮主大乙神指钟抚仙的毒剑袁琦。

他的出现，的确使徐少龙大为吃惊。要知徐少龙老早就推测那符天遥与五旗帮有特别关系，因而应付得特别小心，不是有把握一举毙敌以前，决不轻举妄动。

今晚幸亏他应付得当，才在无意之中，反而使毒剑袁琦相信了他的话，现身出见，并且命他把当日的经过，写一份报告。

徐少龙忙道：“袁先生几时来南京的，符天遥兄难道也是咱们这边的人？”

袁琦道：

“不错，符兄乃是咱们秘密集团中至为重要之人，你暂时不必多问，亦不必回去，就在这儿写一份报告。”

徐少龙答应了，转眼向古庙望去。袁琦拍一下手掌，庙内当时射出灯光。徐少龙心下凜然，忖道：“庙内不知还有什么人物？”

他举步走去，走到庙门口，向内一看，不禁为之怔住。

原来古庙之内，有两名白衣少年，一个捧剑，一个捧灯，在捧灯的少年面前，有一张铺着一张虎皮的大师椅，椅上之人，正是丰采宛如秀士的钟抚仙。

徐少龙除非马上揭开真面目，不然的话，他唯有恭谨饥故。

他一下子就判明了形势，情知目下自己人孤势单，而对方却是巨头毕集，在黑暗中，可能还潜伏得有高手，这刻休说一拼，就算夹尾逃遁，亦有所未能，当下毫不迟疑，上前屈膝行礼。

他跪在钟抚仙面前时，但觉一缕刺骨的寒气，直侵入骨髓，使他打个寒噤。

他暗暗忖道：

“钟抚仙已炼成了先天奇功，那是不在话下，我此次混入五旗帮，探悉了无数机密，独独关于他的太乙神指是怎么的一门功夫，还没有摸出一点头

绪。看来我方屠龙计划若然有失，一走是败在这一点上。”

只听钟抚仙道：“你起来，到一旁去写报告。”

徐少龙起身，道：

“帮主竟然御驾亲征，可见得局势紧张万分。但属下却谱然无知，未能及时报告，实是难辞其咎。”

钟抚仙摇摇头，道：

“局势虽然相当紧张，但也未达到非我出马不可的地步。”

他摆摆手，一个白衣少年便去准备桌椅纸笔。

钟抚仙又道：

“当然，局势也不能不算是严重，因为咱们对大尊者此人，尚无所悉。而我方却先后已损折了不少人，其中还有特级高手在内，故此我决定亲自走一趟。”

徐少龙道：“属下这就写下报告，恭呈帮主过目。”

钟抚仙道：

“你去写吧！其实袁琦也未免大多心了一点，对你尚且一试再试。他坚持等到早晨看过席亦高的报告之后，方可对你打消疑惑。”

徐少龙躬身行礼，外表上好像很恭谨，其实却是掩饰他脸上的失色。

他道：“袁先生此举有利无害，属下亦十分赞成和佩服。”

他开始写报告，可是他实在定不下心神，一来席亦高行将送到的报告，使他十分提心吊胆。甚至可以断定有七八成会出毛病。

二来这座古庙之内各种摆设用物，包括他正在使用的桌椅纸笔在内，都不是草草弄来的，可见得这一处地方，早经布置。因此尚有人手环伺潜伏，亦是必然之事。这一来他的确连逃走希望也十分渺茫了。

要知徐少龙一身武功，虽然已得各家派的真传，又由于五老会议特意栽培，设法赐予功力，是以若论武功造诣，当世之间，实是罕有匹。

可是眼前就有一个不易取胜之人，那就是炼就了先天奇功的钟抚仙，而除了他之外，还有袁琦、符天遥这等特级高手，试问一旦拼搏，谁能逃得出这数人的围攻？

不久，天色已明。徐少龙的报告，已由一名白衣少年拿给钟抚仙看过，然后送给门外的毒剑袁琦。

天亮之后多时，袁琦走入庙内，向钟抚仙道：

“奇怪，余麽麽何以尚不见影踪？”

徐少龙讶道：“余麽麽么？她正在家里呀！”

毒剑袁琦道：

“你的报告，若与她每日的记录相符，你就绝无可疑，正式成为心腹人物。”

钟抚仙道：“二弟这等措施，虽然似是大小心了，可是仍属明智之举。”

袁琦泛起一抹难得的笑容，道：

“大哥，您瞧这些年来小弟何曾失过手？这都是小心之功。”

他突然侧耳聆听，又道：“席亦高来啦！”

徐少龙也听到遥遥传来击掌之声，可知此地四下不但警戒森严，而且传来的暗号，竟可以指出来者的身份。

不一会功夫，席亦高瘦长的个子，出现在庙门口。

他一见钟袁二人皆在，满面泛起惊讶之色。徐少龙从这一点便判断出

敢情钟袁二人行踪，连席亦高也不知道。

席亦高进来行过礼，又向徐少龙打个招呼，随即取出一叠文件，呈与钟抚仙，却不提及这是什么文件。

钟抚仙阅看过，交给袁琦。

袁琦也看完了，抬眼向席亦高望去，问道：

“关于徐少龙的每日行动，你的报告准确性如何？”

席亦高沉吟一下，转目望着徐少龙。他的目光宛如利剑一般，把徐少龙瞧得心头悸动。

他终于开口，道：“敝座自问准确性不容疑惑。”

徐少龙这时真想抢过那叠文件瞧瞧，因为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席亦高的报告，与自己的报告是相符呢？抑是有所出入？

在钟抚仙和袁琦的脸上，徐少龙可不指望可以发现线索，所以他根本不必白费气力去查看。

袁琦徐徐道：“席兄的报告中，提到余麽麽此人。”

席亦高道：“是的，敝座已将她囚禁了。”

袁琦道：“此事你何以不在报告中交待明白？”

席亦高淡淡道：

“因为事情是发生在这份报告之后，再者敝座亦想不到帮主和袁先生大驾莅临，还打算另以火急传出，向总寨另行报告。”

钟抚仙问道：“席兄何故把余麽麽囚禁起来？席亦高先向徐少龙瞧一眼，这一眼只把徐少龙瞧得血液凝结，浑身冰冷。

只听他道：

“余麽麽行动甚是可疑，昨夜敝座接到消息，猜想她打算远逃，是以暗加布置，防她出门。果然不出所料，及时把她截获。”

袁琦点点头道：

“那么关于徐少龙每日的行动，席兄可曾向余氏妇人查询对证过？”

席亦高道：“当然有啦！她的供词，竟与敝座查得一样。”

直到这时，徐少龙尚不知席亦高的报告中，对自己的行动如何报告法？是不是与他的报告相符，因此，他感到十分难受。

袁琦沉吟一下，才又问道：

“据兄弟所知，余麽麽似是席兄之人，只不知何时发生了变化？”

席亦高讶道：

“袁先生竟晓得这个秘密，不瞒你说，此妇曾为敝座出过力。可是不久以前，敝座有些私事外泄，调查结果，认为此妇大是可疑，因此已不再用她了。”

本来有些事情，他们彼此间都是心照不宣的，例如余麽麽这一宗，大家同是一帮之人，何须分出彼此？然而事实上每个独当一面之人，都有他的密探。这刻当面揭穿，席亦高也只好承认。

钟抚仙道：“席总司的意思，敢是暗示此妇不稳？”

席亦高欠身，道：“正是如此。”

袁琦寻思了一阵，仰天大笑道：

“徐少龙，席兄的报告中，已证明当日于一帆丧命之时，你一夜未曾外出，直到早晨方始出门，因此那一夜有人认为你曾与于一帆拼斗的消息，并不确实。”

徐少龙登时气定神闲，暗暗叫一声：“多谢我佛慈悲护佑。”

只听袁琦又道：

“就事论事，徐少龙你亦没有击毙于一帆的把握。既无把握，则于一帆表示身份之时，你将不敢下手无疑。由此可见得于一帆应是被博洛多所杀，而徐少龙则是趁博洛多负伤力乏之际，将他杀死的。”

徐少龙道：“袁先生说的情形，就像眼见一般，属下实是折服不已。”

他的目光一触席亦高眼睛，心中涌起了疑问，忖道：

“余麽麽明明尚是他的人，同时又替钟袁作密探，他何以否认，还囚禁起她？”

钟抚仙与袁琦都流露出轻松的神色，把符天遥叫进来。

钟抚仙道：

“有劳符兄久候，谅符兄一定奇怪我们何以对徐少龙如此重视，再三盘诘，其实理由甚明，假如徐少龙是杀死于一帆之人，则他定是那个神秘惊人的大尊者，这个人，我们若不全力对付，只怕多年基业，将毁于一旦。”

符天遥颌首道：“帮主说得是，只不知帮主以往可曾向徐兄提过敝派没有？”

钟抚仙道：“没有，所以徐少龙误杀贵派之人，这一点我很感到抱歉。”

符天遥叹一口气，道。

“兄弟自是不便对徐兄或那位连姑娘怪责，可是敝派多人折损，这宗公案，兄弟日后不易向敝派其他之人交待呢！”

袁琦道：

“符兄且勿心焦，目下咱们须得全力对付大尊者，以我愚见，大尊者既有一个屠龙计划，涉及各大门派，并且均有高手助阵，可知必与五老会议有关。如果大尊者真是获得五老会议支持，则他的目标，已经昭然若揭，不必费心了。”

别人全都点头，只有徐少龙特意泛起茫然的神色。

钟抚仙见了，便道：

“咱们这个秘密集团，实力强大，分布地域至广，如你所知，咱们不择手段以获巨量财富，其中贩卖人口一项，乃是大忌，所以惹得五老会议注意。”

徐少龙这才轻啊了一声，心中暗暗忖道：

“这些魔头真是厉害不过，只不知他们将以什么手段来对付我方？”

席亦高道：“如果牵涉到五老会议，敝座主张避避风头。”

钟抚仙沉吟一下，断然道：

“咱们是暂避抑是决战，攸关存亡，定须作一公决。”

他转眼望向袁琦，颌首道：“二弟，把他们都叫出来。”

毒剑袁琦起身出去，徐少龙看时，但见钟抚仙带来的两名白衣少年，迅即搬了四张椅子出来，当即知道人数，忖道：

“四个来人之中；我可猜出是副帮主龙君谢沉，刑堂堂主于木塘，监堂堂主李听音。但还有一个却不敢肯定了，难道另一位副帮主白尚奇，竟也与闻这等秘密勾当么？若然是他，则五旗帮已等如全帮都参加啦！”

要知在五旗帮中，白尚奇为人刚直，恪守江湖规矩。是以徐少龙不能肯定他有没有参与这种包括贩良为娼的秘密勾当。

不一会工夫，四个人鱼贯进来，头一个正是龙君谢沉，第二个却是峨冠博带的道人，仪容不俗，年约五旬左右，手中提着一面铁板，长约四尺。

第三个第四个正如徐少龙所料，乃是五旗帮的高手于木塘李听音。

徐少龙见闻广博，一瞧这个道人，登时已得知乃是赫赫有名的铁板真人，此人天生神勇霄力特强，铁板之下，未逢敌手。他虽然身着道服，却不是真正的炼气之士。

徐少龙亲眼看见对方鼎盛的阵容，强大的实力，心中泛起了阵阵凉意。

这四人当中，于木塘神色略有不妥，人得庙中，曾经瞪了徐少龙一眼。这是因为他曾经驰援黑蝎阎炎，据阎炎说，徐少龙好像是杀死于帆的凶手。他正待查证，却被清凉上人等杀得片甲不留，只有于木塘一个人逃得性命。

于木塘出事之后，不但受责于钟抚仙，还有席亦高等人对他十分不满，所以他饱受攻讦，使得处境十分尴尬。

亦正因此故，他在没有其他证据之前，不敢指认徐少龙是杀死于帆之人。但他不信任徐少龙，却是无可改变的事。

这些人全都坐好之后，钟抚仙道：

“本座请诸位现身见面，乃是由于咱们面临重大抉择，须得作一公决。本组织的对头，目前似已可以认定是五老会议，由五老会议派出一人，化名大尊者，所谓‘屠龙计划’，代表消灭咱们之意。”

他停歇一下，眼见人人都露出沉重的神色，心中大为满意，又道：

“诸位自然都晓得五老会议是怎么回事，因此，有人主张暂避风头，咱们决不能认为他是怯儒。”

龙君谢沉干咳一声，道：

“帮主说得是，五老会议已代表天下各大门派的实力，咱们自是不能不多加小心。”

钟抚仙道：“谢兄之意，敢是主张暂避其锋？”

龙君谢沉道：

“愚下之意，设若五老会议已倾全力对付咱们，自是暂避其锋为上。”

铁板真人接口道：

五老会议虽是高深莫测，又有天下各大门派为用，实力强大，可是咱们并非没有一拼之力，与其躲而受制，不如倾力一拼。若是得胜，天下便无对手之人了，岂不甚美？”

他主战的意见，马上获得了李听音和于木塘的支持。

但符天遥却赞成谢沉和席亦高的看法，认为应当避避风头。

这回钟抚仙居然征询徐少龙的意见。

徐少龙先是推辞一番，最后到了不得不表示意见之时，才道：

“属下窃以为避风头的做法，较为划算。”

他自然希望钟抚仙不要展开反击。因为他自问目前力量太弱，最好能争取一段时间，给他另行布署。

钟抚仙最后才询袁琦，道：“二弟你怎么说？”

毒剑袁琦等到所有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他脸上，才缓缓说道：

“我主张马上行动，倾力对付敌人。”

钟抚仙道：“二弟既是主战，必有理由可以说服主和之人。”

袁琦道：

“是的，我有一个最大的理由，那就是目前咱们如若采取攻势。敌方将是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钟抚仙问道：“何以见得对方没有还手之力？”

袁琦道：

“五老会议虽是领袖各大门派，但目下各大门派的高手，已有五人在南京，除了这五人之外，也就只剩下三两个值得咱们考虑之人而已。假如清凉上人等五名高手，别无其他后援，亦即是说他们最多只能再召来三两个人帮忙的话，咱们的力量，胜之有余，故此现下越快动手越好。”

持反对意见的一方，席亦高首先发言，道：

“袁先生的估计之中，没有把各大门派的掌门人列入。虽说平时这些人不会下山出手。

可是若是五老会议的命令，却是例外。”

符天遥接口道。

“席兄说得是，各大门派的掌门人非同小可，若是有三两人赶到，情势便大不相同了。”

袁琦仰天一笑，道：

“这话诚然很对，假如诸大家派的掌门人赶得来，咱们自然无法与之力敌。如果这个说法正确，则反过来说，这些掌门人不能赶到南京的话，咱们便有胜算了，对不对？”

徐少龙心头大震，忖道：

“真是遭透了，此人实是有莫测高深的本领，居然已探明各大门派掌门人的情况。”

只听袁琦又道：

“据我所知，在最近的十几天之内，决计没有一个掌门人得空前来南京。他们其中有的是在闭关期间，有的是因事缠身，你们大家都不用考虑这些掌门人。”

席亦高首先道：“这太好了，敝座改变前意啦！”

符天遥和徐少龙，亦作同样表示。

于是，决战之议已经获得通过。

接着就讨论下手的方法、对象，以及时间。

袁琦胸有成竹，道：

“目前为止，咱们尚不知大尊者的真正面目如何，他的本事如何，这是较为麻烦的一点。”

大家都不作声，都听他的分析和指示。

袁琦又道：

“咱们且把大尊者这个人放在一边，先说一些具体的对象，那就是清凉上人，假罗汉段王峰，冰翁江苍松，千层剑影上官云和玉尺金剪林秋波。”

众人没有紧张的神色，因为他说的五人虽是时下高手，但这些人也有各有绝艺神通。相比之下，只怕此地之人平均都比清凉上人那边高些。

袁琦接着说道：

“咱们今天下午，就与这五名高手决战。徐少龙可以与他们一块儿来。如若怕他们起疑生变，则等到他们来到之后，才现身也可以。”

谢沉问道：“少龙是我方最重要的棋子之一，为何叫他露面，自泄秘密？”

袁琦道：

“这是背水为阵之法，徐少龙一露面，咱们非得把清凉上人等五人全部杀死灭口不可。”

徐少龙却不相信他这个理由，但一时想不出其中有何道理，便暂时抛开。

袁琦又道：“地点定在城西方家老屋内，少龙你可知道这一处地方？”

徐少龙道：“属下知道。”

袁琦道：

“方家老屋内有一个巨大的院子，那本是开府的方元帅操纵家将和府兵的地方，目下正合咱们之用。”

时地都决定了，徐少龙便先回家去。

他面临如此恶劣凶险的情势，在外表上还是镇定如平时。早晨时分，家中的婢仆们都看见他在书房内，吟诗写字。

上午有不少贵介名流造访，徐少龙以总督至戚的身份周旋应酬，毫无破绽。

她乃是此地熟客，故此在书房与徐少龙见面。

徐少龙不让她说话，先邀她同进午餐。林秋波在婢仆面前，不好说什么，只得陪他一起吃饭。

等到一顿饭吃完，两人又回到书房，婢仆都已不在眼前。

林秋波第一次有机会说到正题，她面色变得十分凝重，眼中露出忧色，道：

“杨楠，你究竟是什么人？”

徐少龙道：“在你猜测中，我是什么人？”

林秋波道：“我真不敢猜，可是又不能不猜，唉！”

徐少龙道：“你别害怕，我总不会是坏人呀！”

林秋波道：

“你身负绝艺，同时富干应变方略，决计不是一般的修习武功之人可比，尤其是你杀死幽冥洞府的白如莲之举，更是十分奇怪。”

徐少龙道：

“有什么奇怪的？这个妖女来意不善，对你屡次暗算，我岂能坐视不理？”

林秋波道：

“假如你完全是为了我而杀死白如莲，我万分感激。但你又可能是杀她灭口，若是如此，那就极为可怕了！”

徐少龙笑一下，道：

“我虽不知道你怕什么，但如果我正如你所推测是杀人灭口，则你孤身来此，岂不危险？”

林秋波道：

“我知道你不会加害于我，否则你就无须暗暗拆破白如莲想毒死我的阴谋了。”

徐少龙道：“那么你还怕什么？”

林秋波道：

“我是替你害怕呀！清凉上人等对你可不向好处想，为了种种缘故，他们定须先假定你是心怀不测，设法打入总督府中。如今居然做了亲戚，他们将更为疑虑。”

徐少龙道：

“他们作何想法，我暂且不管。但你明明得我之助。先是有毒酒之危，

后有符天遥的追杀，而我都在暗中助你。其后我与左雾仙去赴符天遥之约，你也不是不知道的，难道目下还怕我对你不利？”

林秋波沉吟了一下，才道：“告诉我，你究竟是哪一方的人？”

她本想问他是不是“大尊者”，但话要出口之时，却又咽了回去，因为徐少龙虽然很高明，可是在她心目中，大尊者是何等地位之人，哪有这么年轻的？很可能是大尊者手下得力之人，所以她临时改变了要问的话。

徐少龙道：“我是你们这一方的人。”

林秋波泛起喜色，道：“这句话真使我大感安慰，但愿你没有骗我。”

徐少龙道：“我没有骗你。”

林秋波道：“好，那么我要说明来意啦！”

徐少龙也露出郑重的神色，道：

“仙子请说，在下这厢恭聆。”

林秋波道：

“今天下午，我们有一个约会。清凉上人特地要我前来，邀约你同行。”

徐少龙肚中雪亮，可是表面上却不流露出来，还故意问道：

“是一个什么约会？你们除了清凉上人和你之外，还有什么人？”

林秋波道：

“还有三个，都是你已经见过的，那就是冰翁江苍松，假罗汉段玉峰和千层剑影上官云。”

她停歇一下，又道：

“对方是幽冥洞府的符天遥，在他具名邀约的贴子内，除了我们五人之外，还有就是你了。”

徐少龙点头道：

“符天遥无疑准备大干一场啦！只不知他们为何把清凉上人等都给约上？”

林秋波道：

“因为邀约我等前往的人，共有两个，一是符天遥，另一个是龙君谢沉，此人乃是五旗帮副帮主，想必是借此机会，一则表示五旗帮与幽冥洞府联成一气，二则顺便查询他们一个分舵被挑之事。虽然他们黄旗分舵被挑，是官府出的面，可是若没有我们相助，官府实在很难做得这般干净俐落。所以五旗帮把这笔账算在我们头上，不足为奇。”

徐少龙问道：

“你已把我曾经杀死白如莲之事，完全告诉清凉上人了没有？”

林秋波道：“我非告诉他不可，因为符天遥的请贴上，有你的名字呀！”

徐少龙又道：“那么清凉上人在得知我的事情之后，何以不来向我查问？”

林秋波道：“他亦是奉命行事，所以不曾前来查问。”

徐少龙笑一笑，道：“那一定是大尊者的命令了，对不对？”

林秋波点头之时，面上透出欣慰之色，道：

“是的，你既然晓得有大尊者这个人，可见得你当真是我方之人。”

徐少龙道：“我等空群而出，黄府的安全，归谁负责？”

林秋波道：

“令妹想是其中之一吧？我不知道，但既然大尊者曾予指示，想必他老人家已经有了妥善的安排。”

徐少龙道：

“如此甚好，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呢？若有余暇，我想整理整理东西，还得留下人们交代一番。仙子不妨先行一步，我回头就到黄府，与各位会齐出发。”

林秋波不答反问，道：

“你还没有把昨夜的结果告诉我呢！究竟你后来有没有见到符天遥？”

徐少龙道：“有，可是我们没有动手。”

林秋波讶道：“他怎肯放过了你？”

徐少龙道：

“大概是因为左雾仙之故，她从前曾经和我见过面，昨夜大有故人之情，一力维护。”

林秋波道：“原来如此，不过听起来却不易令人置信。”

“告诉你也不妨，当日是秦三错命我前去见她的，但直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明白那一次的见面，有何用意。”

他把当日经过，大略告诉林秋波。

林秋波沉吟一下，才道：

“你这番话，相信只有我听得明白，因为秦三错曾经向我透露说，他们阴阳谷必须阴阳双修，方能上窥最高境界。不过由于路数相克，这一派的男女传人，彼此不能结合练功。此所以他们谷中的男弟子，要出来物色伴侣。而女弟子亦要物色合适的人选。”

她停歇一下，又道：

“你在左雾仙的舫上之举，一定是左雾仙想物色对象，秦三错乃是推荐之人，可惜左雾仙看走了眼。”

徐少龙连连称是，其实他心中有数，晓得要物色对象之人，并非左雾仙而是另一个女孩子。

好在目前这些情形，已无关重要了，他再度表示等一会自行到总督府去。言外之意，希望林秋波先回去。

林秋波摇头道：

“我必须跟随着你，因为我若是独自回府，那就表示我可以担保你必定履约。但事实上我越来越对你感到疑虑，所以我很抱歉实在不能不跟着你。”

徐少龙耸耸肩，道：

“随你的便，如果你决定不走开，我不再与你交谈，这一点你可别见怪。”

林秋波道：“你生我的气么？”

徐少龙摇头道：

“那倒不是，假如你留在此地，我便趁机调息运功，预作准备。有你在，不会发生意外。”

林秋波释然道：“好，你用功吧！”

徐少龙当下往榻上盘膝一坐，双目半瞑，迅即调元运气，摄神定虑。一转眼间，已进入了无我之境。

林秋波一直在观察他，她乃是大行家，自是瞧出徐少龙的情况，不禁泛起惊疑之色，忖道：

“他在弹指之间，便已凝神驭气，冥然入定，这等现象，竟已达到内家至精至纯的境界。我固然还未得窥如此境界，就算是清凉上人，只怕也办不到。”

她瞅住这个年轻而又相貌堂堂的男子，呆呆出神，过了一会，突然又发现徐少龙脸上颜色渐变，隐隐布上一层紫气。

林秋波又大吃一惊，想道：

“看来他似是元神出窍，飞腾于六合之内，若然如此，他这一尊肉体，目下脆弱无比，任何皆能婚损，无怪要我守护了。”

这时她不但想起五旗帮和幽冥洞府的强仇大敌，还考虑到本宅的婢仆，若是闯了入来，至少会惊扰徐少龙，使他功行大为折损。

此念一生，她连忙走出房门外，小心扫视和查听四下的动静。

幸而四下一片宁静，没有异状，林秋波感到时间过得特别慢，好不容易捱了个把时辰之后，她似觉好像活了几十年似的，连头发也有点白了的感觉。

书房内忽然传出徐少龙的声音，道：

“林仙子，有劳你为我守护，感激不尽。”

林秋波走入去，但见他精神焕发，神态眼神中，透露出一股坚强沉默之色。

林秋波反而感到不大妥当，问道：

“你怎么啦！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

徐少龙淡淡一笑，道：“我明白你为何感到不大对劲之故。”

林秋波忙道：“是什么缘故？”

徐少龙道：“是一种壮烈之气，令你感到有异。”

林秋波道：“壮烈之气，这话听起来好像不大妥当。”

徐少龙道：

“我已横了心，此去非生即死，非胜即败，大丈夫须当视死如归，故此透出了壮烈之气。”

林秋波道：

“也许你可以置身事外，因为今日的约会，主要还是清凉上人和我这一伙人，对付五旗帮。”

徐少龙摇摇头，道：

“有些事情你还不知道，时间快到，不多谈啦，我们走吧！”

林秋波心下一阵茫然，但觉这个男人，有着一一种深不可测的特别气质，她不但无法猜测他的思想和行动，甚至连他究竟是敌是友，也无法肯定。

她默然随他走出书房，到了大门口时，徐少龙说道：

“你如果警觉一点，必可发现有不少人在外面窥伺着我们的行动。”

他们还在大门内，而木门尚未打开，故此他们停步说话，不致影响外面的局势。

林秋波问道：“那是些什么人？”

她问得很柔和安静，毫不惊讶：这是因为徐少龙已给她大多的意外，使她的感觉已有点麻木了。

徐少龙道：

“敌我双方都有，敌方之人，见你一直不出来，料是对我生疑，才盯住我，所以他们也就放心了，并且因而不进来查看，这是我为何敢放胆调息运功之故。”

他停歇一下，又道：

“我方之人，见你不曾出去，虽然有点担心，可是一来你不是等闲之辈，

不易为我所乘，二来你没有发出告警讯号，三来也是时间未到，所以他们亦隐忍不发，静观后果。”

林秋波道：“你究竟对我的事，还知道多少？”

徐少龙笑道：

“你真正想问的，并不是这一句，而是想问我究竟是什么人，对不对？”

林秋波叹一口气，道：“你猜无不中，那么你回不回答我的疑问？”

徐少龙道：“我就是我，时候一到，你自然知道。”

林秋波道：“你可知道我希望你是谁么？”

徐少龙道：“我知道，但我可能给你一个完全相反的答案呢！”

林秋波玉脸微微变色，揪然不语。

她突然警觉自己的情绪，已经完全受对方的控制，对方要她喜，她便欣然而喜，要她疑惧，她不能不惊凛交集。她发现了这一点，心头大震，忖道：

“我多年精修之功，今日到哪里去了？”

方转念间，徐少龙已开门出去，她跟在后面，玉容上的惊疑之色，实在无法掩抑。

出得街上，果然有好几个人欲然隐没，有些是躲入店铺内，有些混入人群中。

不过徐少龙却看得清楚，敌方之人，共有两名高手，一是席亦高，一是监堂堂主李听音。

己方之人，除了两个壮年人之外，另有一位竟是假罗汉段玉峰。至于那两个壮年人，则是他们的手下，一是武当派门人，一是少林派弟子，俱是精干的好手。

徐少龙和林秋波走向总督府，路上行人，眼见他们两人一个淡雅美丽，一个俊逸风流，都不禁直着眼睛瞧着。

不久，他们到达了总督府，徐少龙一进门，就发觉气氛与平日有异，敢情那些仆从下人们，见了他们之后，都恭谨地行礼走开，没有人上来谈话。

他和林秋波来到东花厅，只见清凉上人、段玉峰、江苍松、上官云等五人俱在。此外，还有两人，一是相貌清奇的玄门羽士，一是魁伟赤面大汉。

清凉上人合什道：

“杨公子惠然应约，使人亦忧亦喜，贫僧先介绍两位同道给公子见面。”

徐少龙目光注视那两个未曾见过面的人，清凉上人又道：

“这一位是君山梅花观观主常水心常真人。”

他转而介绍那赤面大汉，说道：

“这位是南昌椎山手韩天霸大侠。他们两位在武林中，都是声名渲赫，极负时望的高手名家，杨公子想必也曾听过。”

徐少龙作揖道：

“两位前辈的大名，在下早已得知，真是如雷贯耳，不料今日在此拜识，幸何如之。”

常真人和推山手韩天霸都还礼，分别谦逊了数言。

闲言表达，言归正传，清凉上人道：

“贫僧等共推林仙子邀杨公子参与一场正邪之争，此一奇异变化情况，贫僧等真是作梦也想下到，杨公子身怀绝技，一直深藏若虚，使贫僧等全无所觉，足见高明。”

“上人好说了，在下实是说不上身负绝技，只不知何时动身赴约？”

清凉上人道：

“马上就要起程了，不过在出发以前，我等心中都有多少疑问，想请杨公子不吝指点茅塞。”

徐少龙但然道：“当然，上人理该查问。”

清凉上人道：“杨公子真是杭州人氏么？”

徐少龙颌首道：“这倒是一点不假，上人大可派人实地查证。”

清凉上人道：

“那倒不必了，只不知杨公子一身武功，传自哪一位前辈异人？”

徐少龙道：

“在下学得几手武功，可以说是没有师承，因为传技给我的那位老人家，在五载寒暑之中，从未透露过姓名，对他的身份来历，也没有说过一言半语，再者，他老人家亦不承认师徒名份，所以在下没有师承，事实上亦说不出所以然来。”

清凉上人点点头，道：

“像这等情形，风尘异人往往如此，不足为奇。但假如杨公子肯把那位老人家的相貌衣着举止略加描绘，我等愿意猜上一猜。”

徐少龙答应了，开始形容，他说出一些特征之后，但见那一群人之中，有三个人好像已晓得是什么人，都微微动容。

清凉上人便是其中之一，他也没有向别人说出他的猜测，只道：

“杨公子为人光明坦荡，所说的谅必也不假。目前且不管那位老人家是谁，还得请问杨公子一声，你可知道幽冥洞府这一派的厉害？”

徐少龙淡淡一笑，道：

“在下不但晓得幽冥洞府乃是两大邪派之一，并且还有信心可以克制这一派的人物。”

清凉上人道：“如此甚佳，这样说来，待会符天遥便可交给杨公子应付了。”

徐少龙道：“这个包在在下身上。”

好几个人对他这话，发生怀疑。推山手韩天霸因为比较陌生，所以少了很多顾忌，说道：

“符天遥虽然还不是幽冥洞府正式的掌门人，可是他在这一家派中，已是领袖人物，亦等如是一派掌门。杨公子虽有克他的武功，可是这一派向来诡秘多诈，阴毒武功层出不穷。

杨公子一力担当，虽是锐身自任，不畏艰险，但我等这番赴约，牵涉至广，情况十分严重，故此兄弟不辞唐突，要请杨公子稍为透露胜算之道。”

此人虽是魁梧壮硕，看来只具勇力，谁知他口才甚佳，言辞雅洁，与他的外表不大相称。

千层剑影上官云马上附和道：

“韩大侠的顾虑甚是合情合理，杨公子如握胜算，我等信心定可倍增无疑。”

清凉上人插口道：

“眼下时间无多，这等事情一来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释明白的，二来不经实地试验，亦无法证实正确性，故此咱们还是趁这有限的时间，先谈一谈别的。”

他这么一说，韩天霸和上官云都只好不讲话了。

清凉上人寻思了一下，才又说道：

“杨公子大概也听过江湖上有一个五旗帮的组织吧？”

徐少龙道：“在下听过。”

清凉上人道：“只不知杨公子与五旗帮可曾有过渊源关系？”

徐少龙沉吟道：

“五旗帮人数甚多，江南各处水陆码头，都有他们的人，在下也曾认识过几个帮众，可是还谈不上渊源关系。”

清凉上人立刻追问道：

“五旗帮之人，知不知道你杨公子身负绝艺之事？”

徐少龙凝目寻思，别人都不作声，因为清凉上人主持大局，既然他发出这等问题，必有用意。

徐少龙想了一阵，才道：

“在下出门日子不算久，以前与五旗帮之人，虽是认识几个，却没有什来来往，照理说他们不应该晓得在下修习过武功之事才对。”

清凉上人道：

“这就不免有点奇怪了，因为据贫僧所知，五旗帮之人，曾经到杭州调查过你的身世。”

徐少龙道：

“这事大概不难解释，由于敝兄妹与黄家发生了关系，五旗帮之人对我注意起来，亦很合理。”

别的人如段玉峰、江苍松甚至林秋波，都流露出相信的神色。

但清凉上人却摇摇头，道：

“不对，因为五旗帮调查杨公子之时，远在你们抵达南京以前。因此，他们此一行动，与黄大人无关。”

众人这才明白清凉上人何以会提出这个问题，敢情其中另有隐情。

若以常理推测，化名为杨捕的徐少龙若非曾显出过武功，并且与五旗帮发生关系，这种关系不论是友是敌都一样，必须发生过关系，人家才会调查他，假如不是“敌”的关系，那就十分可虑了。尤其是行将前往的约会，与五旗帮有关。

所有的目光都迫视着这个英俊轩昂的青年，大家的心中却不约而同地泛起一种感觉，就是觉得这个青年，看来十分正派，实在不像是帮会中的人物。

徐少龙直到这时，方始感到五老会议控制下的各门派，力量实在庞大，因为五旗帮调查杨楠身世之举，时隔已久，这一方面之人居然查得出这件过去的事，可见得效率之高了。

要知徐少龙身为“屠龙计划”中的“大尊者”，这刻但须表露身份，清凉上人等就不必多所盘问了。

可是他之不肯透露出身份，实是另有原因。那就是他早已侦悉总督府中，尚有五旗帮之人潜伏，人数多少还不晓得，假如他表露身份，而目下又一定被奸细监视窃听中，这个秘密一揭穿，消息迅即传给太乙神指钟抚仙的话，只怕到了赴约之时，形势比目前恶劣危险不知多少倍。

所以他现在必须不泄秘密，另一方面尚须趁机查出奸细，以绝后患。

正因这一顾忌，他反而对“五老会议”的神通广大而感到烦恼。如果

不會查出五旗幫曾力”调查之事，目下他就不会受窘了。

在许多对炯炯迫人的目光之下，他寻思了一会，才耸耸肩，道：

“在下也不得而知是什么缘故，五旗帮之人怎会对在下加以调查呢？”

清凉上人道：

“杨公子不妨再想想看，也许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所以惹起五旗帮对你的注意也未可知。”

徐少龙摇头道：

“没有，在下用不着多想。”

清凉上人静静地瞧着他，眼中含易，使入莫测。过了一阵，他才徐徐说道：

“杨公子对这一点无法提出解释的话，今日之约，恐怕大生波折了。”

常真人接口道：

“上人说得是，如若杨公子身份上的疑点，未能澄清，我等焉能放心？”

徐少龙站起身，不悦地道：

“诸位若是见疑，今日之约，在下不去就是。反正本府亦须有人防守，在下留在此地，也无不可。”

他的话很有道理，去不去赴约，似乎于他并无损益可言。

假罗汉段玉峰道：

“杨公子留在府中，实是两得其便，上人，咱们走吧！”

林秋波道：

“假如有人胆敢侵扰总督府，杨公子在此，势难袖手，我等此去赴约，亦可安心。”

看来徐少龙不去赴约之举，竟是赞同的人多，大概已定局了。

清凉上人见已无人发表意见，才道：

“杨公子非一同前往不可，至于这是什么原因，贫僧一时说不出，但贫僧却感到须得这样才好。”

他环视众人一眼，又道：

“诸位如若坚决反对，贫僧亦不便于坚持，反过来说，诸位若是没有极坚强的理由，便无须阻止杨公子赴约之举。”

众人俱不作声，清凉上人这才向徐少龙道：

“杨公子，刚才所谈的话，暂时忘记，等应付过那群无恶不作的妖孽，再予讨论如何？”

徐少龙欣然道：“行，诸位如不反对，符天遥仍然是在下的。”

他们谈到这里，一来已告一段落，二来时间将届，当下纷纷动身，由总督府侧门出去。

由于他们这一群人，僧俗男女，老少俊丑俱全，走在一起，十分惹人注目。故此早已备下三辆马车。

徐少龙被他们巧妙地挤出去，独自乘坐一辆马车跟在后面。

这三辆马车驶行了不久，突然一阵急骤蹄声，从后面赶上来。

清凉上人等都从车厢内向后面查看，但见一个公差，骑着一匹黑马，迅急驰骋追来。

大家都感到这一骑虽然看似公差有急公在身，加急奔驰，但实际上却是冲着他们而来的。

只见这一骑先追过了徐少龙乘坐最后的那辆马车，接着越过第二辆，

跟着又超过了第一辆了，却一迳绝尘而去，毫不停顿。

清凉上人眉头深锁，道：“奇怪，贫僧的眼力不行啦！”

林秋波道：“我也认为这一骑是追赶我们而来的。”

清凉上人道：

“可是这个公差一直驰去，毫无动静，只有鞍后那个红色包袱，有点刺眼。”

段玉峰接口道：

“上人说得是，如果有问题，大概是出在这个红色包袱上，一般的人也很少使用这等颜色的包袱，何况公门中人。”

他们正在谈论之际，忽见前面街道上，一骑疾驰而来。

众人都凝神观察，因为来的这一骑亦是个公差。不过由于刚刚掠过的一骑，仍在他们视线内，一望而知来骑是另外一名公差。

人人都等候观看一件事，那就是要瞧瞧这个公差的马鞍后，是不是也有一个红布包袱。

那一骑霎时已过了第一、第二两车，众人回头去，只见那名公差鞍后，果然也有一个包袱，不过这个包袱却是白色的，毫无可疑之处。

清凉上人道：“诸位一定与贫僧一样，都有失望之感。”

他说话之时，目光仍然透过马车后面的窗子，注视着一骑。

同车的林秋波和段玉峰已经收回目光。

段玉峰道：

“不错，如果这一骑亦有一个红色包袱，兄弟定必下车追赶，查明其故安在？”

林秋波道：

“我们可能都在瞎疑心，人家都是正正式式的公差，奉命办事，却被我们左疑右疑矣。”

她的话声忽然中断，原来她发现清凉上人不但仍向后望，身子似乎还微微震动了一下，显然有什么奇异之事，落在他眼中。

他连忙也转头望去，只见丈许外便是徐少龙独自乘坐的马车，至于那一骑公差，恰好被马车挡住了。

清凉上人回过头来，神色有点古怪。

段玉峰问道：“道兄你想起了什么啦？”

林秋波道：

“清凉上人不知发现什么奇事，以他这般修养之人竟也似是沉不住气。”

清凉上人缓缓扫视他们一眼，才道：

“贫僧的确发现了一件可怪之事。”

段玉峰忙追问道：“怎么样的怪事？”

清凉上人道：

“我见白色包袱的公差与咱们最后的马车相错而过之后，那个公差迅即回头瞧看，接着那包袱，就变为绿色了。”

林秋波段玉峰两人听了、果然大为惊奇。

清凉上人又道：

“可惜一瞥之后，视线便被后面的马车遮断了，可以说是看得不甚清楚，不过，贫僧平日不是容易生出疑心之人，所以自信不致于看错。”

段玉峰道：“待兄弟追去瞧瞧如何？”

清凉上人摇头道：

“不必了，如果这名公差，乃是对头们派出监视咱们行踪，则追与不追，亦是一样。”

他沉吟一下，望着林秋波，又道：

“如果此人与杨公子有关，则咱们追赶之举，徒然打草惊蛇而已。”

林秋波心中有点不是味道，因为清凉上人的眼光，很像是无意中流露出真正心意，那便是他也和别人一样，已认为她与徐少龙的感情与众不同。

她耸一下肩头，道：

“假如那公差与杨公子有关，我们应当追赶才是，好教他得知我们并非全无所觉。”

段玉峰却沉吟自问道：

“他这种举动，有什么用意呢？莫非通知同党前去侵扰总督府么？”

清凉上人道：

“他的妹子现下就在府中，除非是别有原因，否则大概不会叫入侵袭总督府。当然，这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咱们七个人全部坐在他前面两辆马车中，他深知咱们已悉数出动，亦无人半途下车，所以命人乘虚而入，亦是合情合理之举。”

林秋波忙道：“若然有此可能，我们至少也得派两个人回府才是。”

清凉上人微微一笑，道：

“那倒不必，因为府中，已另有高手保护，虽然只有他一个人，可是他至少可以挡得咱们几个。”

林秋波和段玉峰都大为惊讶，段玉峰问道：“哦？是哪一位高人呢？”

清凉上人道：

“这位高手的消息不想大多数人知道，贫僧须得谨遵所嘱，是以事前乃至现在也不能宣布。”

段玉峰欣然笑道：“上人这么一说，兄弟已猜得出是哪一位了，相信不会猜错。”

林秋波也会意地点点头，道：

“那我就放心啦！现在反倒希望最好有人到总督府生事，这样就可以查出许多使人怀疑之事了。”

清凉上人道：

“假如杨公子是对方之人，倒也罢了。以咱们数人之力，相信今日可以接得下来，但假如杨公子是咱们这方之人，问题就大啦！”

林秋波嫣然笑道：“上人怎的把话说反了？”

段玉峰也道：

“是呀！如果了是咱们这一方之人，何以问题反而大呢？”

清凉上人道：

“因为他如果是咱们这一方之人，则他自然是‘大尊者’无疑。”

林秋波呀一声，道：

“什么？这样说来，留守府中之人，竟然不是大尊者么？”

清凉上人道：

“是不是大尊者，难说得很，因为咱们根本不知道大尊者是谁。不过以贫僧的看法，目下留守总督府的高人，多半不是大尊者。”

段玉峰道：

“目下不管府中之人是否大尊者，兄弟只想知道，何以一旦杨公子就是大尊者的话，反而有问题呢？咱们有他之助，岂不是实力更为强大么？”

清凉上人道：

“这只是表面上的看法，要知大尊者神通广大，几有无所不知之能，尤其对于敌方实力，更是了如指掌。所以咱们便可以知道，如果他不与咱们同行，则今日的场面，咱们百分之百接得下来，如果连他都要出马，可就大有问题啦！”

他的分析极尽曲折幽深之能事，却言之成理，使人折服。

段玉峰首先道：

“上人说得甚是，这么一来，兄弟也就禁不住担心起来了。”

第二十九章

林秋波沉吟一下，才道：

“不瞒上人和段兄说，对杨公子的身世秘密，我知道得最多。可是不想还好，一想更为糊涂，全然弄不清他是哪一方之人。”

清凉上人道：“不久咱们就可以晓得啦！现下已无关重要了。”

段玉峰道：

“不，林仙子何妨尽你所知，说来听听，好教咱们心里有个准备。”

林秋波道：

“从他的行动来看，例如点破幽冥洞府白如莲的下毒等事情看来，他应该是我方之人。

但是我又亲耳听到他向符天遥承认他是五旗帮之人。”

清凉上人听了，亦禁不住大为动容，段玉峰更不必说了。

林秋波又道：

“为什么我亲耳听见之后，仍然不大相信呢？那便是因为当他承认是徐少龙之时，他明知我在窃听，所以我认为大有问题。”

段玉峰道：“你确知他已晓得你正在窃听么？”

林秋波点头道：“绝对错不了。”

清凉上人宣声佛号，道：

“假如他晓得林仙子正在窃听，则他大可不必承认，林仙子可是这个意思？”

林秋波道：

“是的，还有一点亦很重要，那就是他其后虽是行色匆匆，离我而去，但他也不是完全没有解释的机会。可是他终于没有一句解释之言。”

清凉上人颌首道：“是的，这一点也很重要。”

林秋波又道：

“我中午时去邀他赴约，也曾当面问他是哪一方之人，他回答说是我方之人，当时我不知何故，甚是相信。是以不再提到徐少龙这个名字。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没有什么道理。”

段玉峰道：“是呀！他一句话你凭什么相信了呢？”

林秋波道：“我也不知道，也许是他的神态非常自然之故。”

清凉上人道：

“根据林仙子所述，杨公子极可能是我方之人。不过有一点却不易解释的，那就是他如是我方之人，甚至是大尊者的话，何故还不报出身份？还要使我们疑心不定？如果他不是大尊者，则大尊者今晨的指示中，也应该提到他呀！”

他的疑问，林、段二人都觉得无法解释，甚至越惹越觉得他是五旗帮后起高手徐少龙的成份很大。

他们的疑心，在下车时很快就传染到武当冰翁江苍松等人。

因此，当他们步入那座荒废了的宽广花园中时，他们竟形成了两拨，一是清凉上人为核心的六人集团，另一拨是徐少龙和林秋波两个人。

林秋波并不是对他完全释然，却由于一来她感到徐少龙纵然是敌方之人，也不会伤害于她。二来她虽无情而有情的芳心之中，对他大有维护之意。

入得荒园，走了二十多步，忽见前面曲径中转出一个劲装大汉，向众人躬身行礼，说道：“敝上等已在小湖恭候诸位大驾。”

清凉上人合什道：“既然如此，有劳前头带路。”

劲装大汉目光一转，把他们完全看过，才道：

“诸位的人都到齐了没有？”

清凉上人讶道：“施主何以有此一问？”

那劲装大汉道：

“在诸位之中，像上人等五位是久驻总督府的，敝帮早已得知。另外常真人和韩大侠两位，乃是昨夜赶到，这一位杨公子乃是符先生特地邀约之人，敝帮亦都晓得。因此，敝上吩咐在下迎接的人数，当是九位之多。”

清凉上人仍然不明白，问道：“为何有九人之多？不是八个么？”

劲装大汉道：“因为贵方还有一位领袖大尊者，今日理应出面现身才对。”

清凉上人沉吟一下，才道：

“贵上竟然认为今日之会，大尊者须得亲自前来么？”

劲装大汉道：

“是的，敝上这么说过，但也许大尊者不到时候还不现身，诸位请随在下走吧！”

他说完之后，转身大步走去。

清凉上人一面举步随那大汉走去，一面以疑惑的眼光向其余的人扫瞥一眼。

他这一眼大家都能了解，因为他们亦泛起了同样的疑问，那就是五旗帮及幽冥洞府方面，究竟出动了些什么人手？居然敢认为大尊者亦须得出马不可。

他们霎时已转出曲径，只见前面地势豁然开朗，竟是一片平坦草地，在右侧有一座小湖，大约亩许大小，澄波如镜，倒映出满天夕阳霞彩，景色奇绝，使人忘记了此处只是荒园废地。

在湖边有一座八角亭子，亭内各面张挂着布幔，共有五种颜色，把整座亭子都掩蔽起来。

因此清凉上人等虽然走近亭子，仍然看不见亭内有多少人，以及有什

么人物？

那劲装大汉走近亭前，躬身行礼，朗声道：

“清凉上人等八位贵宾，都已抵达。”

亭内传出一个人的口音，道：“知道啦！你退开一旁侍候。”

那劲装大汉便退到一旁，离得远远的。

亭内沉寂无声，过了一阵，还不见有人出现。

推山手韩天霸仰天一笑，道：

“这一座小小亭子，纵然是四方八面都以布幔遮起，谅也藏不住什么人物。”

常水心接口道：“以诸位看来，亭子朝湖水的那一面，可曾遮蔽起来？”

段玉峰道：

“这些布幔分作五种颜色，似是代表五旗帮之意。如果兄弟猜得不错，则临湖的一面，亦必蔽障起来无疑。”

徐少龙接着问道：

“段前辈此一猜测，在下实是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关联？何以这些布幔代表五旗帮之时，临湖的那一面就必定完全蔽障起来呢？”

众人皆不言语，目光都集中在段玉峰脸上，可见得大家都等他的解释。

段玉峰道：

“咱们今日所赴之约，出面的除了五旗帮，尚有幽冥洞府。故此五色布幔如是代表五旗帮，则深藏固闭便代表幽冥洞府了。由此可知临湖的一面，不会敞开。”

徐少龙击节赞道：“段前辈猜得好极，也亏你想得出这等道理。”

八角亭内传出一阵话声，道：

“这等道理显而易见，何足为奇？你们若想敝方自动撤去布幔，还须再露一手更高明的不可。”

韩天霸浓眉一挑，凛凛道：“你们不撤布幔，难道就阻得住我们不成？”

亭内之人应道：

“敝方若非自愿撤幔，诸位纵是呈强撕毁了这些蔽障之物，也不见得很有本事。”

林秋波道：

“这话也不无道理，我等须得使点手段，叫他们自行撤去蔽障不可。”

众人都沉吟忖思，片刻工夫，有人开腔说话，打破了寂静。大家一瞧，原来是武当冰翁江苍松。

他以冷峻的声音说道：

“在八角亭之内，人数多少虽然不易查明，可是山人却胆敢断定，五旗帮帮主大乙神指钟抚仙，必定亲自出马，就在此亭之内。”

众人方自奇怪他何以敢作此猜测之时，亭内那人已道：

“江冰翁乃是武当当代名家，才智过人原是不足为奇。只不知江冰翁这一猜，根据什么道理？”

此人口才在平凡中透出无限凌厉，因为他先给对方戴上了高帽，才追问道理。这么一来，如果冰翁江苍松只知胡乱臆测，说不出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时，他便等如重重的栽了一跤。

江苍松神色冷淡，道：

“山人当然有据而云，第一点是由于引路之入，追问大尊者下落，并曾

但承今日的场面，大尊者值得亲临参与。”

亭内之人听到此处，不但没有折服之意，还发出一声冷嗤。

江苍松神色不变，又道：

“第二点是最初吩咐引路之人退开一边的人，口音尚属稚嫩，一听而知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试想今日的场面，岂容黄口小儿参加？由此可知，这个少年必是随侍帮主钟抚仙的人无疑。”

这一番理论，玄奇精奥之至，亭内之人轻轻啊了一声，道：

“猜得好，猜得好……”

接着布幔向两边分开，顿时呈露亭内全景，但见亭内挤着不少人，当中有一张太师椅，坐着一个中年秀士，背后有两名白衣少年侍立。

清凉上人等一瞧对方不但人多，而且个个都是当代高手，不由暗暗惕凛，感到今日之约，情况之严重，大是出乎意料之外。

原来当中椅上之人，正是五旗帮帮主钟抚仙，此外，为众人所认得的，计有符天遥、龙君谢沉、于木塘、李听音、席亦高。铁板真人等。只有一个毒剑袁琦，大家都未见过。

但袁琦却不曾逃过众人的注意，清凉上人道：

“想不到五旗帮的精英，全都聚集此地。只不知这一位施主，是五旗帮中之人？抑是幽冥洞府符施主的同行高手？”

钟抚仙微微一笑，道：

“上人所询问的这位，姓袁名琦，外号毒剑，乃是敝帮得力人手之一。”

众人对袁琦的注意力登时松懈了不少，只有清凉上人仍然注视着他，不过却没有再说什么。

钟抚仙又道：

“诸位都是当代武林中的名家大匠，今日惠然而来，教区区感到十分荣幸。”

清凉上人道：

“钟帮主好说了，贫僧等浪得虚名，一旦见上真章，定将贻笑识者。”

他的目光转到袁琦脸上，又道：

“袁施主虽是武林中的名家，但据贫僧所知，你向来行踪靡定，罕得露面，同时你的门户来历，亦无人得知。想不到袁施主居然投入五旗帮中，但由此亦可得知钟帮主对你必有借重之处。”

毒剑袁琦没有作声，只淡淡一笑。

清凉上人又道：

“贫僧说了这一番话，袁施主居然尚不作声，可见得刚才发言划道，叫敝方设法使你们自动撤去布幔之人，必是袁施主无疑，你不想敝方之人马上认出你的口音，是也不是？”

毒剑袁琦这才道：

“诸位真是一个比一个高明，无怪俱能出入头地，在武林中多少年来威名不坠，不才佩服之至。”

清凉上人隐然是这一方的领袖，故此露的这一手，为的是使对方不敢小觑。

他的目光再转到铁板真人面上，神色变得甚是冷峻，道：

“路兄竟然也是五旗帮中要角之一，实是使贫僧大感意外之事。”

铁板道人淡淡一晒，道：

“上人此言差矣！兄弟虽然勉强算得上一个人物，可是以钟帮主万世之才，凌绝今古，手下能人屈指难数。兄弟投身其间，也不过是良禽择木而栖之意。上人何须感到意外？”

众人一听他们如此对答，都恍然明白这两位高手，昔年必有一段交往情谊。因此清凉上人忽见这铁板真人竟是在对头那一边，忍不住说出这番话来。

计算起来，双方人数差不多，如是发动全面格斗，胜败之数，殊难逆料。不过清凉上人这一方，却显然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一来钟抚仙方面的人手，个个都不是一般的高手可比。二来他们有没有伏兵，无法预测。

清凉上人当然也顾虑到这一点，根据此地的形势，左右两边是平旷草地，对面是湖面，都不会有人埋伏。若是藏有伏兵，则这些人手必是匿伏于后面数丈远的茂密野草树丛之内。

他略一盘算，舍下铁板道人，转目凝视钟抚仙，道：

“钟帮主今日邀约我等前来，并且还亲自出马，可见得已立定决心对付贫僧等人了。”

钟抚仙微微一笑，道：

“那也不一定，假如上人等默察天下大事，看出了盛衰消长之机，愿意返回名山修道，则敝帮上下自当竭诚供奉，岂敢得罪诸位？”

他话声略停，面色一冷，接着又道：

“钟某人这番说话，想来也是白说的了，假如上人等自恃有五老会议作后盾，未肯相让，则咱们之间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强存弱亡，今日便见分晓。”

清凉上人颌首道：

“钟帮主说得甚是，关于善恶是非等话，已用不着多说了。咱们今日既然在此相会，诚如帮主所言，强存弱亡，已经是当然的结局了。”

他停歇一下，又道：

“咱们本可爽爽快快地就此动手。但贫僧却有两个疑问，要向帮主请教。”

钟抚仙对于这一批正派高手，就算有十分胜算，亦不敢怠忽大意和傲慢，当下问道：

“上人有何疑问？”

清凉上人道：

“第一件请问帮主，在今日之约中，帮主是按武林规矩呢？抑是不择手段的斗上一场？”

钟抚仙心中纵是打算不择手段，可是在敌我这许多成名人物面前，却不能亲口承认这话，当下道：

“我等身份攸关，不比无赖之徒逞凶斗殴，自然要依武林规矩。”

清凉上人道：

“如此甚好，今日约晤的地点乃是帮主所择，谅帮主亦不至于利用这一点方便，埋伏人手。我方乃是应约赴会的人，按照规矩，仍是要派人巡视一下，未知帮主意下如何？”

钟抚仙尚未回答，毒剑袁琦已经发出一阵笑声，道：

“上人之言合情合理，自应派人巡视查看一遍，才算公平。但不才却要请同一声，在上人心目中，何等样人方算得是埋伏？”

清凉上人道：“袁施主这话是什么意思？”

袁琦道：

“不瞒你说，在你们后面的树丛茂草之中，果然藏有一些人手。”

清凉上人微微一晒，道：

“袁施主这番话，倒是教贫僧感到难以作答了。在树丛茂草中的人手，纵然不是知名高手，但如果均是专擅暗器箭术之士，亦可以算得上是埋伏了。”

毒剑袁琦点头道：

“这样说就好办了，不才就命他们通通出来，连同执役人等，通通聚集在湖边，然后由上人派人前去巡视，相信上人亦可查出这些人是不是特备的箭手？”

清凉上人一面寻思、一面点头。

袁琦传令下去，不一会十余个人影出现，一齐向湖边走来。

清凉上人一望之下，已明白袁琦一部份用心。敢情这现身的十余人当中，有几个是一般的帮众，只不过看来精明能干一点而已。

另外的七八个人，都很年轻，最老的不会超过三十岁，虽然个个精神饱满，身手矫健。

但以他们的年岁和样子看来，还不能与一流高手相提并论。换言之，由这些人设下的埋伏，实在很难封锁清凉上人等突围。

清凉上人道：“此地就只有这些人么？”

袁琦道：“不错，只有他们这几个人。”

清凉上人道：

“贫僧有意派人四下查看一遍，只不知袁先生反对不反对？”

毒剑袁琦应道：“不才一点不反对。”

清凉上人道：“如此甚好……”

他转眼扫视己方诸人，正要挑出适当人选。

忽听袁琦又道：

“不才虽不反对，但敝帮帮主的意思如何？不才却不得而知，上人最好先问清楚才行动不迟。”

清凉上人佛然不悦，但仍然转眼向太乙神指钟抚仙望去，问道：

“钟帮主意下如何？”

钟抚仙道：“派人查看之举，尚属应该。但上人所派人手。却须斟酌。”

清凉上人微讶道：

“钟帮主这话实是教人感到难以索解，贫僧所派之人，目的只在查明四周情况，是以此人能不能完成任务，是否有这等能力，都是敝方之事，与帮主何干？”

钟抚仙淡淡一笑，道：

“第一个理由是深恐贵方之人，眼力不够高明，是以未能证实敝方的清白。第二个理由是……”

他突然停口，不再说下去。

袁琦接着说道：

“假如上人认为此举并无妨碍，何必多费唇舌？便请派出人手，由敝帮主认可了，即可付诸行动。”

他轻轻数语，马上把他们那一方打算拖延时间的可能性抹去。

清凉上人精细小心，虽见对方种种行动迹象中，已显出绝对不会再有任何埋伏。然而他还是不曾轻易放过，当下目光一转，首先落在千层剑影上

官云身上。

这位峨嵋派当代剑客久经风浪，阅历甚丰，正是派去查看环境的理想人选。

但清凉上人目光再一转，落在玉尺金剪林秋波的脸上。

这一位带发修行的南海门高手，不但武功精妙，同时聪慧过人，江湖阅历也甚丰富。派她出查，由于她多了一样心细如发的好处，所以在目下的情况之下，似乎比上官云还合适些。

但他仍未开口，清澈锐利的目光，移到徐少龙脸上。

这个时候他只注意对方的眼神，以察看他的内心。

徐少龙微微一笑，举步走出来，道：“上人敢是属意区区在下？”

清凉上人先不回答，转眼向钟抚仙、袁琦等人望去。

钟抚仙眉头轻轻皱了一下，好像不太赞成、

清凉上人间道：“贫僧若请杨公子辛苦一趟，帮主可有异议？”

钟抚仙道：

“此子眼力足可胜任，但与本人提出的第二点理由略有未合。”

清凉上人道：

“帮主第二点理由尚未宣示过，只不知可不可以说来听听？”

钟抚仙道：

“当然可以啦！本人深信今日之局，强弱胜负已昭然若揭，故此可能有些识得时务的俊杰，觅机跳出不利的漩涡中。”

推山手韩天霸仰天洪声大笑，道：“钟帮主未免大小觑了天下之士啦！”

钟抚仙道：

“今日之局，表面上只是利害冲突，你们站在官府那一方，我们则是山野草莽中的人物，故此看来很简单。但事实上却内情复杂，隐隐已是为争夺武林领导权力之战了。”

他停歇一下，又道：

“不瞒诸位说，今日敝方不胜则已，若是得胜，诸位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此地。”

假罗汉段玉峰朗声道。

“钟帮主豪语诚然惊人，但有两点未妥。一是今日之会，纵然内情复杂，却还算不上是争夺武林领导权力之战。只因天下各大门派的领袖人物并无一人参与，如何算得是武林争霸之战？”

毒剑袁琦插口道：

“段兄第二点理由亦不必说啦！不外是认为敝方的实力还不足以歼灭诸位。如果不才没有猜错，则这一点便以事实证明，空言无益。”

段玉峰不再开口，可见得果然被袁琦猜中了。

钟抚仙发话道：

“上人如果要派杨公子出查，本人建议最好加派林秋波仙子，庶几不致有误。”

清凉上人点头道：“好，有烦林仙子和杨公子辛苦一趟。”

林秋波袅娜行出来，她不但玉面朱颜，风韵绝佳，同时看来年轻得很，与玉树临风的徐少龙站在一起，宛如一对璧人。对面人群中的年轻人，无不向他们投以艳羡的目光。

他们并肩斜斜奔出去，转眼间已到了十余丈处的丛树茂草间。

徐少龙回头一望，停步道：“他们已瞧不见咱们啦！”

林秋波道：“看得见看不见有何分别？”

徐少龙道：“你可知道清凉上人何以居然点中我？”

林秋波道：“大概是他认为你最精明能干之故？”

徐少龙道：

“好说了，清凉上人对我精干与否，并不重视，他主要目的是用我来探测敌方的反应。”

林秋波秀眉一皱，道：

“你实在带来了许多疑问，令人困扰不堪。别说清凉上人，连我也有着莫测高深之感。”

她叹了一口气，又道：

“看你的相貌气度，不似是自甘堕落之辈。但你的行为甚至身世，却有如一团迷雾，令人无法看得透。当然也就会时时对你疑神疑鬼了。”

徐少龙道：

“现在才是摊牌的时候，我老实奉告，我是五旗帮神机营的副统领徐少龙。”

林秋波面色不变，颌首道：“这样也好。”

徐少龙反而感到讶异，问道：“只不知好在何处？”

林秋波道：

“我也老实告诉你，你是唯一曾使我道心受扰之人，现在我总算从剪不断理还乱情绪中脱身，还我本来自在。”

徐少龙心头一震，道：

“在下一直以为你受扰的程度，并没有达到如此厉害的地步。”

林秋波缓缓道：

“当然还未到达会怎样的地步，可是假如你不是徐少龙，则我总得多费不少气力才能够淡忘了你。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事。”

徐少龙道：“还有什么事更重要呢？”

林秋波望着他，那对剪水秋瞳中，突然闪着热情的光芒，接着却是令人心弦震动的哀愁。

她轻轻叹口气，道：

“如你所知，我这一辈子恬淡修道，有生以来还未曾和任何人谈到过有关男女间的感情。我本身自分今生已没有这等机会了，谁知居然出乎意料之外，又因为我们是敌对的身份，所以我反而可以坦白告诉你，我曾经对你动过感情。假如你不是敌人，我只有把一切默默埋在心中，永远不能向任何人倾诉。”

徐少龙听刘这里，总算明白了她的意思。

幕然间，一阵回肠荡气的凄凉之感，袭上了他的心头。因为他仿佛已看见前面的这个幽雅绝俗的佳人，孤独地在荒寂的庵中，青灯红鱼，便了却韶华，虽有动人的朱颜王貌，却与草木同腐……

此外，他又奇怪自己如何能够在这等凶险紧张的形势之下，还会有这种缠绵飘缈的遇想。

林秋波微笑一下，笑容中含有无限申寂寞，以及难以形容的幽怨。

她道：“我的话说完啦！”

徐少龙伸手搭住她香肩，沉重地道：“我的话却还没有说完。”

林秋波微微垂首，长长的秀发从头侧滑下，拂布在他的手上。

徐少龙道：

“这等情景，自是教人难以忘怀，我可以向你发誓，你这般看得起我，我实在感到欢欣荣幸。”

林秋波没有作声，只抬起头，眼中射出祈求的光芒，瞧着这英俊的青年。

徐少龙俯视着她，了解地接着说下去：

“我知道你心中正在想什么，你希望我能改邪归正，我亦不会误会，你是等我改邪归正之后，就可以与我作神仙伴侣。因为你南海门择人至严，像你这等人才，当然是上窥仙佛大道的人选，世间种种情爱悲欢，只不过是修行途中的绊脚石而已。”

林秋波吃一惊，道：“唉！你怎能了解这些事情呢？”

徐少龙道：

“越是了解，就越发可悲，因为我断断不能使你堕了向道之志。”

林秋波娇躯微抖，显示她内心情绪波荡得十分剧烈。

她道：

“你再说下去，我或者会情不自禁地愿意违背誓言，放弃修道生涯啦！”

徐少龙摇头道：

“最可悲的事莫过于你一定不会滴落红尘，而我亦不肯让你这样做。”

林秋波道：“我还是一个凡人而已，能不能破此情关，还不知道。”

她笔直地望着他的眼睛，又问道：“但你为何不让我这样做？”

徐少龙捏着她的香肩，道：“因为我就是大尊者。”

这话一出，宛如一个霹雳，震得林秋波头昏眼花。

她先前原希望他乃是大尊者，但其后一想，大尊者神通广大，岂是年轻如徐少龙的能力所能当得的？

故此，她来赴约时，内心虽是深信这徐少龙不会加害她这一方之人，但也不会向“大尊者”身上想。

现在徐少龙亲自宣布这个消息，却又是在她说过那些情致缠绵的话之后，她的震惊和紊乱，可想而知。

徐少龙问道：“你不相信么？”

林秋波摇摇头，忽然感到自己好像掉落在深渊中，惊慌而又不知如何自拔。

徐少龙又道：

“我们已没有时间再谈自己的事了，因为五旗帮的白尚奇已经来到我们五丈左右之处。”

林秋波又吃一惊，道：

“真的吗？听说白尚奇乃是五旗帮数一数二的高手，连帮主太乙神指钟抚仙亦有所不如。若是他率人增援，我们今日只怕凶多吉少了。”

徐少龙道：

“白尚奇虽是名震武林，声望更高于钟抚仙，可是据我所知，钟抚仙似是练就了一种先天真气奇功，因此白尚奇还不算是最扎手的人物。何况且白尚奇今日可能不会出手帮助钟抚仙。”

林秋波道：

“跟你说话，简直有如处身于惊涛骇浪之中，请问何以白尚奇可能不会

帮助钟抚仙？难道他已有反叛之意？”

徐少龙道：

“那倒不是，白尚奇乃是五旗帮的耿直忠贞之士，绝对不会背叛。正因如此，他今日才有不出手的可能。”

林秋波哀求地道：“你干脆说个明白行不行？”

徐少龙歉然道：

“我并非有意使你伤脑筋，实在是事情的本身这么曲折，所以一时说不清楚。”

他停歇一下，又道：

“白尚奇是我请来此地的，如果他会出手帮助钟抚仙，我岂会自找麻烦？”

林秋波道：

“他既是耿直忠贞之士，便没有不听帮主命令之理了，你的话自相矛盾，使人难以置信。”

徐少龙道：

“我这一着含有相当冒险的成份，照我的料想，以白尚奇的为人，一旦得知钟抚仙竟是专做贩卖人口勾当的全国魁首，他一定引为奇耻大辱，立即会召其他帮众声讨钟抚仙的。”

林秋波这才明白，问道：“你跟白尚奇可曾有过默契？”

徐少龙摇头道：“没有，我使别的手段把他弄来的。”

林秋波登时愁眉深锁，心中惴惴。她深知人性变幻莫测，有时候合情合理的推测，到时未必实现。

但事至如今，她纵然能说服徐少龙能相信她的看法，已经于事无补，所以她干脆不说话了。

徐少龙向她笑一下，道：

“别忧虑，你是修道之人，生死二字早已看得淡了，咱们今日纵然全部死于此地，也不过是殉道而不是一般的江湖仇杀。咱们业已尽力而为，虽死无憾。”

他的笑容透出坚定自信的意味，同时口气豪迈之极，果然使得林秋波心情大见舒畅。

她轻轻道：

“你说得好，我们的确人人皆有殉道之心，故此天下已无可惧之物。”

徐少龙收回搭在她香肩的手，道：“现在咱们去找白尚奇谈判。”

林秋波讶道：“现在？他肯么？”

徐少龙道：

“他岂有不肯之理？所有的问题，我早已考虑过了，你放心随我前往。”

他当先行去，林秋波至此只有默然跟随的份。

两人行出三丈左右，徐少龙停步，向右方树丛望去，挥手比划发出讯号，果然一个人从茂密的树后出现。

这个人正是相貌清奇而又带有威严气度的白尚奇。不过这刻却面带讶色，目光不时闪过林秋波面孔。

徐少龙躬身行礼，道：“副帮主一定奇怪在下请你现身之故？”

白尚奇道：“不错，这是什么缘故？”

徐少龙道：

“在下未说出内情之前，斗胆请副帮主先派出入手，布守四方，以免被人潜近听去。”

白尚奇颌首道：“使得。”

随即发出命令，树丛后人影晃闪，果然一如徐少龙所望，分头布守四周。

徐少龙道：

“副帮主带来的人手，竟都是本帮已经退隐的前辈人物，可见得双龙敕令果然有着极大的权威。”

白尚奇道：“你究竟要说什么？”

他刚才毫不迟疑便派出人手布守四周，原因是此举对他有百利而无一害，甚至考虑到徐少龙乃是借此事实，以便布下包围阵势对付林秋波。

但徐少龙却说到毫不相干之事去了，所以他大惑不解，立刻诘问。

徐少龙稍稍压低声音，道：

“副帮主对五老会议的屠龙计划，想必已有所风闻了，对不对？”

白尚奇精神一振，道：“不错，我已听到一点消息。”

徐少龙道：

“副帮主可知道这个屠龙计划是由何人主持？对付的是什么人？”

这些话题关涉至巨至大，白尚奇哪敢等闲视之，应道：

“听说是由一个化名为‘大尊者’的人主持，目的是对付本帮，我所知仅此为止。”

徐少龙道：

“在下正要向副帮主报告这个大尊者是什么人？同时何以要对付本帮的原因。”

白尚奇惊异地望了林秋波一眼，心想：难道南海门的玉尺金剪林秋波乃是“大尊者”不成？但不管是与不是，她目下这等驯服的态度，却十分奇怪。

他沉吟一下，才道：

“好，这是莫大的秘密，本座倒是极想知道你为何得知？又何以特地前来告诉我？”

徐少龙直截了当地道：“因为在下正是大尊者！”

白尚奇吃了一惊，道：“什么？你就是大尊者？”

徐少龙道：“是的，在下费尽心机，才得以混入贵帮之内。”

白尚奇道：

“好吧！就算你是大尊者，只不知何故以双龙敕令召白某人前来？还要本人带领最强的人手？”

他意思是指徐少龙此举极不合情理，因为如果他是大尊者，则只有设法减弱五旗帮势力才是。

徐少龙道：

“假如副帮主带来的人手不够强大，则必然使副帮主陷于危险之境而已！这一点等一会再说，现在在下先证明了大尊者的身份，才可以使副帮主愿意磋商，至少免去了对在下身份的猜疑。”

白尚奇正在猜测徐少龙如何证明身份时，只见他回头向林秋波望去，道：

“林仙子，请你上前接白副帮主一招。”

林秋波举步行去，向白尚奇点点头，道：“请！”

白尚奇虽然不明其故，但仍然依照试招规矩，拱手道：“白某人现丑得罪啦！”

话声甫歇，一掌当胸，另一只铁掌迅猛劈去。

林秋波一吸气，身子随着对方掌力飘飘向后飞退，好像是狂风中的飞絮游丝一般。

白尚奇掌势方收，但见林秋波已回到他面前三尺处的位置，生似是被他的掌力吸回来似的。

她这一手轻功，独步天下，不但证明林秋波武功高明，还证明她的的确确是南海门的高手。

徐少龙道：

“副帮主已试过这一招，可见得林仙子武功尚在，并无受制于在下之事。现在请副帮主出手扣拿林仙子的手腕，林仙子不得反抗。”

白尚奇讶道：“这是什么意思？”

却见林秋波已伸出手来，让他扣拿。白尚奇不觉出手抓去，他的武功精妙深厚，并不怕林秋波施诡反击。不过林秋波却也没有异动，当下容容易就扣住她手腕间的脉穴。

这时林秋波已成了他俎上之肉，生死全然捏在白尚奇手中。

徐少龙道：

“副帮主看了林仙子的举动，当然深信在下乃是五老会议委派的大尊者了吧？”

白尚奇道：“白某相信啦！”

徐少龙道：

“在下要林仙子自动地受制于你，除了证明在下的身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用意，便是让副帮主真正了解我方之人，都有殉道之心。”

白尚奇道：“这便如何？”

徐少龙道：

“等一会我和林仙子回到那边，并不说出副帮主等人已经来到此地之事，然后我代表五老会议，请副帮主秉公理按良心行事。”

白尚奇大惑不解，问道：“大尊者这话怎说？”

徐少龙道：

“副帮主以及贵帮的各位替宿，定须亲耳聆听到一些秘密，方能做得出某种惊人之事。

这一点最好用事实证明，在下这刻也没有时间详细奉告了。”

白尚奇还是不明白，问道：“大尊者究竟有何打算？”

徐少龙道：“在下请副帮主放手，让林仙子与在下转去。”

白尚奇讶道：“大尊者竟认为自某人肯轻易就放弃林仙子么？”

徐少龙道：“五旗帮中虽是人才无数，但只有副帮主舍得放手。”

白尚奇凝眸沉吟，他纵横江湖数十年，自然不会被徐少龙的马屁拍倒，而是真真正正地考虑一些问题。

他只想了一下突然松手，道：“好，你们请吧！”

徐少龙透了一口大气，道：

“副帮主的雄才大略，以及胸中的豪情，实是举世无双，在下这厢谢过。”

白尚奇道：

“大尊者好说了，既然林仙子已有殉道之心，白某若是不肯放手，岂不是变成无赖之辈。”

他们谈到此处为止，双方还客客气气地行过礼，随即分开。

徐少龙和林秋波回到平旷的草地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一对俊逸美貌的男女身上。

林秋波依照徐少龙的指示，立刻道：

“这一座荒园之内，查明别无他人埋伏。”

毒剑袁琦道：“杨公子亦没有发现人踪么？”

徐少龙道：“没有。”

钟抚仙这时才仰天一笑，道：“清凉上人，你没得话说了吧？”

清凉上人应道：“贫僧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便请帮主划下道来。”

钟抚仙道：“袁二弟，今日诛灭这几位武林名家大派高手重责，由你执行。”

毒剑袁琦应道：“小弟遵命。”

他迈前两步，在他们那一方，变成最突出的一个。

韩天霸纵声大笑，道：

“钟帮主的口气虽是雄绝一时，大有目无余子之概，但天下之事往往不是空言可致的。”

钟帮主若肯起座赐教，韩某人今日纵是落败身亡，还是要佩服你的，但若是光说不练，别怪韩某人看不起你。”

这推山手韩天霸秉性勇猛，武功也和他的为人一样，以刚猛见长。虽然年逾五旬，但豪雄之气，不减当年。

袁琦淡淡道：

“以韩兄的身份向敝帮主溺战之举，也算不得狂做。但钟帮主手下猛将如云，何须亲自出手。”

他向后面扫瞥一眼，发出命令，道：“神机营出来，横列成阵。”

只见居安之，黄南浦、丁伯川、张行易、陆扬、陈网、庄晋、朱钦、余心照、梁一柏、郑奇等十一人，迅快走出，打横排立在袁琦前面。却是背向袁琦，面向清凉上人那一边。

这十一人个个年轻体健，气势膘悍，手中兵刃以刀剑为多。

袁琦略略提高声音，道：

“清凉上人，这一组年轻人，皆是本帮后起精锐，今日特地调来此处，好让他们开开眼界，长点见识。”

清凉上人道：

“原来如此，这些少施主们果然个个气度不凡，但可错误入歧途，殊令人为之扼腕。”

袁琦道：“士各有志，上人哪里管得这么多。”

他目光转向韩天霸，又道：

“韩兄刚才急于逞威一试，现下在这十一人当中，不妨随意挑选一个。只是有一句话不才要提醒韩兄的，那就是这十一个年轻人，俱非寻常武功可比，韩兄虽有盛名，却也不可大意。”

推山手韩天霸气得哼一声，因为袁琦居然派出十一个小伙子，任他挑选，分明大是瞧不起他。

这位南昌名家在武林中称雄了多年，阅历已多，但却是姜桂之性，老

而弥辣。

当下大步走出，怒声道：

“好，你们当中哪一个武功最高强的，便出来与老夫斗上一斗！”

他虽是对袁琦十分忿怒，但他不擅空言，是以打算击败那十一名小伙子选出来的高手之后，才找袁琦算账。

神机营的十一高手当然都不作声，因为谁也不能自认是武功最高强之人。

袁琦道：“张行易，你向韩前辈请教几手。”

张行易应了一声，从队伍里走出场中。

他被袁琦挑中，心中暗喜，感到自己已隐隐是这十一人中武功最强之人了。

正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张行易面对鼎鼎大名的推山手韩天霸，居然毫无惧色，铁箫绰在手中，躬身道：“在下张行易，特向韩前辈领教。”

韩天霸打量对方一眼，但见他年纪未到三旬，身穿白色儒服，面上无须，外表上十足是个文书士子。尤其是他使用的兵器乃是一把铁箫，此物上阵时可当兵器，平时带在身上，却有儒雅风流之致。

他仅仅迅速打量一眼，就看出了不少内容。一是袁琦选出此人应战，大有心机。因为他韩天霸向来以刚灵猛见长，故此袁琦挑选一个专走轻功灵巧路子的人出来应战。那支铁箫，即可证明对方的武功路数了。

其次，从张行易身上，看他一派秀士打扮，持用铁箫这等兵器，可见得他曾经遇过明师，使他修习的武功与他本人的气质相吻合。

另外从张行易闪烁流动的眼神中，可以窥知此人工于心计，凡是这种人，武功又专以轻巧见长，为了弥补不擅坚持固守的缺点，多半会暗暗练成一种阴毒手法，以便突然伤敌于欲败之际。

韩天霸在一眨眼中，已瞧出不少道理，这正是他能名满武林，迄二三十年不倒的重要原因。

他双掌一摆，道：

“韩某人多年苦功，皆在这对肉掌上，张兄弟用惯了铁箫，无须收起，请！”

张行易也说了一声“请”，果然毫不客气，横箫作势，

全场敌我双方，都不认为韩天霸托大，也不认为张行易占便宜。

原来大凡武功练到了他们这等地步之人，兵器之有无大用，要看这个人所修习的武功而定。像韩天霸外号“推山手”，便是在双掌上练就了高妙功夫，著是使用兵刃，威力反而大减。

韩天霸虎目如炬，迫视着张行易，等他来攻。

张行易与他对峙了片刻，脚下突然迅移，宛如流水行云般绕敌数匝，接着轻叱一声，挥箫点去。

他这一招攻得奇快，手法细腻，乃是从对方双掌之间的一丝空隙抢人，疾点他双时脉穴。

那管铁箫指顾问已连续点戳了六七下，记记不离敌人双时脉穴。

韩天霸双时忽沉忽提，掌势蓄劲未发，但威胁力量越来越强，终于迫得张行易自动结束了攻势，跃开数步。

双方之人，眼见那张行易箫法精妙，反应奇快，都暗暗推许。至于韩天霸以势却敌不须真个出手的精深武功，也大获众人心中喝彩。

只见张行易又扬萧攻去，身法快如穿花蝴蝶，绕敌进退，转眼之间，又攻了六七招之多。

韩天霸双手忽捞忽拍，迫得张行易铁萧招式不能放尽。

他掌势随手翻覆之际；风声便已劲急震耳，可见得他掌力之强实是一时无双。

这两人看看斗了三十余招，韩天霸突然大叱一声，双掌翻飞，展开反击。但见他气势威猛，掌力既刚又沉，风声震耳。

张行易闪窜腾挪得更快了，手中铁萧屡有反击的招式。一时鹰战得十分激烈。

三十余招过去，韩天霸已占了上风。张行易在他双掌强绝一时的攻势之下，已大见艰窘。

神机营的十个人眼见韩天霸如此了得，人人都暗感凛惕，心知今日的一战，必是他出道以来最艰苦危险的一次了。

钟抚仙等人的心情却与这些首当其冲的青年们不同。以他们想来，韩天霸威名多年，并且是有真才实学之士，居然鏖战多时，还不能结束这一战，可知今日的局面，已是胜券在握了。

说到清凉上人这一方的心情，恰好与钟抚仙等人相反，感到万分沉重。他们的看法与钟抚仙诸人相同，但由于立场互异，故此泛起相反的感觉。

韩天霸越战越勇，忽见他掌发连环，连攻三招，第三掌不但劈落了张行易的铁萧，还把他震退数步，一跤摔倒。

却见张行易一翻身跳起来，拾回铁萧。

韩天霸招手道：“来，来，我们再斗一次。”

袁琦喝住张行易，道：“韩兄功力深厚，张行易不是你的对手。”

张行易回到队伍中，旁边的陆扬低声道：

“张兄没有机会施展杀手，实在可惜。”

另一边的居安之道：

“我却不明白那韩老儿何以手下留情？难道他认为此举便可以削弱咱们的斗志么？”

却听韩天霸道：

“袁兄既然认为张行易非是韩某对手，这一群年轻人大可命其后退，由咱们老的决一高下！”

袁琦阴声一笑，道：

“张行易在这十一人之中，还不算是出类拔萃的一个。假如兄弟命他再度出战，另外加上一人，只怕韩兄不易应付。”

韩天霸纵声大笑，道：

“袁兄若有此念，即管命他们出战，韩某若是皱一下眉头，就在自在江湖上混了这些年头啦！”

袁琦道：

“以韩兄这等身份地位，有些事情不须试过方知，假如不才派出两人向韩兄请教，只不知韩兄自问胜算有多大？”

清凉上人接口道：“袁施主若是倚多为胜，贫僧等岂能坐视。”

袁琦一笑，徐徐道：

“不才在口头上与韩兄讨论，谅清凉上人不致反对吧？”

韩天霸道：“袁兄着是派出高手，把韩某擒杀，韩某死而无怨。”

袁琦道：‘韩兄把话岔开，敢是感到无法回答么？’

韩天霸道：“哪有什么不能回答的。”

袁琦接口道：

“那么便请韩兄赐告一声，假如不才加派一个武功与张行易相等之人，与他双战韩兄，韩兄胜算有多少？”

韩天霸道：“韩某虽无必胜把握，却自料不致落败。”

袁琦道：“但这一战下来，韩兄还有没有与敝方其余高手一拼之力？”

韩天霸道：“韩某今日不问成败，只知全力以赴！”

他这么一答，分明已承认再无一拼之力了。

袁琦仰天冷笑，道：

“韩兄那一方人手有限，不论是群殴独斗，今日也无法安然撤退，何况敝帮既已倾巢而出，已无顾忌。若是诸位全力遁逃，则我等随即大举进攻总督府，务使诸位抱恨终身。”

清凉上人道：“袁施主推论出这一番话，究竟有何用意？”

袁琦道：

“不才之意，乃是要诸位明白今日之战，诸位不是投降，便是不屈战死，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如果有一人逃走，本帮主即进犯总督府，杀个鸡犬不留，反过来说，如果诸位没有一个人逃走，本帮纵是把诸位全都杀死，也不动总督府片砖块瓦。”

他的话如奇峰突出，使人有喘不过气来之感。

林秋波道：“袁兄好没道理，我等今日之战，与总督府之人何干？”

袁琦道：“假如你们几位不信袁琦之言，总督府行将横尸遍地。”

冰翁江苍松突然问道：

“袁兄说来说去，不外是说明利害，教我们或战或降，不许逃走，对不对？”

袁琦道：“正是此意。”

江苍松道：“袁兄此举徒然激使我等全力反击，只不知于贵方有何好处？”

袁琦冷晒道：

“江兄之言听来虽是有理，其实却非如此。古人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不才平生服膺此言，是以正循此道理而行。”

江苍松听了，心下茫然。目光一转，只见己方之人，包括清凉上人在内，皆有疑色。再看对方诸人，亦没有哪一个表示出明白此意的神色。当下道：

“袁兄这话怎说？以今日情况而论，岂能称之为无赫赫之功？”

袁琦微微一笑，目光突然停住在徐少龙脸上，看了一阵，才道：

“杨公子文武全才，学识过人，是不是胸中已有答案？”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徐少龙脸上，由于目前只有他一个人身穿儒服，益发显得文采风流，深具俊逸之姿。

徐少龙徐徐道：

“袁先生既是这么说，区区不妨猜上一猜，好在猜错了的话，在场的都是前辈高人，也不致见笑。”

袁琦道：“好极了，杨公子便说出来听听。”

徐少龙道：

“袁先生反复剖陈利害，务使我等深切明白整个情势，不论是全力出战也好，投降也好，只有这么两条路，绝不许作逃走之想。”

袁琦道：

“对，本人此举，自问相当公平。诸位如是全部战死此地，至少已尽了全力，于心无愧。”

徐少龙道：

“袁先生一方面杜绝了我方逃路，另一方面，又利用那位张行易兄，展示贵方实力强大无伦，在这等情形之下，我方之人，纵是拼死战斗，在心理上也大受影响，先有了无法取胜之想。因而双方的气势，此消彼长，于我方实是大大不利。”

袁琦眉头一皱，道：“杨公子分析入微，果然见识过人。不过……”

他收敛起不悦之色，表情恢复如常，又道：

“不过杨公子还未谈到刚才我们要谈论之事。”

徐少龙忖道：他万万想不到我突然点破了他在气势上占先的用心，是以心中很不痛快。

口中应道：

“袁先生指挥之际，已可看出才智绝世，神机妙算无人可及，因此，你所谓‘无赫赫之功’，谅必不是矜夸之言。”

他稍稍停顿一下，等众人有时间寻味这番话，才又接下去解释道：

“江苍老认为今日之战，足可震撼天下武林，故此袁先生若是大获全胜，岂能不称为‘赫赫之功’？江苍老，区区说得对不对？”

江苍松颌首道：“老朽正是此意。”

徐少龙意态潇洒，微微一笑，道：

“但袁先生雄心万丈，我方之人，虽然都属名家高手，却还未曾放在袁先生心上，今日之战，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场小小纷争而已。”

韩天霸勃然道：

“他好大的口气，难道我等这么多人全数战死的话，仍不算得是赫赫之功么？”

徐少龙道：

“正是，如果今日有各大门派的掌门人驾到，袁先生始肯视为大战。袁先生，有没有猜错？”

袁琦冷冷道：“正是如此。”

清凉上人忽然插口道：

“袁施主爱怎么想，我们不能干涉。只不知杨公子出战的话，能不能抵住符天遥符兄？”

符天遥长笑了一声，道：“上人为何不用这些年轻朋友与杨公子相比？”

清凉上人道：“符兄口气之中，似是一定赢得杨公子似的。是也不是？”

徐少龙道：

“符先生之言有道理，区区甚愿先与那一帮年轻朋友试上三招两式，胜却以空言比较。”

袁琦颌首道：

“这又有何不可，这几一共有十一个年轻之人，杨公子爱挑选哪一个都行。”

他相信这是徐少龙打算显示一点实力，以便等一会在戏剧化的场面中，能使对方之人更为震惊，所谓戏剧化的场面，便是指五旗帮下令徐少龙归队时，他显露真正面目的那一刹那。

故此袁琦愿意让他表演功力的机会，甚至早先要他猜测，也是让他显露才智学识之意。

不过徐少龙居然把不该说出来的秘密也给点破，这一点使他很不高兴了一阵子。

徐少龙遥遥指点一人，道：“就请那一位穿黄衣服的来赐教几手。”

神机营的队伍中，一人应声而出，却是黄南浦。

此人昔日在争逐“副统领”宝座时，曾是徐少龙高强的对手，不但武功精妙，人又十分机警。

袁琦看了，心中暗暗不悦，因为徐少龙应当挑选一个武功较差的人。则纵然下毒手击伤，亦不致影响实力。这黄南浦乃是他这一方的主力人手之一，如果失去战斗力量，当然有所影响了。

黄南浦手提短戟，大步走出场中。

徐少龙长衫飘拂，也不脱下，提刀迎上。

这两人在场中一站，登时使人感到有着极强烈的不同之处。那黄南浦是剽悍雄猛，盛气凌人。徐少龙儒服飘洒，自有清逸深远之致。

徐少龙道：“尊驾贵姓大名，可肯见示？”

黄南浦应道：“在下黄南浦。”

徐少龙道：

“黄兄威风凛凛，一望而知乃是勇猛过人之士。只不知咱们这一场是点到为止呢？抑是拼出生死始可罢休？”

黄南浦自然不敢作主，道：“悉听尊便，杨公子说吧！”

他们神机营诸人，本来就得听命于徐少龙，目下见他在敌阵中出现，可知必是反间之计，因此黄南浦这样回答，合情合理。不过在黄南浦私心中，却另有想法，暗含假如有机可乘的话，决不留情客气，定要当场杀死了徐少龙。

要知徐少龙一死，这个副统领的位置，毫无疑问会落在黄南浦身上。而这等上阵过招之举，实是难保不会失手伤人。因此黄南浦深信虽是公然杀死了徐少龙，钟抚仙等人亦无法怪罪于他。

徐少龙从这个敌手眼睛中，察觉了杀机，不禁在心中冷笑一声，忖道：这厮死期已到，还想暗算于我。

他横刀摆开门户，冷冷道：

“咱们若是留手得住，那就点到为止。如若不然，不论哪一方落败伤亡，也没有好怨的，黄兄意下如何？”

黄南浦道：“好，公子请！”

他虽然有暗算之心，却万万想不到徐少龙正是从神机营这一帮人之中，特地排出了他予以诛杀，以除后患。

因此他笃定得很，大声一喝，踏中宫，走洪门。挺戟攻去。

这一招的威势霸道，实是惊人。连以勇捍见长的推山手韩天霸看了，也不禁大为凛惕。

心想：若是与此子拼斗，可不能有丝毫大意。

徐少龙长刀一挑，呛的一声，荡开敌戟，左手挥掌疾劈，迅著风雷。

这一招看来毫不奇诡，然而功力之精深，出手时拿捏的时间部位，无不是上乘佳作。

黄南浦翻闪开去，虽是躲过了敌人这一掌，但已泛起了心余力拙之感，不禁骇然，冒出了一身冷汗。

但旁观之人，纵然是高明如钟抚仙、清凉上人等，也仅仅看出徐少龙的右掌威力甚强，极具威胁之效，是以黄南浦不得不全力躲避。谁也体会不出徐少龙这一掌已是至为上乘的佳作，在平凡之中，蕴含着无穷玄机变化。

黄南浦扬或扫击，力图反攻。但见他刷刷刷一连六七戟，直有排山倒海之威，果然迫得徐少龙连退数步。

清凉上人在这十分紧张的关头，忽然回目扫瞥林秋波一眼。但见她盈盈含笑，毫无忧色，心下大奇，忖道：她何以忽然变得不关心杨公子？

这时候徐少龙突然刀砍掌劈，看来平淡无奇的手法，却登时把黄南浦怒涛骇浪般的攻势阻住了。

他偷觑了袁琦一眼，只见他脸色如常，不禁暗喜，忖道：只要你们瞧不出我的手法，便不妨先诛除黄南浦。

要知徐少龙一身系大局之成败安危，故此他业已精心计算一切能够反败为胜的机会。例如他本是大尊者的身份，但在五旗帮方面，却认为他是徐少龙，而在清凉上人这一方，则认为他是杨楠。

他的身份，将要戏剧化的场面发生改变。徐少龙已经算定，越是在他宣布是徐少龙之时引起清凉上人等人震惊，则到了他再一次戏剧化地宣布是大尊者之时，就越发能使钟抚仙、袁琦等人震惊。

因此他定须保持“大尊者”的秘密，以便使得袁琦命令他归队。经过这一个场面，他才得以宣布真正身份时，获得震撼敌人的神效。

这便是他为何不敢随便下手杀死黄南浦之故了，现在既然袁琦瞧不出他的绝艺，形势变得对他十分有利。

黄南浦的短戟夹着风雷之声，卷土重来，力攻徐少龙。他这时已出尽全力，凶悍无比。

钟抚仙、袁琦等人只看得眉头微皱，敢情他们都察觉了黄南浦的用心。

徐少龙熟诸黄南浦的戟法，那是他在神机营中处心积虑刺探得悉的。这时等到黄南浦使出一招“敲山镇虎”之时，身子一晃，装出好像被黄甫浦戟风扫得脚下不稳，刀势也跟着歪，精芒电扫，划向敌臂。

他这一刀乃是正宗“醉八仙”秘传心法，是以真力十足，劲厉透骨。

黄南浦敦势不得不赶紧煞住之时，突然腹上一疼，身子被一股强劲力道一推，登时仰天跌倒。

旁观之人看得真切，但见徐少龙身斜刀歪，恰好阻住敌戟扫攻之势，同时他又及时一掌拍出，击中对手黄甫浦的小腹，把他推倒。这些情形看起来仅属凑巧，亦不严重。著不是徐少龙随即扑上去点了黄南浦的穴道，黄南浦定有再斗之力。

徐少龙喘一口气，把黄南浦拖到清凉上人那边，道：

“这个人或者可作人质之用。”

清凉上人低头一看，霜眉皱起，摇头道：“他恐怕不行啦！”

徐少龙转身走出去，道：“袁先生对区区这一战，可有高见？”

袁琦面有不豫之色，问道：“杨公子何故把黄南浦弄走？”

徐少龙明白他实在是质问他此举岂不是投人以柄的意思，当下眨眨眼，

笑道：

“区区不想袁先生瞧得黄兄是死是活，所以暂时把他藏起来。当然也许他忽然逃走也未可知……”

席亦高低声道：

“袁先生，他的意思定是暗示说黄南浦在某一时机中，可以突然跳起出手。”

袁琦颌首道：“杨公子的武功，似乎比韩天霸兄还要高明一些。”

他的目光投向韩天霸脸上，又道：

“韩兄对不才此评，可有异议？”

韩天霸一怔，竟答不上话来。原来这时他们那一边的人，全都瞧出黄南浦业已气绝身亡。以黄南浦凶悍威猛的戟法造诣，居然在转眼间落败身亡，可见得徐少龙实在高绝一代。

这韩天霸乃是大侠身份之人，不能睁眼睛说谎，所以袁琦这一问，使他无法否认徐少龙的确高明，但亦不能当众承认比不上徐少龙，故此怔了一下。

忽听林秋波接口道：

“以我看来，杨公子诚然武功甚佳，并且已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不过比起韩兄，杨公子的火候还差了一点。”

她这一插口，袁琦方面之人，惊奇的是她这番话有何根据。在清凉上人这方面，讶异的是那黄南浦之死，显已证明徐。少龙武功比韩天霸只高不低，然则她为何那样说？其中有何深意？

袁琦道：“何以见得杨公子不如韩天霸兄？”

林秋波应声道：

“假如刚才是韩兄出手，则这个黄姓的青年，必死无疑，正因为杨公子的功力火候未足，是以此人只伤不死。”

袁琦方面尤其是神机营之人，都感到安心。而清凉上人这一方面，个个都暗觉奇怪。好在他们俱是久经风浪老于世故之士，所以面上谁也不露讶色。

袁琦突然仰天大笑，道：

“林仙子此评大有疑问，袁某仍然认为杨公子武功高于韩大侠，只不知你信也不信？”

林秋波皱眉道：

“这事争论无益，除非你们能使他们斗上一场，方知孰优孰劣。但他们自然不会出手拼斗，故此我们争论下去，徒然多费口舌而已，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袁琦冷冷晒道：

“林仙子又说错了，他们两人何以不能比划一场给咱们瞧瞧？”

林秋波道：

“袁兄今日好像有点不大对劲，韩、杨两位都是我们这一边的人，怎会在此较量武功给你看？”

袁琦道：

“原来林仙子的意思，是说他们必需要不同阵营之人，方会动手比划，是也不是？”

林秋波现出强忍怒气之状，道：“当然是啦！难道袁兄竟认为不对么？”

袁琦道：

“林仙子这回说对了，不才也认为必须是敌对阵营之人，方肯出手相拼……”

第三十章

徐少龙冷笑接道：

“袁先生怎知我不是你们敌对之人？你们组织秘密集团，贩卖人口，通敌卖国，早就为在下所不齿。”要知他们虽是强梁之辈，自然无法纪惯了。可是贩良为娼，十分卑鄙龌龊。

私通外寇之举，更属无耻。所以这些年少气盛之人，都沉不住气而现于形色。

席亦高厉声道：“徐少龙，你这般说话，敢是造反？”

徐少龙躬身道：

“席司主的重责，属下不敢当得。难道咱们敢做之事，竟不敢说出来不成？”

袁琦冷冷道：

“徐少龙，你今天胡说八道，我瞧你八成是害了失心疯啦！”

徐少龙不服气地抬起头，大声道：

“这等事情虽属至高机密，但敌人既已得知，咱们何须掩饰？属下窃以为袁先生与其责怪属下无状，倒不如向清凉上人询问一下，瞧瞧他们如何得知咱们的机密为是。袁先生意下如何？”

他把话题一变，转移对象，果然把袁先生的怒气化卸了大半。特别是查问对方如何得知秘密之举，的确至关紧要，甚至是成败的关键所在。

忽听林秋波说道：

“徐少龙，你曾经文书明理，又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大丈夫何患没有出头之途，如何与这等卑鄙的卖国贼混在一起？”

徐少龙道：“只不知你们怎生得知我等的机密？”

林秋波道：

“统辖天下佛道两门的五老会议，得悉此事，故此拨定了一个屠龙计划，派出一位天下无双之士，称为大尊者，主持这个计划。所以我等得悉他们的秘密勾当，何奇之有。”

徐少龙哦了一声，席亦高突然接口道：

“我们也晓得五老会议派出大尊者，对付本帮，只不知道这位大尊者是谁？现下在不在此地？”

林秋波神色庄严，高声道：

“不是对付五旗帮，只要铲除诛灭你们这些卖国的败类。五旗帮中现下尚有无数忠直义气之士，从前更是天下共钦的最大帮派。只要你们这些害群之马诛除了，五旗帮即可恢复清白。”

她说到这里，眼角已见在前排的神机营的年轻人，大多数瞿然动容。

席亦高道：“这等闲话不必多说，大尊者在不在此地？”

林秋波道：“当然在啦！”

她此言一出，不但钟抚仙、袁琦等人失色动容，连清凉上人等人也莫不转眼顾视，找寻可能是大尊者的人。

席亦高厉声道：

“他既是在此，那就最好不过了，你认不认得他，敢不敢把他指出来？”

林秋波没有立刻回答，可是气氛不但没有松弛，反而更为紧急，没有一只眼睛不是注视着林秋波的。

这位秀丽淡雅的南海门高手，微微一笑，清澈的眼波环视众人一眼，才说道：

“我不但认得大尊者，而且可以当场指出他来。这一位曾经使你们这些万恶好贼寝食不安的大尊者，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徐少龙徐大侠便是。”

她的话声停歇之后，好一阵子全场都静寂无声。

徐少龙站在场中，最是突出，恰好成为双方注视的焦点。他站得气定神凝，宛如渊淳岳峙汽度之庄严雄浑，使人感到他真不愧是五老会议选出来的“大尊者”。

他的身份发生如此极端的变化，委实教人泛起了喘不过气来之感。这种夺人的先声，于清凉上人这一方是勇气倍增，于五旗帮这一边却是大为胆寒气夺。一消一长之间，出入至大。

席亦高厉声道：“徐少龙，你当真是大尊者？”

徐少龙仰天长笑，笑声洪洪烈烈，只震得众人耳鼓嗡嗡生疼。全场之人，见他内力如此深厚强劲，无不大为震动。

他笑声一收，才朗声说道：

“本人正是大尊者，奉五老会议指令，诛除所有贩良为娼通敌卖国的好贼。”

他声如洪钟，神态威凛，钟抚仙、袁琦这边的人，竟没有一个敢开声驳骂。

徐少龙又长笑一声，道：

“五旗帮领导非人，百年令誉，竟被钟抚仙等毁于一旦，凡属此帮之人，如不愿附从，须得及早表示。”

直到这时，袁琦才冷笑一声，道：

“徐少龙，你不妨瞧瞧，本帮有哪一个人听你的话。”

徐少龙大喝道：“五旗帮白尚奇前辈何在？”

十余丈外有人宏声相应，随即六七道人影，纷纷从丛树茂草中现身，走了出来。

这一批人以白尚奇为首，俱是五旗帮的替宿前辈，聚立在另一边，与这边的敌对双方，恰成三角之势。

白尚奇道：“徐大侠有何见教？”

徐少龙道：

“白前辈好说了，今日要收拾贵帮残局，还须仰仗威名令德。所有不愿附逆的忠义之士，请到白前辈那边去。”

居安之首先应道：“我去！”

他大步走去，走了数丈，还回头向钟抚仙这边呸地吐一口唾沫，以示鄙视。

有人带头，便有人响应效尤，霎时神机营所有年轻高手，全都往白尚

奇那边奔去。

钟抚仙、袁琦脸色仍然未变，要知虽然这些变故打击不轻，但以他们目下的人手，仍然强绝一时。

谁知在他们的阵营中，一道人影刷地纵出。众人瞧时，竟是身居总务司要职，掌管着全帮内外情报大权的席亦高。

他环顾全场一眼，高声道：

“席某人自悔从前所作所为均属错误，愿向白副帮主领罪，接受应得惩罚。”

众人耸然动容，群情骚然。原来以席亦高的身份地位，只要白尚奇这一方，已经十分惊人，何况他还甘心受惩，这种谦卑之言，实在教人不敢相信真是出诸席亦高之口。

徐少龙作个“请”的手势，道：

“席前辈勇于认错，即此已非大智大勇之士无法做到。徐少龙既敬且佩，请！”

席亦高向他拱拱手，便走过白尚奇那一边。

白尚奇咳了一声，弓！起众人注意，这才说道：

“徐大侠，我白尚奇可不是怕事，也不是借词推卸责任。只是在今日的情势之下，我这里的人手，都不便参加这一场争杀，还望徐大侠见谅。”

徐少龙哈哈一笑，道：

“白前辈的决定，极为合理。在屠龙计划屯并没有把白前辈以及各位忠义之士列入，诸位不必动手，也不必介意！”

他的目光转到钟抚仙脸上，又凛然道：

“钟帮主，你是罪魁祸首，如若愿意担当，便请出来，与徐某决一死战！”

钟抚仙冷冷道：

“等本座要出手时，自然会下场。袁二弟，你可全权调度应付此人。”

袁琦道：

“徐少龙，你虽是手段过人，居然混入本帮探悉了不少机密，但今日之战，显然出乎你意料之外。各家派的掌门人，俱不克参加。这一点你纵不承认却仍是铁一般的事实。”

他扫警清凉上人等众人一眼，又道：

“不才倒是有一个速战速决之法，只不知你要不要听听？”

徐少龙道：“徐某甚愿听听高见。”

毒剑袁琦道：

“所谓速战速决，不外是敌对双方的领袖人物，决一死战，一旦分出胜负，大局便定。”

徐少龙道：“袁先生说得不错，钟帮主敢是愿意出手决战？”

袁琦道：

“钟帮主和不才，均可以代表我方，你如能代表贵方，可从我们两人当中，随便挑选一个，决一死战。”

直到现在，他才透露口气，敢情他不仅是钟抚仙的智囊，而且还是与钟抚仙分庭抗礼的身份。甚至证以前此钟抚仙事事叫他掌主意之举，这毒剑袁琦可能是真正的首领，连钟抚仙也得听他的。

徐少龙道：

“如此甚好，若是咱们决战一场，分出胜负，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话，

徐某极是乐意遵命。”

他的目光锐利如鹰隼，在钟抚仙和袁琦两人脸上，转来转去，似是考虑要向哪一个挑战！

一时之间气氛变得十分紧张沉重，大家都在猜想徐少龙到底会选出哪一个做对手？

但不管他挑选哪一个，今日之战，也定必激烈艰险万分，将在武林史页上，写下惊人的一页。

徐少龙态度非常沉着，目光凝注在钟抚仙脸上，久久不移。

钟抚仙端坐在太师椅上，微微冷笑。他的神态也十分冷静和深沉莫测，使人猜不透他究竟心中打什么主意？更猜不透他愿不愿意被徐少龙挑选出来决斗。

徐少龙还未开口，清凉上人突然诵了一声佛号，道：

“大尊者，假如这一战没有决定性的结果，贫袖窃以为最好暂勿出战。”

毒剑袁琦冷笑道：

“除非上人不听徐少龙的指挥，不然的话，他既是代表贵方出战，若是输了，贵方自应俯首投降，不得异议。”

清凉上人道：

“敝方之人没有问题，倒是贵方没有法子叫人相信。这道理十分明显，除了正邪分别以外，还牵涉到惩罚问题，试问贵方之人，哪一个肯束手就缚，听候审判？”

袁琦不答这话，目光转到徐少龙脸上道：

“大尊者已拿好了主意没有？”

徐少龙颌首道：“徐某已经决定啦！”

袁琦道：“只不知有何决定？”

徐少龙道：“徐某打算先行决战一场，再谈别的。”

袁琦点点头，道：

“如此甚好，我等自当奉陪，只不知你选择哪一个人做对手？”

徐少龙朗声道：

“尝闻太乙神指钟抚仙钟帮主，身怀不世绝学，徐某今日首先请钟帮主指点几手。”

全场寂静无声，连蚊子飞过也听得见。只有徐少龙朗劲豪雄的声音，兀自余音缭绕，久久不散。

钟抚仙哼了一声，脸色微变。

袁琦也皱起眉头，道：

“大尊者此举，乃是射马擒王之计，高明自然是高明，但却不免有不智之讥。以不才想来，你应当先挑选本人才对。”

徐少龙道：

“本人此举若是不智，则对贵方有利无害，袁先生何须多言？”

他这一反问，果然使全场之人，都滋生了疑窦，无不认为此中必有某种道理存在。

袁琦耸耸肩，道：“好吧！不才不多说啦！”

他退回去，低声与钟抚仙说话。

徐少龙也回到己方阵中，林秋波关心地问道：

“你不是说过钟抚仙练就了先天真气的奇功么？如何还首先挑选他决

斗？”

清凉上人也问道：“大尊者何故不先斗一斗袁琦？”

徐少龙道：

“诸位有这个疑问，实是合理之至。钟抚仙论地位身份声望等，都高于袁琦。论武功，钟抚仙分明已练就了先天真气之类的奇功，放眼天下，能有几人堪为敌手？故此在下自应选择袁琦才对。”

推出手韩天霸接口道：

“是啊！但大尊者的选择，却与这些有凭有据的道理相反，却是什么缘故？”

徐少龙应道：

“诸位当也瞧出一件事，那就是毒剑袁琦出题目之时，他也深信我会选到他作为决战对手的，对不对？”

众人无不点头，同意此言。

徐少龙又道：

“由此可见得袁琦已经有了预谋，这个预谋甚至可能是他早在建立秘密组织的开始时，已经考虑过而设下的计策。用意何在，目前尚不能臆测，反正他预定一旦有事发生，改由他代替钟抚仙先行出手。”

段玉峰道：

“这样对他本身有何好处？照说他应当为自己打算才对呀！”

徐少龙道：

“他何以为此，目前不要多费心思，总之不妨相信他此举必有好处。以我当时的判断，他越是先要出手，而我能够不使他达到目的，定必有利于我。”

清凉上人道：

“那当然啦！可借的是咱们一时查不出他们的用心，否则的话，咱们或者还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这一点。”

君山梅花观主常水心拂尘一摆，道：

“善哉！善哉！可惜现下无人可代大尊者出马应战。不然的话，大尊者一面观战，一面推算，定可找出此中微妙消息

众人都纷纷颌首同意此言。清凉上人道：

“论身份像常道兄韩大侠，都是宗派之主，论声望都不弱于钟抚仙。可是在这等两军对垒之际，钟抚仙终究是一方之主。所以咱们亦须有一个地位高于大尊者之人，或是身份超然的人出头，方可替下大尊者。”

徐少龙摇头道：

“这个险宁可我去试试，钟抚仙的秘艺奇功不知厉害到什么地步。若是换了别人出战，更划不来。”

他目光转到假罗汉段玉峰这位少林名家脸上，微微一笑，道：

“段前辈不妨用贵门的传声心法，向贵派掌门人晓月方丈大师禀告，请他老人家亲临指挥。”

他直到此时才道出这个大秘密，自然是决意先打头阵，不让少林方丈晓月大师涉险之意。但不管怎样，这个消息使得所有的人，无不惊喜交集，登时起了一阵骚动。

钟抚仙已站起身向场中走去，袁琦突然道：“帮主请稍留步。”

钟抚仙回头停步，旋即退回，问道：“什么事？”

毒剑袁琦满面惊疑之色，道：“对方不知何故，起了一阵骚动。”

钟抚仙道：

“咱们除非派人过去打听，不过此举大可不必，因为局势已摆得很明白了。”

袁琦道：

“对方人数虽然不多，可是每一个人都极有份量，皆是当代知名高手，个个见多识广，不比等闲。可是以他们这等人物，居然也起了骚动，可见得他们一定发生了万分惊人之事。”

符天遥插口道：

“不管怎样，今日只须收拾了大尊者徐少龙，正所谓蛇无头而不行，对方决计没有获胜之机了。”

袁琦兀自沉思忖想，钟抚仙在他寻思之时，居然不言不动，静静地等候。过了一会，袁琦叹一口气，道：“他们何事骚动，实是无从猜测。”

钟抚仙问道：“那么我还出不出战呢？”

袁琦道：

“帮主请吧！好在咱们从所获得的种种情报推测所知，大尊者的武功，不会超过他的才智。”

众人听了此言，都大感安慰。因为袁琦言下之意，已暗示说钟抚仙可以赢得徐少龙。以他们平日会晤时的经验所知，钟抚仙已具有先天真气的神功，自应赢面较大。

钟抚仙走出场中，但见徐少龙亦大步出来。

这两位领袖正邪的人物，在场中碰面时，互相施礼寒暄。

钟抚仙道：

“想不到徐兄就是大尊者，以致本帮秘密尽泄。这头一阵本帮已经失利啦！”

徐少龙毫不骄傲，忙道：

“帮主好说了，徐某除了处世立身的宗旨，不敢苟同之外，其他方面，对帮主和袁先生都极为钦仰佩服不过。若然不是你们两位主持，换了别人的话，徐某自信老早就可以得手啦！”

钟抚仙道：“徐兄说得大客气啦！现在请划下道来，钟某人尽力奉陪。”

徐少龙道：“钟帮主的指功，天下无双，看来咱们无须使用兵刃了。”

钟抚仙点点头，左手抄起长衫下摆，右手提到胸口，动作十分潇洒。但一看而知他已经功聚右手，随时可以出击。

全场人无不屏息静气，紧张地注视这一场关系重大的决斗。

突然间一阵梵呗之声，随风传来，悠扬悦耳，使人心头大见宁静。

场中的钟抚仙首先退了两步，缓住攻势，徐少龙也随他转头望去。

全场的目光，都向梵呗声传来处瞧看，只见那边空荡荡的，目光可以一直透到湖面，哪有人影，然而这阵梵呗声却越来越近，霎时已变成在耳边似作禅唱一般的清晰和接近。

钟抚仙、袁琦等人无不色变，因为他们查听得出这阵在耳边的梵呗之声，少说也距此有里许之远。

因此这个发出梵呗声的人，定是功力超凡入圣的高僧。据他们所知，字内恐怕还没有这等人物。

袁琦突然厉声道：“徐少龙，是哪一位佛门高僧，诵经大显神通？”

他实在迫得没有办法，才出言询问。

要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如果这等绝世无双的高人驾到，并且支持徐少龙那一方面的话，他就根本不要抗拒了。

徐少龙也大为疑惑，因为他也测度出这阵声音乃是来自里许之遥，据他所知，纵是少林方丈晓月大师，亦办不到。

他只好据实回答道：“我也不知道。”～

梵呗之声仍然清晰地在每一个人耳边缘绕，徐少龙转眼回看，忽见假罗汉段玉峰神色有异，当下迅即走过去，问道：

“段前辈认得出声音是不是……”

段玉峰迟疑一下，才道：

“是的，这阵经声，分明是敝派藏经阁上座晓木大师的口音，可是……可是……”

毒剑袁琦高声问道：“大尊者已知诵经之人是谁了么？”

徐少龙应道：“不错，已经知道了。”

袁琦急于摸清底细，故此有点沉不住气，问道：

“是哪一位高人，大尊者能不能见告？”

徐少龙道：“是少林寺藏经阁首座晓木大师。”

袁琦方面之人，无不耸然变色。钟抚仙道：

“晓木大师名震武林，无人不知，但他武功如此精湛深厚，却大大出人意料之外。”

徐少龙笑道：

“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正如袁先生一般，举世无人能测度他的武功造诣。”

他这话随口回答，却不料钟、袁二人都为之动容。徐少龙看在眼里，心里已有几分明白。

所有的目光忽然向草地尽头处望去，但见树影中现出一道人影，宽袍大袖，飘然行来，竟是一位高大的老僧。紧接着又是一名僧人行出，腰佩戒刀，还抗着一根长大的禅杖。

此时梵呗之声随风传来，飘过水面，清晰可闻。由此可见得这前后走来的两名僧人，与经呗之声无关。

场中三方面的人，识得这名高大老僧的一定很少，所以大家都静静地注视着他。至于后面抗着禅杖的中年僧人，一望而知是老僧的随从弟子，所以都比较不注意他。

这位老僧行向场中，直到距巍然屹立的钟抚仙尚有丈许，才停下脚步。

钟抚仙双眉一皱，问道：“大师敢是为了钟某人而来？”

这个老僧点点头，徐徐转首扫视全场之人。他还未开口，却已流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气派风度，使人不假思索就能知道他来头甚大，而且可以肯定他的武功亦将是深不可测。

现在奇怪的现象是，徐少龙方面的人，都没有一点反应，故此这个老僧的来意，不但一时不易断语，而他的身份更是无从推测了。

毒剑袁琦素负智名，不消说得。便其余如符天遥、谢沉等人，莫不是当代赫赫有名的高手，何等见多识广，却也没有一个瞧出这名气派极大的老僧，是何来历？

钟抚仙得不到袁琦的消息，便知他们都和自己一样，没能识得出老僧来历；他盘算了一下，才道：

“大既与钟某有缘，那就务请不吝指教，钟某这厢听着。”

他的话说得很含蓄很技巧，既无敌意，亦不失身份，也不曾透露他瞧不出对方来历这一点。

如果换了别人，当然可以直接询问老僧的法号来历，但钟抚仙身为五旗帮之主，还领导着一个秘密组织，自应详悉天下所有高人名家的面貌特征，否则岂配担任首领，进行这等举世侧目仇视的大事？

老僧微微一笑，道：

“钟帮主居然不认识老袖，却率众做出贩良为娼，通敌卖国之事，倒行逆施，人神共愤，不啻是自取灭亡。”

他这话一出，钟抚仙阵营之人，都微微心动。

钟抚仙严厉地注视老僧，冷冷道：“咱们以前曾经见过面么？”

老僧道：“没有，我们素未谋面。”

钟抚仙峻声道：“既是素未谋面，何故晓晓，你报上名来。”

他的威严气派，亦十分罕见，甚为震慑人心。

龙君谢沉等诸人，都大感有理，认为钟抚仙指斥得甚是。事实上他们心理的转移，与其说是为道理所说服，不如说是在钟抚仙的威严气派之下，恢复了对他的敬仰信服。

老僧微微一晒，道：

“钟帮主此言差矣，假如你安安份份，守着五旗帮前贤所创的基业，为帮众谋福利，同时也替贵帮势力范围内的良民着想，这等行径，可获江湖同道赞许，则你认得不认得老袖，没有什么相干。现在你所作所为，丧尽良心，成为天下公敌，则你可能遭遇的敌人是谁，岂能惜然不知？”

他从慈眉中透出杀气，善目中射出凌厉的光芒，又道：

“老衲忝领少林一派，历时颇久，钟帮主居然连老衲是个什么样子都不晓得，显然才识有限，未足成为一代好雄。一些从前误入歧途跟随你的人，不妨对老袖之言，仔细想一想。”

他强有力的结论，登时在钟抚仙的阵营中发生莫大的影响，一股暗潮，在这些老奸巨猾的武林高手心中激荡。

不过在表面上，可没有一个人露出丝毫声色。

钟抚仙却不禁微露讶色，问道：

“大师竟是少林寺掌门人晓月方丈么？”

老僧徐徐道：“不错，老衲正是晓月。”

钟抚仙难以置信地摇摇头，道：

“尝闻少林寺晓月方丈肤色如玉，视若婴儿，几时变得如此衰老？”

晓月方丈晒道：

“外间传说如此，老衲不得而知。但老袖向来是以这副面目与世人相见，钟帮主不去调查清楚，却硬称老衲不是，难道老袖当着天下英雄面前，竟冒充起少林寺的方丈不成？”

他的驳斥，简直有如泰山压顶一般，叫对方全然做声不得。

毒剑袁琦一瞧，对方这一记攻心之计，已收大效，将发生何等影响，殊难测度了。当下高声道：

“钟帮主，如若这位高僧真是少林寺晓月方丈，那就更好了，你何不趁此机会，瞧瞧少林寺有什么绝艺？”

钟抚仙面色一沉，杀机外透，道：

“二弟此言甚是，晓月大师可愿赐教？”

假罗汉段玉峰胸膛一挺，话到口边，突然忍住。原来徐少龙的手掌几乎掩住他的嘴巴。

徐少龙摇摇头，低声道：

“段前辈不要打岔，晓月方丈以悲天悯人的心肠，大显神通，这里面的道理幽深曲折得很。”

段玉峰不管信服与否，时机已经错过。因为晓月大师朗声应道：

“钟帮主好说了，老袖不远千里而来，正是要领教帮主的惊世绝艺。”

他这么一答口，战局已经确定了。因为除非有人自问武功更高妙，身份也显得更高，方能插口拦阻，或是挺身代替。

徐少龙大步走出去，那边的毒剑袁琦也越众而出，一望而知他乃是防范着徐少龙之意。

其他的人全都不动，静静地注视情势的发展。

现在由于领袖少林寺的晓月方丈出现，还有晓木大师显示功力的梵呗声，使得徐少龙这一方的声势陡然大增，也使人联想到徐少龙这个“大尊者”，实是有神鬼莫测的手段。

徐少龙来到场中，晓月方丈侧过身子，合什答道：

“老衲晓月，见过大尊者！”

徐少龙躬身道：“晚辈徐少龙，参见方丈大师！”

他们这么一行礼对答，人人都恍然明白“大尊者”的身份，果然十分尊隆，连身为少林寺的晓月大师，亦须得行礼问候。而接着徐少龙则是以个人的身份，参见晓月方丈，故此他才自称晚辈，还提名道姓。这寥寥两句对答，竟使得会场之人，都有着庄严肃穆之感。他们这种守礼的精神，必须是在这等正派人物中，方更见不苟。

晓月大师道：“大尊者有何谕示？”

徐少龙欠身道：

“不敢当得方丈大师这话，只是刚才方丈大师曾当场晓示利害，使附从歧迷之人，豁然知晓，晚辈因想说不定会有人幡然改悔，脱离那万恶的组织，故此特地出来作一个声明。”

袁琦冷冷道：

“咱们最好动手决战，在真才实学上分出高下胜负，若是一味唇枪舌剑，岂不教天下英雄嗤笑？”

徐少龙颌首道：

“袁兄之言深获我心，不过本人的声明，对你有益无害，只不知你信是不信？”

没有一个人不觉得他这话十分奇怪，目下既是两阵对垒，快要决定生死荣辱的关头，他身为“大尊者”，怎肯说出有利对方之言？

袁琦也测不透他的心意，沉吟道：

“这话岂不是近乎欺人之谈么？”

徐少龙仰天一笑，声音豪雄奔放。所有的人在他这等豪放笑声中，都感到徐少龙含有讥笑袁琦不能了解他这等人物的胸怀情操之意。

徐少龙笑声收歇，才断然道：

“本人的声明是，凡是参加钟抚仙秘密组织的人纵然幡然改悔，决意脱离这个组织，重新做人。这等弃恶向善之志，诚然可嘉可佩，但本人奉五老

会议谕令，必须严守赏善惩恶之旨。故此凡悔改来归者，从前恶孽并非一笔勾销，日后尚须接受公平审判，追惩其罪。”

他的目光像两道电光似的，刷地扫向第三阵营中的席亦高，严肃地道：

“席兄，你怎么说？”

徐少龙这一着，真是大出众人意料之外，清凉上人等都愣住了。

林秋波跌足叹道：“唉！他何故节外生枝呢？”

段玉峰也摇头道：“是啊！难道麻烦还不够多么？”

席亦高在徐少龙炯亮强烈的目光注视之下，心中着实有一瞬间感到茫然。

但他旋即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因为他已预见得到当他受过公平审惩之后，他将是一个清清白白之人，俯仰天地丝毫无愧。定须如此，他方是彻底悔改，恢复了真正的尊严。

他心中热血沸腾，胸臆充满了感激，昂首挺胸走出数步，响亮而坚定地说道：

“席某人既敢认错，自然也敢面对一切后果，将来的公断惩处，本人甘愿接受。”

席亦高所愿接受的屈辱，发射出人性的光辉。会场被笼罩在高贵悲烈的气氛中，寂然无声。

毒剑袁琦一阵冲动，大怒道：

“席亦高，快夹着尾巴给我滚得远远的。如此贪生怕死，还算得是一个人物么？”

席亦高厉声道：“袁琦，敢于认错，方是人物。我明明错了，为何不改？”

袁琦忽然道：“你出来，我袁琦发誓要在三招之内，取你性命！”

席亦高难以置信地道：“什么？你说三招内要取我席某人性命？”

袁琦厉声道：“不错，三招之内，你敢不敢出来？”

会场都起了一阵骚动，一来袁琦的话，好像太离谱了一点，若是三招之内便可以杀死席亦高，他袁琦立时可以是称为“天下无敌”了。

其次是袁琦露出一种嚣张的态民说的话也不征询钟抚仙意见。倒像是他有控制全局之权，钟抚仙已退居次位，并非真正的领袖了。

席亦高大步走出来，神色激越患忿。他司掌情报之权多年，是以深知这个恶孽如山的秘密组织，几乎完全是由袁琦一手策划推动的。是以他，肿有数，认定袁琦方是第一罪魁，这刻既已悔改，对他也就感到特别嫉恶痛恨了。

毒剑袁琦横移两丈，远离徐少龙晓月方丈等人，右手从袖中摸出一把短剑，长度最多不超过尺半，剑身上泛刚一层湛蓝光芒。

人人一望而知他这把短剑，定必淬有奇毒。因此只要彼此剑划破了一块皮肉，亦将是致命之伤无疑。

席亦高对他手中剑，并不多看。那倒不是此剑不厉害，而是袁琦外号称为“毒剑”，同时以前也曾亮过此剑，所以他不必再度观察，当然他对此剑是很忌憚的，故此也迅即降出他的兵器，乃是一对判官笔。

他脚下不停地向袁琦走去，口中厉声道；

“袁琦你有本事在三招之内击败本人双笔的话，我席亦高从今以后，永在武林除名。”

袁琦冷笑道：“当然除名啦！你连性命都丢了，还说什么声名？”

席亦高一直走到距袁琦尚有十二三步之时，身形一顿，看来乃是停步作势之意。但众人心中掠过此念之时，席亦高的人影，倏忽间已冲到了袁琦面前，双笔凌厉刺戳，竟然快得使众人念头都没赶上。

他左笔上刺咽喉，右笔下刺小腹，势式手法刚柔不同，这一招攻出，但见袁琦闪电般疾退。席亦高内力山涌，从笔尖透出，口中“嘿”地大喝一声。忽觉两股内力都碰上铜墙铁壁一般，反震回来，登时抵住了他前冲之势，故此身形随之而停住了。

袁琦这一退不过是七八步光景，此时与席亦高相距极近。面上挂着阴森险恶的冷笑。

席亦高气势仍盛，双笔化为圈打之式，疾取对方的两边太阳穴。

袁琦喝一声“来得好”，短剑起处，护住面门。那短剑剑身蓝光泛射，使人触目惊心。

席亦高的两只判官笔，刺不下去，急急缩退。

但袁琦的短剑却其势未尽，剑气森寒，罩射席亦高面门。

席亦高想退时，感觉中敌剑必定快得很，又感到如若不动，敌剑反而不会淬然出手，是以身子动都不动。

袁琦冷冷道：“刚才只拆了一招半，还有一招半，你记住了！”

席亦高心想，刚才明明已经化拆了两招，为何说是一招半？

念头转动之时，忽听徐少龙大声喝道：

“席前辈，不可分心计算招数。”

席亦高才听清楚，但见一片蓝光耀眼，腥气扑鼻，心知敌剑已到了鼻尖，而不禁骇然。

但他临危不乱，面孔缩退两寸左右，便不再退。

前面说过，袁琦手中之剑，不比凡物，只要擦破一点油皮，剧毒即行传入，置人死命。

所以席亦高缩退那么一点点，他自家还没有怎样，旁观之人却无不为他出了一身冷汗，都想他只缩退了这么一点点，岂不是死定了？

袁琦也一清二楚的晓得只须略略叱剑，便可立毙敌人，正符他三招致命之言。但他乃是老奸巨猾无比之人，心想天下哪有这样子奉送性命的？因此打死他也不肯相信这么一剑可以杀死对方而自己却可以平安无事。

说时迟，那时快，袁琦短剑刷地撤回，封住中下两盘，不许敌人双笔入侵。

谁知席亦高根本不曾反击，趁机退了数步，仰天冷笑道：

“袁琦，阁下够不够三招了？”

原来他使一招“空城计”，居然真把稳操胜算的毒剑袁琦给吓回去了。

袁琦忖道：这回我再也不上当啦！口中应道：

“席兄必是打算应了三招之数，便抱头鼠窜么？”

席亦高做然道：

“姓袁的你想错了，席某人今日为赎前愆，决难与你善罢干休。再者你自以为已尽知本人的武功路数，事实上是与不是，咱们动手后；便知分晓。”

他轻轻数语，便把自己隐藏于深浅莫测的烟幕中。鉴于他刚才险绝的一记空城计，他的话真真假假的确极难测度。

徐少龙忖道：我如不暗助席亦高一臂之力，如何对得住石芳华？

念头一转，便朗声喝采道：

“席前辈用那一招‘羚羊挂角’，已深得天竺神髓，晚辈不胜钦佩之至。”

袁琦一听敢情席亦高并非使空城计，而是天竺秘传绝艺，同时顾名思义，佛家所谓羚羊挂角，亦即无迹可寻。换言之，他反击的招数只是难以察觉而已，并且又因为他当时不曾继续叱剑追杀，是以敌方未生反应，招式威力也就没有发挥出来。

老实说，他也不知信好抑是不信好，方一犹豫，徐少龙又朗声道：

“请席前辈暂息雷霆之怒，今日的场面，你还是不便插手，何如且退，待晚辈毕竟全功？”

席亦高明知徐少龙摆个噱头，把袁琦唬住，察其用心，自是为自己安危打算。他一来自问实是赢不了袁琦的毒剑，二来也不想以被杀的事实拆穿徐少龙的噱头。当下欠身道：

“大尊者既有吩咐，席某不便有违。”说罢，扬长返回己方阵营之内，获得了白尚奇的赞美，以及接受一众年轻高手的钦佩眼光。

徐少龙举步向袁琦走去，长刀上寒光冷闪，厉声道：

“袁先生，在下也要接你三招。”

袁琦面色阴沉，冷冷道：“很好，看剑！”

只见他手中之剑，划出一道蓝光，比口中的招呼快了一线，攻到徐少龙面前。这一剑虽是极尽阴毒迅快之能事，却丝毫不显得匆急。功力之精纯湛深，表露无遗。在场数十高手看了，没有一个不为之惊心动魄，生出了自叹弗如之感。

徐少龙长刀迅劈，手法雄健豪放之极。一阵风雷之声过处，当的一响，长刀恰恰劈中了毒剑，把袁琦震退一大步。

他这一刀也充分显露出他超凡绝俗的刀法，以及湛深雄劲的内力。于是清凉上人这一方之人，个个色然而喜，在钟抚仙、符天遥这一方，人人泛现骇然之色。只有少林寺晓月方丈，仍然庄严肃穆如故，毫无惊喜变化。

徐少龙大喝道：“好强的臂力，再接我一刀试试。”

但见他幢腕一扬，长刀高举，直上直落的向袁琦迎头迅劈。不过长刀落下时的速度，却比举起时反而慢了一倍有多。

所有旁观之人，不知如何感到徐少龙的这一刀，无论身法多快，也无法在刀下免脱。一般的情形是敌刀既然不快，大可腾挪避让，趁隙反击。因此他们目下的感觉，恰与正常之理相反。

毒剑袁琦双目如电，瞪住敌刀，冷冷道：

“这一招巨灵大亡式，还未臻绝顶境界。”

“咄”的一声，袁琦已左闪了四尺。人人瞧得清楚，敢情他乃是横剑略略一挡，才闪避开去的。

由此可见得他必是利用对方刀法尚未臻绝顶的空隙，得以不须硬拼。

徐少龙挺刀屹立，凛然道：

“袁先生的眼力以及一身绝学，已足以开宗立派有余了。可惜你不作此图，自甘下流。”

毒剑袁琦冷哼一声，道：“闲话休提，看剑！”

他剑随声发，指向徐少龙面门，然而这回和第一剑全然不同。上次是快得叫人瞧不清楚，这回剑身跳弹摇颤而出，去势简直慢得令人不耐。

徐少龙脸色凝重，手中长刀忽然弹起，忽而斜划，尽在敌人剑尖之前比划。由于两股兵刃不曾相触，是以不闻金铁交鸣之声，只有他长刀挥舞时

的霍霍劈风声，份外扣人心弦。

袁琦之剑叱出一尺，徐少龙就退一步，刀势舞得更为迅疾，变化无方。

全场无人出声发话，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袁琦这一剑是什么名堂？威力在什么地方？又见徐少龙刀法变得精奇，却似乎还封挡不住那柄毒剑缓刺之势；是以都只有愕然注视的份儿。

徐少龙已退了四步之多，忽听一个清越劲朗的声音道：

“善哉！善哉！袁檀樾几时练成了这一招戮魂魔剑？无怪胆敢把天下之士都不放在眼中了。”

此人的语声十分陌生，而且是从湖面传来，是以人人都急急忙忙的看一眼，立即又把目光回到徐少龙和袁琦两人这边。

事实上湖面出现的景象，也足以教人瞧上老半天了。敢情在水波上，有一位星冠羽衣，相貌清奇的老道人，飘浮在水上，看起来好像是踏在陆地似地。他手中拂尘飘摇，背后斜插一支松纹古剑，真像是画图古仙人一般。

然而徐少龙和袁琦的拼斗，实在古怪得扣人心弦，是以无人有余暇多瞧老道人一眼的。

徐少龙又退了一步，突然一刀劈落，“当”地大响一声，把袁琦震退两步。

他们额上突然微现汗迹，可见得他这一刀，几乎已使他心力交瘁才发得出去。

袁琦也现出运功调息的样子，徐少龙朗声道：

“璇玑真人仙驾降临得真恰到好处，只怕当世之间，也只有真人能认得出贵派三丰祖师秘创的剑法了。唉！在下是曾受指点，但身历其境之际，便正如真人所料，当真认不出来啦！”

众人一听这位望之如古仙人一般的老道人，竟是当今武当派掌门璇玑子陆真人，都情不自禁地望去。自然那惊与喜的心情，又大大的不同了。

那璇玑子陆真人足下有一方木板，是以在水上飘浮泛立，如履平地。他只向大众微微稽首，不再开口，亦不登岸。龙君谢沉突然暗暗叫一声苦，忖道：“这个牛鼻子若不上岸，我纵然水性天下无双，也休想借水遁逃。”

随着这个念头过处，这位身为五旗帮副帮主的魔头，猛可涌起满腔悔意，暗悔当日不该妄生裂土封侯之想，以致参加了钟抚仙的组织。如今眼看大势已去，不但众叛亲离，声名狼籍，而且这些领袖天下武林的人物，也相继现身。有这些人出面声讨，则天下之大，竟已变得无处容身了。

袁琦调息已毕，只见他面上布着一层淡淡的白气，生似是蒙上了一层白霜似的。他的声音也冷似冰雪，道：

“徐少龙，不管是谁来了，咱们这一场还是要分个强弱胜负的，对也不对？”

徐少龙雄壮地大笑道：“当然啦！咱们势难两立，岂能不拼？”

袁琦道：

“本人手中之剑，未免太占便宜了一点，你纵然败亡，谅也不能心服瞑目。咱们都舍弃兵器，以真功夫徒手相搏，你意下如何？”

徐少龙颌首道：

“如此甚好。”他眼睛瞧着对方，直到袁琦把毒剑丢到两丈远的地上，他才将长刀扔掉，道：“袁先生请！”

袁琦抱抱拳，道：“徐兄请！”

双方摆开门户，俱有高远森严之势。袁琦首先发动攻击，左手护胸，右手竖掌切去。

徐少龙道：“这不是‘破天手’么？袁先生从何处学得的？”

说时使出大擒拿手法，扣脉抓穴，锁拿敌掌。

袁琦化掌为拳，呼地捣击他小腹，徐少龙挥掌一封，“啪”的一声响处，两人各各退了一步。

双方身形乍分便合，但见他们拳掌翻飞，风声呼呼，不时传出拳掌相交的响声。但两人脚下都钉牢在原地，纹风不动。

不久工夫，双方已攻了四十余招，手法招式已精细到无可复加的地步，徐少龙反而好像略略占了上风。

袁琦突然跃开六七尺，双手连环划个太极，接着骄指如乾，遥遥点去。指势甫发，便有一阵尖锐得极为刺耳的声音传出，晓月方丈和璇玑子陆真人都齐齐出声警告道：

“大尊者速速退下！”

众人都听得出这两位高人的声音中含有心灵震撼之意，无不感到惊诧。

那毒剑袁琦锐厉刺耳的指力破空之声，霎时又把全场之人的注意力吸引住。只见他指端隐隐有一股白气射出，情状奇异可怖。

徐少龙纵退了几步，双掌合什当胸，目注敌人指端激射而至的指力。他这时眉发皆竖，形态威猛无比。同时亦可看出他业已运集全力对付敌人的指功。

此时异声大作，全场之人都泛生宛如置身于万顷波涛中一般，心悸神飞，感到很不舒服。

袁琦指端那股淡淡的白气，碰上徐少龙第一道掌力之时，全无阻滞的刺透穿过。接着又碰上他第二道掌力，这时去势方告顿挫，也才没有一直射中徐少龙身上。

晓月大师叹声道：

“袁施主的指力，乃是先天真气奇功，不是凡夫俗子血肉之躯可以当得，陆道兄，咱们过去挡他一挡如何？”

他说话之时；已一手接过了粗长的禅杖。湖边水面上的武当掌门璇玑子陆真人撤出背上松纹古剑，应道：

“道兄说得是，咱们自应出手一试！”

这两位武林中的领袖人物，不但取出兵器，表示要双双联手对付袁琦，而且口气之中，还透露出没有把握的心情。全场之人听了，无不大为震动。

徐少龙第二掌虽是抵住了敌人指力，但显然相形见绌，先发的一掌收回来，又推拍出去。他的神态越发显得威猛惊人，神威凛凛，世所罕见。可是他对付敌人的指力的情况，却大是不妙。

这两人指掌发出的异声，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钟抚仙仰天大笑，道：

“晓月方丈、陆真人，我钟某岂能让你们过去打扰？”

他这几句话可不算夸口，因为袁琦身份比他低，而他又是以“太乙神指”著名的，试看袁琦的指力尚且如此厉害，则钟抚仙的本事可想而知了。

他话声甫歇，众人忽觉心绪宁静了许多，原来一阵梵呗诵经之声，悠悠扬扬从遥远不可知处传来。

这一阵经声悦耳之极，登时把全场弥漫着的残酷森杀之气消去。

袁琦是最先受到影响之人，这阵经声一入耳，他心神大大一震，指力登时减弱了三成。

徐少龙如响斯应，对方指力方一减弱，他随之而大喝一声，双掌连环拍出。两股掌力如骇浪惊涛般激荡卷去。

袁琦但觉全身被一阵难以形容的重量压住，仿佛平空掉下一座大山当头压落似的，霎时连报气也透不过。这一刹那间，他只知道了一件事，那就是今日已难逃杀身之祸了。

要知徐少龙的掌力，也是属于先天真气奇功，只不过功力未达精纯境界，当时堪堪抵挡不住袁琦的指力而已。如今那阵遥遥传来的经声，不知如何竟化解了袁琦指力部份威势，故此他得以催掌反击。而这一击之威，当真有推山移海之势，是以袁琦登时晓得逃生无望。

袁琦在绝望的心情下，运集全力一指点去，指势方出，身子也瘫软倒地，变成一团肉泥。

对面的徐少龙大叫一声，连退七八步，终于站不稳，一跤仰天跌倒。

这两人显然已是同归于尽，现场虽无一点血迹，可是情况之惨烈，却予人难以磨灭的印象。

林秋波飞身出现，抱起了徐少龙。不知是谁大声疾呼地问道：

“大尊者怎样了？”

林秋波茫然抬起头，美眸中泪光涌现。她不必开口，人人都明白了。

晓月方丈和璇玑子陆真人，都是道行高深极能割舍之人，当下连瞧也不去瞧徐少龙一眼，晓月方丈首先道：

“钟帮主，想不到袁先生已秘密练成先天真气中的奇功，无怪不把天下之士，放在眼中。老袖这就向钟帮主请教！”

陆真人道：

“晓月道兄锐身自任，这等胸怀叫愚弟不胜钦仰，只是

他的话被钟抚仙的声音打断，只听他道：

“两位的身份不比等闲，若是以二敌一，以众凌寡，只怕要被天下英雄耻笑。”

他话声略略停歇一下，又道：

“假如你们两位当仁不让，谁也不能后退，钟某倒是有一个建议。”

晓月方丈点点头，道：“钟帮主不妨说来听听。”

钟抚仙道：

“我袁二弟不幸丧命，此事对我打击至为深巨，目下已无恋战之心，咱们何不约期再斗？”

晓月方丈没有作声，璇玑子陆真人心知这位得道高僧乃是不便抢着说话，以免贬低了别人，当下说道：“晓月道兄作主就是。”

晓月方丈合什欠了欠身，这才向钟抚仙道：

“钟帮主之言恕难从命，老衲先行请教，如若老衲不敌败阵下来，陆道兄自有分数！”

他脸上泛起了坚毅不移的神色，任何人一望而知他心志已决，万万不能更改。钟抚仙皱眉头，突然仰天大笑数声，道：“好！好！”

谁也不知道他又笑又叫好的意义何在，方自讶想，钟抚仙突然全无声息，恨恨地回头向自己阵营望去，厉声道：

“你们怎么啦？”他这一问，别人才恍然大悟，敢情是钟抚仙发出全面攻击的暗号。但他麾下之人全都不动，是以惊怒交集。

铁板道人大步走出，满脸凶气，道：

“钟帮主息怒，贫道来也！”他一出去，便有人跟上，却是那幽冥洞府的符天遥。

清凉上人和梅花观主常水心迅疾奔出，绕过来拦住了铁板道人和符天遥的去路。双方根本没交谈一句话，齐齐出手。

白尚奇威严有力的声音响彻全场，说道：

“谢沉、李听音、于木塘，你们何不就此降服，听候公平审判？”他这话一出，连已经动上手的四人，也不禁齐齐松懈了一，瞧瞧谢沉等人有何反应。

龙君谢沉转眼望望水面上的漩现子陆真人，轻轻叹一口气，接着猛下决心，举步走去。

李听音和于木塘不知不觉也跟着走去。对面段玉峰、江苍松、上官云、韩天霸等人都纷纷走出来。谢沉朗声道：

“诸位不要误会，谢某人乃是归顺认罪，听候审判……”说时，解下兵刃，扔在地上，这才大步走去。李听音、于木塘愣了一下，也学他的样子，丢下兵器，随着谢沉，走到白尚奇那堆人那边去了。

清凉上人对付铁板真人，常水心对付符天遥，齐齐得见谢沉等降服的一幕，登时在双方发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加上段玉峰等人纷纷围上来，形成一圈天罗地网。陆真人飘然上岸，一举步便到了晓月大师身边。

晓月大师横杖作声，道：“钟帮主，请赐教！”

钟抚仙脸色一阵灰白，心志摇动，忽然感到除了禅杖的巨大压力之外，尚有阵阵剑气，侵肤蚀骨。他面对当世两大高手，狠劲怎样也提不起来，当下说道：

“两位身份非同小可，只不知可曾练就了先天真气奇功？”

晓月方丈首先道：“没有！”陆真人也摇摇头。

钟抚仙道：“既然如此，两位苦苦相迫，实是不智之举。”

陆真人长笑一声，声如鹤嗅，应道：

“我等今日决难罢休，再说钟帮主分明是袁琦副手，是以敢信你指力比不上袁琦。”

凉亭那边传来江苍松的声音道：

“后稟掌门尊人，钟帮主的座椅，嵌有紫星石两枚，是以寒气激射，当者定必误以为乃是先天真气中的一种奇功。”

江苍松的话，揭破了钟抚仙永远要坐在这张虎皮太师椅上的秘密原因。谢沉等登时深感自己及早认罪降眼，实是明智之举，如果等到揭破秘密之后才降服，情况自然又大不相同了。

钟抚仙念头电转，已深深明白今日的情势，逃既不能，战又不可。如若俯首就擒，亦难免判处死刑。胸臆间充满了惊怒患恨的情绪，但觉无法解脱，当即运功左掌，向自己天灵盖拍落。砰的一声，登时脑裂浆迸，尸横就地。

现在只有符天遥和铁板道人犹在奋力抗拒，但这两人已是跳梁小丑，无足深虑，晓月大师和陆真人，齐齐举步，走到林秋波身边。只见徐少龙的面庞靠贴在林秋波胸口，双目紧闭，脸色灰白如上，嘴角渗出鲜血，一望而

知生机已绝，纵有灵药，亦无法救治。

晓月大师沉重地叹口气，道：

“大尊者反复用计，查知袁琦方是第一劲敌，抢先应付，这等仁侠心肠，义烈肝胆，教人钦佩之余，永难忘怀！”陆真子连连点头，满面哀悼之色。

林秋波的清泪已经抹去，面上宁恬如常。然而晓月大师和陆真人却看得出，徐少龙之死，已在她心灵划下一道永难磨灭的伤痕了。

突然一阵香风送到他们鼻中，一道人影娜娜走来，霎时来到切近。陆真人皱皱眉头，道：“来者莫非是阴阳谷的左雾仙姑娘么？”

林秋波娇躯一震，抬头望去，接着说道：

“不错，她便是左姑娘！”左雾仙向晓月大师陆真人略略点头行礼，便迳自抓起徐少龙左手，三指搭在他脉门关尺上。

晓月大师和陆真人对看了一眼，会意于心，晓月大师便道：

“林姑娘，大尊者的事情，有劳你负起全责。”

陆真人道：

“此事委由林姑娘最妥，那里尚有两人尚作垂死挣扎，道兄咱们且过去瞧瞧。”

他们不等林秋波回答，便转身走开。刚走近战圈，恰恰听到清凉上人大叱之声，但见他慈眉高耸，杀气满面，左手袍袖卷入敌人铁板影中，右手长剑，一招接一招劈去。他的剑式如长江大河，蕴含滔滔不绝之势。劈到第七剑，血光冒现，铁板道人被他劈为两截。

现在只剩下了符天遥一个人兀在负伤顽抗，他本来尚有一拼之力，忽见四方八面的敌人之中，多出了晓月大师和陆真人，登时心胆皆寒，常水心剑势一紧，刷一声在他长衫胸口处划了一道口子。符天遥打个寒噤，颀地跃起寻丈。常水心大喝一声，手中长剑脱手飞出，化为一道精虹，追上符天遥身形，夺一声深深插入他背后要害。符天遥惨哼一声，身子坠地，发出一声大响。

全场之人直到此时才松一口气，可是人人心头都沉甸甸的，当然这是因为徐少龙惨死的缘故。上官云突然失声道：

“咦！她打算把大尊者的尸体弄到哪儿去？”

人人转目望去，只见左雾仙已走出六七丈，双手横抱着徐少龙。林秋波作个手势，拦住了几个放步追赶的人。

晓月大师和陆真人都不作声，过了一会，林秋波走到他们面前，平静他说道：

“贫道曾获两位掌门前辈授权，是以大胆作主，把大尊者交给阴阳谷的左雾仙了。”

众人都不大明白她的意思，却见那一僧一道都连连点头，可见得她果是得到他们许可作主的。

林秋波又道：

“左雾仙言下好像很有把握，当贫道之面，将她的独生女儿许配给徐少龙。”

陆真人颌首道：

“阴阳谷世代代秘传一种双修绝艺，相信当真可以救活大尊者一命！”

他这话一出，全场之人，立时都传遍了，五旗帮那边，首先爆发出欢声。清凉上人等虽是年高修行之人，也都不禁泛露笑容，大家都额手称庆。

白尚奇过来请示审判之事，晓月大师说道：

“此事尚俟五老会议定夺，白檀樾可着谢沉等三人，先行面壁思过，席亦高则无须管束行动。快则半个月，定可了断这宗公案。”

白尚奇谢过，接着又一一向清凉上人等一众见过礼，这才率众告辞先走。晓月大师当下又命林秋波暂回总督府居住，须得等到玉罗刹连晓君的地位没有问题，方可离去。

陆真人率了冰翁江苍松自返武当，其余韩天霸、常水心。上官云等，都各自辞别。在这莫愁湖边，一场关系到天下气数的龙争虎斗，已经杳无影迹，只剩下那少林寺晓月大师和段玉峰，站在湖边。

他们仁立了大半个时辰，只见一艘鱼船缓缓驶来。晓月大师脸上泛起安慰的笑容，向段玉峰道：

“你师父晓云师叔晓木等一共七人，都在舟上，咱们少林寺晓字辈八大金刚，数十年来还是第一次一齐离寺呢！刚才那几阵经呗，便是他们合七人之力化而为一，施展龙华禅唱落魔无上心法，才制服了袁琦。”

船上的人渐已看得清楚，七位黄衣老僧盘膝端坐，在粼粼的绿波中，突然又升起了悠扬悦耳的呗音，似是把这份可贵的和平，传播给世人。

全书完

